# 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八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8 - August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國營招商局
CMSNC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電報掛號 〇〇〇一
電話 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業務：客貨運輸
倉儲堆棧
代客報關
代理保險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Head office:——
20 Kwang Tung Road, Shanghai (〇)
Cable Address "Merchants"
Telephone 19600 (Extension to All Dept.)
歡迎指教
接受批評
總局
分局
代理處
營口 YINGKOW
葫蘆島 HULUTAO
秦皇島 CHIN WANG TAO
大連 DAIREN
天津 TIEN TSIN
青島 TSINGTAO
海州 HAICHOW
鎮江 CHINKING
南京 NANKING
漢口 HANKOW
宜昌 ICHANG
萬縣 WANHSIEN
沙市 SHASI
蕪湖 WUHU
上海 SHANGHAI
安慶 ANKING
寧波 NINGPO
重慶 CHUNGKING
九江 KIUKIANG
溫州 WENCHOW
長沙 CHANGSHA
福州 FOOCHOW
基隆 KEELUNG
廈門 AMOY
台北 TAIPEH
廣州 CANTON
汕頭 SWATOW
加爾各答 CALCUTTA
海防 HAIPHONG
高雄 KAOHSIUNG
香港 HONGKONG
海口 HAIKOW
仰光 RANGOON
馬尼拉 MANILA
盤谷 BANGKOK
新嘉坡 SINGAPORE




Int. Cop. Res. Cop. 1942 Borden Co.

#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舖面·
帽部 女式部 襪部 手巾部 藥部 文具部 墨水筆部 伙食部 五金部 玻璃部 茶葉部 南貨部
男裝部 毛·衫部 手袋部 化粧品部 水瓶部 花鳥魚部 糖果部 烟草部 燒青部 磁器部 酒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毡被部 裁縫部 皮貨部
疋頭部 京蘇部 新裝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象牙部 銀器部 眼鏡部 收音機部 玩具部 音樂部
永安攝影室 鐘表部 首飾部 電器部 運動部 鞋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 第二十一卷 八月號 目次


普陀南天門……顧廷鵬……封面
展望大倫敦……伍必熙……一
游訪錫都箇舊……張世富……一一
南方人欣賞天津……飄萍……一九
東北行……張軍光……二五
渝筑間領略山水情……周茲緒……三一
昆明終歲春長在……陳檝……三三
會稽大禹陵……鞠孝銘……三五
南國的樂園——香港……程志政……三八
高士永安湖……朱偰……三八
沙越魚鄉（美術圖景）……黃傑夫……四一
普陀勝境（美術圖景）……顧廷鵬……四二
普陀山環游記……顧廷鵬……四三
吳山的最高峯——穹窿山……顧振胥……四八
京滬綫掠影（下篇）……胡山源……五一
一個美國女子透視蘇聯生活印象（上篇）……黑衡……五七
戰後重來瑞士……銅駝……六三
華僑在紐約……戴文超……六七
巴西號船上一幕活劇……徐同鄴……六七
檀島初旅……于同隱……七〇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七二
交通消息……八〇
新訂京滬滬杭路價目表……八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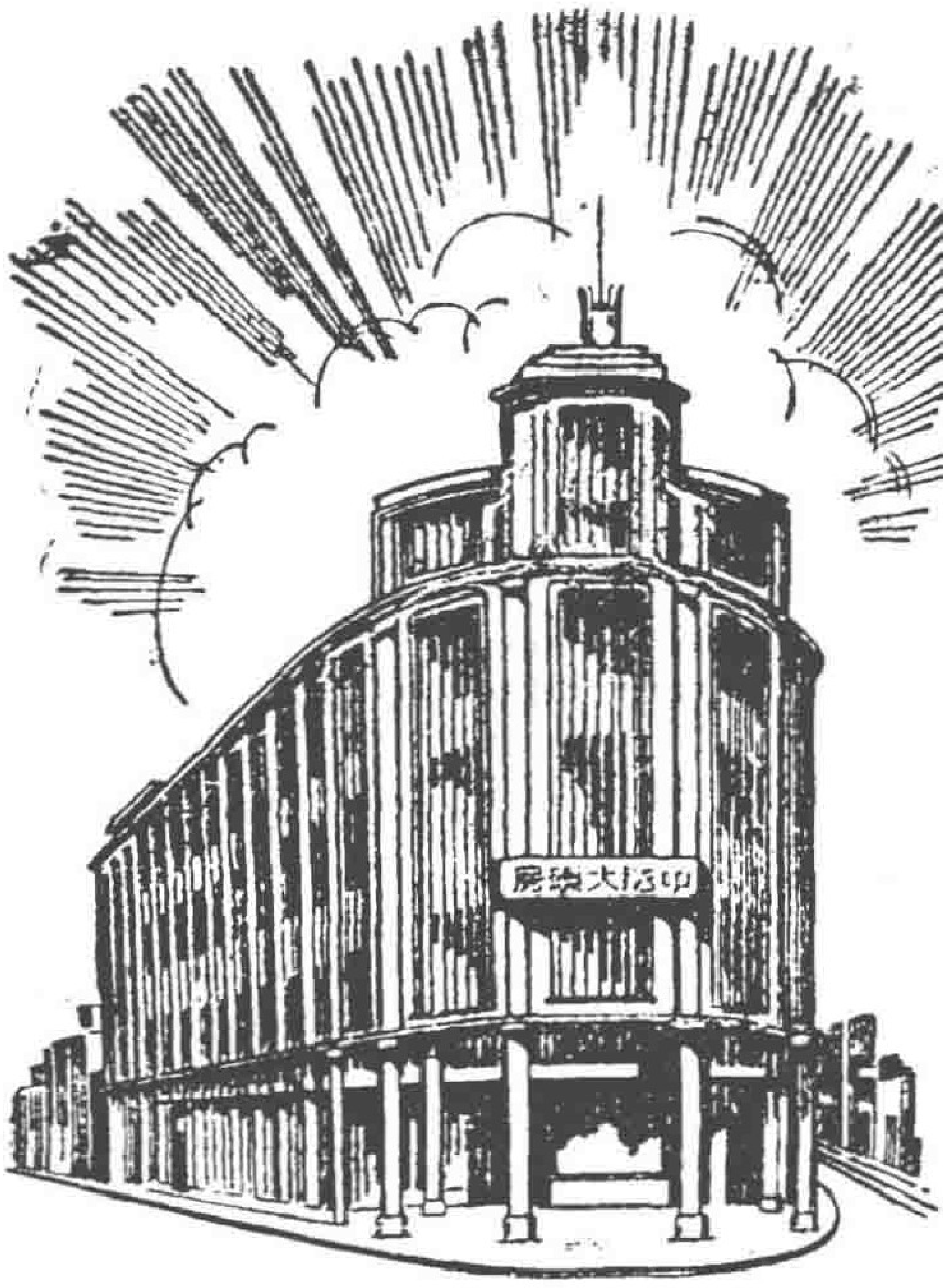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肆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壹萬貳仟圓


權防假冒翻印自本期起加蓋版權圖記

#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大廈，電話九二三三一……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爲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驗豐富。

**分店分廠** 在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著名出品**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藥，羅威健身素，九一四藥膏，胃甯，果導，克嗽伏，滅痛，肅疥，蜂窠淨，羅成水果鹽，羅威沙而，及百吉牌出品各種醫用針藥化學合成製劑，暨孩兒面，雙獅牌花露水等藥品化粧品不下五百餘種。

**創設簡史**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附屬事業**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華製藥公司，中法油脂製造廠，中法血清菌苗廠，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究所等。

THE GREAT EASTERN DISPENSARY, LTD.
HEAD OFFICE: 851 PELING ROAD(EASTERN), TEL: 92331-3
FACTORY: 1790 CHUNG CHU ROAD (WESTERN), TEL: 21436
SHANGHAI, CHINA.

# 展望大倫敦

譯自美國「假日」雜誌

伍必熙

許多年前的泰晤士河和今日的剛果河一樣，是蠻荒之地的中心。但是在今日全世界有數百萬居民的大城市中，倫敦的歷史還是最久的。紐約、柏林、東京等城市和倫敦比較起來，都祇能算後輩，甚至巴黎也不能例外，因爲在倫敦成爲北部羅馬帝國最大城市之後數百年，巴黎還祇是一個小邦的首邑。



泰晤士河是倫敦的生命線。圖中最下面的一項大橋是「塔橋」，最上面的一項是「滑鐵盧橋」。

倫敦的存在恐在羅馬帝國之前，但可靠的歷史則從羅馬人時代開始。紀元後六十一年尼羅任羅馬皇時，依西尼（Iceni）女皇波迪契（Boodicea）曾率領人民大事攻掠倫敦。當時的羅馬史家泰西得（Tacitus）說倫敦是「充滿商人和貨棧的」。這情形到現在仍然相同。波迪契女皇的紀念像也仍舊在威司敏斯特橋頭。

羅馬人在倫敦遺留下不可磨滅的紀念。他們所建立的城市雖然已大部份埋沒在地下，但是在倫敦的郵政總局的空場上，今日仍舊可以見到一所羅馬人所建的稜堡。倫敦塔附近的庫房，其後面的牆壁還是羅馬人在倫敦所建的城牆。但羅馬人對倫敦最大的貢獻倒不是這城牆，據我們所知，第一座橫跨泰晤士河的橋樑也是羅馬人所建的。在此後一千五百年中，這是唯一的橫跨泰晤士的橋樑。

倫敦的歷史曾有一個空隙，那便是從羅馬的統治崩潰至與古斯丁大帝時爲止。這時期內倫敦的情形吾人毫無所知。在此以後，倫敦雖然仍是個商業中心，却尚未成爲英國政治的中心。最初一統英格蘭的威塞克斯王（King Wessex）建都在Winchester。直到丹麥來的征服者Canute，和Edward the Confessor 時才將政治中心移到泰晤士河下游來，愛德華興起了威司敏斯特區。

在波迪契的掠奪後，倫敦又在一〇六六年時遭遇另一次浩劫。這是歷史上有名的「諾曼人長征」。法國的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來到了英國，在威司敏斯特大教堂登位稱帝，他爲了要使倫敦的商業發展不受阻礙，故在當地築了著名的倫敦塔(The Tower)作堡壘，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奠定了倫敦此後在英國的地位。但是倫敦城却迄未成爲首都，迄未爲國王的居住處。那時的國王和官員們都住在威司敏斯特。直到現在倫敦城的行政和警備都和整個大倫敦分開，有它獨立的市長與警察。

中古時期的倫敦以富麗堂皇的教堂著稱，但同時它的商業亦是著名的。這裏有外國商人的營業區，如上海前租界中的外國商店一樣。這裏有專售珠寶的街道，也有專營拆放的區域——朗巴特街。(Lowbard Street) 這條街至今仍是銀行家的匯集處，數百年來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之一。

## 老倫敦遭大火毀滅

在克朗威爾的共和政體崩潰後，老倫敦跟着毀滅。因爲在一六六六年九月時，倫敦的布丁街發生火災，延燒達五日之久。經過這次火的洗禮後，老的倫敦祇剩下五分之一，新的倫敦便從這時開始，所以事實上這火災給倫敦一個良好的機會，使它能發展到老的城牆之外。但是時間



戰爭時倫敦的主婦必須排隊購買每一樣東西，戰爭結束後却仍未能免去這麻煩。

和金錢都不容許倫敦人按照理想慢慢地建設一個新的城市，它必須儘速地被恢復起來，以免四周的小城市攫取它的商業，所以新的倫敦是在忽忙中建成的。實際上雖沒有通盤的重建計畫，但有不少地方都是按着私人的計畫而築，並未盲目的進行的。所以已有了許多的改進。Convent Garden, Bloomsbusy, Grosvenor, 和Berkeley等區都照私人的計畫築成，使倫敦西部有今日的廣場和樹木。街道放寬了，木屋都由磚屋和石屋所代替，復興之快與建築之美麗，市街之清潔，是那時的奇蹟。更給偉大的建築家克里斯多夫雷爵士發展他奇才的機會。他建造了新的聖保羅大教堂和其他許多美麗的教堂，直到今日，聖保羅教堂的巨大的圓頂仍是倫敦的標識。

到一九三九年爲止，倫敦的一般街道和建築仍是大火後所造的，當然其中又加上不少新的建築物。從那時所造的房屋中，可以看到倫敦人的毅力和藝術程度。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後的倫敦人士，若能用同樣的毅力和速率來恢復他們被破壞的城市，將使全世界愛護倫敦的人同聲慶幸。

## 經過一百年的重建

在倫敦重建時，當地的統治者却有個不智的行動。他們拒絕承認城牆之外新築成的區域爲倫敦的一部份，所以對於這些地方的權利和義務都不過問。此後一百年中，威司敏斯特和其他區域絡續合併起來，倫敦在大體上即形成了現在的式樣。到大火後二百年的一八八八年，倫敦有一個「倫敦事務會議」統治一切政務。面積的龐大和人口的衆多造成許多必須解決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水的供應和燃料的供應。倫敦所需用的燃料已不能用樹木來供給，故用海道運來的煙煤來代替，但使倫敦的天空中充滿了塵煙，新建的房屋也都被煤煙所燻黑了，而倫敦著名的大霧間接地也由塵煙所形成。

十八世紀的倫敦和當時的巴黎相比已是很摩登了，因爲大火幾乎帶走了以前的全部遺跡，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一八一三年以後，皇族中也建造起大街和別墅來，但因爲重建倫敦時祇有零星的計劃，所以建築不能一致，橫貫東西的兩條大街Strand和Oxford至今仍不能算完整，不能媲美巴黎的大街和紐約的第五街。市區方面，得益於皇家不少，那些皇家花園和狩獵園都改成了公園，如海德公園、格林公園、聖詹姆斯公園、凱新頓公園等。這些公園不但是貴族們馳騁的場所，亦是上下各等人士的休憩地。海德公園更成爲一般人民發表高見之處。

此後的倫敦更向商業方面發展，許多工業性的公司與組織都逐漸成爲商業性的，而巨大的商業機關如勞合保險公司與英格蘭銀行都成立起來。人口更漸漸增多，到十九世紀初葉時，倫敦的人口達到了百萬，成爲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但因爲倫敦人有個古怪的脾氣，不願築高的房屋，故不得不向外擴展，因此泰晤士河南岸的區域便又成爲大倫敦的一部份。

## 倫敦是一個行樂處

在維多利亞女皇中期時，倫敦的地位略有退步。因爲北部的城市如孟却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伯明罕等都先後興起，成爲工業中心。政治上的主要運動也都發源於北部的城市中，使倫敦大爲遜色。一八二八年時，倫敦才開始有警察，從那時到現在，倫敦的警察除在緊急情勢下從不佩帶槍械，這是世界上警備部隊中少有的狀況。但他們的效果却是驚人的。訓練良好的警察加上新成立的蘇格蘭警場，使倫敦成爲世界各大都市中最有秩序的一個。

一八八八年「倫敦事務會議」的成立，使倫敦成爲較有具體的一個都市，它的領導的地位又逐漸恢復了。泰晤士河北岸開始築起河堤來，

岸旁造了一長列辦公的建築物。白金漢宮也建造起來，老的威司敏斯特皇宮在一八三四年被火所燬，在原址上建立了今日的國會大廈。接着倫敦大學和大英博物館等都成立了，世界各地的名人都到這大英博物館來研究進修，德國的馬克斯，蘇俄的列寧，和意大利的麥哲尼都曾在這裏埋首一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倫敦開始改變它的面目了，英倫北部工業都市的發展停頓下來，而倫敦附近却開始了各種輕工業，到第二次大戰開始時，倫敦的居民佔全英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它在工業上的地位與它在商業上的地位同等重要。

倫敦又是一般遊蕩者的匯集處。退休的軍人與政治家，及來自各處的工人農人畜牧者，凡不能在其他各地安居的，都到倫敦來尋覓棲身之所。對於遊手好閒的紈袴子弟，倫敦是一個行樂處；在雄心勃勃的青年律師、醫生、文學家、政治家看來，倫敦是他們的新天地。它在英國的地位隨着時代的進展而愈益明顯，它的報紙行銷至全國各地，它成了全國文化事業戲劇電影的中心。

英國最隆重的大典如英皇加冕禮，皇家慶祝典禮等都在此舉行。牛津劍橋的划船賽，惠勃爾登網球錦標賽，全英的足球決賽都在倫敦。聞名世界的台爾比大賽馬也在此舉行，千萬居民不分等級高下都參與其盛。相傳俾士麥首相在觀看了倫敦的大賽馬之後，深信英國決不再會發生革命。因爲「英國人將馬匹的優劣看得比人類的平等更重要」。

## 具備高速度的交通

倫敦的擴展得力於鐵道的發達，若是沒有便利的交通來運送人民與貨物，那末繼續不斷的擴展便不可能。在倫敦有鐵道之後，它又採用公共汽車，而成了世界上公共汽車最發達的城市。戰前上海所有的那種雙層公共汽車，在倫敦交通擁擠時，可以連接起四五十輛，巍然一線，蔚爲奇觀。

這樣的交通發展仍不足應付倫敦的需要，所以另一個方法便是向地下開發。一八六三年時倫敦開始有第一條地下鐵道，此後更逐漸擴展。所以這不但是全世界最早的地下鐵道，並且是規模最大最便利的地下交通。戰後的倫敦，又繼續將地下鐵道擴展至郊外。

倫敦的繼續發展當然是良好的現象，但也有它的不利處。許多倫敦四郊的小鄉鎭，都逐漸被它所吞噬，它們特有的親密關係與傳統風俗都因此喪失。英國特有的古老風氣，在大倫敦化的前提下被犧牲了不少。

但若因此而懷疑這些各鄉各鎭的人民對倫敦的忠心與情操，那又錯了。倫敦人對他的本地的情緒，常是奇怪滑稽的。在通常情形之下，他們從不提起它的偉大之處，因爲在他們心目中倫敦的悠久歷史和地位是明顯而無庸贅說的。但在情勢需要時，他們會堅持其故鄉是倫敦，正如在一九一四年時，一個英國人到加拿大軍役處去投效，當問起他的籍貫時，他說：「倫敦。」「是加拿大的倫敦嗎」？「不，全世界唯一的倫敦」！他傲然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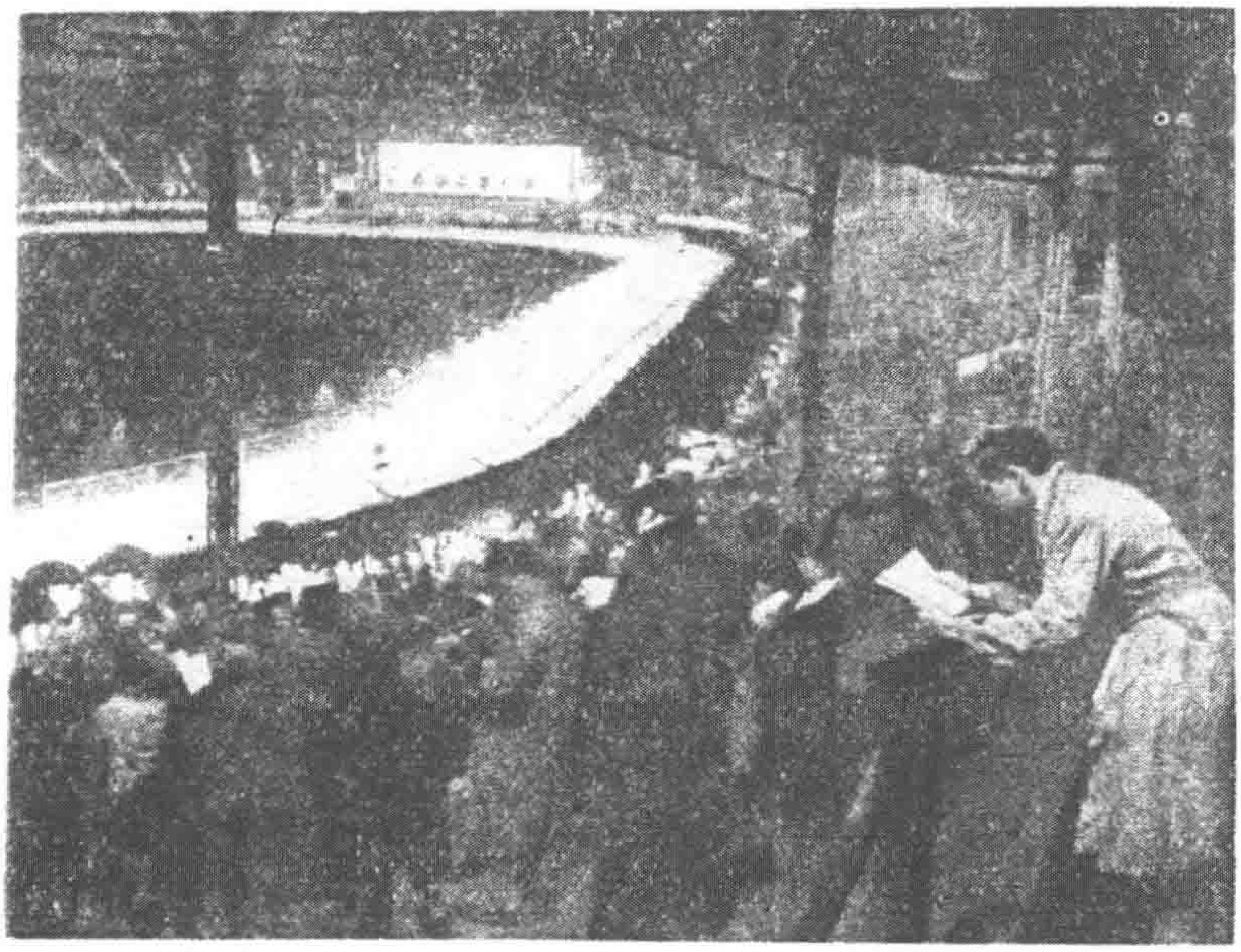
比卡第里廣場的夜景。戰爭時實行燈火管制，這裏是一片黑暗，戰爭結束後曾恢復過，現在又因爲缺煤而燈光暗淡了。

* * *

## 大戰中的倫敦

大戰時，英國政府和倫敦當局對於轟炸後傷亡人民的處理擬定了周密的計劃，但是他們却沒有想到如何進行救濟善後的工作。一九三八年時，衛生部的辦公處中，有墳地、醫院、棺材、埋葬工作等等的統計，以備應用。當時專家們的估計是在一次猛烈的空襲後，傷亡者將達三萬人之多。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估計完全錯誤了，因爲在空襲最猛烈的一個月中，——那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全英格蘭島因轟炸而死亡的人口總數祇有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九人。一方面這是個幸運的現象，但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一個危險的錯誤，那便是對於一般在轟炸後失去家庭和

受到猛烈震盪的人民，缺少有組織的幫助和看顧。其實當局對這個問題未始沒有想到，他們早已印好了各種單子，指示如何辦理救濟的工作，祇是在實際的救濟工作上缺少統一的組織。所以一般需要救濟的人民必須到處奔跑，辦理手續，要經過許多機關，在繼續不斷的轟炸下，如何有這許多時間與精力？但倫敦當局不久便察覺了這個現象，所以開始有統一的組織管理這事。有不少人民則由當地人士自動救濟和收留，但這些熱心的人士往往在不久後也成了無家可歸者。



倫敦有很多跑狗場，這便是其中之一。

## 轟走保守黨的因素

愛好和平的國家，當然不會時時準備戰爭的。可是在一九三九年時，每個人都知道戰爭若一旦爆發，英國的城市將受到大規模的破壞。但政府當局對種種防禦的準備，仍舊忽視。英國人民對於國內的措施，一向是頗具耐性的，他們雖會感覺極度的不滿，但是當國家遭遇危險時，他們會擔起任何重負以援救此危機。等事態平定後，他們心中夙有的怒火會結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將任何不滿的統治力量轟走。所以這次戰爭結束後，在邱吉爾領導下的保守黨竟會在大選中失敗，那是因爲英國人民在危機渡過後，發洩他們中心久蓄着的怨憤。他們怨憤政府將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應做的要務置之不顧，他們怨恨政府在已往平靜的時期中，有充份的時間和良好的條件可作萬全的準備，但却少有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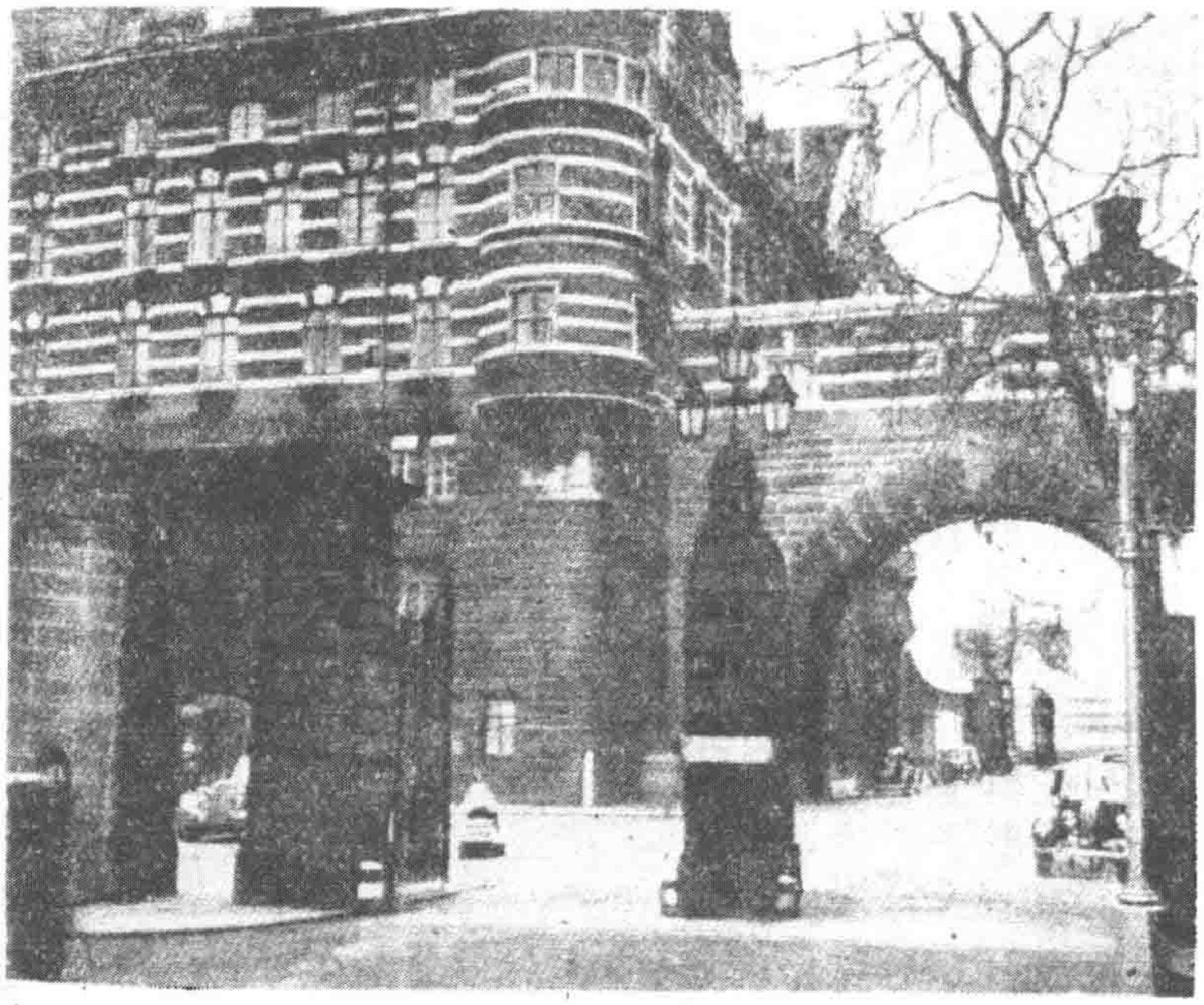
轟走保守黨不幸的便連帶地轟走了邱吉爾。英國人對邱吉爾實在毫無惡感，他們仍時時懷念他感激他，正如有不少倫敦人士至今仍懷念爲和平盡瘁的張伯倫一樣。

## 猶有感念張伯倫者

說起張伯倫，當他任首相時，不知受了多少謾罵與攻擊。時至今日，我們對事實的觀察已比較當時清楚得多，我們知道他的不能保全和平，並非他的過失，而是當時的局勢所形成。他已盡了最大的能力。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某天，當他在衆議院演講時，大家都以爲他將對德宣戰，而他在中途突然宣稱將第三次訪問希特勒。這個消息傳出後，整個的倫敦都欣喜若狂，一向與他對立的人，或與他的政黨政策對立的人，都不能例外。而當他帶了希特勒的和平條件回到英國時，雖然有許多英國人嘲笑他，但是在心的深處，他們却感覺到快慰。正如有一個倫敦的銀行出納員當時說：「在張伯倫出發前，我心中充滿着恐懼。當他回來報告說他帶來了和平時，我充滿了喜樂。我知道這次我們是被德國人所刼持，我也知道我們的首相親自往返于英德之間是一種恥辱，但是當我想到戰爭發生後倫敦可能遭遇到的一切時，我便祈求他能够成功。這雖然不能永保和平，却至少可以給我們一點準備的時間」。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數百萬倫敦人民當時內心的感覺。但是他們的厭戰，並非表示他們是懦夫，因爲當戰爭一旦臨到他們時，他們英武地顯示英國人是能够支持一切患難的。

## 戰爭開始前的徬徨

當倫敦人民練習備戴防毒面具和閱讀緊急措置的告示時，他們更知道自己的準備不够。他們眼看着各處在堆砌沙袋，皇家花園和倫敦的廣場下都建築了空襲避難所，各險要的地點架上了高射砲，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們覺得自己國家的防禦不完備。一個倫敦東部的商人，會被徵爲



懷德廳街上的新蘇格蘭警場大門。

分區防守員，在慕尼黑會議時，他所屬的高射砲隊被調到一個小村莊裏去。回家後他記載道：「天哪！我們到達目的地時，當地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會去。第一夜沒有地方睡，宿在竹籬下。第二天上士找着了一所馬廐，在清理了垃圾後，我們便跳了進去。之後他們送來了幾頂雪白的蓬帳，瑩瑩耀目！倒可使我們成爲飛機的良好目標。幾天後我們又回到了老家，來來去去，根本就沒有看見一尊槍砲。」

戰爭開始前，倫敦的撤退兒童，是最值得稱頌的舉動，而且這工作做得極好。孩童撤退後不久，戰爭便開始，政府命令凡無留在倫敦必要的人民，一律撤退。但是這件事便不像撤退孩童那樣容易，許多老年人不願離開他們的老家，但是他們的子媳親戚都已被徵去服務，無人來看顧他們。年輕的人們又不願委棄在當地的任務伴送他們的父母離開。有些婦女在遭遇了一次轟炸後，受驚逃往了鄉下，但不久她們又回來和丈夫在一起。倫敦人對戰時留着的工作人員，有極大的敬意。那些自己躲避在鄉下而聽任丈夫獨自留守在倫敦的婦女們，與一般在國家情形險惡時遁往國外的人們同樣爲人所不齒。所以留守在鄉村中的妻子們，在戰爭結束後回家時，若發現丈夫已另有妻室只好默忍，即使反對它也不能獲得同情，相反地她還被認爲是弱者。皇宮雖遭遇轟炸，但英王英后却從未離倫敦一步，所以不少婦女常說：「王后尚且留在這裏，我當然更可以。」

## 最焦慮的還是食物

倫敦那時所遭遇的境況，的確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在無數的納粹飛機轟炸下，爆炸聲和飛機槍砲聲震耳欲聾，炸彈似加煤球般的向這大火爐中丟下來，昏黑的天空被無數火舌照成血紅的一片，不處身其間者再也想不到人間有這樣一幕。但是你若和倫敦人談起戰時的一切時，大部份人都認爲戰時生活的最大困難並不是轟炸。驟聞此言覺得奇怪，但其實也有理由。因爲轟炸祇是最緊張最危險的一霎那，而最使人難受的，還是在轟炸後掛念他們的親戚友好是否安全。他們又不能立刻使用電話，因爲電話要作其他重要的用途，所以必須懷着焦慮的心等待着，這種滋味是够難受的。此外各種物品的逐漸短少，是生活中的一大困難。愈來愈少的配給物，使主婦的烹飪工作更難應付。若是她想獲得一點魚，她必須在魚舖子外面排隊等上大半個上午，試試運氣。即使幸運地買到了魚，她還要再排幾次隊來獲得蔬菜和其他日常用品。而且還必須自己帶了紙張去包紮，因爲那時店舖中一概不備包物的紙張。職員缺少和存貨有限，使人民買任何東西都要排隊，即購買香煙或糖果也不能例外。

戰時的食物愈來愈單調乏味，但是英國人沒有想到在戰爭結束已二年後的今日，他們的食物仍和一九四〇年相仿。有時甚至會覺得今日的生活比戰爭時還要艱難。住的方面，因戰爭的破壞，故尋覓房屋成了個嚴重問題。其他方面亦爲了要顧全大局，迅速償付戰債，儘量鼓勵出口起見，故仍有不少必需品不能獲得。

全面的燈火管制是倫敦戰時生活的另一陰影。自從倫敦有路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整個的黑暗。每人都帶着一隻電筒，而且必須遮暗它的光線。行走時須謹愼從事，免得被沙袋絆倒，或和另一個行人迎頭對撞。在路上擦肩而過時，不問何人總說：「晚安，祝你好運氣！」夏季時當局特地將時鐘撥快二小時，使人民在就寢時仍有一點光，免得把門窗




⇧倫敦最大的Selfridge百貨公司，在這裏購買食物都需有配給證

都緊閉起來。因為燃煤缺少，所以今日倫敦的街道仍有些陰沉沉的感覺，未恢復戰前的光亮，但至少行人們已不會迎面對撞了。

## 地下鐵道安然睡覺

戰時倫敦的趣聞之一，是人民佔據地下鐵道的故事。在一九四〇年的某天，兩個倫敦居民從辦公室出來忽忽的回到家裏，拿起箱子來裝了一條毯子和一個枕頭，買了地下鐵道的票子，便睡在地下鐵道的車站中到天明才出來。此風一起，每晚睡在地下鐵道中的人民達數千人。政府和交通管理當局對這班笑容可掬的人民也無可奈何，祇能讓步任他們睡在月台和走廊上，且逐漸為他們裝置水管廁所和床舖。這許多人民住在地下鐵道中，形成倫敦從未見過的現象。這裏有各種階級的人士和各種種族的人民，自無賴以上可說無奇不有。但是他們都具有倫敦人特殊的自治能力，他們自己形成了一個簡單的組織，不久之後則由當局接收管理。在那裏住宿雖不十分舒服，但可以睡得很甜，因為聽不到一點炸彈和槍砲的聲音，可安心的睡覺。

地下鐵道中僅能容納極少的一部份人民，大多數的倫敦居民則睡在公園或街道下面的避彈所中，鞏固的房屋中，或自己的寓所中。倫敦中部和西部辦公區域的巨大廊沿，本來是築來在白天保護職員和行人們的，後來也開放給人民居住。著名的英格蘭銀行四周，入晚也睡滿了人。這種情景，祇有多年前當商人睡在店舖中的時代才有。



⇦蘇霍區多經濟實惠的菜館，這一家是叫做「上海」的中國菜館。

## 慘苦中有不少快樂

這種生活的改變，却也帶來不少快樂，可以補足一下所遭遇到的不幸。那些睡在街旁避彈處中的人們，對四旁的「鄰居」常特別和睦。地下鐵道中，素昧平生的人們各自敘述自己以往的經歷。在這裏可以聽到從歐洲各處逃亡來的難民，生動地敘述比小說中更神奇的遭遇，或談虎色變地描摹一切慘絕人寰的暴行，歷歷如繪，使你聽了毛髮悚然。女孩子們常團繞着美國兵士們取鬧。在這裏公然睡覺是平常的事，不算無禮。一切事務如看書、寫信、餵養嬰兒、和接洽商業都在地下進行，好像

又恢復了原始人的穴居生活。他們也玩遊戲唱歌或聽音樂聽演講。聖保羅大教堂的大主教馬太博士和協助防守這教堂的義務消防隊員每晚守夜時，便以講演來消磨時光。這消防隊中有建築師，有大學教授、有教士、藝術家、大學生，和三位外國人。他們的責任，是防止這倫敦最美麗的教堂被火燄所侵蝕。這是一樁困難的工作，因爲在這偌大的教堂中，有無數狹窄的走廊和樓梯，還有巨大的圓頂，與最高處的燈塔。燈塔的八百噸石塊若一旦傾倒，將壓坍整個教堂。消防員們頭戴鋼盔，身穿消防制服，一面警覺地留意着外面的動靜，一面便談論建築天文等問題。馬太博士在戰爭剛開始時，常竟日守着崗位。有時祇見他一手拿着一杯茶，一手托着一盒蛋糕，在警報發出後過街向聖保羅教堂走去。日久之後，他也和其他的倫敦人一樣，放棄了白天的憂慮。因爲在這種情形下，若要維持正常的生活，便不得不在白天時鬆弛一下。



仚比卡第里廣場的日景。在交通擁擠時，雙層公共汽車會連接四五十輛。

## 始終未受瘟疫襲擊

戰爭時，每一個倫敦人，不論他的工作是什麼，都凝神地聆聽無線電中的新聞報告，及邱吉爾的演說，內容大多是告訴他們盟軍最近遭受的失敗，同時勉勵他們堅持，保證獲得最後勝利。他們還歡喜聽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倫敦人民對羅斯福極爲愛戴，當這偉人的噩耗傳至英國時，倫敦人士如喪至友的情緒，使許多處身英國的美國人深爲感動。後來



蘭斯德方場(Leicester Square)旁的公園，職員們在中午時常來此小坐。

倫敦募集羅斯福紀念像的捐款時，他們爭先恐後地捐輸，惟恐不及。

在不斷的瘋狂的襲擊下，倫敦人繼續地保護他們的城市。他們在每次轟炸後，立即迅速料理一切，危險過去後仍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並不悲觀，最神奇的是他們竟能抵禦病魔的侵襲，不生疾病。醫生們都預料倫敦要受瘟疫的襲擊，但這可怖的現象竟沒有發生。堅忍不移的態度，使他們度過了這難關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在結束倫敦人戰時生活的報道時，不妨引用現任糧食大臣斯特拉契氏在戰時所作的一本書的一段。他寫道：「小心希特勒！你所做的已屬不少。你使國與邦崩潰，你輕易地蒙蔽了我們的政治家外交家銀行家和軍事家。現在你要解決的是另一種人，那便是一大羣無足輕重的無辜人民。他們雖不能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來，但是他們是永不會被毀滅的一羣。來吧！希特勒，施出你全部兇暴殘殺的力量來，希望你趕緊努力，因爲你若不能摧除他們，你便要當心你自己」！

希特勒的確盡了他的全力來摧除他們。他在英國上空丟下了一萬二千七百多公噸的烈性炸藥和無數燃燒彈，但是倫敦仍繼續存在無恙，而希特勒的命運却已凶多吉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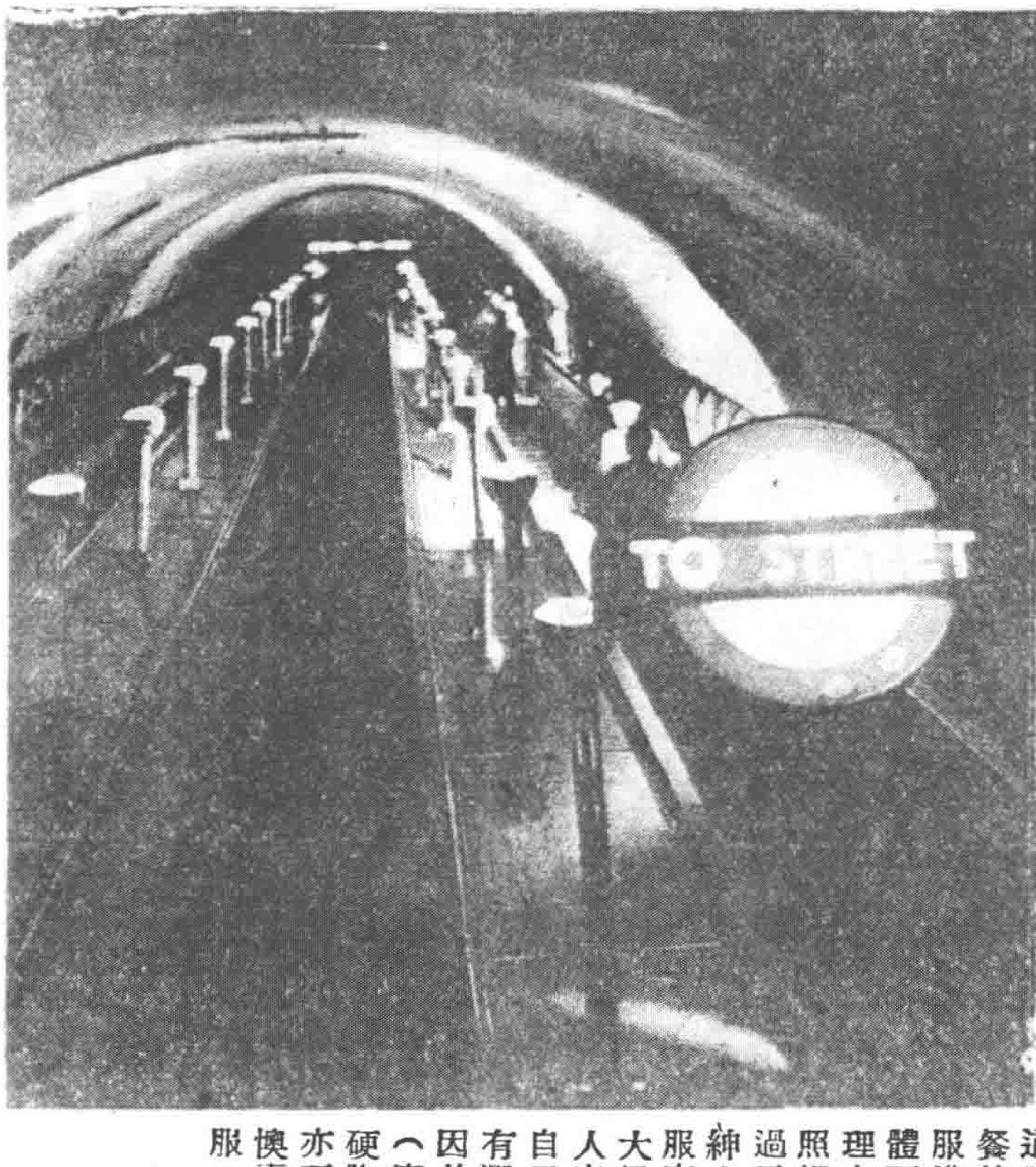
* * *

## 倫敦的夜生活

今日的倫敦可算是世界上最殘破的首邑之一，這裏享樂所需的代價也最高，但使人覺得詫異的是每當夜晚，仕女們的衣着比任何其他城市考究。

在六年的戰爭和戰後的兩年中，倫敦人一向過着嚴格的統制生活和排隊生活，使他們具有了英國人一向所無的順服性。十八個月之前，每個成人一年仍祇能得三十六張衣服配給證，若要買一襲新的夜禮服，要化二百美元。（因爲要加上巨大的奢侈品消費稅）就在那時，倫敦的褒克萊飯店 (Berkeley Hotel) 竟宣布說，此後在該飯店內進餐跳舞的人士，必須着夜禮服。當時報紙上對此一舉羣起攻擊，但是褒克萊飯店當局默然不爲所動。因爲他們對顧客的心理知之有素。果然，一星期中這裏便擠滿了盛裝華服的顧客。此例一開，一般上等的餐廳和俱樂部，如薩伏亞，(Savoy) 仙樂斯 (Ciro's) 等，都起而仿傚。一方面因爲他們知道那般一向穿禮服進餐的顧客、若是着便服進餐，總覺得有失體面；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安慰，因爲按照規定，每餐不能多過三道菜，所以這些紳士淑女們便穿起禮服來，當它是戰前的大餐一樣享用。英國人富有這種自己安慰自己的風趣，他們沒有澱粉來漿硬襯衫，因此不能穿燕尾服，（穿燕尾服必穿硬領硬胸的襯衫）但是這亦不足以使他們感覺懊喪，他們用短的禮服(tuxedo)來代替。

蘭斯德方場的地下鐵道車站，有自動扶梯通至街道旁。



## 飲酒總會 簇新組織

有幾家著名的餐館和夜總會特多知名之士。在這裏你可以看到不少倫敦的聞人。巴夾推，(Bagatelle) 褒克來，薩伏亞，仙樂斯等都是。恩白賽 (Embassy) 和四百酒家 (Four Hundred) 則成了「飲酒總會」。(Bottle Club)。「飲酒總會」是一個新的名詞，是環境造成的新產物。

本年度通過的法律規定賣酒的時間，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間是從上

午十一時半到下午三時，再從下午五時半到十一時，如果同時飲酒進餐，那末可飲至十二時半，一過此時間便不能再飲酒了。若在私人家中飲酒，則不受這法律的限制。但是法律上對「家」這個名稱，並沒有任何固定的定義，所以你若是以「恩白賽」爲你的「家」，舉行一個「飲酒宴會」，(Bottle Party) 邀親朋來痛飲，那末當局便奈何你不得。在這樣的情形下，便產生了這「飲酒總會」。

倫敦的飲酒總會和紐約的夜總會實際上祇有一點顯著的不同，那便是在倫敦進飲酒總會，你必須在抵達前預先定好一瓶酒，他們便在這酒瓶上寫上你的名字，放入酒窖中，等你到達後取出。進飲酒總會時，還必須有一紙「請柬」。(記着，這是他人的「家」！) 普通是在你到達時付兩塊錢「賓客費」，那末你便算被「邀請」了。「仙樂斯」總會是例外，這裏祇有「會員」才能入內，會員必須付入會費和每年的會費，然後才有資格進去。但登記着要想加入的人竟如此之多，好像要加入一個著名的社交團體那樣困難。一般的飲酒「宴會」，都在晚上十時才開始，另外有幾家「飲酒總會」，則在中午十二時到下午八時間營業，使那些在三點至五點半之間饞涎欲滴的酒客能有歸宿。



屈拉法爾加廣場的納爾遜紀念柱，四旁有四隻銅獅，代表他的四次大勝。

## 各式飯店大快朵頤

倫敦的大旅館除 Claridge's 和 Connaught 之外，都設有餐廳且可跳舞。但因爲政府對門票的售價有限制，故大多不供給遊藝表演。

假使你不注重飲酒的話，那末你不妨到蘇霍區 (Soho) 去，那裏的食物實惠得多。在夏綠蒂街上，(Charlotte Street) 你可以嘗到法國、德國、意大利、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口味，在希臘街上，(Greek Street) 有中國、南斯拉夫、瑞士、法國、意大利、印度、和西班牙式的飯店。這些都可以一試，但是因爲缺少橄欖油和米，所以有許多菜都用代替品。

在倫敦的飯店中進餐，點菜一步最令人頭痛。菜單上的每一項目前面都標着一顆星或印着個L。有星的項目是「主菜」，有L的項目是「次菜」。每餐不能超過三道菜，而且祇能有一道是「主菜」，其餘兩道不是湯便是甜菜。一般菜館中每餐不得超過一元美金，(酒不在內) 在特別考究的菜館中，餐費也仍是一元，但是他們會收你二元至三元的「外費」，作供給跳舞音樂的代價，或者是因爲他們的設備考究些，甚至僅因爲他們開在倫敦西部的華麗區域中，「派頭」較大而已。戰前在這些菜館中進一餐六道的大菜，祇需一元七角半。戰爭開始後，政府下令任何飯餐一人不得超過一元，但允許那些講究的菜館按照他們開支的大小加「外費」，所以現在在這裏進一餐聊足充飢的飯菜，所費猶較以前用六道大菜爲多。

在上等的菜館或大旅館附設的餐廳中飲酒時，精明的顧客都飲「特等酒」，(Concession Wine) 可以便宜一半。所謂「特等酒」者，是英國政府去年所頒佈的新法令的產物。這法令特許酒商自法國運進香檳酒葡萄酒等，在英國出售稱爲「特等酒」。香檳一瓶不得超過六七元，不是香檳則不得在三元以上，這是吃便宜酒的好方法，但且慢歡喜，菜館中照樣可加「外費」。

## 娛樂場所無不具備

在戲劇方面，自戰爭以後，倫敦的劇院從六時半或七時便開始上演，使許多主婦在欣賞之後，能及早回家就寢，因爲第二天一早，她們便要去排除購買物品了。若是照戰前的向例從八點鐘開始到十一點半才完畢，那末很多觀衆要在子夜方能到家，必須犧牲一部份睡眠的時間。但是對於外來的遊客，六點半看戲很是不便，因爲這時間和晚餐的時間相

衝突，有不能兼顧之苦。

劇院中，老維克劇院（Old Vic）專演舊時的古典化戲劇，這裏有最著名的演員如勞倫斯奧立佛，費文麗等。劇院的原址在泰晤士河南岸，已在大戰時被毀，現在的一所在倫敦西區的中心。

蘇寮區的昆士比蘭俱樂部，（Queensberry Club）在戰時專供聯軍娛樂之用，有拳擊比賽等。現在已恢復成為凱西諾戲院，（Casino Theatre）今年專演默劇。英國的默劇是頗奇怪的，劇中的主人翁必須是扮男裝的女子，丑角則必須男扮女裝，而且主題必限於固定的幾個題目之一。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要有這種種限制，但是成人和孩子們都一致地不歡迎新的題目所編的戲，這便是英國人的性格。

另外兩所可以一去的劇院是風車劇院（Windmill Theatre）和娛樂家劇院。（Player's Theatre）這兩所劇院在戰時從未停業過，前者的特點是連續不斷的遊藝節目，包括半裸體的跳舞、喜劇、歌唱等，後者的特點是專演一九〇〇年前的通俗性歌舞劇和短劇，這裏的觀衆可以在台上演出時邊吃邊飲，且在表演中間與台上互相應答取笑。在倫敦的劇院和電影院裏都可以抽煙，祇有修士花園劇院（Convent Garden Thestre）是例外。頭等電影院集中在比卡第里廣場四周，祇有 Trivoli 和 Odeon 不在比卡第里。

倫敦很多賽狗的場所，很容易見到，你可以一面坐着進餐一面看賽狗賭輸贏，這是在紐約所沒有的。這裏的比卡第里廣場加上蘭斯脫方場（Leicester Square）和 Shaftesbury 大街，等於紐約的泰晤士廣場（Tiamesquare）。這裏有摩肩接踵的羣衆，連成一線的車輛，沿街出售水果的小販，街頭音樂師，乞丐，五光十色無奇不有。

前面會說過倫敦是不易征服的，目前的夜生活雖然遠遜昔日的豪華與光輝，食物雖然價高而量少，但不久之後它的一切便會恢復戰前的榮華，對於這一點每個人都深深相信，毫不懷疑。


# 廣大華行

**THE CHINA MUTUAL TRADING CO., LTD**

上海中山東一路一號　　電話　一四四五三

中國獨家經理

美國

施貴寶藥廠

**E. R. SQUIBB & SONS N. Y.**

各種名貴藥物

美聯太平洋公司

ALLIED PACIFIC CO.

5% D. D. T.



1 加侖听

¼ 加侖听

哈腦維亞

太陽燈公司

HANOVIA CAEMICAL & MFG. COMPANG



太陽燈，紫光燈

費軒化學

器械公司

FISHER SCIENTIFIC CO.



化驗儀器

吉士玻璃

材料公司

CHASE BOTTLE & SUPPLY CORP.

玻璃器皿

# 游訪錫都箇舊

張世富

箇舊產錫佔世界第五，爲我國之出名最大產錫區。昆明市外勤記者聯誼會於四月二十六日組成滇南參觀團，參觀箇舊錫業生產實況順便遊覽滇南名勝。前後旅行九日，因時間過短，所記僅沿途走馬觀花之所得而已。

## 昆開道上

由昆明往開遠，滇越鐵路滇段管理處每日有車開行，逢雙日有特別快車，單日則爲普通快車。四月二十六日記者一行十六人淸晨卽登車候行，同車者有雲南錫業公司協理呂勉南先生及公路第四區局副局長惲樹先生。呂先生係特來昆明伴同記者團往游箇舊者，惲先生與記者團目的相同，亦往箇舊參觀錫區。

滇越路爲一公尺標準軌，較沿海鐵路爲狹，但一路枕木均爲鋼製，路基，橋樑，涵洞亦均非爲鋼鐵卽爲鋼骨水泥或堅石砌成，建築鞏固，蓋係當初法人意在防雨季之雨水也。行車管理較法人掌管時代進步多多。客車對號入座，車上有憲兵及路警彈押，軍人則有軍人專坐車。行車時間與路局之行車時刻表之時間完全一致，不差一分，這些成績不得不歸功於滇越路負責人林鳳岐先生和他的部屬們。

滇越鐵路自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滇越鐵路公司興建，東京段是在一九〇六年完成的，雲南段是在一九一〇年完成的，這將近四十大壽的一條西南老牌鐵路已開始在復興。只要安南局面好轉，河口至碧色寨一段修復，這鐵路立刻成爲西南運輸最繁的一條。

由昆明到開遠的十小時旅程，除了昆明宜良間，田陌縱橫，豆麥待割，但宜良以下，火車便隨着南盤江，沿之而下，忽而左邊是江，右邊是山，忽而山左而江右，這南盤江水流湍急，而且曲曲折折，鐵路的灣度也特大，車頭可時時望見車尾。沿途大小山洞，不下二十多處，最大的一個在江頭村車站以北，長達六百公尺，在全國的鐵路山洞裏，這算是較長的一個，至於那高度在拔海二千零二十五尺的名叫水塘的車站，恐怕是全國最高的車站了。

車過小龍潭卽又顯出一片盆地，遍地是甘蔗，巴蕉和水稻，這已經是雲南亞熱帶的標準地區了，過了小龍潭便是開遠，開遠車站距縣城兩里，但是開遠的精華和商業區全集中在車站附近的幾條大街，安南人依舊很多，他們在這裏開咖啡館，賣香蕉，雖然已是春末，開遠已經很熱了，咖啡館都賣起了泡冰水，安南姑娘穿着木板鞋在街上走過，木板敲打在路上的瓜噠瓜噠的聲音，這是多濃重的熱帶情調啊！好熱的天氣，晚上睡覺只能蓋上一半薄氈。

開遠車站集中了所有法國式美麗的建築物，又有濃蔭和芳草地，有尤加利樹和爬籐科植物。當年，法國帝國主義的先驅會在此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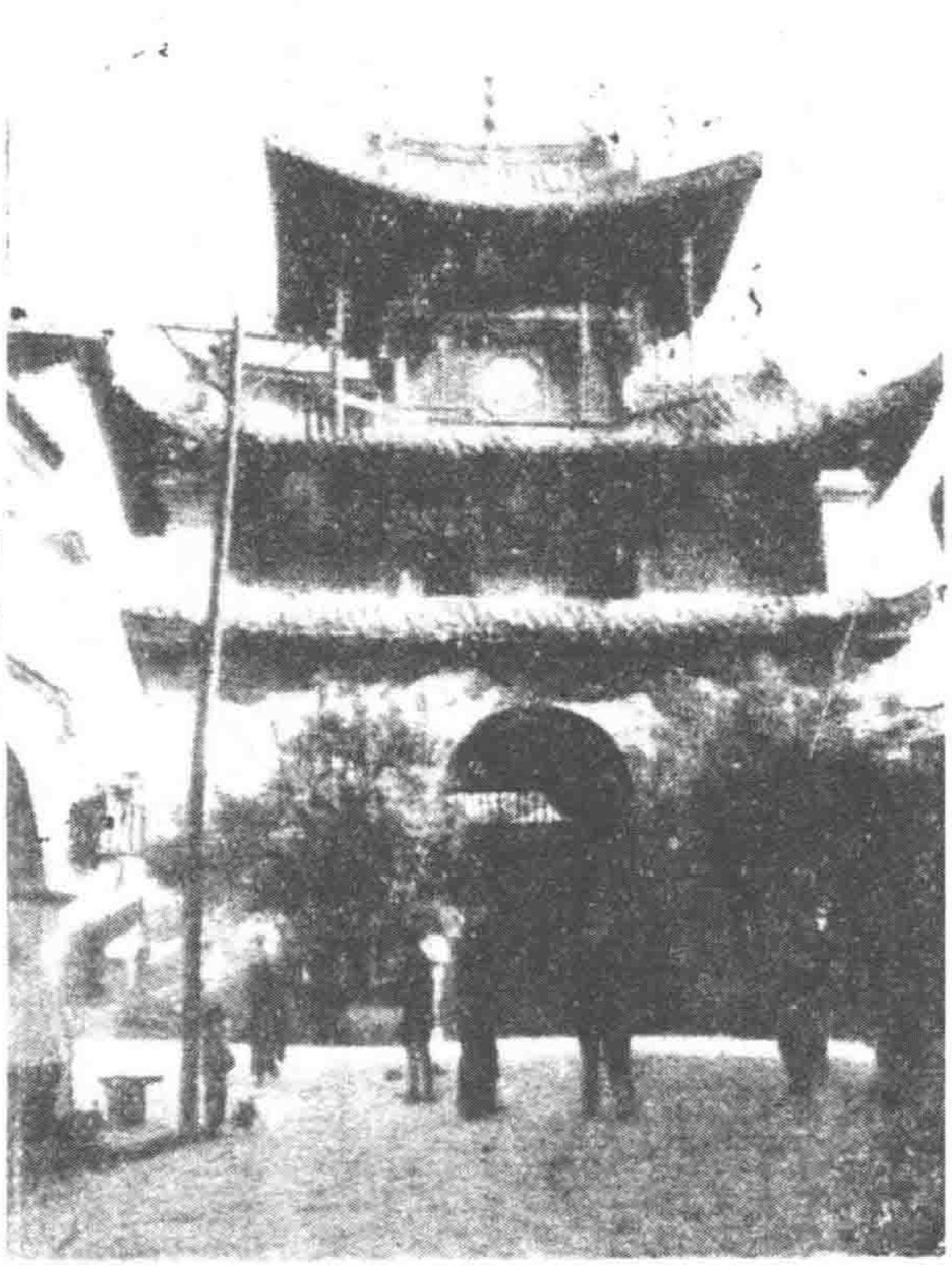
## 箇舊途中

由開遠到箇舊有兩條路，一是乘火車到碧色寨，再轉箇碧石鐵路到箇舊，另一條是直接由開遠乘汽車到箇舊。第一條路乘火車要用一整天的時間，所以還是乘汽車。開箇公路長四十九公里，乘汽車需二小時又半。

雲南錫業公司特備有道奇卡車一輛，交通工具，遂告解決，開箇公路上無公路局車輛亦無商車等往

記者團一行十五人到達開遠





◆箇舊街上◆

來，記者等十六人於二十七日晨離開遠。這一輛道奇車便在崗巒中，爬上爬下，一路，坡道大，灣道不少且灣度亦大，箇舊較開遠拔海高度較大，約一千六百公尺，與昆明相同，故一路上坡多下坡少。沿途只見荒山荒地，唯一較感親切的風景物是錫業公司由開遠接往箇舊的高壓電線。同車的兩位美國傳敎士在多年以前曾經此路到過箇舊，在他們交談中，記者竊聽到說：「多年來還是這般荒涼啊！」另一個說：「是啊，不見人烟。」

乘汽車到鷄街，完成了開箇間旅途的三分之二，鷄街是箇碧石鐵路的中心點，往西北直到石屏、建水，往東南至蒙自和碧色寨，往西南則通到箇舊，雞街這地方除了火車站附近有茶攤小食攤和賣蒙自年糕的小販，然而這已經是箇碧石鐵路的較熱鬧的一個大站了，由鷄街乘汽車往西行，公路奇劣，只不過是汽車便道而已，車行一小時許卽抵箇舊。

## 冷落的箇舊

這名聞全國的「錫都」，確是儀表不凡，縣城跨在三個山坡上，中間是塊平原，城牆整齊，縣城遼闊。一般地說來，城內舊式的建築其講究不下昆明，樓高牆厚，在脫落了的粉牆和漆窗上，還不難找出昔日錫都的繁華，如今箇舊是衰落了。

晚上，家家緊閉大門，我們有一次晚上出去應酬，有衛兵四人，手按「盒子砲」陪去陪來，大有刀出鞘，弓上弦之勢。在白晝，雖然是在習慣上應該熱鬧的下午，可是店舖門前顧客稀落可數，街上行人也僅三三兩兩，四年前被日本人炸毀的房屋，遍生了野草，無人理會也無人重建，但是本地人對這可怕的肅條還說：「這已經是算比較繁榮了，幾個月前，家家戶戶日夜緊閉着門戶！」箇舊不很安靖，記者們來到箇舊的前幾天，還發生了一個錫業公司的工友上街買一條香煙拿在手裏，被歹人誤爲一包鈔票，砍傷兩手，還有一位婦人，挾着香煙紙錢，也被誤作財物，險些出了人命案子。有的臨街住家，把窗戶用泥磚堵住，僅留下一個半尺長，一寸多寬的槍眼，肅條和不安是兩個難兄難弟，而目前，中國有幾座太平而繁榮的城市？

箇舊是一座大城，在城裏繞個圈子已經够累了，記者們由北城走出來，經過箇碧石鐵路車站，每天一班的碧色寨來的客貨混合列車，恰在這時來到。一羣攜着箱籠的鄉人，打破了黃昏的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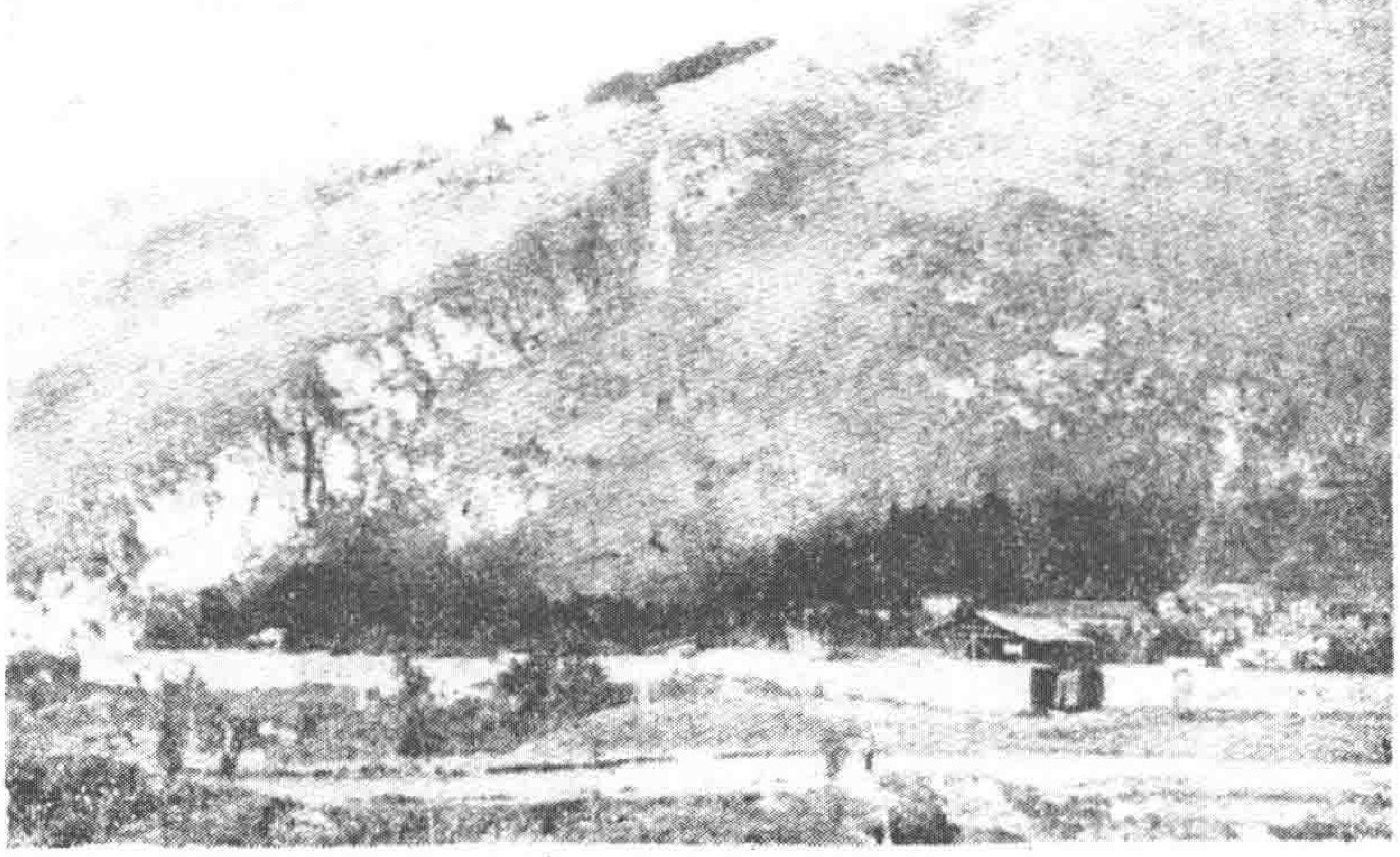
## 錫業公司

雲南有三大礦業組織，一是生產食鹽的一平浪滇西企業局，一是生產銅的滇北礦務局，另一個就是這個在滇南箇舊的雲南錫業公司，在規模上和成就上，也以這雲錫公司佔首位。

整個中國的錫，箇舊的產量佔百分之九十五，而雲錫公司所生產的錫又佔箇舊錫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這公司在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一日改組成立的時候，是接收雲南錫務公司（成立於清光緒年間，省商合辦），雲南鍊錫公司（成立於民國二十三年）和雲南錫礦局（成立於民國二十五年）三個單位，混而爲一，現在的股東有三個，就是雲南省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中國銀行，初成立資本五千萬元，省府佔百分之四十，資委會及中國銀行各百分之三十，民國三十四年增資至一億，三十五年增至十億。總公司在昆明，礦產管理處在箇舊，在箇舊。公司有礦洞兩處，一在馬拉格，另一在老廠，除此以外，還有選礦廠、鍊礦廠、機廠、鳥格煤礦，規模不小。

公司用新法採礦，用新法選礦和鍊錫；選礦廠雖建於民國二年，但以後逐漸擴充，今天已有洗砂床二十餘部，鋼球磨兩部，棍磨一部，所

用電力全由開遠水電廠供給，以前的一部英國蒸氣發電機躺在廠的一角，已經全身佈滿了灰塵。值得介紹的是公司自製的洗砂床的成功，以前所用的全是美國貨，戰時無法入口，公司用洋灰和生漆製造這兩種洗砂床，其中尤以生漆所製者最合用而經濟，床長十尺，寬四尺，放置的斜度約為十度，床可藉電力攪動，將含有錫砂的較重物質和較輕的泥土分離，洗好的礦砂，含錫量可到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些礦砂就可以鍊錫了。公司的鍊錫爐還是舊式的鼓風爐，寬六十五吋，長八十二吋，高十二尺，每天的「食」量是焦炭八噸半，烟煤半噸，礦砂十四噸，錫渣等十二噸，每天可產含錫量百分之九十九的純錫十噸以上，製成的錫，一律鑄成五十公斤重的錫磚，由昆明運到香港，仰光和上海，再行出口。



雲南錫業公司全景

錫業公司的總經理是繆雲台先生，但是箇舊方面的負責人是協理呂崟生先生，呂先生是北大學化學的，江蘇人，後來留法得科學博士學位，長於分析化學，處理事務極有條理，把一件事情分析得十分精透，對於公司歷年的生產情形，他報告說：「民國三十四年是八百噸，三十五年一千噸，三十六年可至少一千二百噸，但是公司的五年計劃完成後，最高年產量到五千噸是沒問題。」總工程師倪桐材先生是北洋大學礦冶系出身，較陳立夫先生低一班，對未來生產的趨勢，他說：「南洋英荷屬地的錫的生產一入常軌，則對我們大為不利，所以我們想盡了各種方法來增加生產並且減低成本，公司的工作，完全集中在這兩個目標上面。」

## 空中「飛兜」

世界第一大空中索道在阿根廷的吉利齊多（Chilecito），而中國最長的空中索道在箇舊。

這種索道也就是空中吊車，鐵纜掛着裝礦砂的車子，騰空往來於山頭之間，所以土人將它稱作「飛兜」。箇舊的空中索道於民國三年由德國波立公司設計承裝，最早在箇舊至老廠之間，老廠產礦砂漸少，而移改為箇舊到馬拉格之間，於民國十二年十月全線改裝工竣開始運礦砂，全長四公里，是雙線雙纜式，每個兜子可運礦砂約七百公斤。在馬拉格



雲錫公司洗礦廠

出產的礦砂完全用這「飛兜」運到箇舊洗滌後鍊錫。

這空中索道分成了上下兩段，上段長三千二百六十餘公尺，每小時運量十六噸，這一段由老陰山經過大窪塘，高度變化較大，下段長僅四．八十三公里，係由地面高爬老陰山，每小時運量十二噸，平均的坡度在七十一度以上，較上段的平均坡度九度要大得多了。

我們由箇舊到馬拉格是由空中索道去的，第一次坐在「飛兜」上感覺又新奇又恐懼，當懸在空中的時候，雖然心裏明白這種交通工具較飛機還安全，但是一望上面無極太空，下面河細如線，屋小如豆，左右高山，不免覺得人渺小得可怕，正有如飄在空中的一個小小螞蟻，隨時可以迷失在絕大的空間裏，廠裏有經驗的人告訴我們，如果害怕，可以閉上兩眼。半路上我緊閉了眼睛，這方法確奏效如神，使我有如坐在搖擺的安樂椅。待我們到了馬拉格，回頭遙望，那眞是可以使人肉成醬，骨成粉，但這時心裏也有一種「獲得了安全感」的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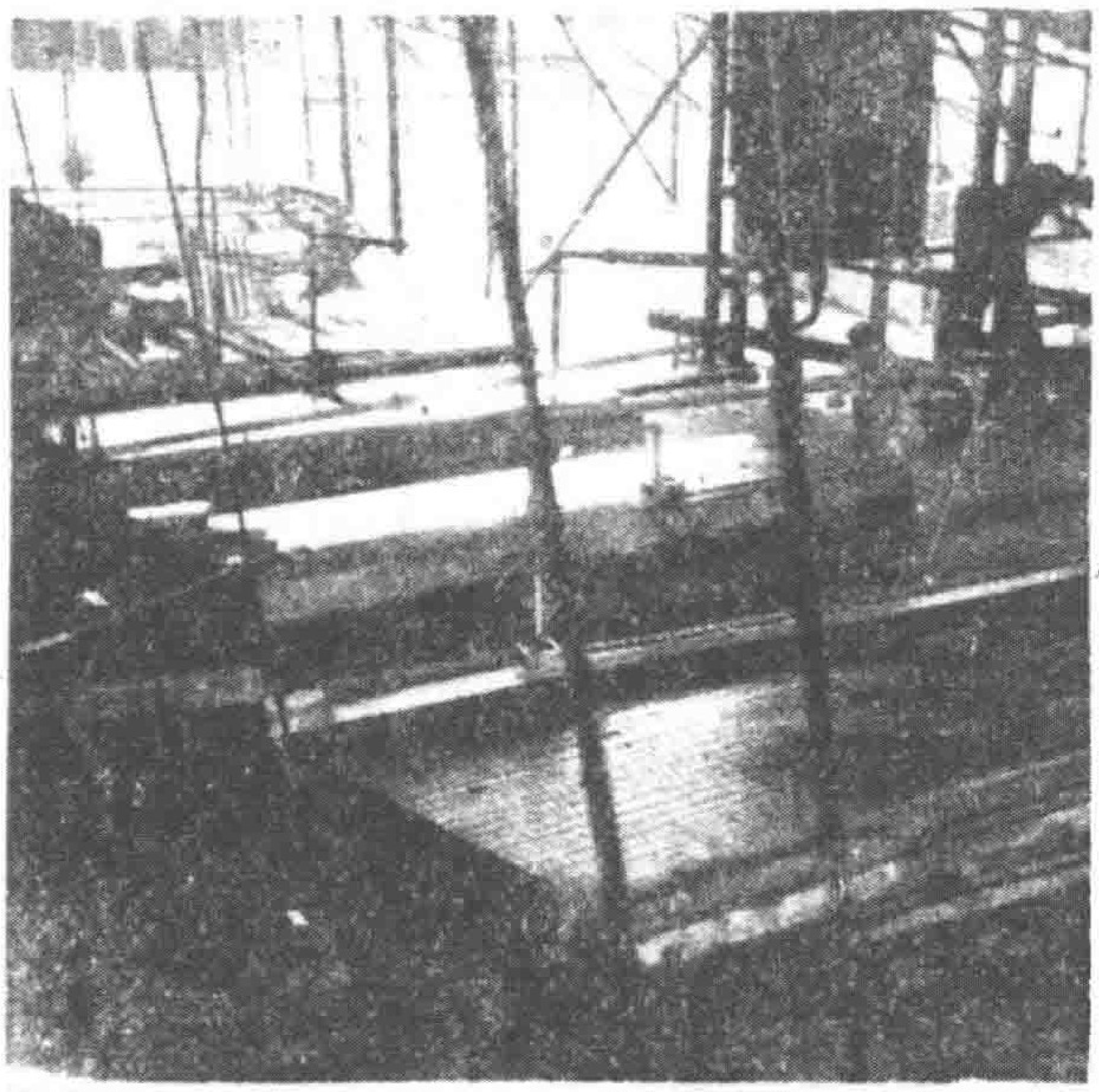
由箇舊到馬拉格騎馬要三小時，空中索道則不到半小時，我們上馬拉格用了二十五分鐘，後來才知道操縱人故意慢行，免得我們在空中難受。由馬拉格回到箇舊還是乘「飛兜」，但這一次都十分鎮定，可正巧正值下午山上風大，「飛兜」被吹得擺動甚劇。去時如乘飛機，回來時却像坐船了。

## 在馬拉格

馬拉格是箇舊縣境內幾個產錫區之一，錫業公司在新廠打有礦，另在尹家硐還有私人用土法採㙟（土人稱礦砂叫㙟）。我們由空中飛到馬拉格，錫業公司的總工程師倪桐材先生和公司新廠礦硐的礦長杜汝勳先生，工程師熊秉信先生陪我們參觀，杜礦長，浙江人，在新廠服務已三十年。熊工程師是雲大熊校長慶來之公子，清華礦冶系畢業，在美國西部礦區實習歸來未久。

馬拉格在縣城東約二十里，東距蒙自城三十餘里。清光緒初年，有花姓者曾在馬拉格開銅礦，光緒末年，始有劉姓在這裏採錫，宣統元年，錫務公司創立，先在老廠藍蛇硐開礦，不見成效，於民國九年移至馬拉格，所以錫業公司在馬拉格的礦洞雖叫新廠，但却是公司一個最老的礦洞，至今已經經營了二十七年。

公司的礦洞深達一千一百三十英尺，在深二百二十英尺處，及深五百四十呎處，七百二十呎處各有平坑，最近在一千一百二十五英尺處又打平坑一處，礦砂由工作面運到大巷係用人背，裝上軌道礦車，推至直井，即由絞車運到地上面。新廠每天產礦砂約六十噸，這些礦砂完全由空中索道運到箇舊去洗選和鍊錫，其中有少數鉾礦和銅礦，錫業公司方面並不注意新廠的直接生產，而把六百工人中的一半以上的人數用在選找新礦脈的工作。



•洗礦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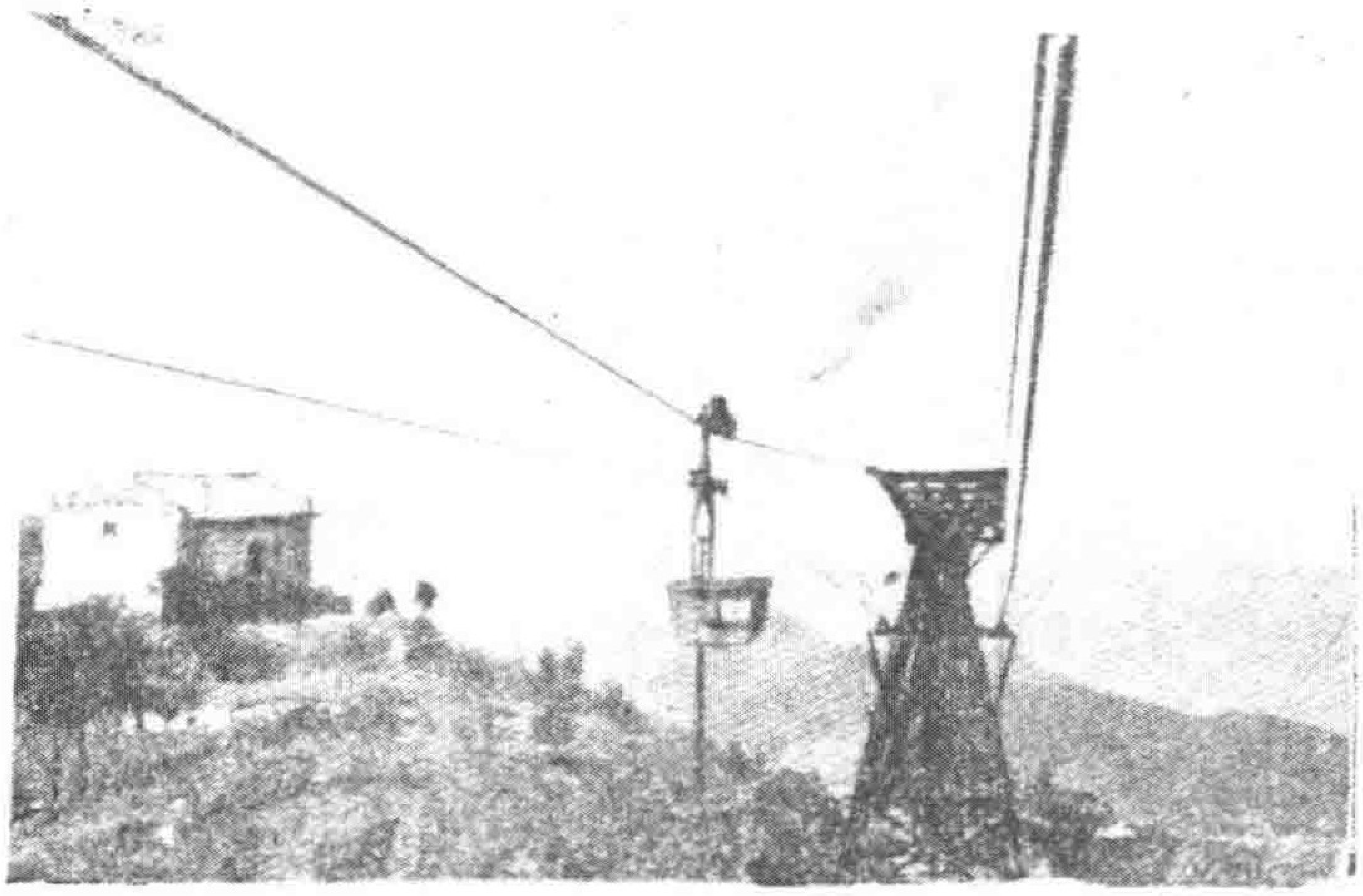
•已鍊鑄成功之錫磚每條計重五十公斤•

馬拉格礦區，除了錫業公司的新廠，在照壁山，白沙冲一帶有土洞，丁文江先生在民國三年曾到這一帶考察過，但是他當年所繪的地圖，有兩處小山，經過了連年的冲塃（土法洗礦砂之一法，利用雨水冲塃），小山不見，竟變成了深可數丈的山谷，丁先生亦早已作古，物人多變，令人感嘆！

馬拉格礦區產礦近年較少，錫業公司的產錫主力，不在馬拉格新廠，而在老廠，於是，公司方面約我們次日作老廠之游。

## 老廠盤桓

老廠地名，在箇舊縣南約二十餘里，由縣城前往只有寬一公尺之山路一條；山路用圓石舖成，極崎嶇不平，在山叢中盤來繞去，雖號稱僅二十里，但實際行程至少在二十五里以上。一路頭石挺出，由於歷年雨水的冲洗和騾馬的殘踏，石頭與石頭之間，成了小小的深溝。還有人說：這深溝的來源是這樣的：當年這條路上，運硫的騾馬川流不息，硫用蔴袋裝載，所以一路免不了流出，於是一般窮苦人家，便用掃把把石縫間的流硫收掃而去，多年的打掃，石頭還是石頭，但是石頭間的小縫，却愈掃愈深，成了小溝。



中國最長之空中索道長達四公里半

一路，嚮導人告訴我有兩家廠家曾在這個山脚下決鬥雙雙死亡，那邊的一個深洞不曉得被丢進去了多少被謀殺的老板和夥計，像如數家珍，他背出了一串的故事。這一帶的礦山，使多少挖着了「旺洞」的人發財，也使那些傾家蕩產而始終打了洞見不着塃的人，一敗塗地，二十多里山路，不覺寂寞，到了秧草塘，晚宿塘旁山上的木屋裏，深夜雷雨大作，其聲震耳欲聾，聞之萬分恐怖。土人說晚上山上有狼，也許雷雨聲掩住了狼叫，次晨雲散雨收，我們決定下洞參觀。公司的倪總工程師和老廠洞的吳礦長陪往，在箇舊，我們旅行於地面，空中和地下。

老廠的礦洞並不老，反比新廠的礦洞新得多。正式開採不過六年。我們在辦公室換上了工作服，戴上了帽子，穿了膠靴，六個人一組，乘了吊車下洞了。洞深二百零五公尺，裏面另有天地，主巷兩條，分出無數小支，奔向礦脈，由礦工採硫，約七百多工人，不分晝夜，分成三班在裏面挖硫，運硫，鑿洞，炸洞。主巷有輕便鐵軌，車由特別訓練的騾馬拉着，不但節省人力而且比人的力量大得多。這些騾馬是專門訓練好在黑洞中工作的，被送到洞井裏來，便永遠不得出去，一直到死，因為牠們一見陽光，便野性復發。洞井裏面的平巷約有兩公里長，主巷有電燈照明，礦工們則每人拿一盞電石燈以利工作。我們在洞裏面東拐西繞，走了許多路，錫業公司正不斷的向洞的南方開洞，壓力風鑽在鑽着石頭，火藥味向鼻子裏冲。倪總工程師說：這個洞很有前途，將來每天產塃一千噸是不成問題的。

在另外一個平巷，一個深約一百公尺的新洞正在動工，我們由門口往下望去，兩個人在鑿石頭，這工作是十分艱苦的。洞裏面太深的地方空氣不够，易使人疲倦。我們在裏面呆了約近三個小時，就有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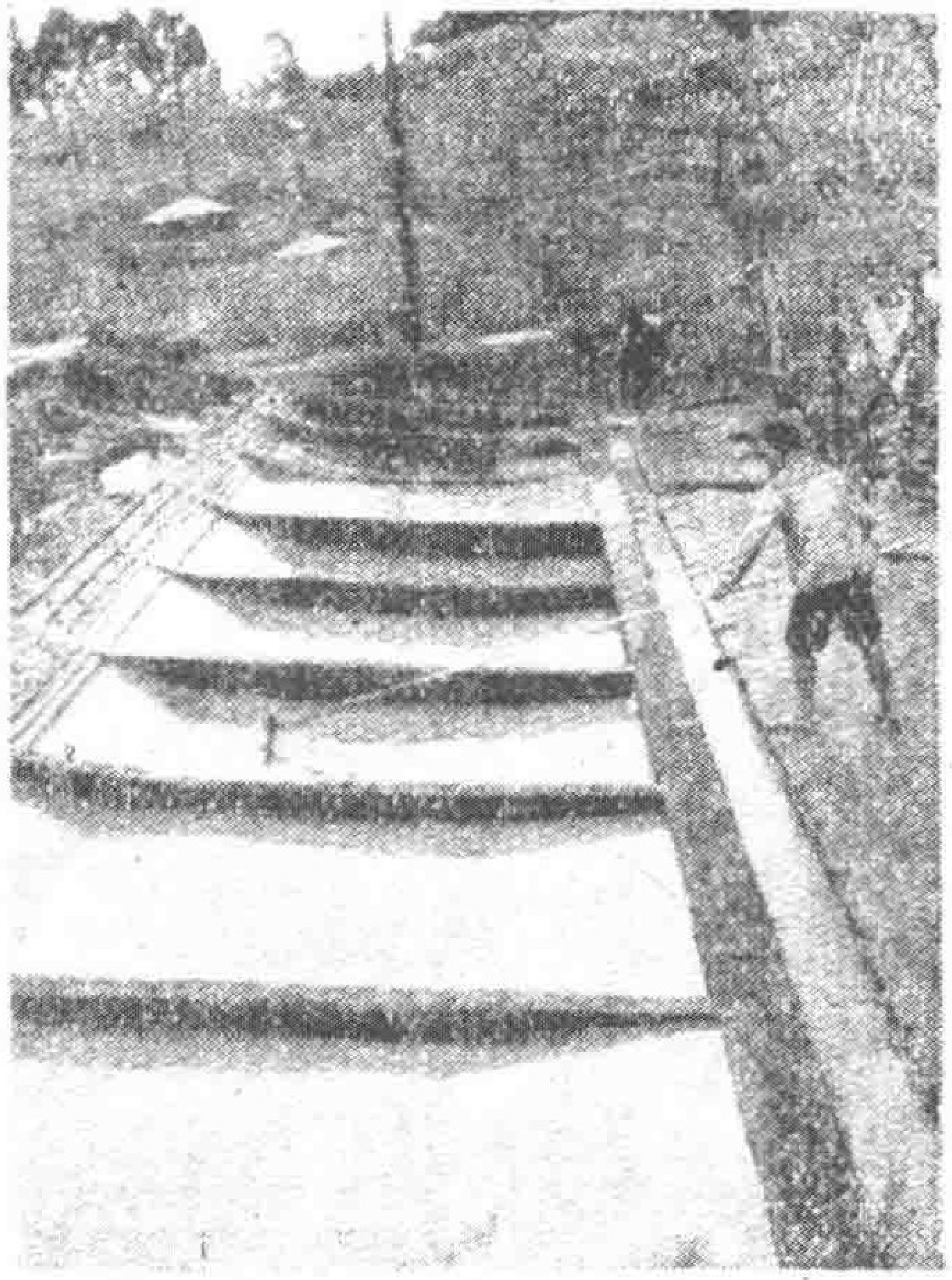
小沙丁

難受了，心頭氣悶，頭部發暈，可是礦工們要在這裏賣力流汗，每天八個鐘頭。

洞裏面的工作者是嚴肅的也够十分寂寞，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聊天開心，洞裏面沒有嘈雜的人聲，礦工也是最沉默的。洞裏只聽見擊礦的聲音，發電機聲和運礦砂的馬車轟隆轟隆的響。

這裏的礦工，在以前有很多山東大漢和燕趙壯士，勝利後不少人復員，所以現在的工人多是雲南人，其中，有的來自建水，有的來自石屛，甚至宣威。工人們的生活單調，礦山上連人烟都很少，何况娛樂，所以他們唯一的消遣便是賭博，這是所有箇舊礦工一致愛好的消遣。

化了三小時的時間，沒有走遍整個洞裏面的天地，當我們乘吊車重升到地面，第一次覺得陽光和空氣可愛無比。



土法洗礦

這老廠是雲錫公司的主力所在，公司有百分之六十的生產要靠它，現在每天生產礦砂在一百噸以上，但是老廠的洗砂設備較差，所以砂雖多，而洗得少，公司已準備在箇舊與老廠之間，架一空中索道，將所有老廠產礦，運到箇舊洗選與鍊，老廠是中國錫業生產中心箇舊的最大的一個新式礦洞，只要政府願意，這地方的開發是無限量的。

## 過黃茅山

由老廠背後向南行，在山上繞行約一小時餘，即至黃茅山。黃茅山爲私人礦洞的集中地之一，有一小小平壩，其上火房林立（礦工們住的地方），還有一條小街，賣些香煙土貨，很是冷落，還有的舖家，連房子都倒坍了，看樣子好像已經很久了，賣雜貨的老頭兒嘆息着今不如昔，還企願着就來的好景，有的不少廠家們正在壩子上砌火房，整理水池迎接雨季的雨水，氣象是活潑了，前不久昆明的銀行團准以二十五億作錫貸來救濟私人廠家，這件事對私人廠家們是有很大關係的。

黃茅山這裏，集聚了不少的廠家們在這裏挖塃，他們都僱有砂丁（挖塃的小娃娃），數目由十數個到千餘個不等，最小的廠家有僱到不到十個的也有。在黃茅山，一個洞裏有三十多個廠家在裏面挖塃是常有的事，這些私人廠家完全用土法挖塃，土法洗塃，每天產量有限。挖塃完全用人力，洗塃也完全靠人力，用特製的木板，向堆積好的塃上面不斷的撩水，重的錫砂留在斜的洗槽上面，泥土流了下來。

挖塃，洗塃都離不開木頭和水，木頭用作礦洞中的欀木（洞內的支柱，土稱欀木）和燃料，水是洗砂不可缺少的東西，可是黃茅山，和其他礦山一樣，山上已經禿濯濯不剩一木一樹，附近既無湖沼又無河流，所以廠家們要到蒙自去買欀木，要挖池塘蓄雨季的雨水，可是運輸不易，欀木太貴，池水又往往不够用，這種種不利於生產的條件，都是箇舊和廠發展的致命傷。要補救這缺點，非打破私廠「各自爲政」短視的政策不可，只有合作起來，才能克服目前的危機。在二十世紀的科學時代，仍用三百年前古老的生產方法和守舊的生產制度，其失敗是必然的。箇舊的廠家們也不乏明智之士，他們也都認爲聚集資本人力，來組織公司用新法開採是對的，非常對的，只是合作的問題太多。

箇舊礦的情况，已漸入佳境，如果問起來黃茅山會不會恢復二十年前的盛况？那恐怕這回答是否定的，因爲時代變了。

由黃茅山回到箇舊縣城，路上遇見一陣暴雨，但幾分鐘後馬上天晴，陽光混合着雨後清新微潤的空氣，灑遍山野，使辛苦的旅客，得到旅行的愉快。

## 砂丁的生活

在馬拉格和黃茅山，我們都看到了砂丁，他們的年齡都在十二三歲左右，雖也有十七八歲的砂丁，但是由於營養不良和過度的工作阻礙了發育，仍不過是十二三歲的個子，他們多來自箇舊附近各縣，這種僱用等於一半賣身，由廠老板給砂丁家裏些安家費，便領到山上挖塃背塃了。衣食住完全由廠家供給，穿的是一身白蔴的衣褲，住的是火房的稻草舖，由老板每天供給兩頓紅米「老媽媽湯」。這「老媽媽湯」是箇舊幾百年來，全部砂丁一致的食物，將大豆磨碎，連渣滓一起煮成豆漿狀的湯來下紅米飯，山上沒有白菜蘿蔔，只煮點野菜拌在「老媽媽湯」裏，

不吃鹽巴，沒有油類，所有箇舊的砂丁都吃這種東西，據說只有吃老媽媽湯和紅米飯才能在洞裏面工作，否則容易生病而且兩眼會瞎，這或是糙米和大豆含有維他命的關係。這種衣食住使他們的健康惡劣到了極點，傳染病流行時毫無醫藥。發育不良，營養不良使他們面如菜色，瘦弱不堪，一個活潑潑的鄉童，這樣生活下去，最多五六年便夭折了。至於最苦的，到不僅是衣食住，而是他們的工作。

他們在洞裏面工作，這些土法打的洞，高不過四尺左右，進去的時候要低頭灣腰。洞的深度多以步計算，有達三千步的，有四千多步的，還有更深的，可是這黑洞裏的一步，不比我們在地面上走路，他們在黑洞裏要爬上爬下，那不是在走路，確實是一步一步的爬，而且洞裏空氣不足，十分潮濕，出來的時候要背着五六十斤重的礦砂，那眞是件最苦最費力的事，以致許多砂丁每天用一整天的功夫，只背出一口袋璘。

要道出砂丁們的苦痛，這些土法打的洞確是該咀咒的惡物。爲什麼廠家們要用這些小砂丁？因爲祇有他們弱小的體軀才能鑽到洞裏面去，有的廠家爲了省錢，把洞口打得像臉盆口那麼大，兩個砂丁相遇，便只好先扭作一團，然後才互相讓開了「路」。洞裏面沒有通風設備，窒死和暈去在以前是司空見慣的事，一個砂丁告訴我，他們從前挖璘，身上要結一根繩子，另一端留在洞口，在洞口的繩子不動了，就表示砂丁窒息或是暈倒，便由洞口看守的人用繩子把人拖出來，我還親眼看到兩個砂丁，在礦洞裏工作了八個多小時，背出來一口袋璘，但是到了洞口便疲乏得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樣，過了一刻多鐘才漸漸醒了過來。

土洞都是曲折而且高低不一，因爲它要追隨着礦脈前進，爲了一口袋璘，往來一萬多步是常有的事。（這已經是十多里路了！）流着汗，喘着氣，一個活潑的兒童漸漸變成了無言的畜牲，由他弱小的身體裏，支出過度的勞力。工作過勞使他們心臟受損，更可怕是「砂肺病Silicois」的襲來，他們在空氣不足的洞裏面工作，氣喘着，便吸進了大量礦砂微粒到了肺部，日子久了，當細砂佈滿了整個肺部的時候，他便停止了呼吸，結束了他悲慘的一生。這種病到今天還是個絕症　最新的醫學科學方法都不能挽救。還有慘的事是坍洞，在過去，坍洞是常有的事，砂丁活生生的悶死在黑洞裏，沒有人聽得到他們的哭號和狂叫。

砂丁們的生活太單調而寂寞，每天是同樣的衣服，同樣的食物，同樣的工作和工作地點，這生活和他們死去的同伴們完全一樣。

## 小火車和燕子硐

箇舊的地方人士於五月二日作游此滇南名勝燕子硐之舉，我們在箇舊參觀五日，也於是日返昆，也被邀順便一游，燕子硐在開遠縣境，由箇舊前往須乘箇碧石火車經鷄街到馬王莊下車，再步行約五里即到。

這一次，我們第一回乘小火車。箇碧石鐵路軌距僅六公寸，車箱較京滬者小一半有奇，兩人對面而坐，中間行人須摩膝擦腿方可通過。我們於早晨十時乘專車動身，下午二時許即至馬王莊，不能說行車不快，路基車箱都較簡陋，車子於走動的時候，動搖甚劇，路局現有機車不到十部，均美國費拉台兒費亞廠，二十多年前出品，機車較人略高，長不逾丈，玲瓏小巧，但汽笛聲却十分響亮，尤以至萬山中行車時，笛聲可謂「繞山三日」。路局每天有班車開行，多是客貨混合。最近路局銳意經營，改善之處不少，在不久以前，小火車「跳槽」是很普通的事，好在車小而輕，死傷損失都不大，這「跳槽」在雨季時是最常見的事情。機車因爲太舊，馬力不够，速度自然大減，有人用故事來形容箇碧石火車之慢，說是有個賣鴨子的由碧色寨搭車赴箇舊，中途車壞，人鴨一齊被迫下車，賣鴨人只好趕鴨走路，半路上遇到趕來的火車，人和鴨子便與火車「競走」，但是先到箇舊的到還是趕鴨子的人和他的鴨子。這雖然是個笑話，但足以說小火車走得慢，確是實情。

中午抵鷄街，適滇越鐵路滇段管理處處長林鳳歧先生等亦由碧色寨到此。林處長前往建水，另有數人則加入我們大隊人馬，往游燕子硐。

燕子硐處於山野，左右無食宿之處，來此者多自攜所餌或自攜菜蔬炊具，宿於洞中一寺廟之內。我們由箇碧石鐵路局備就食物及草舖，並有衛兵隨行，故食宿安全均無虞。

燕子硐爲滇南名勝，硐高可十餘丈，南盤江由硐穿流而過，水愈入硐，其流愈急，故迄今無人知硐究多深，硐爲石灰岩石，兩邊遍懸石鐘乳，硐口掛有匾額無數，多爲求神拜佛語句。初游者無不驚異，這些匾額如何能掛於高十丈餘之硐口，原來專有一些靠掛匾吃飯的人們，專門作這些冒險的事情以求生活，攀登硐口時，多爲二人，互繫蔴繩，但仍不時有跌下亡命者，冒險一次，代價不過二萬元而已。

燕子硐最出色的還是燕子，數以萬計的燕子，秋天飛往安南，春天回來，每天由硐裏飛來飛去，有如夏天廚房中的蒼蠅，無法統計，確是洋洋大觀，在燕子硐，住了一夜，次晨即爲燕子的叫聲驚醒。

五月三日返回開遠，四日晨乘車離開遠，一路酷熱，十小時旅途，幸有旅伴十餘，亦不寂寞，下午五時半返抵昆明，八日行脚，遂告結束。

# 南方人欣賞天津

飄萍

在晨光熹微中，烏……烏……烏……汽笛狂鳴了一陣，招商局江泰輪在動了，把二千餘旅客開始從十六舖金利元碼頭起運，目的地是塘沽。

先一天傍晚，我們便已上船了。因為買票買得太遲了，頭等房艙和大菜間都被人捷足先登了，我們祇買到三等統艙舖位兩個；舖位又仄又小，除了大小五口外，還有四隻大皮箱一隻網籃都得放在舖上，試問能好好兒安身睡覺嗎？一打聽，最快要三日三夜纔能到塘沽，這分明是一個苦難之境擺好在面前要我們忍受的了。

烏……烏……烏……起碇的信號把我們的惺忪倦眼勉强睜開，舟行岸移，向艙口一望，只見滙豐銀行門前的兩頭雄獅，江海關頂上的一口大鐘，沙遜大廈的三角金頂，外灘公園裏的一片綠茵，緩緩地繼續地從船頭迎來，又緩緩地繼續地向船尾隱去，同時，江心裏隨波逐浪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船艇使人看了目迷，其中令人怖畏，替它揑一把汗的要算那一擺一擺的瓜皮渡艇了，船是那麼小，人是那麼多，浪花不斷地撲進船頭，整船的人卻都鎮靜得像沒甚事，划船的大姑娘更從容不迫地運用其槳，一上一下，大搖大擺，很快地駛向浦東彼岸去了。

## 海闊天空鳶飛魚躍

內人和三個小孩兒看了一會又打磕睡去了。我索性一骨落兒跳下床，拖了拖鞋，一溜烟的跑上甲板，在大烟囱旁躺着。看兩岸漸漸遠了，淡了，船也寥寥數得清了。停一會，岸的影子都不見了，船也不見了，船也只剩自己的一條了，四面望望，水連天，天連水，眞所謂「浩浩蕩蕩渾無際涯」，妙的是一輪旭日，斜掛在蔚藍色的天邊，三五白雁不知從那個海角飛來，緊緊地跟着船徘徊，點綴得面前的一幅大自然畫更美麗動人，使我頓時脫然遺忘了一切煩惱一切痛苦。一剎那間，一個孤鹽悠悠地與眞善美大自然神合而為一，好像天即是我，我即是天；海即是我，我即是海；白雁即是我，我即是白雁，紅日即是我，我即是紅日。

嗚……嗚……嗚……在日麗中天的一個中午，江泰輪已安安穩穩在渤海之中的一個海角拋下了錨。屈指一計，自上海十六舖起碇到此時此地已足足航行了三日三夜又半日了。登輪時惶恐着食宿之苦不知將怎樣難受，豈知一路風平浪靜，海景宜人，白天有溫煦的太陽伴着我們在甲板上閑眺，晚上有皎潔的月亮伴着我們在蝸居裏打盹，更逗人的要算一羣羣海鷗了，它們為了求食，緊緊跟着我們由東海而至黃海由黃海而至渤海，一會兒翺翔於大烟囱的四周，一會兒蹲在水面上，隨波逐浪的浮盪着，它們眞可謂碧海茫茫中唯一美妙的點綴。在上下天光一碧萬里之中，我們陶醉在美麗的大自然中我——至少是我，不但不以航旅為苦，反以海游為樂，樂什麼？樂坦蕩蕩海闊天空，樂活潑潑魚躍鳶飛。

烏……烏……烏……拋錨的信號告訴我們船已進了渤海灣的深處距塘沽只有二三浬路程了。據說，原來可以直駛塘沽海河的，因為江泰輪一向是航行長江的，這番從上海到塘沽還是它的處女航，因此，非待領港船來引導不敢陌陌生生地冒着可能觸礁的險開進去。

## 美麗海港匆匆瞥眼

幾個水手高聲嚷道：「領港船來了！領港船來了！」

嗚……嗚……嗚……汽笛又狂鳴了一陣之後，江泰輪於是掉轉身子跟着那領港船駛向陸地去了。

我們便馬上回到艙裏收拾行李，準備上岸；行李還沒有完全收拾好，嗚……嗚……嗚……汽笛又狂鳴了。向窗外一看，唔！景象大異了！在桅檣櫛比中，隱隱地閃出紅瓦綠樹，蜿蜒的北寧列車像一條蛇在林中游過去。

「到了！塘沽到了！」幾個水手又大聲嚷着。在每一個旅客的臉上都添上了一絲笑紋。「船到岸，不要亂」的老話遏不住旅客們躁急的情緒，尤其是悶在四等艙裏的人無不爭先恐後的蠭擁而上；內人及三小孩在我警告之下都按着行李不動，直等跳板上人稀了，我纔喚兩個臂上纏有招商局伕役番號的脚夫

## 從「海上大」去看「海上小」

上船來搬行李，居然很安詳地上了岸，從容地坐上了人力車，一直拉到火車站，一行人物便在候車室裏安頓着。因為站上有人幫忙，很順利地上了車，在夕陽無限好中目送着碧流青汀與紅樓綠樹交織成的美麗海港。


渤海大樓之雄姿

## 天津不愧為小上海

「天津」兩字，是明成祖渡此而錫的嘉名；望文生義，大概是「天」關要「津」的意思。由是寂寞之濱，始成要衛，後來由衛而升為縣，更由縣而升為府，北伐成功之後，復由府而改為市。就形勢言，適當九河（白、渾、淶、昌、唐、潴、滹、滏、衛）之尾閭，扼六路（平漢、平綏、正太、北寧、津浦、膠濟）之中心，外通海洋，為東九省、冀、豫、熱、察、綏、晉、陝、甘、新疆、青海等地的物產集散地；僅就這一點來看，已配稱「小上海」而有餘，何況據最近內政部發表的人口統計比較，天津人口之稠度，已超過大上海而榮居全國的首位。

天津東連海岱，北毗關塞，在國防上更與上海同樣有其重要性，不過一在中國沿海的北部，一在中國沿海的中部罷了。所以，崇禎十二年間，便建築砲臺七座於大沽口，撥兵晝夜防守；慨自八國聯軍之役，砲臺拆毀，於是門戶大開，光落落只成了個商賈輻輳之地；更痛心的，英、美、法、德、日、俄、奧、意、比相繼佔領租界，把「天關要津」作為他們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一座堡壘。可是，物極必反，天道好還，到如今，也同大上海一樣，珠還台浦，金甌無闕，落得便宜的依然是黃帝子孫。

到天津後，友人劉君以天津人的身份一定要我同鄭君到他家裏去吃飯，算是盡他地主之誼。三輛人力車拉到郭莊大街一六五號門口停下，門楣軒昂，顯然是這裏的世家大戶，走進門，跨過一片廣大的院子，由劉君殷勤招待到內室，室中坐下喝茶，室內佈置得挺雅潔，劉老太太、劉太太、劉君的哥哥、劉君的姊姊都殷勤招待，異常熱絡，害得我與鄭君怪不好意思，鄭君自有去處，喝了一杯茶便先告辭了，我卻人地生疏，只得老實不客氣的坐下桌子叨擾，一大盆臘肉一大盆醉蟹和蛤蜊下酒，酒三行，又來四大盤菜一大碗湯，這都是劉君的哥哥一手做的天津上肴，任何一等天津名館裏是吃不到的。既醉且飽之後，劉先生殷勤地陪着我去找旅館，先衝進裕中飯店富麗裔皇，太貴族化了，一間小小的房間每天需四萬元，於是掉頭不顧，一跑出來，蹓躂到濱江道的德泰飯店，這裏交通既便利，房金亦較廉，居然也有衛生設備。

翌日上午，先到泰安道開灤礦務總局去探訪至親李處長。開灤總局的大樓據說已蓋了有二三十年之久了，但外表的崔巍，內容的堂皇，只覺得美輪美奐，一些也不見有什麼老態，這足徵該局先天既厚，後天也維持得很好。開灤事畢，跑到中正路中央銀行去訪由平同來的鄭先生的哥哥，目的在探詢鄭先生是否就擱在銀行裏，不料纔走進大門，便劈面碰見鄭先生，他告訴我借宿在這裏怎樣舒服怎樣便當，跟他上樓兜了一個圈子，建築也相當好，聽說原來是德國人開的××銀行，抗戰勝利後沒收下來的。噹……噹……噹……噹……上午下班了，鄭先生的哥哥從經理室裏挾着公事包出來，殷勤地來寒暄着，還堅邀我陪着他們昆仲一同去吃飯。我起初以為就在銀行裏吃便飯，豈知他直向大門外走，走……走……走……拐灣兒，走進濱江道上的北安利，這是天津有名的廣東館，酒菜都很好，只是醉飽得有些難以為情。飯後，兩位鄭先生各自公幹去了，我也要緊想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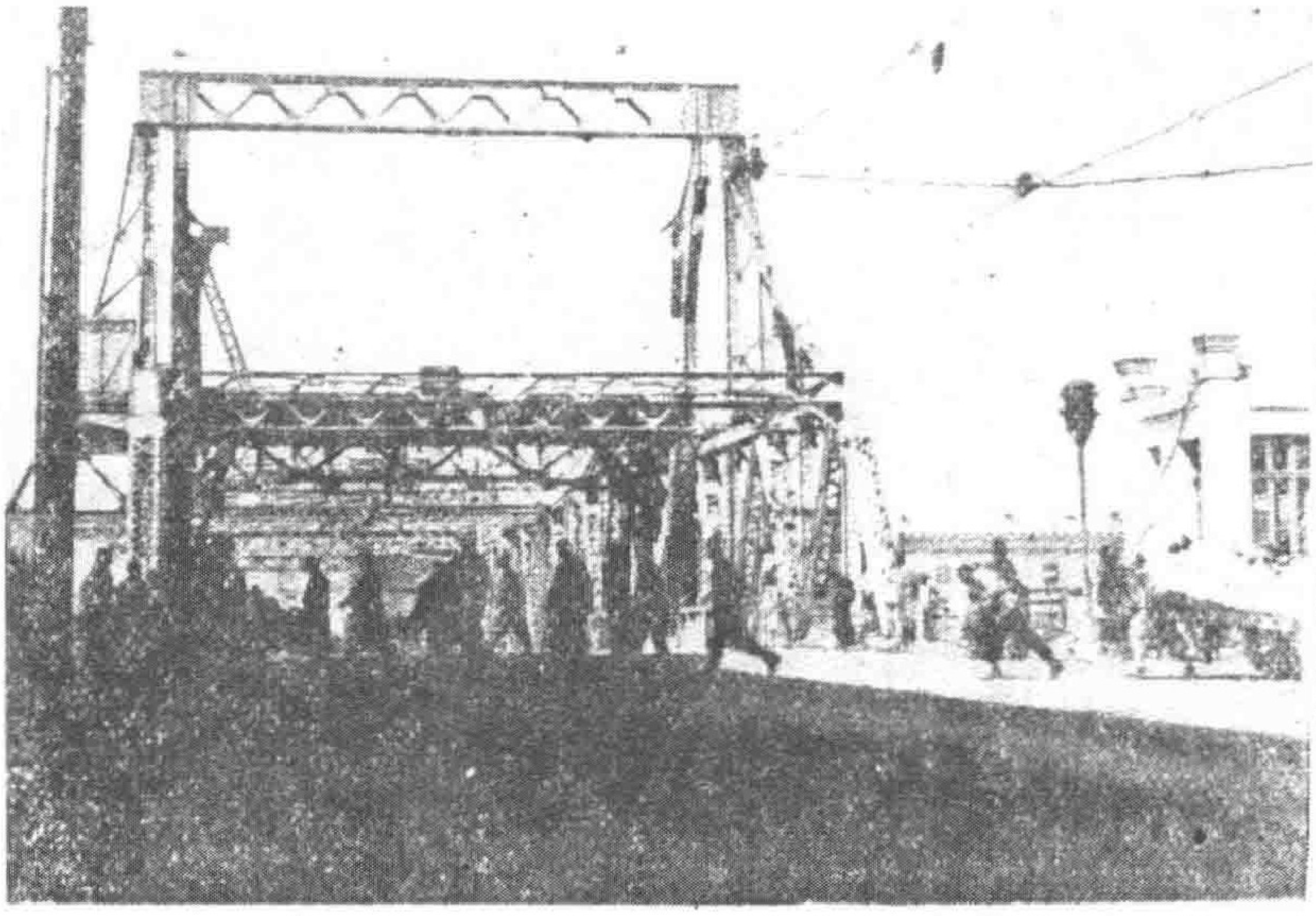
五八—一二四

來公事在今日的下午半天和明日的一整大中趕完，因為後天是星期日，利用例假日在這裏逛上一天，下星期一便要回北平復命去了。

為了行文的便利，不想再按日按時的平舖直敍下去。我將改變筆調，來作天津的鳥瞰。

## 萬國橋氣象堂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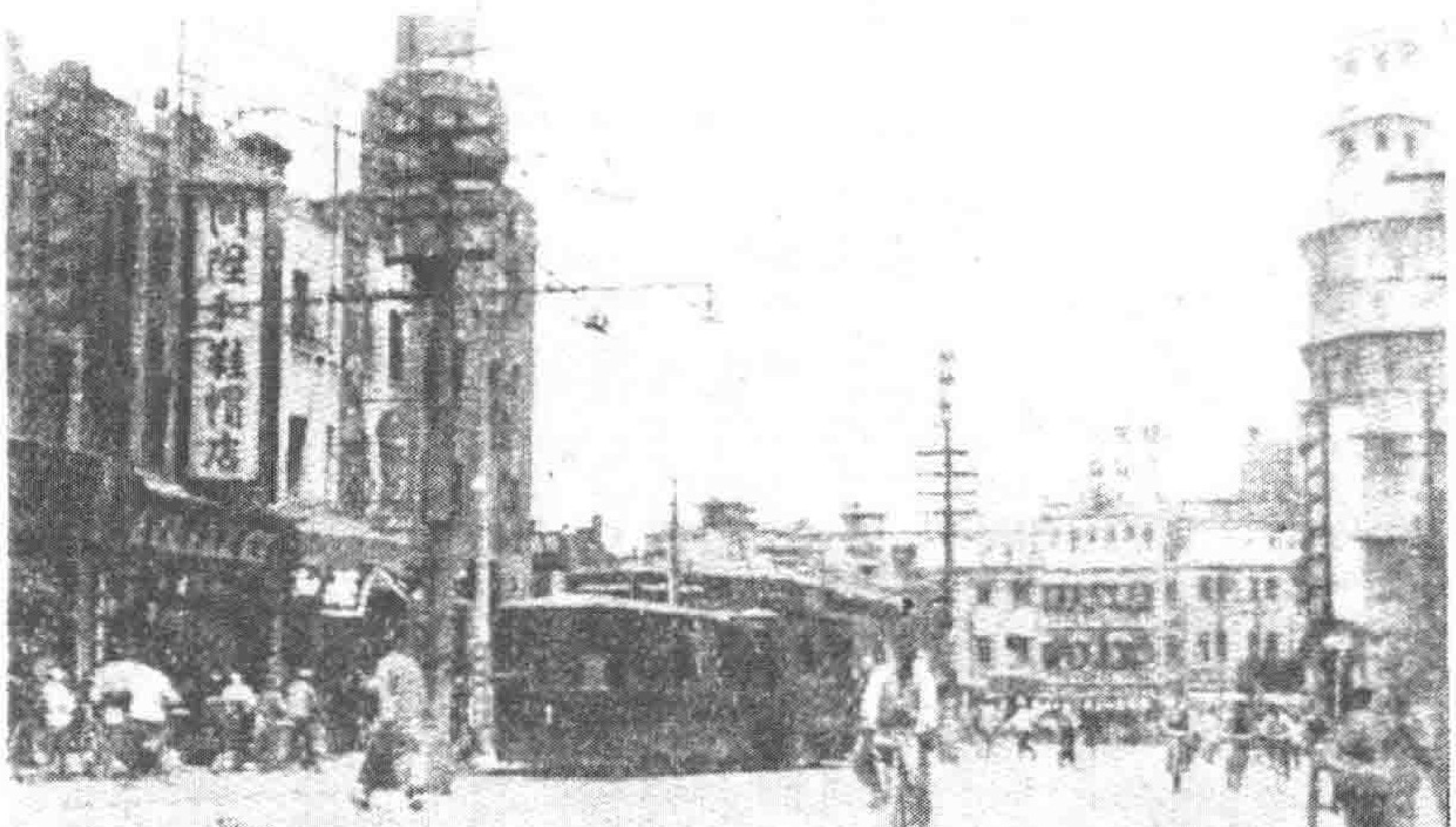
為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跑中央銀行，跑開灤大廈（不是總局是高級職員的寓所），天津大小銀行薈萃的中正路居然跑得很熟了。路雖沒有大上海的黃浦灘闊，然而其直如矢，其平如坻，柏油路之好眞不比黃浦灘路（現名中山路）差，一路高樓大廈，連雲櫛比，氣勢也堪與黃浦灘路相伯仲。路的北端，海河蜿蜒流着，很像蘇州河的橫在黃浦灘路北端一樣，更妙的是架在海河上的萬國橋（現在改名中正橋）其格局和結構大體與外白渡橋相彷彿，當我兩度行經這天津第一大橋時，使我格外感到天津稱「小上海」的確當。距中正路西首不遠的那條維斯福路繁盛的程度，路形的曲折也沾像大上海的愛多亞路（現名中正東路）。以前天津各租界的路大都稱一路二路三路……現在都冠以人名或地方名稱了，這一點又彷彿大上海的景象了，不過天津舊租界區裏的所謂「路」都是南北行進的，所謂「道」都是東西行進的，這卻是「小上海」的特點而非「大上海」之所有。不過，嚴格地說，天津的所謂「路」，沒有幾條是道地南北向的，所謂「道」，也沒有幾條是道地東西向的，市區地形之參差不整齊便也可想而知了，這一點當然不及「大上海」，更休想在北平人前誇口了。可是，在天津，道與路之外，還有街、胡同、里、巷等名稱，這卻又可並傲於上海人與北京人之前了。



•中正路端之中正橋（即萬國橋）•

## 比北平繁榮得多了

天津的電車也有幾種特點為上海所沒有的：（一）車身大體是木製的，做得很結實。（二）拖車很少見，並且壓根兒沒有頭三等之別。（三）車頭頂上的牌子不但寫明最初的出發站名和最後的終止站名，並且還把經過的大站寫在中間。（四）更特別的是各路車身上都分別漆有顏色不同的顯明標識，凡在天津住上些日子的人，祇要遠遠望見顏色，便能很快地辨明是那一條路綫的電車。現在天津全市共有黃牌、藍牌、紅牌、白牌、綠牌、花牌六種，這辦法恐怕只能行之於路綫僅有六條的「小上海」而很難仿行之於路綫多至一二十條的「大上海」罷？



•東馬路上情景•

因爲要逛中原公司——天津最大的百貨公司，無意中走過久大精鹽公司，又走過大公報館與益世報館，——這是「小上海」的「申報館」與「新聞報館」，又走過盛錫福帽莊——這是「小上海」的「馬敦和」，又拐進天祥與勸業兩商場去兜了個圈子，各種牌號的舖子密層層與蜂窠差不多，顧客肩摩踵接於縱橫狹弄之中，好熱鬧哪！好景氣哪！樓宇的偉大，內容的殷實，若把東安市場、東單市場、西單市場搬來這裏比較比較，當然要像小巫之見大巫了。其實，不但市場是這樣，任何性質的店舖，天津都比北平神氣些，尤其是公司與銀行的場面，北平更相形見絀；的確，在政治立場上，北平是北方的老大哥，但在工商地位上，北平又得叫天津爲「老大哥」了。跑到中原公司兜了個圈子，儼然置身於上海大新公司的某一角落，這景象在北平是找不到的，這又是天津之堪稱「小上海」的一點。

## 『泥人張』和『琵琶張』

因爲要到鼓樓去，天津廟宇的鼻祖——天后宮便得順便往瞻；據說每年夏曆元旦，全市娼妓盡來祝禱，粉紅黛綠，滿院光輝，天后娘娘看了該是何等歡喜。我在宮裏巡禮了一周，什麼都視若無睹，只是天后堂上的一副對聯卻映在眼底不忘——「縹緲三山，回望白雲生翠巘；滂洋萬里，但見碧海靡青銅。」又順便拐進估衣街同陞泥人畫莊去欣賞中外馳名的「泥人張」的遺作。全中國泥人有兩大產地：一是江南的無錫——也就是名不副實的「小上海」，一是河北的天津——也就是名副其實的「小上海」。無錫的泥人名滿大江南北，天津的泥人簡直譽遍全球了。所以我從小便耳聞天津泥人的怎樣好怎樣妙，但是目睹的總是些無錫爛泥阿福。爛泥阿福看了一二十年委實看得厭了，今番機會太好了，眞像美麗的姑娘在面前閃過，豈可不一把抓住，於是天津泥人大王張明山的老店居然給我踏進去了，還居然看到巴拿馬萬國博覽會贈給「泥人張」的一張榮譽獎狀高高地掛在壁上玻璃框中，也算是中國藝術之光，更是天津人所樂道不倦的，可是「泥人張」的遺作並沒有見到一件，櫥窗裏透出十幾種作品據說都是他孫少爺的玩意兒，看中間一個麻姑仙子，衣袖裙帶，恍若臨風飛舞，哈！哈！泥王之孫眞可謂克紹箕裘了！其餘所塑的亦無不栩栩如生，傳神欲活。惟索價太昂，只得在此看看，還無游資把他帶幾個回去。況且東西雖好，究竟不是張明山自己的作品；若是他老人家今日還在人世的話，那麼不管代價要十萬乃至百萬，我一定不惜花紙兒去請他替我塑一個像，據說他老人家能揑着一把爛泥在手中，把手縮在袖口裏，一邊對客談笑，一邊依貌揑塑，談笑未畢，客像已在袖口裏托了出來，並且微妙微肖，纖芥逼眞，這纔震驚了天津許多外國人，使他們欽佩得五體投地，慫恿着他老人家參與巴拿馬博覽會，於是「泥人張」的大名便普聞全地球了。

因爲踏進了「泥人張」的老店，便聽到「泥人張」的絕技；又因爲聽到「泥人張」的絕技，便隨着聽到「琵琶張」和「××張」的鼎足佳話，據說「琵琶張」不是別人，就是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的尊翁。天津的藝人還多着哩，就我所知道的，有一位是伶界大王，你道是誰？不是別人，就是那位老鄉親孫菊仙哪。

## 瞻拜費宮人故里

因爲要到鼓樓去，還順便走過大費家胡同裏的費宮人故里。除了曾見弄口木牌坊上橫寫着「費宮人故里」五個大字外，什麼都不見，只剩得她一片碧血丹心照曜青史，據史冊所載，她是崇禎皇帝的愛姬之一，當闖賊之將羅某欲暱宮人的那一夕，宮人便設計把逆羅刺死，旋亦自刎，津人敬其慷慨殉國，矢志復讎，便巷以人傳了，還立下那座「費宮人故里」牌坊來作爲永久的紀念。

因爲要到鼓樓去，城區幾條最繁盛的大街如北門內外大街、北馬路、鍋店街、估衣街都蹓躂到了，這幾條街的繁盛程度不比抗戰前「大上海」的中華路民國路差多少，這樣看來，天津的舊租界區固然綽乎夠稱「小上海」，就是天津的城區也何嘗不夠稱「小上海」呢。

因爲要到鼓樓去，把遊中山公園和寧園的機會放棄了，園林之趣想亦有限，只是中山公園裏的博物館美術館沒有去，未免有些悵憾！

因爲要到鼓樓去，把到北洋大學南開大學的機會放棄了，黌舍之趣更是有限，只是桃豔西沽與蓮香南池的勝境沒有去，未免有些悵憾！想每當晴春麗日，津門騷客，一舸容與，看那長堤映綠，夾岸舒紅，一定很像武陵漁父問津於桃源的樣子，該是何等幽趣！再想每當仲夏曉月，沽頭逸士，數聲欸乃，看那荷芰瀰渠，亭亭玉立，一定很像濂溪周子徜徉於蓮浦的樣子，該是何等高雅！

## 丟了名勝喫到鍋貼

因爲要到鼓樓去，城外西北十餘里地相傳呂布彭越曾一度駐兵於此的呂彭城便沒有時間去了。

因爲要到鼓樓去，城外西南五十里地相傳爲漢巨無霸故里的巨家莊更沒有時間去了。

因爲要到鼓樓去，城外東南二十里地相傳

為漢孝子董永典身葬親處的富家村也沒有時間去了。

因為要到鼓樓去，明戶部尙書兼太學士李東陽的所謂津門八景（拱北遙岑、鎭東晴旭、安西烟樹，定南禾風、吳粳萬艘、天驥連營、百沽平潮，海門夜月），更沒有方法去欣賞了。聽說所謂八景也者，早就名存實亡，很難領略其眞趣了。但讀其所吟「太行西帶城烟碧，碣石東連海樹青」「千里帆檣天遠近，萬家村市屋高低」「萬里黃雲吹不斷，一天翠浪卷還空」「海門晴雪浸金鰲，百道沽來湧暗渡」「萬里滄波天一色，數聲簫籟夜三更」諸句，還可依稀想見當日李尙書所擊節嘆賞的八景之勝。

因為要到鼓樓去，什麼曾公祠、李公祠、聶公祠之遊自然放棄之而不惜，因為在民族意識之下，這些祠已大大降低了昔日之地位。

因為要到鼓樓去，城西三里地的康熙解元查蓮坡（別號心穀居士）解組歸田著書處的水西莊之遊當然也在犧牲之列。據說疇昔樓臺之勝，花木竹石之幽為津門園林之冠，現在遺蹟蕩然，惟見荒烟蔓草，碧水東流，夕陽無語，滿目淒涼而已。讀陳亞蘭水西莊詩「水西莊上水禽啼，水西莊下水拍堤，詩客酒豪零落盡，渡頭楊柳尙依依」相信就是有時間去，也必然是一場沒趣。

因為要到鼓樓去，供關夫子的武廟和供孔夫子的文廟居然都順便拐了進去瞻仰一下子，但是空洞洞沒有什麼可看。

因為要到鼓樓去，居然吃到鼓樓大街上一爿開了已經有一百多年的二扒館的鍋貼，太好了！太好了！什麼侯家后的狗不理的包子和「酥餅我想大可不吃了。不過東門內老鄭記的「入口猶如塞上酥」的糖炒栗子沒有吃到，未免引以為憾！所幸「天津螃蟹紹興酒」竟在登瀛樓上一舉兩得，未始不可謂「收之桑榆」也。

## 頌揚鼓樓的巍峨

因為要到鼓樓去，所失雖多，所得亦復不少，這應該感謝田夢耕先生劉先生昆仲三位天津通的賢明領導。一路說了許多有關津門風光的閒話，看了許多有關津門史迹的古蹟之後，終於跑到了毗連東南西北四大街雄踞城廂中心的巍巍鼓樓之下。西安的鼓樓我曾到過，洛陽的鼓樓我曾到過，南京的鼓樓我曾到過，北平的鼓樓我曾到過，可是似乎都不及天津的鼓樓來得高敞，來得靜曠，一層二層地「更上一層樓」去「欲窮千里目」，果然，整個的天津一霎間盡在眼底了！而天津之得謂「小上海」於此又多一重實地的領會了。不過，看樓頭掛的那副梅小樹撰的名聯——「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鐘聲。」未免令人茫然！茫然的是既看不到什麼帆影，更聽不到什麼鐘聲，只見四郊烟樹迷離恍惚，戶廛鱗次櫛比，昔賢所詠「京南花月無雙地，薊北繁華第一城」，於此又多一重認識。

立春纔只數天，津平道上已有些兒明媚駘蕩了，探首車窗，回眸見津市碧瓦鱗鱗，一樵夫孑然擔柴出林間，不覺吟出津郊樵影一絕——「津門鴛瓦碧鱗鱗，極目平原遠市塵，古徑寒林樵擔出，分明摩詰畫中人。」一會兒，白日斜照天半，紅霞直撲眉間，不覺又吟出一首浣溪紗來「海燕西飛白日斜（許渾），津橋春水浸紅霞（陶雍），鵁鶄鸂鶒滿晴沙（杜甫），樹色到京三百里（殷堯藩），柳條垂岸一千家（劉商），櫂聲烟裏獨嘔啞（韋莊）。」

◆ ◆ ◆

上海南京東路
河南中路之角
老介福
牌子最老
貨身最高
新裝衣料
最多最好

# 東·北·行

張軍光



長春中正大街中正廣場蘇軍所建之紀念塔

抗戰時期，在大後方時常可以聽到那支悲壯的懷鄉曲——「松花江」引起每個人對於東北的懷念。筆者在九一八時期和東北義勇軍有相當淵源，所以對東北一向心向神往。前年河山光復，就想到關外去走走，但因交通斷絕，遲遲未果。月前下了決心，由滬乘中央機飛平轉津，再乘平瀋車去瀋陽，經數天籌備，於四月廿三日晨光曦微中，由寓驅車赴龍華機場，飛機規定在八時起飛，但航空公司照例通知旅客必須在六時前到達機場，可是乘客們到機場時，航空公司的辦事人員却尚未到，祇好枯待至七時許，才通知過磅，照章每人所攜行李十五公斤，已於隔日交給公司，此時每個人祇准手提三公斤，以免飛機載重過量，有旅客超過一二斤者雖願付費亦未獲允許，其嚴格可知。八時半，飛機起飛，係運貨之運輸機，中間是貨，兩旁爲橫式座位，其中苦味，坐過者能道其詳，幸是日氣候尚佳，可以在起飛昇空後，飽覽全滬景色，片刻飛離市區，長江像一大匹白灰布，在下面，田野青翠美觀，約廿分鐘，太湖在望，臨空俯瞰，湖中尚有島嶼點點，此時旅客們大半入睡，鼾聲四起，十一時許，向窗外遠處看濟南在望，十餘分鐘後降下，因卸貨停半小時。濟南機場離城廿餘里，因時間所限，無法進城觀光，而機場周圍士兵荷鎗實彈，戒備森嚴，旅客們都不敢離機場外去，祇在場內離機很近處散步，以鬆筋骨。至十二時起飛，因飛機飛行於邱陵地帶上空，並且有雲，機身略有顚簸，不慣空中旅行之旅客，便難免嘔吐，幸時間甚短，未幾卽飛入北方大平原。由濟南至平約一時半，將到時顚簸甚兇，加之天空因發風關係，無法俯覽故都景象。

在平過一宵，因爲赴東北之心甚切，翌晨八時，卽乘特快車赴瀋。

## 平瀋車上

由平赴瀋特快車，於上午九時上車，至第二日上午十一時抵瀋，旅客擁擠，購票不易，也有黃牛黨黑市票出現。平瀋車物質條件較京滬爲差，惟秩序較佳，車站上服務人員，亦有精神，尤其是搬行李之搬夫，另有人持簿售票，每件四百元，到達時給票，絕無糾纏。

筆者同行有盧緒章高執歐兩兄及朱君共四人，兩間臥房，因北方春天較南方爲遲，現雖四月底天氣，而兩旁田野尚未發綠，車行約一小時，高兄指遊遠之、烟囱，謂：這是吾國實業界范旭東先生創辦之永利化學工廠，尚有久大鹽廠，亦同設於一處，現車在鹽田邊行，卽爲該廠取原料處，周圍有數百里面積，遠處似兵營之帳蓬式堆堆白物，卽已晒成之鹽。

十二時車抵山海關，站上人員用擴聲筒報告車停四十分鐘，因出關國幣不通用，使用東北流通券，以便旅客向中央銀行設立之兌換所調換，每一元流通券折合國幣十一元五角，然數千旅客換券者祇有數十人，向旁人詢問，才知道黑市祇十元七八角，所以旅客們在天津時都已換好了流通券。

山海關三字，在每個人記憶裏是很熟的名字，想必一人當關，萬夫莫敵的險要，所以筆者以興奮的情緒，擬多照幾幀相。據站上的楊副站長告訴，舊的山海關，因交通發達的關係已失去重要性，離車站一里許，亦看不出什麼古跡，勸筆者不必去白費往返，祇需登車站旱橋，卽能

望到。筆者因急於看山海關，故與楊副站長不多談，即登旱橋，果如所告，乃下橋在車站上山海關路牌邊請高兄代攝一影，留作紀念。

車出山海關行不久，秦皇島已在望，巨輪多艘，傍島而停，該島現為東北的吞吐口。車係沿海而行，大概氣候較佳，覺得心曠神怡，至七時抵錦州，路局為保安全夜間不行車，車在站上過夜，明晨六時開車，旅客如不在車上吃飯，可自由下車。筆者等藉此機會，遊覽錦州。在接收東北時，東北行轅和東北九省政府等軍政機關，均駐節於此，飯館旅館，相當熱鬧，市區街道係柏油所舖，如歐洲之小城市，是日適逢括風，冒風而行，三里許至城門口，向守城警士詢問市內情形，據告城內東西直徑祇一華里，街亦狹，無夜市，九時戒嚴，一看時錶已八時三刻，馬車無法保到，祇能以快速步奔返車站，四人奔得滿頭大汗，然車上侍童告此間戒嚴有伸縮性稍遲一小時亦無妨，早知如此，可免在內地跑警報方式奔走也。



長春中正大街孝子墓

醒來車已開行，東北之春，因地理關係較華北又遲，樹木亦未發綠，農夫以馬耕作甚忙，下春耕之種。將抵皇姑屯，車童來通知瀋陽片刻即達，請旅客們整理行裝。皇姑屯為九一八前東北易青天白日旗前日本陰謀炸死張作霖處，筆者抬開玻璃窗特別注意，希望能找些特殊的情形報道，然片刻即過，無特殊可見，祇有憧憬那時日人跋扈情形。時鐘十一下瀋陽到矣，來迎之李在耘兄告知住所已代定妥於市中心區鐵路賓館，故即乘來迎之汽車赴旅館時首先映入眼簾者為瀋市府大建築物，馬路寬大整齊，都是柏油路，可是破舊的馬車和三輪車，多似過江之鯽，擁塞於道，和上海的交通擁擠情形稍遜。因為東北的風特別大，塵沙蔽天，南方初來的，覺得掙眼不易，住久亦成習慣了。

## 瀋陽三日

今日到瀋陽適為星期日，也是關外春季明媚之日，北陵為瀋市名勝，在市北約五里許，為清朝太宗天皇帝永眠的地方，在偽滿時代為禁地，勝利後任人遊覽，為爭取此良機，飯後即往，遊人絡繹不絕，抵前山門，兩傍古木參天，石人，石馬排列，墓陵為宮殿式和故都北平宮殿無異，祇規模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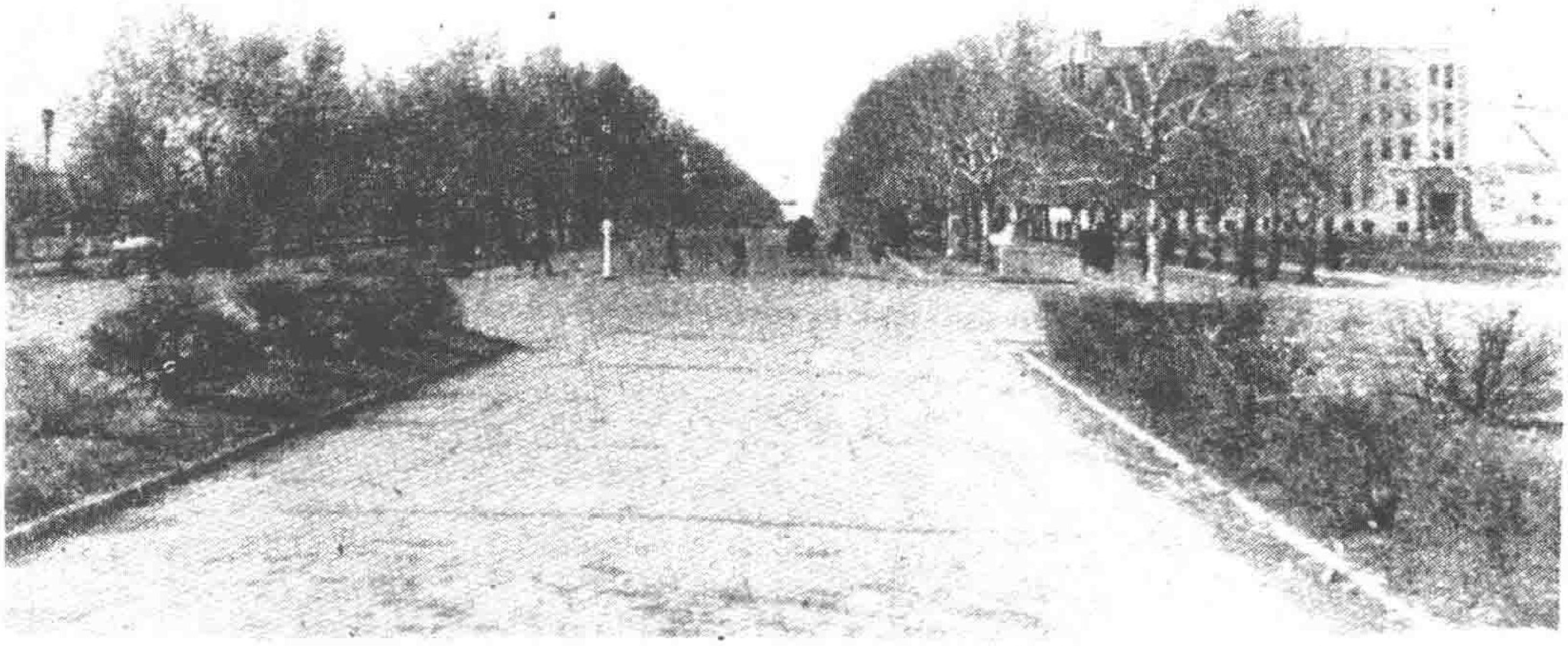
前山門前現有張莘夫烈士墓工程處，張烈士為國內有數之技術人員，河山光復，奉命赴鞍山途中在盟邦蘇軍保護下被暴徒所殺，現各界追念先烈，作墓在此，聞不日可完工，藉慰英靈。

瀋陽市分三區域，（一）老市區，為原來城區，商業都是集中在那裏。（二）和平區，是為住宅區。（三）鐵西工業區，在中長鐵路之西，有工廠三百餘家，即世界聞名，東北之工業繁盛的區域。公園有五處，南湖，中山，瀋陽，北陵，萬泉等處。

到瀋陽觀光之士，去北陵必往東陵，但是離市區有三十里，該處治安有時不安，聞最近尚安甯，即乘自備小汽車往，車出市區時，檢查甚嚴，公路雖寬敞，為蘇軍佔領時，若輩對於東方古跡，興趣甚濃，因沒有交通工具，時乘軍用大卡車或坦克車之類大型車輛行駛，公路因不勝負担，已坎坷不平，車行一小時許，如在搖籃裏相仿。

東陵建築與北陵相同，因工程築在山坡，比較為大，墓道是由山腳向上建造，兩傍參天古木，人行其中，如入森林，心情為之怡靜。是日該處祇有三數附近村中學童在遊玩，遊人稀少，大概路遠而治安不甯，故較北陵之遊人為少。

承鄉友瀋陽兵工廠長顧敬心兄之熱誠陪往鐵西區參觀工廠，非常偉大，可惜十分之八九均為盟邦蘇聯將機器拆卸搬去，所以大部煙囪都不冒煙，現開工祇數家與軍需工業有關連之工廠如被服廠等，越看越令人



長春中正大街之壯觀

憤慨。這種場面下是鐵的事實，勝利之慘，以此亦可證明。

## 瀋長途中

五月一日晨七時，搭長瀋特快車，滿懷情緒，希望能找獲資料，比較在瀋陽好些。沿途景色與江南相同，鐵路兩側的工廠，可說有廠必被蘇聯拆去，老百姓因天寒將可作燃料的門窗亦拆來應急，所以祇存四壁矗立，此種景像，由瀋至長，都是如此。

車行三小時至四平街爲長瀋路中途站，停留半小時，那裏是東北大豆出產最多的集散處，車站設備完滿，月台甚大，係鋼架鐵板蓋成。現鐵板蘇聯拆去，留下未及拆走之鋼架，去歲國共在此處戰爭，非常激烈，老百姓在那裏損失之豆，數目相當浩大，不幸今年又將在這裏戰爭。筆者下車，在月台周圍來回仰望四周戰痕，憑吊甚久，現車站兩側，堆滿待裝的大豆和豆餅，均爲露天，上蓋蘆蓆，據內行言，如遇天雨，則荳出芽，一切完了。

午後一時半抵長春，依次排班出站，待檢查每旅客身份證，秩序井然，無爭先恐後之紛亂狀，聞敵僞時期因爭先而犧牲旅客性命甚多，故習慣已成自然。

## 初春的長春

長春是僞滿時期的首都所在地，所以一切皆聽命於日人，十餘年來，在日人督促之下，巳經是都市現代化，在九一八前，長春市舊區，以城爲界，比較熱鬧祇有南北大街，日人勢力統治後，老市區聽其自然發展，另設新市區，卽現今之市區，計劃相當偉大，街道寬闊井然，舉一例，中正大街自長春火車站至民主廣場長有十二公里，完全爲柏油馬路，電燈線敷設在地下，路的兩旁，種植柳樹，樹之外道爲人行道，平坦整齊，偉大的建築物，到處皆是，如前僞國務院，高等法院，中央銀行等建築物，就是上海的外灘的大建築物比較尙有不及，所以以前到過長春的外國人，都譽爲世界的大都市之一。余等僱馬車行在道中，心曠神怡，約在新市區溜達一小時至中山公園，近大門爲日本兒玉大將銅像，是日俄戰爭時的勝利紀念物，現倒於座後，聞爲蘇軍所毁，現新六軍政治部利用銅像的座子爲　蔣主席立一大油畫像於上面，像後爲兒童遊玩處，玩具設計新穎玲巧，諸小天使活潑異常，玩樂其間。再進爲動物園

，現有籠無動物，園內有運動場兩處，有許多市民在場作體育運動，園內小湖上，架有小橋二座，橋座兩旁，尙刻有昭和年造等字，步行其間，興趣盎然。垂柳已青，夕陽西下，反映在柳梢，千條萬縷，景緻非常之美，因天將黑，不能再留戀，祇能返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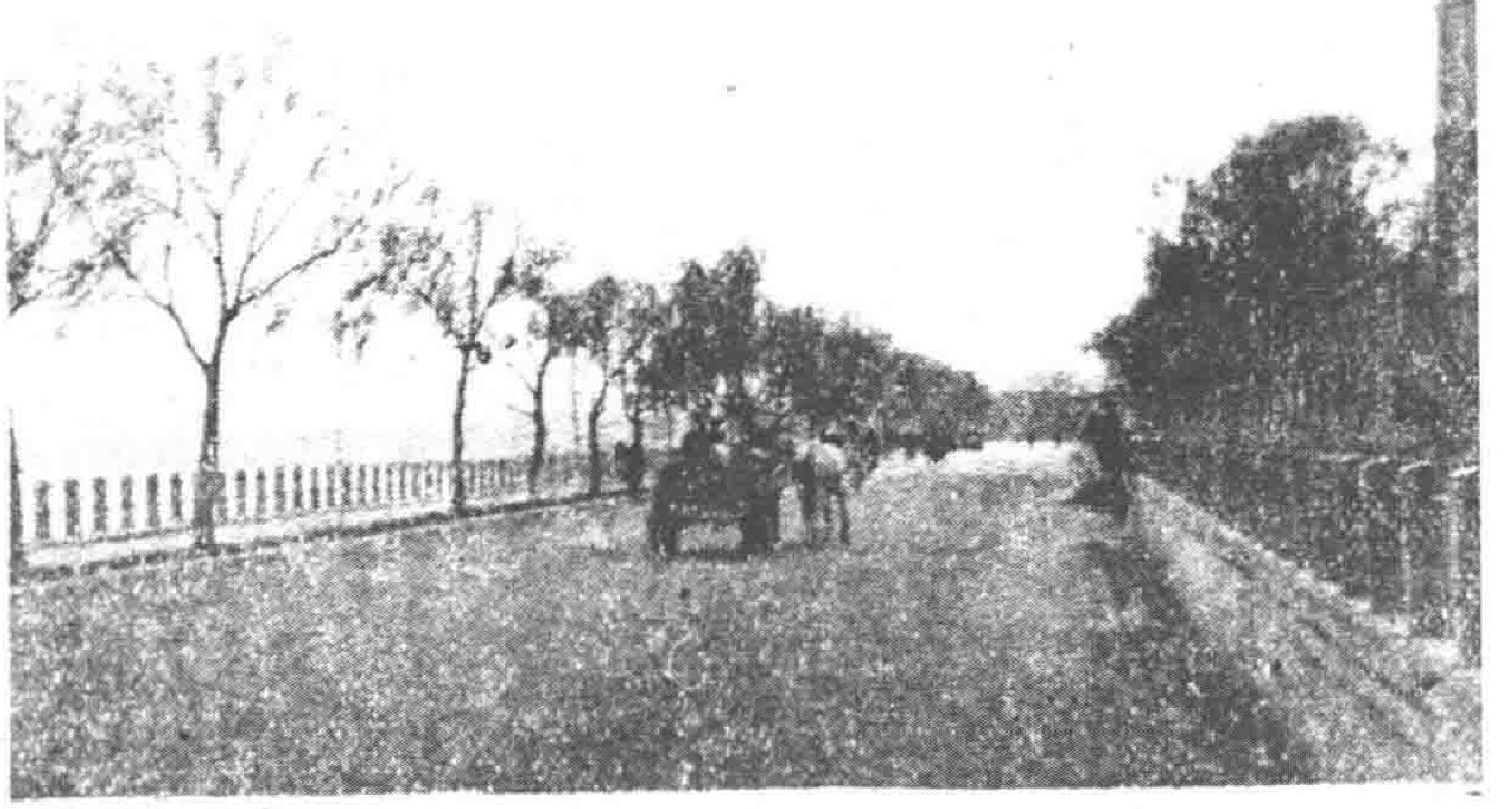
中長路理事會總工程師沈立中兄，爲舊友，萬里相會，堅邀敍酌，同席有長春中央銀行章經理，農民銀行姚副理等，席間敍談間獲知長春民情甚多，勝於吃飯，玆將立中兄在這重慶樓吃飯的地方三易招牌故事，記錄如下：

該飯店原爲鹿鳴春，爲日人所設，勝利後改由國人開設，改招牌爲重慶樓，藉廣招徠，那裏知道，在卅五年四月十八日紅軍攻入長春時，質詢掌櫃爲何用重慶而不用延安起名，定有隱情，掌櫃瞠目無詞答，因此被押。紅軍爲節省物力將招牌重慶樓翻轉改寫爲新東北飯店。國軍於五月廿三日收復，又將招牌改爲重慶樓。該樓設在舊城北城口，俗稱大馬路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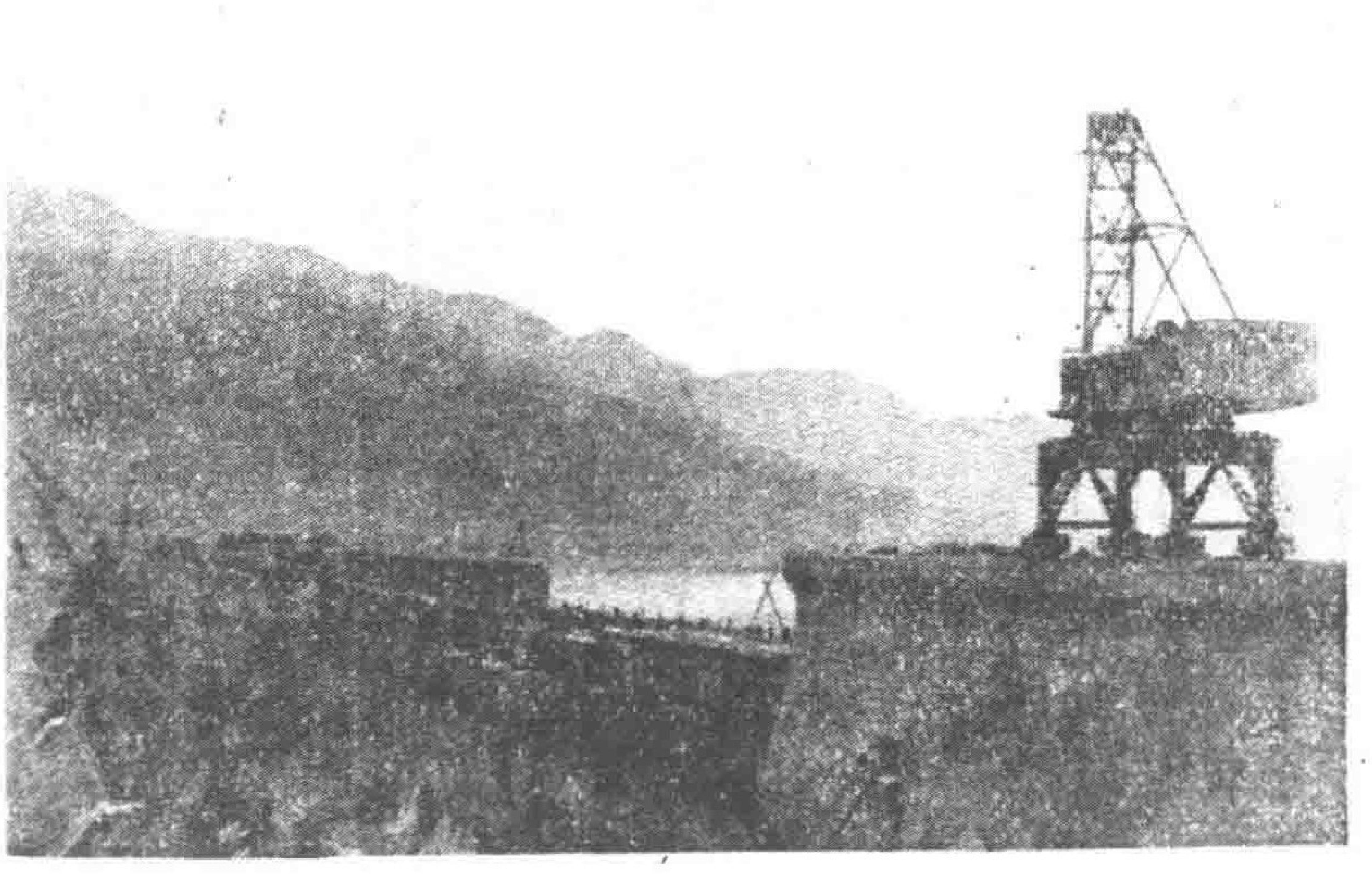
## 吉林的小豐滿

松花江招待所是面臨松花江，風景優美，可是裏面的設備，好似鄉下人穿西裝，筆者習慣鷄鳴而起，因昨日奔波的疲勞，便很好睡，沿江柏油路上的得得馬蹄聲促醒，即整衣赴江邊，觀覽江景，凝視甚久，腦際中湧起那只雄壯的松花江名曲，無限感慨，尤其是那年那月才能够還我的故鄉一句，今日有此機會來欣覽，而內戰烽火造成松花江爲第一線，不覺熱淚盈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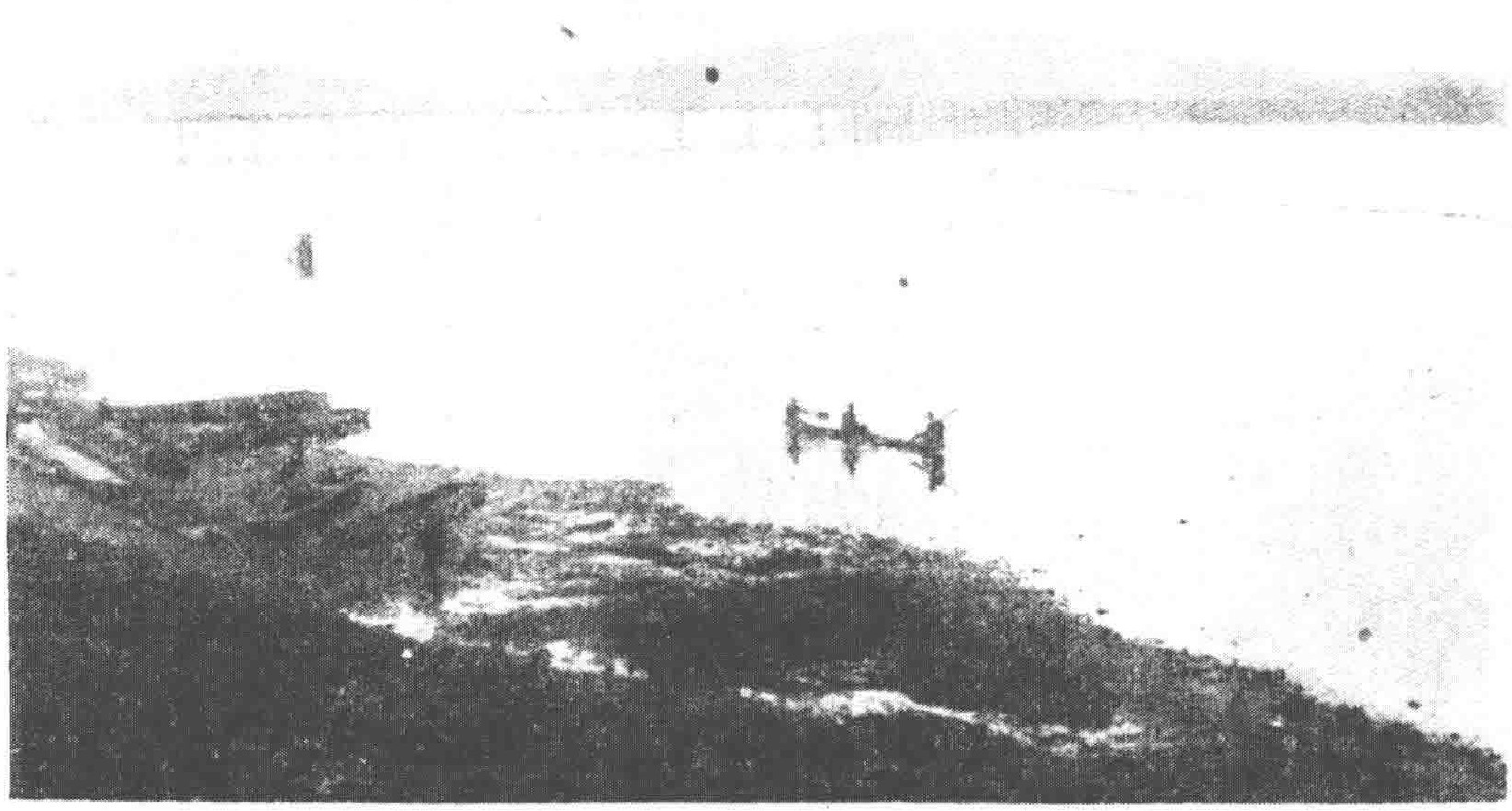
永吉的小豐滿水發電所，是名滿世界，發電量之大，雖台灣日月潭較之尙有遜色。在盟軍勝利時，蘇聯軍佔領東北，將發電機拆去六部，現祇存二部，東北各省的用電均賴之，每部可發電八萬基羅，因軍事不安定，到該處參觀，必須獲得吉林梁主席親自批准，承農民銀行南經理盛情協助辦妥通行公事，至九時半啓程，由永吉市到小豐滿四十華里，雖通公路，因年久失修，坎坷不平，車沿松花江邊開行，顚簸異常，沿途檢查甚嚴，將至小豐滿時，峯巒隱現，風景秀麗，好似在四川沿嘉陵江邊，車行適爲一小時，持省府公函往衛戍小豐滿的軍事機關調換參觀證，回首眺望橫在松花江上的豐滿大鐵橋，據當地工友告，在去年春共軍撤退時被炸燬，東首場入江中，現正在修理中，行人走臨時所搭的木橋，參觀水閘必須走過這頂橋，水閘的雄偉，好似一座古堡的大牆，閘上的巨大十二噸起重機，主要機器已被蘇軍拆走，現在已經發呆似的站



• 永吉松花江臨江路 •



• 小豐滿發電廠大水壩 •



永吉松花江大橋

在那裏生銹，自這小豐滿水閘築成後，豐滿河積水高數十丈，周圍有百餘里，附近縣份獲水利的利益甚多，在閘上做工的工友說，離此閘廿餘里就有共軍出沒，勸筆者不必冒險過去參觀，時已近午，折返山脚野餐。

走過豐滿大鐵橋里許到發電閘，水電機築在河牀的下面，進門卽感覺機器非常偉大，仰望不見頂，經引導者詳爲講解各部門的構造和功能，歷一小時許始參觀畢，引導者講長春瀋陽等處均賴此發電，卽哈爾濱亦用這裏的電，以前國共雙方君子協定，如共方不破壞卽無條件供給哈市電流，自共軍破壞後卽修復，現已停止供給哈市。國軍方面恐遭再破壞，所以檢查非常的嚴格，如無負責機關公函和梁主席批准，絕不允許參觀。

因限於戒嚴令，在小豐滿不便多留戀觀光，趕返市區時針指四點多，兼道至小北山，該山爲吉市名勝兼公園，車至山脚，小肆林立與杭市廟宇前相仿，同行均感疲乏願在山門前小舖品茗休息，筆者與朱賢祖兄鼓足勇氣奔上山去，約里餘至山頂，極目眺望，松花江弧形橫於前面，市區房屋建築展延至江邊，好似懷抱在松花江內，永吉全市飽晚無遺，正在聚會精神看風景時有似熟友在背後輕喚，突然掉頭觀看原來是臨時攝影師肩負攝影機，謂：五分鐘快照價廉物美可留紀念，筆者莞爾以手提的鏡箱以示，被領意不再咻咻另找新主顧去，余恐山下諸友久候，卽與朱兄一口氣下山，坐原車返寓，因天尚未全黑，乘馬車沿松花江觀覽，垂柳已青，有規例的距隔沿江排着，馬車在垂柳底下行，路傍某校傳出清晰的歌聲，馬蹄得得的與聲音配合，憧憬着似在翠提春曉森林行車，這種怡情的快樂拙筆無法形容，那裏知道離此數十里外火藥氣正濃厚。

想到此內心不安，東北行，到永吉兩次心酸，這是內心太深刻了。

預定回程不再在長春下車，故搭晨七時去瀋通車於午後六時抵瀋，這班通車未設飯車，餓時在中途停車站，購些鷄蛋充飢，下車後，飢腸轆轆，連走數家飯店，均因做喜事未有席座，最後找到一家比較規模大些的飯店，找到一小間，在隔廳正奏着悠揚的結婚進行曲中進膳。

鞍山鐵廠爲世界聞名的鐵廠，在抗戰時期初次報載盟機襲擊東北工業心臟的鞍山大標題，情緒興奮，現經半日的籌備，承老友楊駿昌兄偕往參觀，楊兄爲接收大連經濟處長，鞍山負責者爲同事，彼亦會到過，所以作非常方便，由瀋搭早車二小時卽抵達，窮大半日的走馬看花，覺得偉大極矣。據楊兄告：如要有系統的參觀需一個星期，廠區內自備的火車鐵道的長度可與京滬相等，鞍山趙廠長告：大部重要機器已被蘇軍拆去，鉅大鎔鐵爐正在修理中，過去工友有八萬餘，現因開工機器有限，祇一萬餘，出品售得之欵，適能勉強開支，言下不勝唏噓！

# 渝筑間領略山水情

周茲緒

## 跨過雲層上的公路

西南公路系統中的渝筑段，自重慶的海棠溪起，至貴陽的頭橋止，全程共長四百八十八公里。「南方本是火維地，層峯疊障高宕岩。羊腸崎嶇數千載，了無轍跡可窺探。」

在這種地區開闢公路工程是相當艱巨的。「頻年設計費規畫，縋幽鑿險來吾黔。幾番測量精闢繪，萬千畚插集丁男。櫛風沐雨應鼛鼓，凝道荆棘皆從芟。非爲人役實爲己，歷盡辛苦方回甘。」

聽說公路初闢時，奇險萬分，幾經修改，才達目前安定狀態。全路雖無隧道工程，然盤旋迤回，翻山越嶺，的費匠心。有人稱此路爲，戰時千萬人血與汗的結晶品，一般民工之努力，不難想見。途中可以令我留戀的，有遵義附近的康莊千里，路直如箭，加以垂楊夾道，一望無際，甚是幽靜莊嚴。弔絲巖一帶，路臨深壑，壑右壁巖拔起，野草倒掛如絲，風中擺蕩。綦江一帶，公路在斜坡與江流之間，雨後山洪自坡流下，由路基暗渠導入河中，車中前望，只見多幅水簾前掛，不審路面，汽車急駛，猶如穿入水晶世界。婁山關一帶，嶙峋毗連，互相間距離甚近，車對鄰峯馳去，頓覺山峯逼來，令人屏息以赴。

自貴州遵義至四川東溪之間，所越山嶺，不知凡幾。其較知名的，有婁山關，涼風埡，青杠哨，酒店埡，九盤子等。四川之山，爲火成岩，懸岩萬丈，石骨嶙嶙。貴州之山，則大部爲灰質構成，岩石較少，故嶙峋毗連，有如波頭平湧，蔚爲起伏不斷之勢，且峯巒奇秀，或如寶塔尖頂，或如圓禿之獸頭。在公路未通以前，有驛道可循。鄉友吳文炳兄，於民廿四年冬，因事步行自松坎至桐梓，行程二日有半，第一日越青杠哨，宿新站，第二日越涼風埡，宿炒米舖，又半日始達桐梓，實際距離，不過六十八公里，吳君爲健行者，然當日一陟彼高崗，膝踝爲酸」，而今車行不過二三小時，近代工具之造福於人類，可見一斑。公路上山，迤邐曲折，其最著者，爲七十二灣，即涼風埡山嶺是也。山頂俯視，公路迤迴，如盤腸，如蚯蚓，有時山峯在雲層之上，山頂瞭望，雲浮如烟。因公路之發展，農人今已在山腰結屋而居，阡陌層層而上，其最上層築蓄水池，遂得水利之便，以固豐收，公路之推進農村建設，此其一例。

我走上渝筑公路，是在五月卅日早上，因爲公路局汽車起身甚早，而且過磅，納費，寄行李等手續都是淸早做的，所以旅客必須隔夜渡江。我在廿九夜十一時趁末次渡江輪時，細雨濛濛，我們四人渡江，兩個旅客，兩個送客，先乘黃包車到北岸，再雇挑夫將行李挑上渡船。最可怪的，是兩個挑夫，他們願挑，我們願雇，偏生在半坡有人來干涉，一直吵到渡船上，不肯罷休。干涉者的對象是挑夫，理由是不應走向這地段來搶飯碗，就是警察上來，也不敢說話，結果是旅客吃虧代付點錢了事。論理代付的錢，應在雇價中扣除，可是到旅館後，挑夫反兇起來了，不惟不願扣，而且要討駐店錢，因時間過晚，他們回不去了，不懂事的旅客，祇好再吃虧一點。這類情形，不經過你眞不知他們如何可惡，如何好笑！坐公路局汽車，也同坐飛機一樣，每人限帶行李十五公斤，過重加價一點上，好像是寬鬆些。我們的汽車，晨八時開動，一夜一早的忙亂，已成過去。

這輛破舊的公共汽車，祇應載至多二十人，可是車裏已堆了三十一人。我們的座位緊逼，加之座下塞滿了小行李，眞是腿不能伸，股不能移，這樣的活受罪，我們大家忍受了三天半。過後，連我自己都不信我有那等的耐性。據說有一模範軍官，能端坐聽講，半日不動，我以前以爲難能，現在我有了經驗，可說那不算一回事了。同行的熟人，除了事先結伴的吳文炳兄外，在海棠溪車站，遇見了樂森璕醫師。多年不見的故人，相逢需要介紹，「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客」，這句詩的表示，對我一個「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遊子情景逼眞，這是初回，可不是末次。車裏談話中，還認得了一位女性的長輩，因此引起我的家鄉關念。老實說，我每次塡寫籍貫，雖然寫上「貴州安順」，我究竟不懂他的意義。我現在纔明白，故鄉的情分，是由先人的餘蔭，及親友的感情而生的。譬如我祖父在大定，父親在平越，因爲保衛地方的功績，及今該兩地方人

士，聽說我是後裔，立刻對我表示親近。親戚故人，那是不用說了。所以我在貴陽住了雖祗短短的三個半星期，全時間皆是籠罩在極其濃厚的關切、體恤、敬愛的氣氛之中，使我那已經僵凍的故鄉心腸，漸漸的溫暖活躍起來。

渝筑公路的行程，照規定只二日半，我們這次走了三天半，原因是汽車機件發生障礙。在松坎已經費了三小時修理鋼板，修好開出，不二小時又有齒盤損壞的毛病。發現的時間，是下午三時廿分，發現的地點，是蒙渡新站間距貴陽二六九公里處。當天我們正希冀救護車能趕到，我們靜等到天黑纔絕望，於是大家動手搬行李，步行二公里許至新站投宿。却是自三時許至八時許，這長久的五個小時，我們又如何消磨呢？最重要的是覓食。這時大衆旅客，好像是一家人模樣，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覓到一個路傍人家作住點，隨即分派工作，有的到近村購米，有的到山頂農家買菜，有的砍竹削筋，有的劈柴生火。同伴吳君捐贈了一批燻魚臘肉，結果一鍋肉香的爛飯，一鍋清煮的菜蔬，大家吃得異常滿意。

同行中有婦孺，也有陸空軍的兵士和官長，有名醫師和技師，也有跑單幫的黃魚，大家同行同止，過同樣的生活，的是民主。他們叫我爲「老先生」，我並不服老，可是我感覺他們恭敬的心意，因爲我知道，「老先生」是內地人對於年事較長者的尊稱。我將同行卅一人的年齡加起來，估計至少要有八百歲，等於一個人受了八百年的培植教養。這八百年歲的生命，確操在一位廿歲上下的青年司機之手！爛滑的道路破舊的汽車，崎險的山道，稍一不愼，這有八百年價值的生命，可能全被消滅，化爲烏有。起初我看那司機，身體貧瘠，恐怕他耐不了長途的勞頓，頭腦簡單，恐怕他經不起風塵的磨折。後來他在一路上多方面的表現，竟然引起了全部同行人的諒解和信仰。他不但技術精良，而且性質沉毅，更是任勞任怨。三日半的行程終了。我那疲乏的軀殼裏，却充滿了充分的安慰，和極度的興奮。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西南公路上會實現類似美國「灰獵狗」"Grey hound"的旅行組織，大衆旅客們可以坐安全舒適的汽車，也可以得隨到隨行的便利。


## 中國旅行社
## 經辦招待所一覽表

### 自辦

| | |
|---|---|
| 首都飯店 | 南京中山路 |
| 洪都招待所 | 南昌陽明路 |
| 北平招待所 | 西交民巷 |
| 青島招待所 | 中山路 |
| 成都招待所 | 騾馬市街 |
| 西京招待所 | 西安尙仁路 |
| 貴陽招待所 | 科學路 |
| 商務酒店 | 昆明巡津街 |
| 黃山招待所 | 黃山紫雲集 |
| 九江招待所 | 大中路 |
| 衡陽招待所 | 鐵爐門橫街 |

### 與鐵路局合辦

| | |
|---|---|
| 徐州旅行社招待組 | 徐州大馬路 |
| 蓮花洞旅行社招待組 | 牯嶺蓮花洞 |
| 鄭州招待所 | 紹興里 |

### 東北運輸總局委辦

| | |
|---|---|
| 瀋陽鐵路賓館 | 中山路 |
| 長春鐵路賓館 | 中山路 |

### 中蘇聯誼社 東北運輸總局 委辦

| | |
|---|---|
| 瀋陽招待所 | 潼關街 |

### 公路局委辦

| | |
|---|---|
| 晴隆招待所 | 民生路 |
| 晃縣招待所 | 東岸正街 |

### 地方政府委辦

| | |
|---|---|
| 台北招待所 | 中山區圓山里 |
| 蘭州西北大廈 | 左公西路 |
| 華清池管理處 | 臨潼南門外 |

### 事業機關委辦

| | |
|---|---|
| 北平第二招待所 | 前府胡同 |
| 哈密招待所 | 鎭番街 |

# 昆明終歲春長在

## ——遊人莫着單衣去六月飛雲帶雪寒——

陳　樾



昆明抗戰勝利堂

這是唐人的詩，如今借用來形容昆明的暑天，委實是十分的恰當！因爲昆明是雲南的省會，而有關於雲南的諺語，有所謂：「一日上一丈，雲南在天上」，由此便可見雲南的地勢之高，所以有人說：「雲南高源就是我國境內的瑞士，而昆明則是山域中的花都，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她是自由中國的經濟都會，也是國際間航空運輸的重點，她拔海一千九百餘公呎，我們立足在昆明的街頭，就好像站在號稱爲東嶽的泰山之山腰，其高度巳經是快望到南天門了，所以這兒氣壓比較低，并且因爲經緯度巳到亞熱帶的緣故，在冬天使人不覺得嚴寒，而在夏天所以然不覺得酷熱的原因，則是因爲適逢雨季，得雨水的調節，減除了亞熱帶地方太陽的光熱！而秉賦着高寒的特徵，所以在他處正是酷日當頭的盛暑，而這兒却需要穿着毛絨衣！甚至有的人，還要穿着棉袍子，或春大衣，因此當重慶漢口南京上海正熱得不得了的時候，要來昆明逛逛的人們，委實不可穿單衣來的呀！

雨季過後的秋天，這兒還沒有凋物的嚴霜，不像在江南，在中秋過後不久，在郊外，在凌晨，就有一層像淮鹽一般的東西，附着在乾枯的草上，所以這兒的秋天，我認爲是秋天裏的春天！只是比江南的春天，較爲高爽而已！

秋天過後的冬天，晴空一碧，萬里無雲，中午的時候，不僅要卸却大衣，并且可以脫下外套，除非陰天，誰都不需要烤火，在這兒的冬天，既不凝冰，又無飛雪，比之暮春三月的江南，只差雜樹生花罷了！

一直到梅花吐出清芬，山茶綻開艷葩，時序漸入春天，也就是風季的開始，直至雨季將臨，風姨的舞裾，常在飛舞！只有在風季中，天公偶然下一些冰雹——雪珠——以邀兒童的欣賞，以增飲酒者的雅興吧了！

在這裏一年到頭，常是春色無邊，繁花爛漫，可惜我不是一個植物學的專家，不能把這裏的花卉，作科學的介紹爲歉。

杜鵑花，在這裏是世界知名！比之扶桑三島的杜鵑花，還要出色！據說有八十餘種之多，顏色分緋紅、粉紅、金黃、淡黃、淺紫、淡藍、雪白，……種種色色，不勝枚舉！

茶花在這裏的風頭也很健，據說山茶就是昆明市花，其種類雖不像江南的菊花一般有數千種之多，然而也有百十種，但我所認得的，只有紫袍玉帶、通草瓣、早桃紅、恨天高……之類，其顏色或是大紅一色，如濃的Scarlet，或似桃紅，像染料Rhadamins一般，或花瓣中

還有白色的條紋，所以稱為紫袍玉帶，有的雪白如通草，有的瓣大，有的瓣小，有的瓣厚，有的瓣薄，有的單蕊，有的複蕊，……昆明的茶花，確實很艷麗，可惜昆明人未曾舉行過「茶花大會」也沒有栽千萬株在一處題一個『燦雲紅』以媲美『香雪梅』！

提起這裏的海棠來，亭亭玉立，綽約多姿，記得蘇東坡為愛海棠曾吟：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

昆明的名勝首推翠湖，她位在城中，比濟南的大明湖還好！她是人間的「伊甸」Eden是情侶的佳處！在晴天的月夜，愛侶雙雙，或在樹蔭談情，或在翠堤散步！因時令的不同，或俯湖水以數繁星點點！或對荷花而問藕求蓮！或傍晚時，殘陽一抹，湖光瀲灩，環湖之房屋參差！西山之倒影動蕩！湖心之小嶼凝翠！

郊外名勝有黑龍潭金殿，黑龍潭有唐梅，宋柏，忠臣薛爾望闔家之墓！金殿有銅鑄的七星旗和廟宇。大觀樓和西山一在滇池的彼岸，一在滇池的這邊，滇池比杭州的西湖大，比無錫的太湖小！太湖少粧飾，如樸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貴婦！滇池却像內地的女學生一般的健美！她有聳翠的西山，她有萬章柏木在周圍，她有華亭寺太華寺三清閣諸禪林道觀，雖然够不上比美杭州的靈隱天竺，却也莊嚴宏偉！西山的龍門，幽處削崖，景狀險勝。附近有聯，頗為遊人傳誦。

旅遊昆明的人士，無不遊西山與耍大觀樓者！遊遊西山與大觀樓都可以架一葉之扁舟，徜徉於萬頃湖光中。

昆明的市容：南屏街與起櫛比的鋼骨水泥巨廈，對為銀行街！正義路華山路的路面：新由石板變成水門汀，新近雲瑞公園建造「抗戰勝利堂」已落成！該堂矞煌瑰偉，係西南在戰後巨大的建築！我想不久的將來，在這大建築物中，或有舉國聞名的劇團，在此演出！或許舉國知名的音樂家，也可以在這裏演奏！會經向馬歇爾將軍Solo的Blachey黃源尹呀，當您和馬思宏從國外歸來的時候；可以來這裏玩玩呀！愛好音樂的人士，在此間期待着哩！此間的山歌，和花燈小調，可以給予作曲者以「煙士披理純」Blackey呀Come On！

如今正是昆明的雨季，在這雨季中，昆明的特產是菌類：其中的「鷄㙡菌」鮮嫩可口！其中的「紅燒鷄㙡」一味，是名菜！其他尚有青頭菌、牛肝菌、北風菌、乾巴菌各有風味，只可惜不能言傳只可嘗試！在昆明的小菜中：有一種「乳餅」是羊奶所製，好像荳腐乾一般，煎一煎加一點椒鹽，就是椒鹽乳餅，夾火腿片像三明治一般就是「鍋貼乳餅」……這是昆明的口味之著者！昆明的肥鷄，莫不稱道「武定鷄」，武定地方的鷄，是養得很胖的，就是雌雞也掩去卵巢，所以長得很胖，一隻有七八斤之譜，牠的外形變到似牛，像公鷄其肉像荳腐一般的嫩，鷄油是黃澄澄的兩大塊，因為有這一種肥鷄的緣故，昆明有一種小食，叫做過橋米綫，辦法是盛一碗沸湯，湯面蓋一層鷄油，油底的熱力，不昇騰而潛在，另一碗端米綫，旁邊攤着幾碟魚生，肉片，菜蔬，挾些肉片，進湯中，熓一熓，從另一碗將米綫渡過熱湯，送進嘴裏，這就是稱做吃過橋米綫！

這兒的水果，很豐！桃子有多種，特色的有一種果肉作黃色，果核裂開，吃時可見桃仁，這兒的梨子，也很不錯，寶珠梨幷不亞於南陽梨，而有一種稱為烏梨的，眞饒別緻！削去皮時，梨肉是黑色的，而吃在口裏，却很甜美！在這裏還有陸良來的蜜香梨，昭通來的蜜梨，……在這裏蒙自來的大石榴，在別處是少見的！在這裏有甜橙和桔子，……臘月的番茄，不要長在暖室中，價廉而物美！這一切的一切有待於遊人的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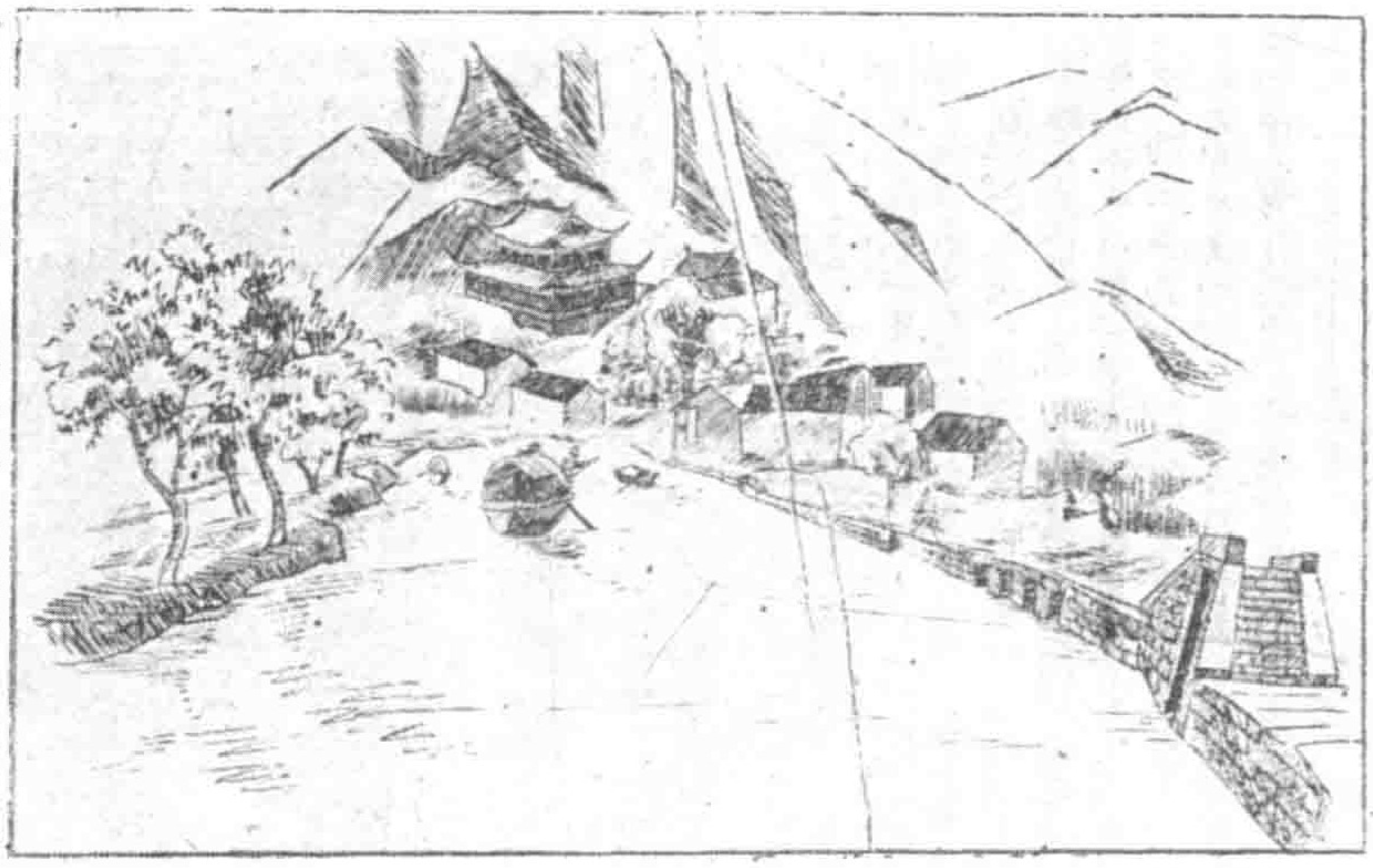
大觀樓中一景



# 會稽大禹陵

鞠孝銘

史記「禹會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註：禹到大越，上苗山，爵有德，封有功，因更名曰會稽。」吳越春秋：「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稽之山。」越絕書：「及其王也，巡狩大越，因病死，葬會稽。」皇覽：「禹冢在會稽山。」



烏蓬船緩緩前進大禹陵在望　馬肇章繪

大禹陵，位於紹興縣城東南十三里，會稽山麓。四月四日，春假既臨，遂往遊焉。

由紹興縣城去大禹陵，一水相通，扁舟可達。我為了便於從事地理觀察，却循陸路，徒步而往。

迎着初升的朝陽，出稽山門，向會稽山進發。最初所行的一段路，寬廣平坦，原來是就城基修築而成。這段城牆，便是在抗戰期中，所拆毀的。路的兩旁，磚石堆積，散兵戰壕，斷續散佈。城基盡處，矗立碉堡一座，巨石築成。堡外河川環繞，一橋相通。此一碉堡，適當紹興東南門出入要衝，所以形勢十分雄固。淪陷期中，日寇駐兵以守，防我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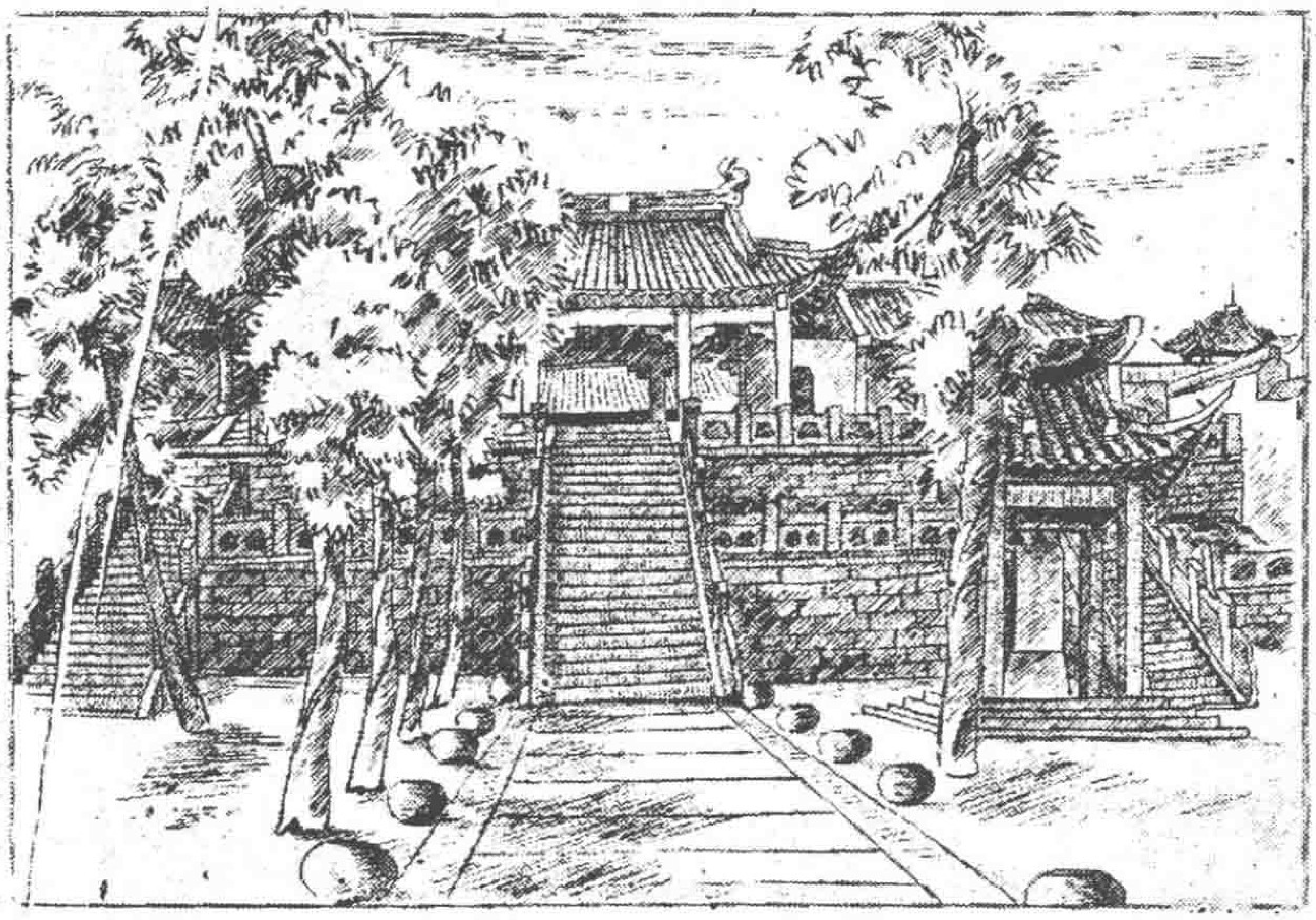
過橋以後，直抵山麓，全為石板大道，河川並行兩旁。紹興本已位於我國多雨濕潤地帶之內，石板築路，正所以保護路面，便利行旅。

春令為朝山進香之期，路上遊人，河中遊艇，絡繹不絕。郊外縱目，但覺平疇無垠，河川交錯，村落棋佈。蓋紹興位於錢塘江下游沖積平原之內，此沖積平原，北與太湖平原，連成一片，會稽山即其南界。此平原內，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農業發達，形成所謂「東南財富地」之一部。田中現正麥秀，（大小麥）花黃（油菜），如織錦平鋪。

紹興平原，又以江河經流，或由灌溉之需要，或由交通之需要，所以運河縱橫，溝渠網佈。扁舟一葉，可以遍遊紹興全城，紹興全境。城區之內，由甲街至乙街。四鄉之內，由甲村至乙村，莫不一舟可達。因為河川為交通要道，所以船隻也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紹興人之有船，其普遍性，可以說等於美國人之有汽車。因為河道彎曲狹窄，所以船的形式皆狹長而平淺。大者長達四五丈，而闊僅五六尺。小者長達丈餘，而闊僅二三尺。大者可以載貨四五百石，小者則只可載人二三名。船身朱漆覆以黑色篷蓬，即魯迅（紹興人）小說中所常提到的「烏蓬船」是。紹興又因河多，所以橋也特多。計自稽山門至會稽山麓，共越橋五，平均每行二里許，即須跨越一橋。橋以石建，悉作拱形。來往過橋，須拾級上下。蓋河面幾與地面等平，橋作拱形，正所以便利船隻通過。

紹興平原，出產豐富（農產品外，尚有錫箔，紹酒，絲綢等），所以人口稠密，（達九十餘萬）。百分之八十餘人口，分佈四鄉。是以田野之間，村落密佈，林木掩映，景色至美。與荒涼之會稽山地，適成一極不調和之對照。

會稽山麓，有聚落一，五十餘戶，悉屬姒姓，自稱為禹王後裔。據其家譜所載，大禹即為其一世祖。其第五世祖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奉祀禹王，乃為其族來越之始。勾踐為其第四十四祖。其族之遷居會稽山麓，大禹陵側，則為明洪武（亦即元至元）年間事。萬曆間，其一百三十一世祖名成化者，始由浙江學使，給以衣冠，奉守陵祀。清順治間，



禹王正殿　馬肇章繪

其子正傳，由縣府詳准學使，令襲奉祀生。及乾隆十六年南巡，始命其一百三十四世世恒旬守陵，世襲八品。迄今，姒氏仍以禹王廟為其宗祠。

禹王廟始建於夏（越絕書：「少康立祠於禹陵所。」）其後，代或修葺。現存規模，乃民國二十一年所重修者。計正殿七間，東西兩廡各七間，中門三間，欞星門三間，大門一間，宰牲房一所，窆石亭一座，禹書碑亭一座，陵殿三間，石亭一間，齋宿房一所，欞星門三間。惜淪陷期中，為日寇損毀不堪。惟昔日規模，尚可辨認。

廟依山面南，隨坡勢而建築。周圍以牆，範圍甚廣。初入欞門，為一大院，禹書碑亭，即建其中。亭內貯岣嶁碑一，高一丈一尺七寸，廣五尺六寸。碑上刻文六行，行十三字，字徑五寸，每字之下，俱有釋文一或二，正書徑一寸二分。又跋八行，行十七字，正書，徑一寸五分。此大禹岣嶁碑，係明嘉靖二十年冬，紹興知府張明道得嶽麓本，重摹翻刻入石。末附跋語，即張明道所撰。張明道所得之嶽麓本，乃係長沙守季本從嶽麓書院所攜歸者。至於嶽麓書院之碑，則又係宋嘉定中，蜀士某由衡陽雲密峯搨得，為何致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字體古奇難辨，茲碑中之釋文，或有二字者，則以楊升庵為主，而兼採沈鎰之說。

由禹書碑亭北進，又入欞門，為庭院，夾道只扁柏數株而已。拾級而上，為殿，左為碑室，內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咸豐等歷朝帝王告祭之碑十數方。再進，又為庭院，左側有乾隆謁禹王廟御筆碑一。係五言詩一首，詩曰：

「展謁來巡際，憑依對越中。傳心真貫道，底績莫衡功。勤儉鴻稱永，儀型聖度崇。深惟作民牧，益凛亮天工。」

院之左右為兩廡，奉祀歷代嗣君及諸臣之神位。左廡供奉：「傳賢夏后啓以後三傳嗣主之位」，「有夏四岳九牧諸臣之位」，「中興夏后少康以後十一傳嗣王之位」。右廡供奉：「封越庶子無餘以後四十世嗣君之位」，「有夏四輔六卿諸臣之位」，「殷封杞僂二國周封東西樓公列代嗣君之位」。

再前進，拾級而上，即為正殿，既高且大，莊嚴宏偉。殿之中央，有禹王塑像一，高及二丈，手執朝笏，南面而立。其背後壁上，則繪有斧頭九個，象徵禹王平水土，定九州的豐功偉業。兩旁柱上懸清聖祖所作舊聯一，文曰：「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

淪陷期中，敵曾駐兵於是。我遊擊隊，則以會稽山為根據地，向紹興出擊，禹王廟適為由會稽山地進入紹興平原之一重要據點，敵我曾激戰於此，至今正殿之屋頂壁上，彈痕累累，依然可見。敵寇投降後，青年軍二〇九師工兵營，亦曾駐此，壁間柱上，地圖標語，亦依然存留。

由正殿左出，便為窆石亭。亭旁有小碑二方，並立。一鐫「禹穴」，一鐫「石紐」，皆篆書。亭中貯巨石一，狀若秤錘，高約丈許，上穿一孔，惟中部斷裂。石上有遺字，據嘉慶山陰縣志內載：

「禹葬於會稽，取名為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於石。唯『四年王石并天文其眞黃』等字可辨。宋人隸書題名一行，『會稽令趙與陞來遊男孟撝侍』十二字。元人題名二行，眞書：『貝嶠眞逸來遊皇慶元年八月八日』，凡十四字。又，漢刻之間，有小楷七律一首，並序，不知何人所作，凡九行。」

上述諸刻，以歲久模糊，今則更難辨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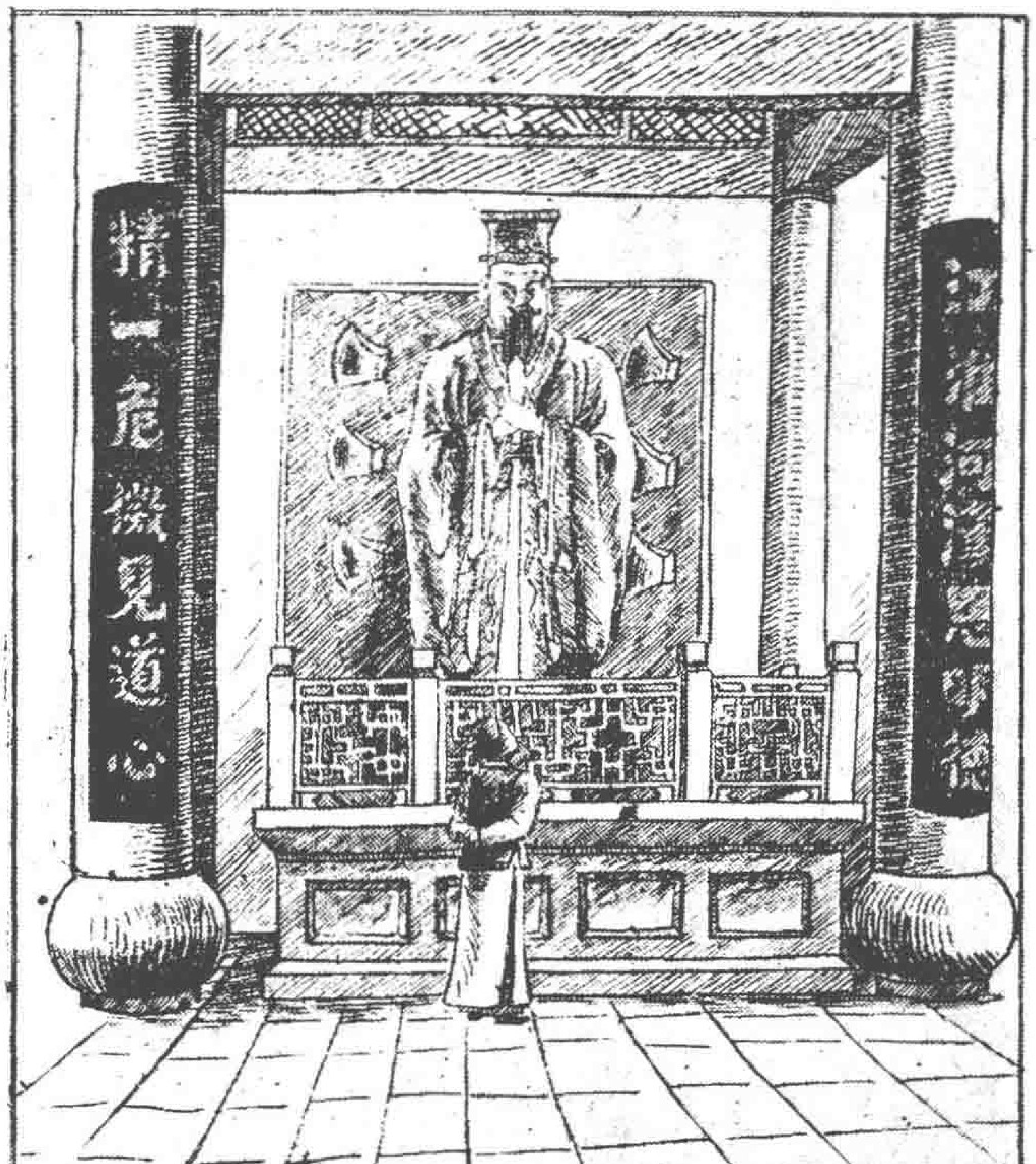
此窆石傳為禹王死後，下棺所鎮之石，其下即為禹穴。舊經云：「禹藏會稽山，取此石為窆，後人覆以亭。」嘉慶山陰縣志中，對於窆石，尚有一段考據甚詳：

「窆石之制，不載於聶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家人共喪之窆器。鄭註

：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檀弓：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註：豐，大也。天子斲大木爲碑，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侯，四植謂之桓，據此則下棺之碑皆用木，夏之時，固用石也。孔疏：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今窆石體圓而長，形如大楹，蓋卽桓楹之制。夏之時，惟天子得用之，至周乃屬之諸侯耳。」

此窆石，係石灰岩（Limestone）所成。漢時已有，或無疑問。禹王鎮棺之說，未必可信。初或係由喀斯脫（Karst）地形區域中搬運而來，稍經人工雕琢，或作河邊繫船之用或作他用，因而爲後人附會傳說乎。

窆石之中斷，據徐勉之保越錄載：「至正十九年，明胡大海攻紹興，以軍寨疫作，禱禹陵南鎮，不應，乃毀其像，什窆石。」曝書亭集則謂：「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纔扶寸兩。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今誌之以餉好古及有考據癖者。



禹王塑像　馬肇章繪

至於禹穴一說，出自司馬遷書史記。太史公自序：「上會稽，探禹穴」。唐宋之間，有遊禹六回出若邪溪詩，惟不著其處。寶歷中，鄭魴於會稽宛委山書「禹穴」二字，元微之銘，而魴序之刻石。或謂：「禹穴即禹陵（張晏說），或謂：禹井即禹穴（酈道元說），或謂：陽明洞爲禹穴（洪景盧說）。上言之禹井，陽明洞，俱在會稽山。楊愼則謂禹穴在巴蜀（見丹鉛錄）。是則禹穴固不可定名矣。今禹穴位置，乃嘉靖中鄭善夫所定（見禹穴記）。宋魏了翁詩云：「禹穴無從一罅通，禹陵原在亂山中，飲泉窆石皆如舊，誤却東來太史公。」王十朋詩云：「好古貪奇司馬遷，詩中史記越山形，如今禹穴無尋處，洞鎖陽明石一卷。」俱持懷疑態度，甚是。

由窆石亭，循石徑，來至會稽山上，縱目四野，誠然如齊召南的山陰詩中所云：「白玉長隄路，烏蓬小畫船，有山多抱野，無水不連天。」禹王廟全景，亦盡收眼底。

會稽山係由礫岩所成，岩層略成水平分佈。山上原有林木甚豐，惜爲日寇砍伐迨盡。幸有杜鵑花開得漫山遍野，稍能點綴此荒涼單調自然景。

南行經「菲飲泉」，（王十朋風俗賦：「酌菲泉以懷古」是。）下山，便至大禹陵石亭。中貯巨碑一，高丈許，上鐫「大禹陵」三字，色赤。乃嘉靖中，知府南大吉所立。其左爲大禹寺，亦損毀殊甚，門閉不可入。

坐茶肆中，想到關於禹之史實問題。我國信史，始自殷商，夏代以上，則似應視爲傳疑時代，較爲妥當。然傳說中，禹爲人民服務之功勳，固足令後世萬代景仰也。休息片刻，便買棹而歸。


由正殿左出便至窆石亭　馬肇章繪

# 南國的樂園——香港

程志政

## 南國散記之三

在國內烽火連天，物價狂漲的現況下，香港的確是一個理想的樂園。

最難能可貴的，是社會秩序安定。誠然，香港和其他大都市一樣，也有劇盜，也有鼠竊，也有專門行騙的「老千」，也有寫恐嚇詐財信的「打單匪」，可是，就整個秩序而言，和國內不免有霄壤之判。

這裏沒有工潮，沒有學潮，沒有米潮，沒有「三罷」的威脅，沒有抬着棺材的遊行，沒有特殊階級，沒有黑暗勢力，更沒有什麼「赤色」「白色」的恐怖。

為什麼毗鄰着國土的香港，和國內竟差得這麼遠呢？我以為主要的原因是物價穩定和眞正法治。

### 物價「平得你笑」

先說物價，港政府對于一般日用品，都訂定公價，由物資工商署隨時公布，並且規定出售公價物品的商店，必須將公價表陳列在店內顯著的地方，必須將價格在公價物品上標明清楚。物資工商署派有大批密探，四出偵查，凡是違背法令，抬價出售的，第一次罰錢，再犯便有坐苦工監或被勒令停業的可能。

公價表分香烟、汽水、啤酒、鞋油、清潔用品、食糧、鮮菓、肉類、(包括澳洲牛肉、澳洲羊肉、羊仔肉、澳洲豬肉、澳洲烟肉、澳洲家禽)、家兎(去皮)、奶類、麵類、鹽類、糖菓、餅類、鞋類、冰類、成藥、新聞紙、冷氣用品、烟草、化粧品、尼龍絲襪、刀片、剃鬚膏、皂類、爽身粉、牙刷、牙膏、玻璃雨衣，練習簿、電燈泡、髮鉗、機器脚踏車、煤、襯衫、樹膠、玻璃、衣服、書籍雜誌等三十八類。舉例說吧，三五牌香烟每聽三元二角五分，三炮台每聽二元八角，吉士每包九角，冰每磅四角，力士皂每塊七角，固齡玉牙膏每支一元一角，鴻基煤每噸一百十元，所以在香港吸三五牌香烟，是一件極普通的事，不能够來估量吸烟人的身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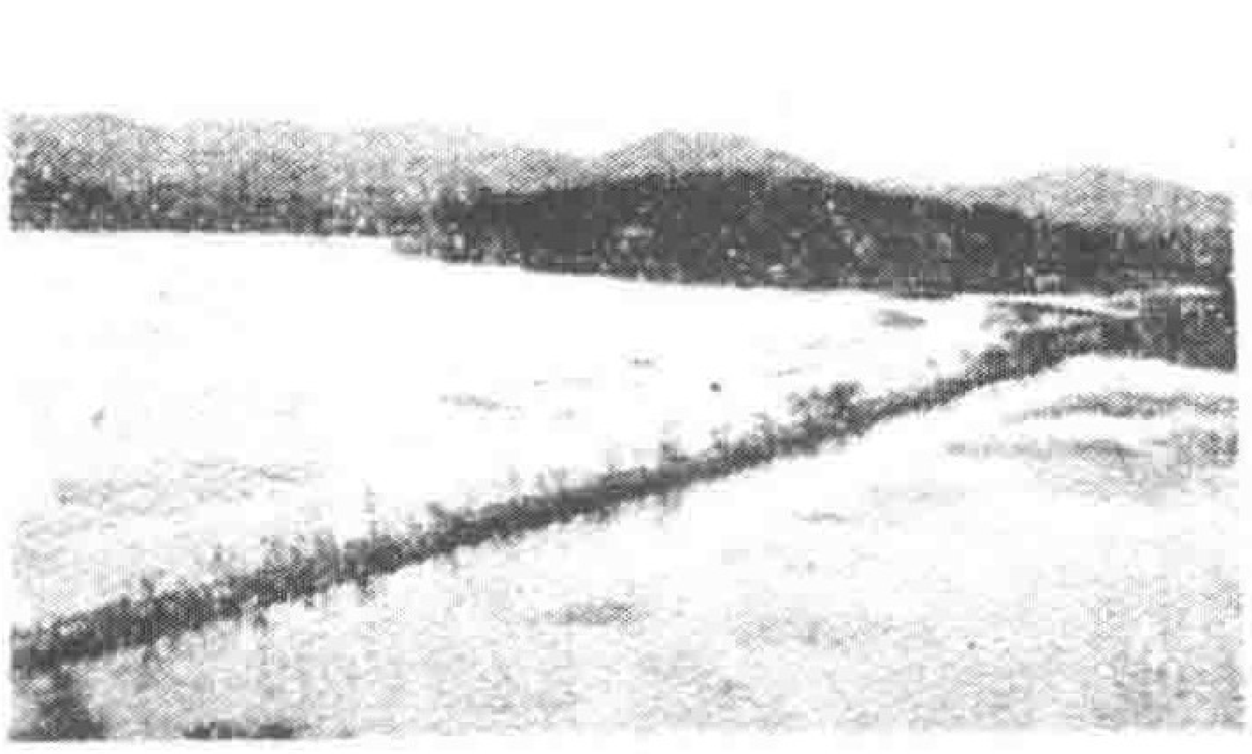
米並沒有規定公價，這確是出人意外的，但是港政府對于米價的管制，從來沒有疏忽過，他們釜底抽薪，從增關米源着手，結果因為存底太豐，米價在半年之內，幾乎跌了一半。在同一時期裏，上海的米價，由每担九萬元飛漲到四十五萬元，加了五倍，香港呢，清心絲苗米從一百廿元一石跌到五十八元，海防米每石竟跌到四十七元，眞是一個絕大諷刺！米價向來是生活指數的南針，米價既然大跌，柴、油、鹽、醬、醋、茶以及魚肉蔬菜自然也跟着跌價，茶樓酒館，也紛紛「割價平售」，電費也一減再減，最近聽說電車，公共汽車，

---

# 「高士」永安湖

朱偰

浙西佳山水，杭州而外，厥推吾鄉之永安湖。湖在海鹽縣之角里堰，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既擅湖山之勝，復饒江海之美。明孫一元號太白山人者，嘗共許相卿游此，故亦有『高士湖』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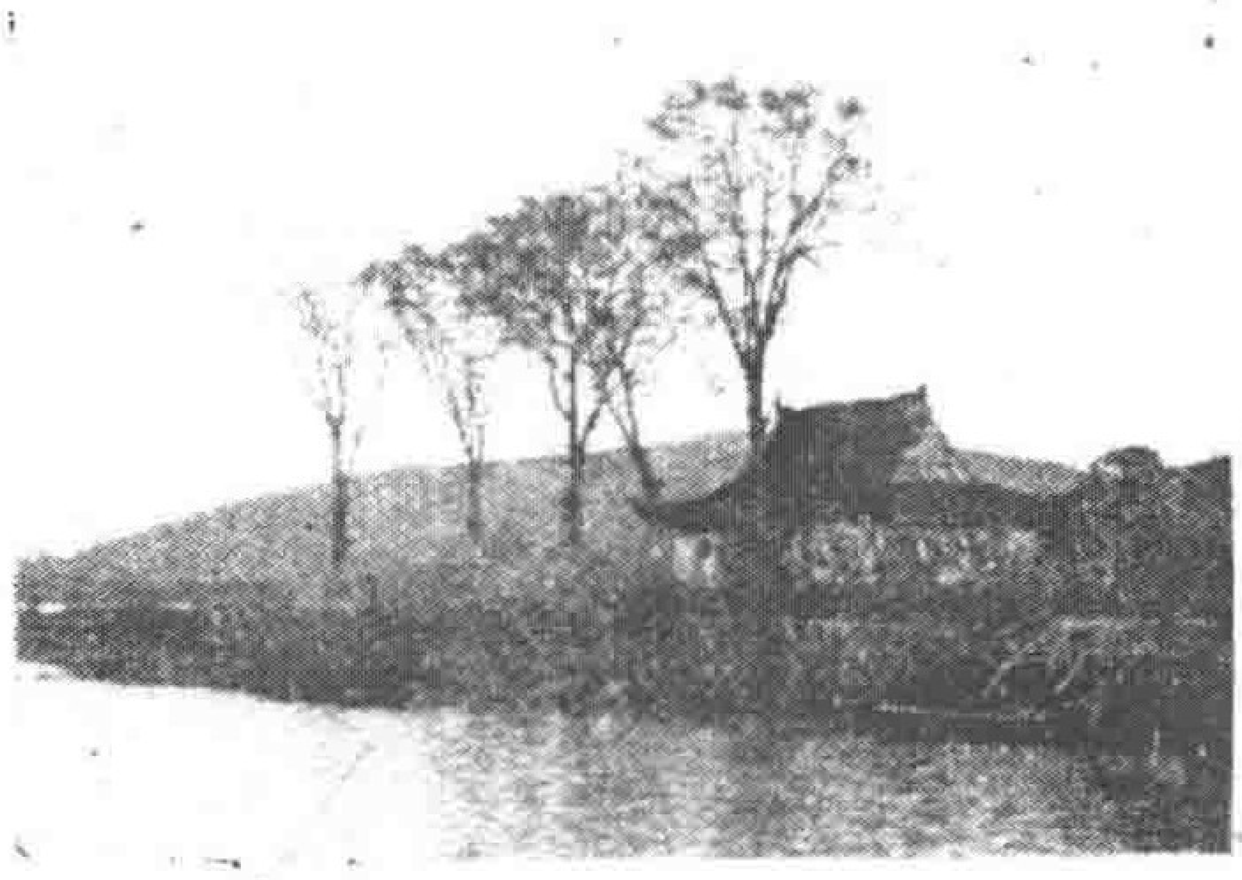


永安湖中長隄分湖為南北

## 鷹窠頂

山之最高者，稱鷹窠頂，外臨大海，內瞰永安湖。鷹窠頂一名雲岫峯，上有雲岫庵，兼山海之勝。每當九月既晦，十月之朔，登鷹窠頂而望日出，最為奇觀：有時日月並昇，霞光縹

永安湖野祠



鈔；有時日月相掩，宛如晦暝。其並昇者，稱曰『合朔』，相掩者，稱曰『合璧』，黃宗羲謂之日食（以今日天文學眼光觀之，稱之爲日食爲是。）數十年始一見。明清詩人，如貝瓊，孫一元，許相卿，黃宗羲，彭孫詒等，常登臨酬酢，傳爲佳話。事詳吳東發續澉浦詩話中。余嘗以春二月登此，桃李盛開，百卉爭妍，內瞰澄湖，湖平如鏡；外望大海，水天一色。空明澄澈，令人歡歎止矣。

先君在時，頗愛永安湖風景，兼江海湖山之美，嘗欲卜築其地，兼以藏書。胡塵未靖，齎志竟歿。藏書分散南北，旅櫬遙寄天涯，言念及此，心傷欲摧。所幸敵氛消除，國土重光。異日當建天風海濤樓於雲岫峯上，聚集南北藏書七十萬卷，闢爲圖書館，以竟先君未成之遺志也。

輪渡的票價，也要減低，普惠平民。

就記者觀察，香港政府物價管制是相當成功的，當去年十一月間黑市毛絨綫賣到每磅六十多元的時候，港政府立刻規定毛絨綫公價爲每磅十五元，命令公布以後，不消說，百貨公司櫥窗裏的毛絨綫全失踪了，誰願意以四分之一的價錢出賣呢？其時大家都笑港政府把公價定得太低，結果要買毛絨線的反感到許多不便。豈知政府早有成竹在胸，公價公佈不久，他們便把大宗上好絲毛綫，委托著名的十幾家商店照公價發售，每人限購一磅，讓持有居住證的貧民先買，這樣一來，黑市價格暴跌，終于不得不照公價出售，現在每磅已跌進公價，每磅不足十元了。尼龍絲襪最初賣到每雙二百餘元，後來政府規定公價爲十二元，現在每雙祇賣九元九角了。所以商店常用「擁護公價」，「平過公價」和「平得你笑」等標語來號召顧客，事實上二百元一雙的玻璃絲襪，跌到九元九角，怎不使買客「笑」逐顏開呢？

港政府規定公價，是有一定的標準的，大體上他們是按成本加上百分之十的合法利潤，照這樣推算，在沒有規定公價以前，毛線和尼龍絲襪的利潤，是何等驚人！現在政府又把黑市價值六十多元的美國「阿羅」襯衫定爲十八元，市面上又看不見「阿羅」的影踪了！可是政府正照公價發售二百件，聰明的商人，還在和政府鬥法呢！

## 法律「鐵面無私」

安定香港社會秩序的第二個要素是「眞正法治」，香港既係英國人的屬地，所以也一貫的保持着英國的法治的精神，關于英國本土的法治情形，記者從前在倫敦時，已向本誌介紹過。法律根本沒有條文，有罪無罪，罪重罪輕，完全憑法官和陪審官的意旨決定，但他們的法治精神，却寄托在「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最高原則上，換言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英國軍人在香港犯了罪，同樣的受處罰，政府官員貪汚，雖一元之微，也難逃法網，足球名將曾某，家貲富有，在香港也算是閥閱之家，爲了受賄五十元，竟被判監禁兩月。但法官對于婦女和初犯者，却能特加憐惜，向懷士門(Wiseman)茶室騙去大批食物的摩登女騙（見記者五月廿九日的申報通訊），因爲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上堂委婉陳詞，結果簽保百元了事，有時法官還大發慈悲，從濟貧箱裏捐錢給貧苦的女犯。但對于作惡多端的兇徒和騙匪，對于違犯公價規定的黑市商，絲毫不能饒恕，廣西輪管事爲了一瓶啤酒超過公價，被罰九百五十元之多，現在「打單匪」經過法律的嚴厲制裁，已經銷聲匿跡，黑市商人也因處罰太重，不敢輕于嘗試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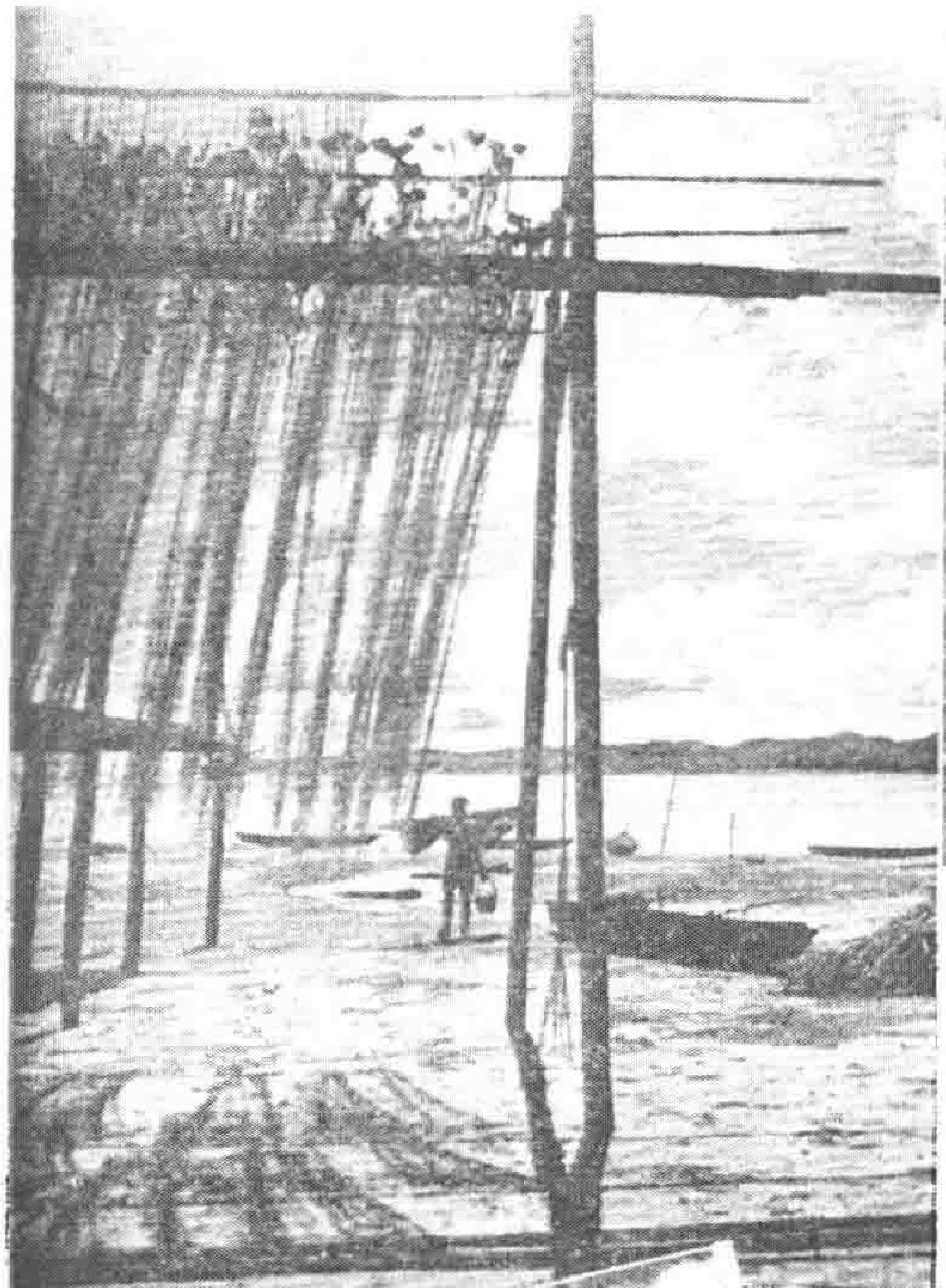
一位美國人從上海到了香港，他向報界發表觀感說：「我從上海到了香港，彷彿是從監獄回到了天堂」，這番話雖然不免過火，可是香港從各方面看，是比上海高明多了！你可以在這裏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你會感覺得相當輕鬆，這小小的山城，正和騷亂窒息的中國，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完）

◆　◆　◆

# 沙越魚鄉

黃傑夫攝

沙勝越是英屬亞的一個很小邦，由酋長統受英國保護。接近赤道，與馬各地一般的常交，幸有海風，並不酷熱。土人——馬來外，以華僑為。馬來人仍是經濟社會的生工商業則操在之手；華僑可是這土邦一切間。這地方完熱帶情趣，海民則以海為生





⇧馬來族少女在海濱用細篩淘物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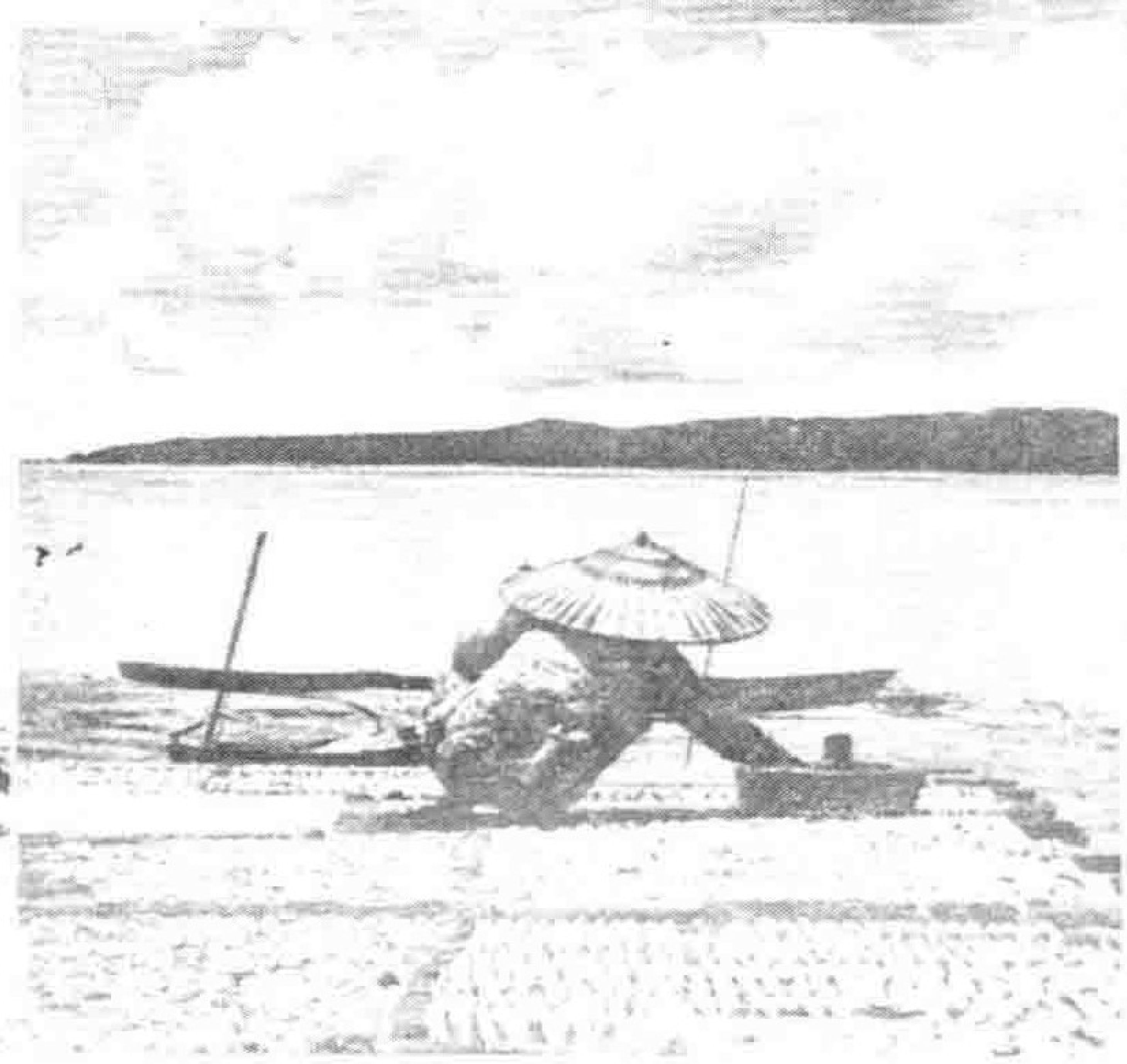


⇧海濱居民善于航海，以單獨一人駕一葉扁舟，雖波濤洶湧，仍操縱自如。

⇧海濱漁人出海捕魚，早出晚歸；魚網晒在青天白日間，是一幅天然圖畫。



⇧沙勝越海濱之鷺鳥。



⇧馬來婦女于海灘上拾取貝殼類，藉以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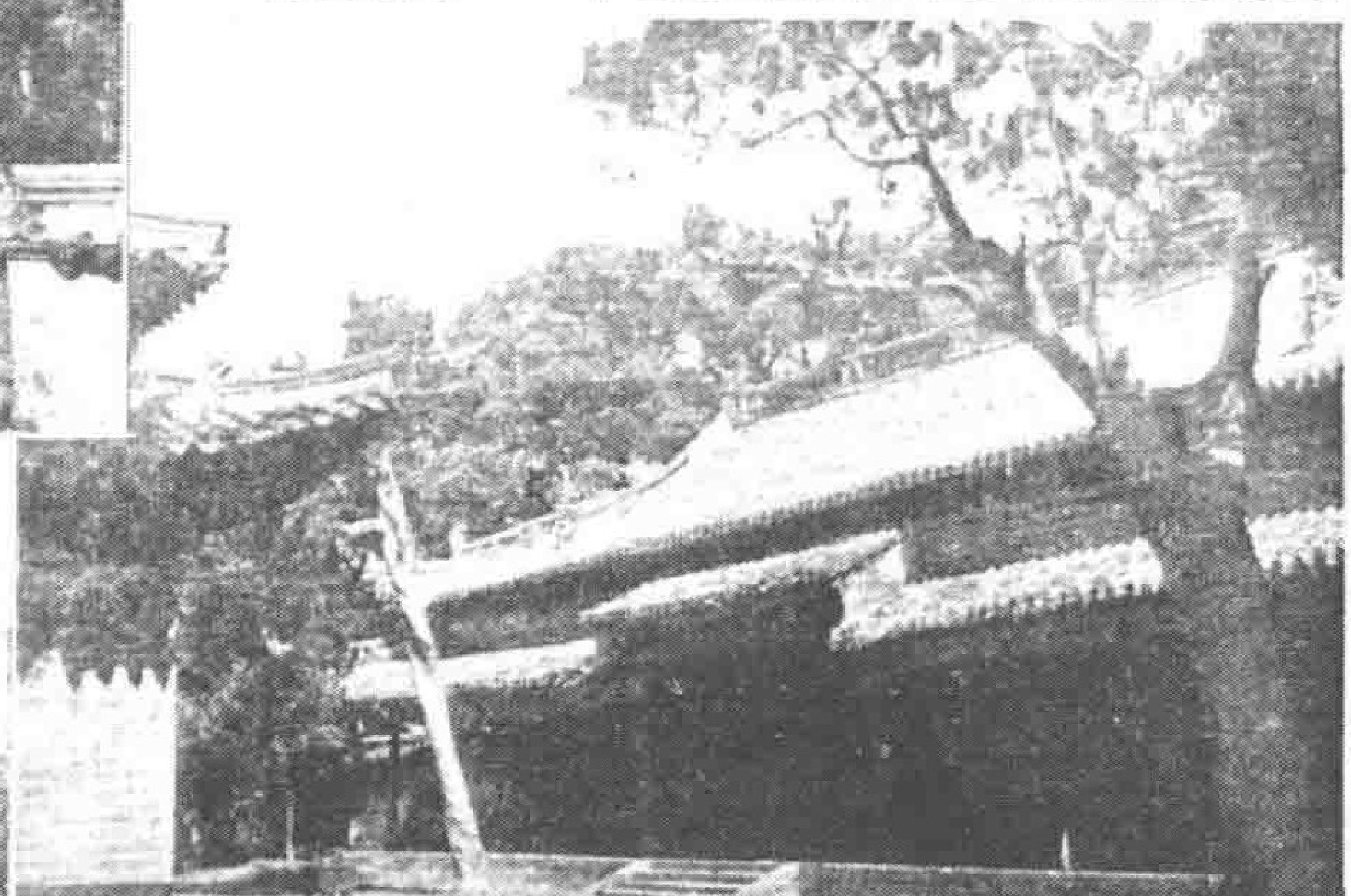
# 普陀勝境



⇧自南天門折返，再沿海至紫竹林，其寺外卽潮音洞，係山島突出海中之一部，怪石磷礁，與海相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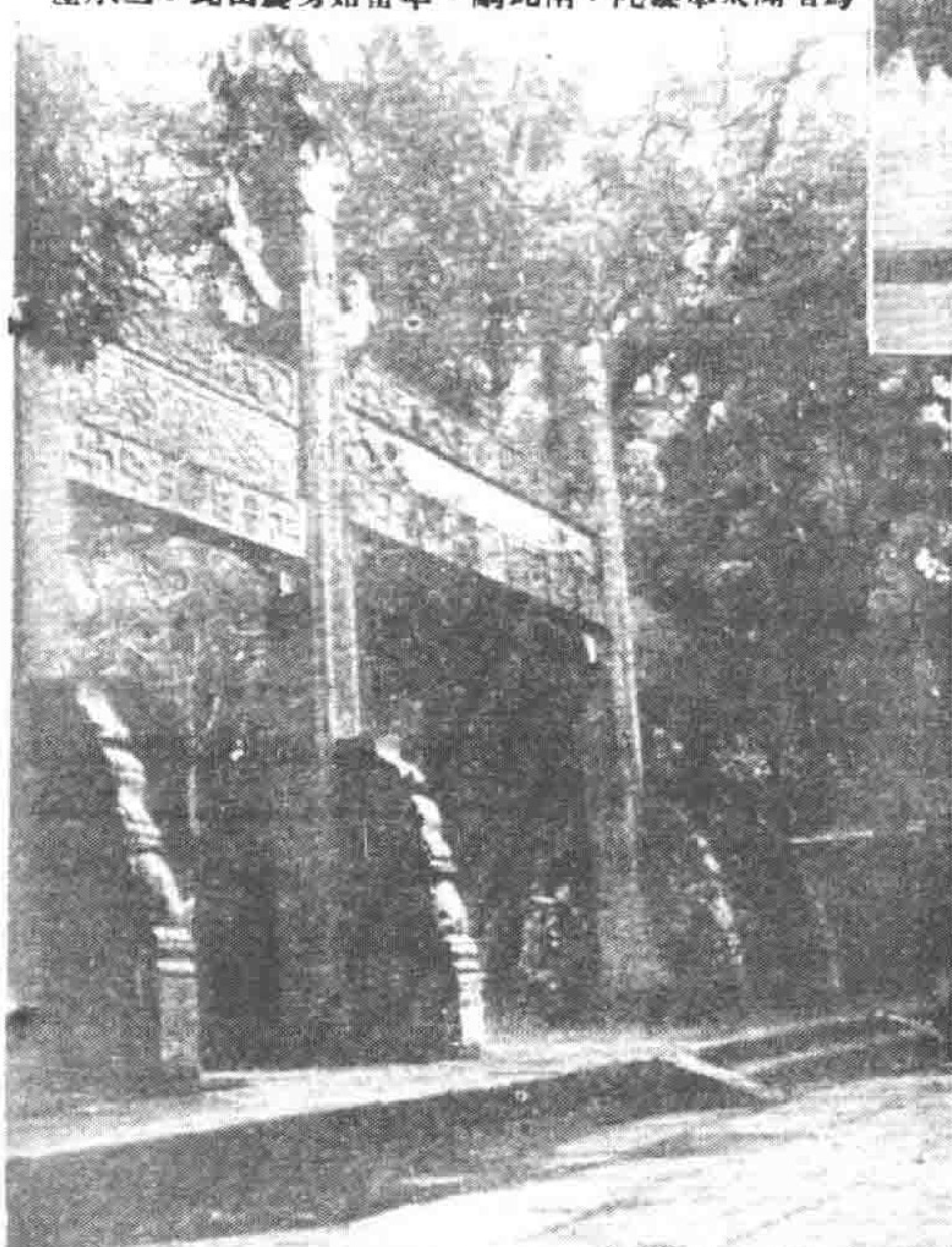


⇧上圖爲太子塔，據傳滿清代某太子，信奉佛教，慕南海普陀爲佛國，卽微服南行，在此苦修，嗣以勞瘁，終至病革，當彌留之頃，始自言其身份，竟震驚了全山，因書此塔留念。塔方形三級，下承以方形座台。



卽爲天王殿、大圓通殿，畫棟雕樑，備極壯嚴，上覆黃色琉璃圓瓦，當陽光普照時，眩燿人目。

⇩文昌閣在小市街的頭上，是建築最新的一座寺院。寺旁的一座三層樓洋房，係全部現代化的建築。下圖爲文昌閣正門。



⇧法雨寺卽後寺，叢林擁映，極爲幽靜，樓台亭閣，重重疊疊，極備別緻，閣[illegible]寺前石牌坊。



# 東南的佛地
# 普陀山環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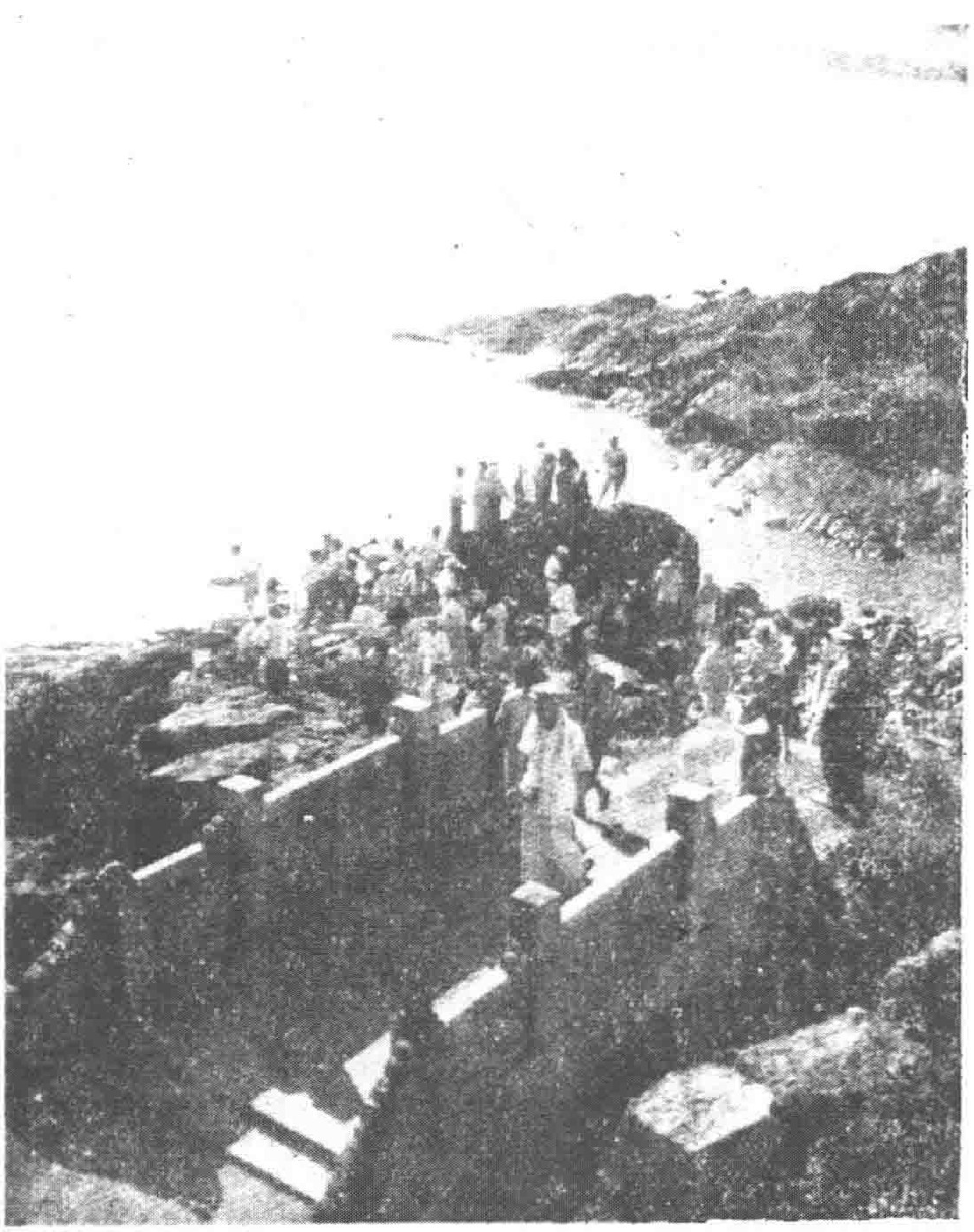
顧廷鵬

普陀山，這充滿着佛教意味的名字，使人們多麼神往。它是佛教四大聖地之一，在比我們先一輩的老人家口中，已經給了我們很多神聖的傳說和印象。多少年來，凡是信奉佛教的信徒們，從各地每一個角落裏，跨越千山萬水，虔誠地向着普陀山去朝拜聖地，祈求他們的願望，或是去搭歷修行，完成他們理想中的西天極樂世界。

## 菩薩矢志不東游

在佛教傳說上，普陀山的確有過幾頁光輝的記錄。在若干年前，觀自在菩薩——俗稱南海觀世音菩薩——確在普陀山和對面海中的一個小島洛迦山講經和設置大規模道場，超渡衆生。又說後至五代梁貞明時，有日本和尚慧鍔，在山西五台山請了一尊銅佛觀自在菩薩，預備渡海回日本去供奉，船行在東海中，觸住在新螺礁上，再不能行動，慧鍔和尚就默默祈禱：「假如日本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建立精舍。」當他祈禱完畢，船就自動地離開礁石，很快的航行，停止在普渡山的潮音洞旁。當地的居民看到一隻船飛航來到，爭相觀望，探詢究竟，得到慧鍔和尚解說後，就讓屋供佛，後修建爲「不肯去庵」，經過一再重修，始成爲今日的普濟寺——即前寺——。又依據佛經上的記載，凡佛講經說法的處所和情形，以及寺院形式和環境等，都和普陀相似，即可證明確爲佛講經的地方。

依據一般歷史來說，我國與國外通商，先自陸道，自中原黃河流域陝西一帶，向西經甘肅河西走廊，甘涼肅州出嘉峪關玉門關，經新疆天山南路沙漠地帶，即古代西域，翻越帕米爾高原，至中亞西亞以及佛教發源地之印度各國，佛教就隨着商道漸漸傳入中國。到盛唐時，佛教在中國也到了最盛時期，唐玄奘幾次赴印度取經，以及印度許多高僧來中國傳教，都經陸路來往，政府當局還特別設了專院，搜羅人才，翻譯經卷，普設寺院。那時唐代的普陀山，相信至多還是矗立在海中人



觀音跳



千步沙文昌閣，太子塔

烟絕跡的一個孤島。假定說「佛」釋迦牟尼如來佛和觀自在菩薩等，在佛經的記載上還是多少世紀以前的一件事，那末怎樣會親自在普陀說法講經超渡衆生呢？尤其說普陀的一切，都相似佛經的記載更成了一件疑問，充其量祇是佛教自中原流傳到南方來以後，依據佛經的記載來建築寺院，佈置佛的環境而已。

在普陀的寺院建築以及匾額石碑彫刻，佛像的塑形等，絕對找不到有近似宋代的作風，求其次，元明的遺留物也看不到一點，所能看到的，寺院佛像等等都是清代的建築。

普陀在清代的確有過黃金一度時代，現在已經在日趨沒落中。

## 資產最大的前寺

那握全山權力與資產最大的普濟寺——前寺，建築在康熙年間，寺前有荷花池，池中建有六角亭通以小橋，憑欄俯視，滿池荷花，清香撲鼻，進頭山門後，天王殿，大圓通殿等幾座寶殿，其建築宏偉，畫棟雕樑，黃牆朱幛，極臻壯麗，上覆黃色玻璃圓瓦，陽光普照之時，眩耀人目，又當暴風疾雨之際，屋簷鐵馬，丁東作響，似管絃絲竹，清越澈耳，大殿中釋迦牟尼如來佛端在正中，阿難，葉迦，文殊，普賢，分列左右，全身鍍金，奕奕生光，右供千手大士像，左供送子觀音像，據說靈驗異常，以致一般善男信女，虔誠叩拜，香火最盛。

普濟寺廣數十畝，爲全山資產權力最大的一個寺院有着寶殿十座，東西羅漢堂法堂等十七所鼓樓鐘樓千人樓等十二處，東壁壁軒挹爽軒等四處，定海下院本山下院等五處，這大小寶殿院堂樓軒四十多處的一個前寺，在當年建築的時候，够可觀了，在過去香火繁盛的時候，也可想而知了。

在前寺附近有着一條小街，是全山唯一的一個市集，小小的街道，幾十家店舖，大都是以適台遊客所需購買的東西，如敬佛燒香用的香燭元寶和作爲紀念品的石刻玩具佛珠等爲主要的買賣。沒有一定的價目，看着你買主的身份和需要來估定物價的高低。這市街上的所有房屋，全部屬於寺院的產業，甚至其營業的範圍和管理，也由寺院來主持，據一位商店的老闆說：抗戰以前，在普陀經商的人，是不能攜帶家眷住上山的，爲了普陀是佛家的聖地，不允許有女人住在佛山上，來擾亂靜心養道的佛門弟子。抗戰以來近幾年中，已經無形中衝破了這一條規律，可以夫唱婦隨子女滿堂的在山上經商。住在山上經商的人們，也不能出售葷腥牛羊猪肉等，甚至鷄鴨也不能飼養，這一類污穢的葷腥食物，也是佛家所忌，修行的佛門弟子，當然是有着他們的悟性，來摒除這一類葷腥食物，可是苦煞了一般尙未超脫塵俗的商人，三日不知肉味的俗人，趁着去寧波或鎭海批購貨物的時候，大嚼一頓，或是請托經商載運貨物的班期航船，在貨物裏在行季中夾帶點葷腥來山上享受。當他們弄到了魚肉以後，决不敢公開的呼朋聚友，猜拳喝酒，祇能[illegible]祕密地邀聚一二知已，在後院或高閣裏，偷嘗魚肉的滋味。要是給寺中住持偵得消息，就會驅逐出境，趕出聖地，永不允許你再來普陀山上經商立業了。

## 生活在施主身上

遊客們要是在普陀多住幾天，覺得吃素使


普濟寺一帶全景

你不能再繼續的話，祇要你懂得門路，有法幣，可以在商店裏找到罐頭的牛肉鬆之類葷腥食物，鉛罐上明明貼上了純素什錦醬菜，開出來會變成一罐芬芳撲鼻的牛肉，尤其現在美國貨的罐頭食物，那罐上的「洋文」，山上的和尚和商人，不一定有幾個人懂得，各種美味的魚肉類罐頭食物，儘可以找尋出所需要吃的東西。遇到和尚來查詢的時候，黃荳，醬菜，餅乾，隨你的靈機去應付，要是和尚不相信的時候，你可以拿出你暗暗中熟記的一罐開給他們查驗。反正在遊客買去後開出來吃的時候，裏面是魚肉之類的東西，就是被和尚看到，也作爲你自己帶來的，而且，能出得起比別處貴上幾倍的價錢買來吃的遊客，大都是有錢的大施主，和尚們唯恐恭維不週，怎敢來查問得罪你的來源呢。

幾十家商店，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集團，他們不像通商都市裏的商家那麼時刻在競爭，都是悠哉優哉的過着清閑的日子，每當有一批香客或遊客來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營業最盛的時候，『三季靠一期』，祇有在香信期的時候，他們要獲得一年的開支，因此在普陀要抱着「大施主」的姿態去購買你所需要的物品，要是你仍像在普通的都市裏那樣交易，你所受的遭遇，一定會氣憤難堪的。

## 文昌閣和太子塔

文昌閣，在小市街的頭上，是建築最新的一座寺院，寺院旁的一座三層樓洋房，全部現代化的建築和設備，與上海的花園洋房來相比，不會怎樣遜色。床舖用具，足够一二百位遊客的住宿膳食。主持的和尚和招待的侍役，比了上海大都市裏的茶房要客氣得多，爲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來源，是施主們施捨的鈔票，而且他們也沒有都市裏旅館中一般茶房的機警，不會善觀氣色。祇要行動闊綽，舉止大方，會侍奉得很舒服的住着。

據傳聞：文昌閣和洋房客堂的建築，還是近數十年來的事。有一位很漂亮的和尚，在四方化募，結緣到一位富孀，由這位富孀出資所興建。依據近代摩登的形式點綴在這佛地裏。

文昌閣旁的一座太子塔，據說是清代某太子信奉佛教，羨慕南海普陀爲佛國，就祕密的借了太師太保到普陀去修行，在普陀的僧徒，都不知道他是皇室太子，住了二個多月，流連忘返，對信奉佛教的信念更堅，潛入空門，念佛修行，後來終因精神勞瘁，得病而死。在他彌留時候，剛才把他的身份是清室皇太子告訴僧家，震驚了全山的僧徒和州官，營葬在前山，並建塔在旁，以誌其事，該塔的建築，爲方形三級，下承以方形座台，每級每面刻有太子和太師太保的像，形式方面，還算美觀，唯雕刻花紋，不能算爲上乘。

## 登高鳥瞰全寺

普陀全山的精華，可以說都集中在普濟寺附近的一帶，要是祇在幾條可以行走的路上來回繞走，會使你難辨方向在那裏來回團轉，要是不怕野草的纏繞鼓起勇氣，爬上普濟寺對面的小山頂上，就可以把普濟寺一帶的景色，盡收眼底。那隱藏在叢林中的許多寺院，和周圍的碧色海水，使你心曠神怠。普濟寺後的太子沙千步沙，兩沙灘相距約百步，千步沙三面環山，前臨海濱，長約里許，平沙一片，眺望無限，沙平如絨氈，海潮流瀉，是一處很好的天然海濱浴場，不過在海浪巨濤沖擊的時候，



潮音洞

沒有海濱浴場的設備，往往會發生意外的危險。

前山除了普濟寺一帶較爲精華以外，沿着海邊繞一個圈子，以半天的時間，可以完成遊程。

## 燒香不如結緣？

一般去普陀的遊客，無論從上海或是寧波到普陀去，船都停在普陀的短姑道頭外海中，在上岸以前，船上遠眺普陀的時候，一定會使你相當的失望，沒有樹木光光的幾座荒山，聳立在海中而已，踏上短姑道頭的碼頭，一座高高的石牌坊在你眼前，轎夫，買香袋香珠的小販們，會包圍着你，使得無法應付，一路上五步一崗十步一崗的成羣乞丐和尚，兩手提着他袍角，嘴裏喚着『結結緣吧！』『施捨施捨吧！』甚至說『燒香不如結緣，』等等向你釘住着討錢，有一位同行的太太，身體比較胖了一點，她預備了廿萬元一千元的鈔票，預備在普陀施捨與結緣和尚的，不到半天的時候，還沒有走回前山的所有名勝，已經給完了。最後到她一千元鈔票完了不給的時候，反而被一羣伸手討錢的和尚口出惡言罵了一頓，使得那位太太哭笑不得。

在短姑道頭僱上一輛轎子，決不要聽憑轎夫的索價和他們指揮，抬着你去玩。最好先一條直徑平坦石道到普濟寺，找定住宿的地方，放置了行季，儘量的把普濟寺附近的多許多寺院暢遊一下，才後向西行至盤陀庵，有大放生池在寺前，沿盤陀庵東側牆登石級上山，經東天門，西天門，有心石，至梅福庵，由梅福丹井，至盤陀石。

## 盡態極妍的怪石

盤陀石，在西南峯，東枕海西扼拖山石，古名金剛石，兩石上下相叠，上石如鷄卵，下石承之如盤，上石之半，與下石接，前仆如人首，二石相接處有細隙，傳謂以細綫可以穿過之，蓋二石未嘗相連，二石間有短木梯凡十餘級，緣梯而上，石面平如盤，登上俯瞰前山風景，瞭如指掌，矚目四望，附近皆怪石奇岩，矗立雲表，有石如盤者，傳稱大士說法石，其他如五十三參石，點頭石，石浪岩等，環列周圍，旁有靈石禪院，院外望之，有天下第一石，西天大士說法處諸句。

自盤陀石至觀音洞，行於山脊，沿途皆石砌，平坦異常。每半里許有石橙安置，以備息足。至半山，兩旁怪山聳起，魁偉如奇鬼，愈行岩石愈峥嶸，有壁立數仞者，有搖搖欲墜者，有平如盤者，有光如峯者，盡態極妍，不一而足，有二石如龜形，其一蹲石頂，一則緣石直上，昂首延頸，筋骨盡露，美其名曰二龜聽法石，又尋道上登半山，則見山峯接天，海濤聒耳，有小島浮海面如龜背者爲落伽山，再前行山路將盡，俯視峭壁千仞，海潮如瀉銀練。羣山島環列海中，成隊帆船，點點沙鷗，悠游其間。每當日落之際，夕陽反照，成爲一幅天然美麗的落日圖。下坡至觀音洞，洞係天成，傳爲大士得道處，洞內石岩凸出，分洞爲二，皆供大士像，其側有白石疎竦，圓首細頸，體碩而短，酷肖鸚鵡，名鸚鵡石。

自觀音洞至彌陀庵西方船，係以水泥製成在山嘴上的一隻船，回到上岸的短姑道頭，再沿着海邊至南天門，其下波濤洶湧，衝擊亂石，鏗鏘作聲，每值旭日初升或夕陽西下，海波上下掩映，金光萬道，目爲之眩。

南天門上有眼龍井，係山頂二個陷坑，據云終年泉不涸，頗爲奇特，自南天門折返，經金沙灘至觀音跳，相傳大士自落伽山至普陀，首居是地，岩石上並有大士足印。再沿海至紫竹林，其寺外即爲潮音洞，係山島突出海中之一部怪石磷磷，有深谷，與海相接，水石抨擊，聲如洪鐘，因以得名，岩下皆穴罅，莫測其深，海水湧入罅穴，故澎湃不已，潮音終年不

絕，壁聞數里。

自潮音洞約二里回至普濟寺。

## 金剛洞如在畫中

前山除沿大道所遊的許多寺院以外，還有許多小寺院分列在各處，據云還有一處金剛洞，為天然石室，洞在萬山叢綠中，行人絕少，傳洞內居老僧，能知過去未來，但以道途未經開闢，設無導遊者，難覓其地，山徑崎嶇，不易步行。將抵洞，見竹管接連無數，縱橫山麓，其竹管通山瀑，分佈裝置各寺，以供飲料。抵洞口，風景秀美，遊者如置身畫中，洞口圍以怪石，高插雲霄，古籐圍繞，別有洞天。入洞中，洞口殊狹小，僅容一人，尚須傴僂而進，內至湫隘，昏黑不辨人物，中有小桌，供大士像，石岩凹凸處，有天成觀音像，據稱已歷數千年，非人工所雕出。

## 肉身佛傴僂而坐

後山為普陀之陰，蓁莽未闢，山徑峻峭，禪院稀落，山道崎嶇。

由前寺出發，經大乘庵，有臥佛。龍乘庵約四華里至後寺即法雨寺，沿途平坦大道，石板舖面，東臨海濱，西旁山麓，頗有風趣。將抵法雨寺，叢林掩蓋，極為雅靜，樓台亭閣，重重疊疊，其寺亦建築於清代康熙年間，與前寺似同出一轍。有規模宏大之寶殿七座，法堂十三處，閣樓軒廳等十四處，並藏有玉佛、銅佛、鐵佛、珠佛等名貴佛像。

出法雨寺西邊門登一千餘步石級，約五華里，直上佛頂山為普陀最高峯，山頂坎中，建有慧濟寺，寺院亦相當宏大，由層層石級，依欄杆扶搖而上，將至山頂，石岩聳起，壁立千尺，攀緣而上，可容數人。瞻眺近山遠海，歷歷如在目前。

從佛頂上折向左行，依小道下坡至古佛洞，係天成石洞，傳洞中有肉身佛，傴僂而坐，周身裝金，胸部乾枯如柴枝，筋骨畢露，唇微啓，面色如生，鬚眉盡脫，儼然一老僧。

再經飛沙墺至梵音洞，亦為小禪院，山嶂疊起，岩石如厲鬼，岩後枕海，潮聲倍響，岩東西對峙，中有洞，寺僧言在欄杆行，沐手焚香後，觀洞內，嘗有人形，以為大士所化，惟形象不一，隨人而異，或為鬚髮斑白之老翁，或為明眸皓齒之少女，或兇猛壯偉如力，或為披戈執劍如勇夫，雖係神話，亦可一驗其究竟。

遊完梵音洞，經千步沙即可返回前寺。普陀全山，遊覽大概可告一段落。

× × ×

普陀，是不會使遊客迷戀不捨的，它沒有杭州西子湖那樣的秀麗，也沒有無錫太湖的精巧，要是在內地奔馳過的人，看普陀山除了海以外，是不會怎樣感到奇特的，它沒有四川峨嵋山的宏偉，青城山的玲瓏清秀，也沒有陝西華山的奇峯懸崖，更比不上崆峒山的氣魄浩大，沒有廣西桂林陽朔等地山水的奇巧，湖南衡山，嶽麓山的秀麗，山西五台山的千山重疊。普陀山祇能給久住都市中的人們，去透一口氣而已。

普陀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一年年的在減少，物價高漲，生活艱難的今天，前往遊覽和避暑的也極少了。時代的變遷，倘然仍固立着佛教的範疇，是不會再有希望復興的一天，除非加以近代的建設和管理，摒除一切的惡習，治安交通設備等一切都能吸引住遊客的時候，才能使普陀再繁盛起來。

馳名卅年　本地名點

# 喬家柵湯糰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穹窿道上（顧振華攝）

# 吳山的最高峯——穹窿山

顧振霄



## 一

何處深山好物華，穹窿山下古烟霞，出林澗水成清語，
上樹藤枝開紫花，久住老僧如避世，初來塵客懶回家，
一樽醉倒東風裏，更覺砂鍋穀雨茶。
王漢卿詩

吳郡多山，歸有光吳山圖記：「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天平尙方支硎皆勝地也。」這許多山，除了虎邱天平靈巖早已婦稚皆知，其他的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其中最高的，當推穹窿，牠和陽山，雄踞南北。袁宏道穹窿山記：「穹窿高深，甲於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蹟有赤松子採取赤石脂的煉丹臺，昇仙臺，和國師龕，以及漢代朱買臣山中採樵時的藏書廟，讀書臺等，到現在赤石仍隨處可以檢得，又產自然銅，故亦名銅嶺。

## 二

山的位置在蘇福路善人橋站西南，距離約三里。當你遊靈巖的時候，從琴台上極目西望，見到半山殿房叢集的那就是了。

牠是全吳最高峯，諺云；「陽山萬丈高，不及穹窿半接腰。」雖嫌言之太過，然其氣勢的雄偉，並非虛傳。依了高下，分成三個山峯，其最高的名箬帽峯，在陽山那面望來，眞像浮笠一般。三茅峯最下，南毘白馬嶺，北連鳳凰山。從箬帽峯遠眺太湖，七十二峯，盡收眼底，天平靈巖多覺得低矮了。

其實牠不單高峻，而其優點却在牠的紆曲深邃，周圍迤邐二十餘里，有五個山塢，那五個山塢是：竹塢，白馬塢，紫籐塢，寗邦塢，恰分處在山的東南西北，而以中間的皇篤塢，爲最著名。在箬帽峯東南山麓下，格外的窈窕靈奧，清絕人寰。

山上寺觀，歷經滄桑，現存的有四座，內以道家的上眞觀高據峯嶺。其餘三座寺宇，多深藏山塢，而拈花寺近爲比丘尼靜修之所。一山而容僧道尼，自是罕見，穹窿却不作爲奇的，有詩說得好：

僧寺居然道觀鄰，　底須同異辨疎親，
名山綴景由來久，　惟愧何方牖此民。

山而無寺，便成荒山，少不得由他來點綴了。」

## 三

上眞觀創於漢代，有茅盈茅固茅衷三個弟兄，自大茅山遊歷來此，始建道院。順治七年，由施道淵重建，遂成巨構，佔地百畝，殿房共計一千零四十八間，可容數千人，香火大盛，「幾分龍山一席」可以想見了。

從山麓到上眞，經過的是石砌的山道，很是平整，自鐵竹亭以上，山道始慢慢的向上，那時便可聽到淙淙的流水的聲響。

數十級後，在亂石中漸見一縷淸泉，順着曲折高下的山澗流着，要是在宿雨新晴的時候，那泉水也格外大，從小函谷到雙膝泉，是最够玩賞的一段，映着日光，更有奇趣。

雙膝泉在山半，巨石平舖，石面陷有二穴，深約一尺許，泉流到此，分注石穴，再台一而下。相傳是茅君禮斗的地方，神話雖荒誕不可置信，泉水却此處最爲可觀。

再上，佳木千章，濃蔭蔽日，蒼松夾道，野花奮發，而潺潺水聲，時聞時杳。百餘步而抵第一洞天，有樓可以登眺。供關壯繆像，正氣浩然，令人生敬意。樓的四週，古樹環抱，幽僻異常。



第一洞天（顧振華攝）

到達上眞觀，已是三茅峯的頂巓了。這觀起先是很小的，到淸代出了一位有道行的施眞人，才把牠興建起來。依山的高下而築成，層樓叠閣，迴廊曲折，不熟悉的人，要是沒有人引導，眞會迷途的。

全觀共三十六殿，而以三茅殿和玉皇殿爲最著名。三茅殿供三茅眞君，就是漢代茅氏三位弟兄。玉皇殿以乾隆皇帝數數往遊而名更顯，曾有「餐霞挹翠」和「穹宇淸都」的匾額，和一付對聯：

百尺聳丹梯，鬱羅最上。　翠峯環紫蓋，顥氣常淸。

賜給他們，名聲遠播，卽上海等地亦有專程至山進香的，春秋二季，穹窿道上，人輿絡繹，殿上鐘鼓之聲，晝夜不絕。

觀的右面，有開山祖師墓，墓內就葬着施眞人。

眞人的事蹟，因着年代不太久遠，所以很能知道一些，他是橫塘人，姓施，名道淵，字亮生，別號鐵竹道人，小時候就已出家了，十九歲到龍虎山，在那裏學得五雷法，能驅役神鬼，療人疾苦。歸來後初在堯峯修煉，後來遷到穹窿，才把茅君故宮興建起來，改名上眞觀。他對於道敎的貢獻很大，城內玄妙觀裏的三淸雷祖二殿，和已火燬的彌羅寶閣，多經他主持修建，其他神話般的

傳說很多，可是離開科學太遠了。

經了八年戰亂，和戰後生活的不安定，已感到衰落的傾向了。

## 四

往左面爬上去，繞過上眞觀，或由觀內側門穿出，有徑可上箬帽峯，不過路很峻峭，和天平上白雲相彷，平時只有採藥的鄉人，採集山中的特產——「穹杰」。

登峯巔遠眺，太湖風帆，歷歷可數，俯瞰三茅峯，殿房鱗接，皇駕塢深邃幽遠，何處是陽山，何處是天池，以及天平靈巖七子堯峯洞庭鄧尉銅井等山，大有一覽衆山小的氣概。

## 五

皇駕塢長達數里，中間原有一座積翠寺，最負盛名。明代建文帝退位時，會在那兒住過一時，故寺亦名皇駕菴。淸代已坍毀了，現在遺跡尚可見到，荒草亂石，供人憑吊而已。

茅蓬寺在塢的最深處，背負高峯，面臨深谷，從三茅峯而下，有峯迴路轉之妙。叢翠中一角紅牆，人跡罕至，僅只鳥鳴鷹啼，和風來時謖謖的松聲，仰望嶺上，白雲片片，蒼鷹盤旋而已。

寺本漢朱買臣故宅，梁時始改建禪院，經唐宋明初，一直很興旺，光緒末年給火燬了。民國十八年，始由邑紳李根源等，籌欵重建，十餘年來，已很可觀，若干年後，也許仍是一座大寺院呢。

由寺前望，左右二嶺，蜿蜒不絕，可是見不到一個村落，一所茅舍，只有遠遠的綠蔭中，有數椽瓦屋，那便是拈花寺。寺建於明末，現在已改尼菴，佔地不多，而結構很幽雅。又種芍藥，開時甚是燦爛。

寧邦寺在箬帽峯北，和茅蓬寺背向，面對寧邦塢，濃蔭遮覆，幾不辨寺址所在，寺以韓世忠部將隱此而得名，寺內有百丈泉，對山有玩月臺，及新建就的鐘樓。

遊覽穹窿，很為便利，蘇福汽車，每一小時開班一次，不會使你消耗候車的時間。山上廟宇，如能預向接洽，可供膳宿。要是能在那兒盤桓幾日，則山中晨夕，淸麗可愛，而如晦暝風雨，又具奇趣。倘若松林月色，古寺鐘聲，眞不知要洗滌你幾許塵濁呢。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為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 京滬線掠影（下篇）

胡山源

## 名與勝

一早，調梅先生來領我們到了江邊，預備乘渡船往焦山去，然後再由焦山上北固山，完畢上午的遊程。不料在江邊錯走了碼頭，以致將渡船也錯過了，看看時間不及再等第二班的渡船，就只好叫了黃包車直往北固山去。

北固山的形勢和位置，很像我們江陰的黃山，因爲牠們都在城市的北面，相去不過二三里，也都俯瞰着長江，江流由西南往東北，斜斜地繞着牠們的脚下。所不同的，北固山小巧而沒有黃山的高大，尤其江陰不及鎮江的重要而出名，連帶地黃山除了是要塞區域以外，在風景或名勝上，就一毫也不佔什麼地位。

走上北固山的那一條長長的坡道，建築得很好。半途，許多巨石叠成的峭壁，更是可觀。我不知道古今來上下這坡道的人，有沒有注意過這梁人造的峭壁。那些巨石，一例的長方形，一例的大小，一例的厚薄，那樣的堆叠，倒有些像具體而微的金字塔。此外，牠們每一塊都有紅黃交錯的花紋，一眼看去，很可以用雲蒸霞蔚這四個字來形容牠們。有幾塊的花紋尤其美麗，好像造物者有意弄花巧，仿照賣糖人，將各種顏色的糖混和在一起，扯扯搓搓，使那些花紋既不呆板，更不雜亂，恰到好處。

我的可以細細欣賞這梁人造的峭壁，不能不幸災樂禍地歸功於我妻的全力，不能一氣走上山頂，不得不在中途停下來，好好地休息一下。我妻因爲差不多一星期來的連日奔波，疲勞過度，身體已發燒。今早我就想休息一天，不出來，但她的遊興濃於我，到底還是出來了。出來了，到底吃不消，只好多多休息。

山上的房屋，有許多已遭破壞，據說，日寇以此爲軍事要點，所以有這樣的結果，要一一恢復，不知將在何日。幸而山頭大鐘還是好好的，鐘旁依然可以使人流連。

一看見門上「甘露寺」三個字，我妻呀了一聲。甘露寺的故事實在對人太熟了。然而走到裏面看看，那樣的偪仄，平凡，不免有些失望。同樣，繞到後面去，調梅先生指着一道淺垣，說『這就是孫尙香梳妝樓的故址』時，我們也覺得有些不相稱。說不定古代這山上的建築，還要雄偉華麗得多，可以作成那些流傳人口的種種故事的情境，要是現在的樣子，那是誰也不會相信的。

當然寺後的風景比了寺前好，寺後用短垣砌成露天的走廊，高低曲折，很有情趣，江天的浩淼，都可以在這裏盡收眼底。

我問起「試劍石」。調梅先生說，那在身底一個山坡下，一拳頑石，當中分裂了開來，所以有那試劍的傳說，其實是一無足觀的。我相信他的話，並且也不要我妻多走路，弄到所得不償所失，所以就沒有去。

下山的時候，我們大談着名勝的究竟。我的意思：與其名而不勝，還不如勝而不名。我不要冒充騷人墨客，對了任何不勝而名之處，大發其思古之幽情。當然，既名又勝的，那就最好了。

因此，我們對於北固山的看法，也還是名多勝少，我妻說，她就不想再作第二次遊之想。

下山後，還是坐黃包車，一直到了金山。山的四週，綠樹沈沈，倒正中了我的下懷。從金山寺的大門起，一直到寺最高處止，我們才確實明白「金山寺的裏山」這句話。我們往上走着時，那裏還有什麼山的痕跡，只覺得亭臺樓閣，菴觀寺院，密密陣陣，重重叠叠，是什麼大匠預先計劃好，造出了這樣一個寺。誰說牠是倚山建築的，這只是寺罷了！要說眞是山，那恐怕只是人造的假山！

我們從西面走上去，一重一重的門，一段一段的磴道，一座一座的建築，各有其獨立性，却又彼此有其聯絡性，換言之，分開來看，每一部份都自成起訖，合攏來看，到只是全寺的一部份。

法海洞裏的金面金身佛像，任憑和尙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我總不相信那便是法海的肉身。因爲不但那尊佛像一看就是雕刻出來的，沒有其他肉身的顯然可據，而法海其人，本來又只是神話上的點綴，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流而已。不過我妻却對那木雕的法海，駡了幾聲，說，『別人家好端端的夫妻，干你這禿驢何事，硬要去拆散人家！』我也說，「對，要是這眞是他的肉身，——最好他竟是一個活着的人，——我一定給他三記耳光，問他還要管人家的閑事否！」

我們這樣說希望香燭錢的和尙和其他若干一同遊觀的鄉下人，都呆住了，眼睛睜得大大地看着我們。

並且這法海洞根本也不是洞，不過是甬道穿一個較低的石窪，硬是那樣裝裝點點，名之爲洞。我以爲這是金山寺全部圖案中一個極大的敗筆，同時也是名而不勝的一個顯著的實例。

在一個照相掛得很多的地方，我們又停下來休息。這大概已是半山以上了，相當高，可以望遠。在牠的東面，有一座廟宇，我們從一個掛着竹簾的門口走了進去。裏面掛着古今許多名人的字畫，有些是寫的，有些是印的，藝術氣息很濃，遠非其他佛殿的鄙俗可比。看看那個微笑相迎而不熱烈招攬的和尙，似乎也很相稱。我立刻發生了好感。但我們還是沒有坐下來，我怕那和尙終於不免於招攬，要戳破我對這地方的好感。逗留了一會，走出竹簾門的時候，門外陽光燦然，我的眼睛由暗入明，很有些撩亂。可是我却清楚看見幾朵楊花，乘着陽光，輕飄飄地迎面吹了進去。我不禁脫口哼了出來：『隔斷紅塵飛不到，楊花何事入簾來？』

我不想吟詩，我只隨口如此哼哼而已。正當我哼完了這二句，我已經離門轉身向西了。但我分明聽得裏面的和尙，打着正式吟詩的調子，朗朗地在補足着我沒有哼完的下文。可惜我已經走遠了，更沒有回轉身來與他結方外緣的雅興，所以不知他的下文究竟是什麼。

在山頂，也就是在寺頂，矗立着那

座寶相莊嚴，金碧輝煌的塔，看來的確再適當也沒有。我們在這裏又逗留了好一會。向東北看看城市以及遠遠的北固山，又不免叫我想起了故鄉江陰。如說，北固山像黃山，那金山恰正像君山。所不同者，金山在城市之南而君山則在城市之北。但君山也是巋然孤立着，去江流不遠，顯然也是被江中的泥沙漲到岸上來的，而且也不甚高大，處處都和金山一個模型。眞正的差別是：君山大些，金山小些，君山上幾乎沒有建築，而金山上却這樣地千棟萬椽。據傳說，君山上本來也有許多建築的，後繼產人，就此毀了。我相信，如果就君山建築起來，其形勝決不會下於金山，也許還會過之呢！然而我這個相信，恐怕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從山頂上望下去，在西北面才看見了山的眞相，原來西北面是陡峭的岩石，沒有一些建築的。所有的建築，都在山的東南面。

我們從東南面走了下來。東面的建築要比西面差些。

出了大門，調梅先生又陪我們去遊山後。由一個圓門進去，繞着山脚走，什麼「紫竹林」等等，平常得很，沒有什麼特點。「御碼頭」可以想見當初寺在江中以及乾隆遊江南的事情。最後的地點是「白龍洞」，差不多山徑和金山寺的大門並排了，這不能不原諒若干和尙們的苦心孤詣，他們隔斷了白龍洞前大門的通道，叫遊客不能不從左到後，從後到右，繞一個圈子，又再從右到後，從後到左，繞第二個圈子，以增加他們的利益，至少是遊客倍增的利益，否則，那個通道不隔斷，誰都可以從大門直走自龍洞，而不必繞着山左山後那些無聊處所了。

所謂白龍洞，還是因了許仙官和白娘娘的綺曼史而造成的。藉着和尙因以爲利而燃點起來的燭光，看清楚了二件東西：一是一個橢圓形的山洞，據說人也可以鑽進去，那就是當初白蛇藏身潛修之所。（寫這文時，看見某報載有兩個兵士鑽進此洞去玩玩，就此失了踪。這種白日夢話，不曉得何以竟會登載出來的！）一是石壁上的塑像或浮雕，一男一女，並肩立着，飄飄然的衣裾，很有些仙風道氣，在那樣地左右不離，更使人相信，有情成眷屬，到底是人人所願意的事情，只有那不識相的法海禿驢，才會來橫加干涉，從事破壞。

從白龍洞回到山門外，眞是遊客們的無謂損失。

在金山寺外，綠楊蔭下的大堤上，調梅先生說，由那裏再向西南數里，便可以到中冷泉。中冷泉之名聞之久矣，我問他：究竟是名勝麼？還是名而不勝的？他說，那也難說，因爲勝不勝，有時是關於各人的主觀的。他只能說，在那裏完全是鄉村風味，有的是竹籬茅舍，在那裏泡一壺喝喝，不管牠名不名，似乎也很可以獲得一些城市所無的疏曠之致。我掏出錶來看看，已經下午一點鐘，只好犧牲這個地方，留待後遊。

在飯館裏，調梅先生又談起焦山的情趣。他說別人的意見怎樣，他不知道，在他，却以爲焦山有些縹渺空濛之感，使人眞正覺得，已經隔斷紅塵，而高處海外仙山之上。我聽了這話，很有些向往之忱，那也只好留待後遊了。

我妻却說，如果再來遊，金山寺也決不想再去，因爲牠正如北固山，其勝總有些不及其名，來一次認識認識，已經夠了。

下午四時餘，我們登上了開往名勝最多處南京的列東。

## 一朵石榴花

我妻說，南京城內外一帶名勝之地，所沒有到過而最縈心的就只有燕子磯及其相近的諸洞，因此我們一到南京，第一個去所，便是這裏，雖然這在我也是舊遊之地。

我們向服務政府機關的朋友，我們的東道主，志賢，借了一部吉普車，邀同我的族兄香泉，風馳電掣般，沒有多久，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燕子磯，回憶我從前二次來時，都是走的，一來一去，每次都走了整整的一天，遲速眞是不可相比。不過走時可以隨處流連，隨時談天，尤其適宜於初遊之地，我決不抱怨我的走，而過度崇拜現在的乘汽車，只有這裏對我已沒有什麼新鮮，汽車將行程縮短，我才全情願乘汽車。

我在燕子磯頂上，曾由知友堉忠爲我拍過兩張小照片，我妻早就見過，所以趕緊要來看看。可是在她走下來時，却又說：「名而未必勝」。我對她笑笑，覺得她很有些「五嶽歸來不看山」的神氣。其實香泉才是五嶽歸來的人，抗戰時期，他在大後方，爲了他的職務，歷盡了西南西北一帶的名山大川，今天却陪着我們來遊這些名而不勝之地。因此香泉便和我們談着大後方的風景線，給我們常作神遊的資料。

頭台洞沒有什麼可玩的。但我一聽見那看洞的老太婆的聲音，立刻引起了我二十五年前的回憶。二十五年前冬季，幾個南京的同學陪我來玩，我就聽她對我們說着許多神話，橫一個「泉隆皇帝」，豎一個「泉隆皇帝」。她將「乾」說成了我們蘇常一帶的「泉」音，鼻子甕甕的，聽着別有趣味。照她說，洞中每塊石頭，每一條裂紋或石筋，都有來歷，因此都有名堂，而這些來歷的發源處，就是「泉隆皇帝」。她很會講，也很會形容，我們聽着也不覺討厭。她固然是「姑妄言之」，我們當然就「姑妄聽之」。

這次沒有聽見她再提「泉隆皇帝」，也許我們並沒有多多停留，所以還沒有引起她們談興來。我將二十五年前的情形告訴了香泉和我妻，他們也覺得很有趣。可是我自己却不能無感慨，二十五年，我已由一個青年變成半老人了，而她，除了頭髮白些以外，還和從前差不多的健旺。我們問問她的年齡，她說已經八十多了。再過二十五年又將如何呢？光陰雖然不饒人，對於窮鄉僻壤的細民，却特別寬大些。

二台洞裏也有一個四十餘歲的婦人，操着那個老太婆一樣的職業。聽她的口音是浙江人，不是本地人，也許就職未久，難怪她所編造出來的神話，非常拙劣，而她的說話技巧，又是毫不講究，枯燥乏味，我們只好望望然去之。她指着一個小洞口說，可以通鎭江，有多少多少的日本兵，走了進去，就此沒有回來云云，我們再也沒有耐心聽下去。

我妻走了這些洞，很不耐煩，太陽又很熱，她疲乏過度的身體，更未復原，以致意興索然。我鼓勵着她，三台洞大約不會使人失望，她才勉强掙扎走進去。

據她的意見，三台洞果然還值得一遊，但也免不了許多斧鑿痕。我領着她，從山腹中盤旋而上，她只是叫着吃力

。到了一個閣子裏，她再也沒有氣力到頂上去，就停了下來，由我和香泉到頂上去來回了一下。香泉告訴她，宜興的庚桑洞和善權洞，大約總不會使她失望，她一時神往，恨不得立刻就飛到宜興去。

我對我妻說，她今天覺得不滿足的緣故，並非這些地方果然壞，一無是處；實在，她期望過高了，容易失望，而身體勞倦，懨懨臥病，就是有最好的風景也就沒有精神欣賞了。

看見了那些石榴樹，我妻的精神才爲之一振。她生於陰曆的五月，小名就有一個「榴」字，所以對石榴有了特殊的感情。我告訴她，從這裏起，十多里之間，遍是石榴樹，二十二年前，我就和培忠在一個陰曆五月的晴朗日子，從這裏一直走到下關。那時處處是綠雲，也處處是紅錦，綠得眞正近乎墨色，而紅呢，則眞得了火的神髓。有好幾株大石榴樹，我都爬上去玩過，因爲石榴的枝椏很低，很容易爬，培忠就爲我拍過許多照片。……我妻聽了，躍躍欲動，恨不得就此留在南京，等石榴花開過了再回上海去。

也許石榴花是有知的，爲了歡迎和慰藉牠的同名者，愛好者，在我們竭力找尋之下，居然貢獻了一朵半開的花蕊，作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景象。我妻大喜，叫我折了下來，小心地放入了皮包，留作紀念。

我們一看時間還早，而口渴得又很厲害，就決定到玄武湖喝茶去。吉普車沿原路進了和平門，然後又穿出了玄武門。這是大家都來過幾次的地方，雖不新奇，却總覺得暢快。玄武湖又名後湖，在後之又後的樹蔭下，我們泡了茶，喝着談着，恢復了我們每個人的精神和體力。我告訴他們二十三年前我和江春佩璋等在此遊湖的經過，而今江春却已去世二十年了！

櫻桃初上市，討價奇貴，終於沒有買成。

湖水淺得很，有許多地方，划子竟不能通過去，這固然爲了天久不雨，但也爲了好久沒有濬疏之故。照這樣下去，我怕牠總有乾涸之一日。

雖然不是什麼假日，遊人還是很多，據香泉説，要是假日，休想泡得到一壺茶或僱到一條船。

我們和香泉二十多年沒有見過，在這裏我們說了一個暢。

我們沒有往別處去：由下車處一直走到這裏，又由這裏一直走到下車處。

不論如何，玄武湖不失爲一個好去處，這是我們的結論，我們將燕子磯和沿山十二洞丟到腦後去了。

我妻將皮包打開來看看說：「總算不虛此行，也有了收穫：這樣一朵石榴花！」

## 獨上豁蒙樓

我妻不能不躺着休息，她不要我陪，我就獨自去遊雞鳴寺。

那是上午，在隔夜陣雨之後，空氣非常清新，南京特有的紅塵，竟一顆微粒也不飛起來。我不喜歡坐車子，只沿着中山大道往北走，但不知應該在那裏轉彎。走到鼓樓相近，我記起來了，雞鳴寺是和北極閣相近的，而現在北極閣就在眼前，於是就轉入了一條直對北極閣的街道。街道走完，到了北極閣下的空曠之處，鐵道橫互其間，誰說這是首都之內而不是「原野」呢！山上山下，樹那樣地多，那樣地高大，更那樣地花辮、眞叫我喜開了心！金山是「寺裏山」，同樣，我可以說，北極閣是「樹裏山」，因爲一眼看去，只有樹，多葉的樹，多花的樹，嫩綠的樹，濃綠的樹，不計其數的樹，各種各樣的樹……，樹頂上是樹，樹跟下是樹，樹頂上樹頂上或樹跟下樹跟下還是樹，不斷的樹，上下一片，左右相連，沒有空隙，那裏還有山，有土有石的山的影踪！

走到中央研究院的門前，才看見了雞鳴寺的紅牆，就從鐵道上走過去；居然一些沒有走冤枉路，直接進了山下的大門。在一折而要上山的地方，有三間斂屋建築着，裏面供了三尊菩薩，其中一尊是財神，幾個善男信女在虔誠地叩拜着，有的更在念念有詞，作着極其迫切的禱告。看了這情形，心裏一陣噁心，這打擊對我是很大的，我幾乎不高興再走上山去。

牛山松林裏正在排隊下山的小學生，挽救了我，使我高高興興地走上去，坐在石磴上看他們。他們大概是來作早會的，有的很小，只是幼稚園的學生，在五六個女教員領導之下，分別排了幾隊走下去。我對他們看不厭，正像我在家看我妻所開的學校裏的學生一樣。他們三個一排地牽着手，緩緩地走着，有幾個頑皮的，好好的平路不走，却專揀在大石頭上跳來跳去。他們都是有福的，至少比了上海儘吃灰塵的小學生爲有福，能夠這樣便利地從小就享盡了山林之福。

奇怪，香椿樹何以這樣的多！我一面向上走去，一面折了幾個小枝，在口中嚼着。我想，就憑這些香椿樹，雞鳴寺也就可以成爲名山了，而這些樹更是天生的，並不是有人特意種下的。居然沒有人因以爲利，尤其和尚們，讓牠們自然生長着，不加摧殘，樹之幸，也是山之幸！

再上去，石磴道的盡現，望着兩個青年男女，看樣子，衣著樸拙，很可能是蘇北來的。他們揀了這樣一個特殊地點：爲上下行人必經之處，却可以放眼看山前，領略着林木之間的風和日麗。

進了寺門，冷清清地，沒有什麼人，香烟也不盛，這倒中了我的意。我確信到任何處的遊覽，最好是上午，愈早愈好，否則便索性是夜闌，總不要在多事的午後。

在靜悄中我向豁蒙樓走去。兩扇玻璃門關着，一推開來，裏面空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我的心中，的確大喜！走進去，揀了最裏面一個靠窗的桌子坐下。帽子脫了下來，支着頤，側着頭，我細細地欣賞着臺城外面的嵐影波光。

我正在出神時，有一個人走到了我的身後，在向我輕輕地說話。我回過頭來看看，是個穿長衫的壯年人，起先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話，後來才聽懂了，原來他在問我，要不要泡茶。倒是一個沒有油滑氣的茶博士！我答應了，他就送來一蓋碗茶和一碟花生米，一碟南瓜子。我本來最不喜歡吃零食，但爲了此時此地此人，我也就於喝茶之外，開始剝着南瓜子。

玄武湖的全貌，都在眼底，有山有水之外，又有樹，又有竹，更有橋、五洲似斷而連，似疏而密，恰到好處地分佈着。誰住在這裏，也許是最有福的吧！不知那裏的居人，究竟作何感想。如果叫我住在那裏，我一定不會覺得寂寞。不過我希望住得格外隱僻些，遊人絕對不能到，就眞的滿意了。……可惜水

是那末淺，而全湖的面積 算來也不很大，和巍然的紫金山相形，似乎還有些不稱。放眼過去，湖的三面——南面靠城牆除外——都還保留着張灘的原形，可知從前的玄武湖還要大得多，並且也是通長江的，所以竟可以在這裏教練水軍出去作水戰。那末，如果永遠不予以疏濬，湖面的逐漸縮小，以致縮到成池塘，成水窪，終於成陸地，乃是意料中的事。……

側面看紫金山，牠就成了峯，正和九江看廬山一樣。天堡城就在主峯之下的半山間，誰知牠和主峯還相隔很遠呢。湖中的確可以看見山的倒影，也正如臨水栽花一樣，一枝變二枝，而一山變二山了，湖船不但遊於水之面，也滑過了山之巔，眞成了挪亞的方舟。

靠窗就是好幾株挺拔的大槐樹，渾身開着花，一片縞素。再跟着這幾株看出去，呀，原來這山後就遍是槐樹！高高低低，遠遠近近，盡是白的花，這和「孤山一片雪」，又有些什麼兩樣！「香雪海」也未嘗不可移贈此處，因爲我相信任何草木，都有其自身的香氣，足可沁人心腦的香氣，不一定要梅花或其他較爲雅致的花才有。哈，我來正當時，正當槐花盛開時！看了這樣的花，如果「槐安國」派人來接我，我一定欣然就道！

人果然來了，却不是槐安國的，也是來喝茶的遊客。我也只好就道，悵悵然，反如被送出槐安國的淳于棼。

我是不大喜觀看任何名勝之處所掛的楹聯字畫的，因爲我覺得牠們左右總不過那幾句話頭，那幾個字面，文人稍爲在牠們的錯綜變化上，顯出一些工夫而已，沒有什麼看頭。因此，我走過那豁蒙樓三個大字匾的時候，只對牠下面所懸掛着的東西，略略一瞥。不過在此一瞥之下，倒也頗有所得！原來各種寫作的末端所具名的，都是當今的要人，我初次來此時所看見的許多名字，早已換去了。我不知在淪陷期中，這些上面的名字又是些什麼，又誰來說給我聽聽麼？我的所得是：任何高尚風雅之處，到底總要識時務，否則，……

走出寺門的時候，那兩個青年男女，還照樣坐在那裏。呀，這山上的春色，給他們佔盡了。我不敢驚動他們，因此我沒有在磴道上一直下來，免得妨礙了他們目中無人的視線。我從右面走入了小徑。

走到那邊，才看清這山與北極閣的山是相連的。一脈的槐花，組成了兩山共有的繡腿或繡腰。但我不想再上北極閣，依舊繞到左手來。有好幾處平平的基址，錯落在雜木與野草之閒，可見這山上從前的建築還要多些。

我沒有雅興去憑弔胭脂井或其他古蹟，就此由原路走了回來。

## 南北極

我妻要去遊遊秦淮河，夫子廟，希望能夠看見一些舊時的風月或繁華。我們特意屏棄了隨我們使用的吉普車，乘了公共汽車去，免得開吉普車的看着我們，使我們不能盡興。

公共汽車一下來，我就指指北面的人堆說，這便是夫子廟。我妻沒有覺得意外，因爲她雖沒有來過，却早就知道這是和上海的城隍廟，蘇州的玄妙觀差不多的所在。我們擠了進去。

所有的人堆可以分成這些類：說書聽書的、賣西洋鏡出把戲的，打拳賣膏藥、賣零食的、……

夫子廟的風景線，看的、聽的、吃的，我們都領教過了，就向前走到了秦淮河口。我妻的確覺得意外了，她沒有想到牠有那樣的污濁。我說，這一段還算是好的，不是水面還寬些，裏面還歇了幾條船麼，左右兩端延長出去的，都只是臭溝！她順着我的手看過去，說了聲「果然。」

忽然我妻發見，那並排歇在水面上的三條船，原來是喝茶吃點心的「水上飯店」，她興趣很濃，一定要我走下去坐坐，我只好勉爲其難地順從了她。泡了茶，按着紅紙條上所寫的廣告，叫了幾樣點心，我到就在這裏歇歇脚，消磨一些時光。

座上客常滿，其中軍人也不少。但奇怪看上去像文人的人，一個也沒有，就是像公務員模樣的人，也找不到幾個，所有的，雖然也不乏衣冠楚楚之流，但似乎總只是些生意人或遊手好閒者。我妻問我爲什麼緣故。我說，我想總不出二個緣故：一、文人雅士不會到這個地方來，他們的去處是什麼閣什麼廳有某某歌星的；否則，二、他們便比我們還窮，連這一些喝茶吃點心的澆裏也沒有。

坐得長久些，雖然有吃有喝，也覺無聊，擦鞋童走過來，再三懇求作成他的生意，我就將脚伸了出去。他在奮興的情緒中，坐了下來，用力地，仔細地擦了好一會。待他表示工作完畢時，問他該多少錢，他說一千元，我給了他，他欣欣然又顧而之他。一會，他在那邊也擦了，我看清楚那個被擦者，給了他五百元，他也欣欣然接了下來，又顧而之他。「好一個南京小拐子，我竟上了他的當！」我笑着叫了起來。並且等到我低頭看看我的鞋頭，我才知道我的鞋頭非但沒有加增光亮，反而連原來的色彩都給他塗得七花八花了。我妻伸伸脚說，到底玻璃皮鞋好，免除了這樣的麻煩。

我是存心在這裏破一會例的，所以點心也吃了不少。幸而點心還算好，足以咬嚼一下。

鑽出船棚，上了岸，胸襟爲之一爽。我妻還想上什麼閣或廳去見識見識，我打消了他的提議。我說，我們在鄉下人之間裝窮大爺是不要緊的，在自命摩登的士女裏面去當阿木林，未免有些不上算，因爲我從來沒有到過這種地方；此外，夫子廟裏的玩意兒，我們還能欣賞，說不定這些閣廳之上的藝術，我們就無法了解。我妻給我說得汗毛凛凛，就丟了那種想見識的念頭。

我怕她還要心不死，便又說，那種摩登派頭，都是上海學來的，要見識，儘可以回到上海去見識，何必在這裏捨本逐末。她笑笑，算是同意了我的話。其實我們在上海也從來沒有到過這種地方，我這樣說，也不過聊以解嘲而已，誰有心思去沾一些摩登的氣味！

我們在下面便是臭溝的文德橋上看了一會，才緩緩歸來。

過了二天，我對我妻說，我們不妨打破遊覽某某目的地的常例，而出去信步所之，作一會眞正的汗漫遊。走到那裏是那裏，走得沒有氣力了，就回來。好在南京城是大的，而新街口以北一帶，是儘有足以散步的去處的。她同意，我們便又屏棄了吉普車，向西出發。

我們住在新街口之北，中山大道之西，所以向西走去，簡直就走入了鄉間。我們不管牠是什麼路，只揀有樹木，

有陂陀的地方走去。樹木是那樣地多，又在新雨之後，處處蒼翠欲滴。高的地方很高，低的地方很低，好像那一個園藝家，在這裏故意造成的邱壑。看看前面那一個小山也似的高岡，懶得走過去，便順着石子路，轉向了北。

每一條路，也就是每一條巷，都有建築很高的洋房，附帶着佈置妥帖的園林。我不知此中所住者，都是何種人物，該不是貪官污吏或奸商市儈吧！我將這個意見說了出來，引得我妻嗤笑不止。她說，難道照你看來，只有我輩窮酸才配住！」這時，路旁正有一個菜園，她用下巴指指說：「我們要想在這裏佔一尺之地，恐怕還辦不到呢，官吏商儈何嘗不可爲，不要太酸衕衕主義了！」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好傻笑着看看那個菜園。大約總有三四畝地，四週有楊柳矗立着；中間有一個準備澆水的小池子，遍地的菜，非常的肥美。在最裏面的角落裏，蓋着一些茅屋，那當然是種菜的人所住的了。我祝福他這菜園是他自己的，更祝福他，不論爲了什麼，他到底已住在這裏，就懂欣賞這裏，不要爲了過大的慾望或難於維持的生活，怨天尤人。

走了已不知多少時間，更不知多少路，我妻只叫着乏力，要想回去。我說，要回去，也找不到原路了，還不如走到大路上叫車子。她看看盡是小巷狹路，說，「究竟走到那裏去了呢？沒的連大路都找不着。」

我說，我們現在向北走，不久一定就能夠遇到大路，因爲大路是在鼓樓轉彎的，我們現在正在這個曲尺彎裏走。我一再鼓勵她，找話和她說，同時也沒有車子，她只好挨着。

忽然遙遙地看見了金陵大學，我欣然告訴我妻說，這裏我認得了，抄小路去就可以到鼓樓了。她顯得安心不少，和我一步一步地走過去。走到金陵大學東面一個門口，我告訴她二十二年前培忠還在這裏作學生，就住在這裏面，我來南京玩，就是住在他的地方的。

鼓樓到了，可惜許多佈置都已經壞了。我們走上了那個高墩，在無花果樹旁的石櫈上坐了下來。我妻疲乏之極，斜斜地倚在我的身上歇息着。我問她要不要上樓去，她連忙搖搖頭。

這裏有警察駐紮着。一個禿子在洗着衣服，幾個野孩子在和他戲耍。

高墩下「車如流水馬如龍」，但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個高墩，鼓樓的舊址，因此，高墩下愈熱鬧，似乎這裏愈幽靜。這裏是人海裏的小島，雲海上的奇峯。那些熱鬧雖不是顯然的斷殺，而我們却的確有雲端裏看着的悠然之樂。

我對我妻說，這次我才眞正認識了南京。南部與北部是截然不同的：南部是商業區，只有塵俗的市街，北部却完全是風景區，有的是天然的邱壑，上好的園林，簡直是一個大花園。……

我妻說，那倒正像南北極了，處於兩個極端的地位。不過到底不像南北極的同是風天雪地，這裏的南極是城市，北極是山林，南極可以夫子廟來代表，北極則正可以北極閣來代表。……說着說着，她的精神已經恢復了不少。

禿子和小孩在打架了，小孩哭着，禿子駡着，鬧得一片聲，在送我們走，我們還是坐了山林間的城市交通工具，公共汽車，回到我們住的地方。

## 塔上題名

除了我們夫婦二人，還有我們的東道主，志賢伊芬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孩子，吉普車裏坐得結結實實，剛剛正好。一直開過了中山陵，開到了靈谷寺，方才停下來。

一出中山門，一路上叢林依舊、草木無恙，我便欣欣然對志賢說，我眞高興，這些有生之物，一些沒有受到摧殘。我告訴大家：我和培忠初次來遊時，中山陵還剛剛在開山建築，那時我們就沿着山坡，在叢林中走到靈谷寺。樹還不大，不過臂膊粗細，却很茂密，在牠們下面走着，隔斷了炎炎的烈日，很是爽適。當時我就竭力讚嘆着。培忠和我有同感，因爲他那時正是讀的林科。

我又和我妻對志賢與伊芬談起十五年前第一次（？）全國運動會開會期間，我們和周家的雁兒同來趕熱鬧住在陵園的事情，因爲那時培忠已在陵園服務，他的住宅正與運動場相去不遠。那時所有的樹，又長大了許多，我格外讚嘆着。我更談起我和江春等在二十三年之前到湯山去洗溫泉澡的事情。

我們一下車，我看看路旁的樹，一例地又加增了牠們的高大，有幾株，已經靑雲直上，眞是參天喬木了！好樹好樹！要是這裏一帶沒有了這些樹，將成何景象！要是世界上沒有了樹，又將成什麼體統！我以爲任何地方，尤其園囿，只有花草沒有樹，使人只有荒涼之感，只有樹而沒有花草，不過使人得少佳趣。如果樹而很大，那就格外好了，就是一株孤樹，也正可以撫之而盤桓。此地，樹須樣多，又這樣大，快哉快哉！

志賢領着頭，我們走進了寺門，又曲曲折折到了東面一個院落，目的是去看牡丹。不料一看花臺上，綠葉雖然紛披着，紅花却一朵也沒有。起先我們還以爲沒有開，再俯下頭去仔細看看，才知都已經剪去了！難道我們果然尋春較遲麼？不呀，似乎還沒有過穀雨節呢！爲什麼一朵都不留存，連未開的花苞也沒有一個，難道牠們都開得這樣早，這樣齊？

這裏沒有什麼可以留連，就上譚墓去。平坦的路，盤旋而上，路旁雖然沒有大樹，小樹却不少。樹上有聲嘒嘒地叫着，我們不知那是什麼。身外的遊客中，有一個大孩子捉了這鳴的東西在手中玩，一看，竟是一頭蟬！山中氣暖，這傢伙竟沒有凍死？還是這幾天大旱而煥熱，新的已經從土中鑽出來了？被漸在施威的太陽照射着，聽了蟬的鳴聲，似乎也相當地協調。

我妻又走不動了，並且說，她在一個月之前已經和我們的小女兒來過，所以不上去也罷，就在祭堂前的階石上坐了下來。伊芬陪着她，三個孩子各自奔到石間草際去尋找他們的娛樂，只有我和志賢，緩步向墓行。

墓却平常得很，沒有什麼特點，除了前面的地柏以外，只有一些並不雅觀的花草，爲什麼不就在墓的四週多種些樹呢？的確，遊譚墓的人，最好不要走到墓邊，免得破壞一路上來時美好的印象。

志賢說地柏是西藏傳來的，我很喜歡又多了一個有生之物的小知識。

回下來時，看看山澗中一滴水也沒有，我們也覺得了自己的枯燥。那一帶有亭臺池沼的佈置，怎麼可以沒有水呢，離譚墓上車的時候，我妻已經意興闌珊，很想就此回去。但我一直記着我們動身前，我們十歲小女兒的殷殷囑咐，她說：「好爹爹，你到南京去，一定

要去看看我的題名處！」

　汽車繞向上，開到了陣亡將士紀念塔前面的停車處，別的人沒有下車，就只有我和志賢。我還是第一次到這個地方，以前我來時，也許這塔還沒有建築好。長長的一條甬道，領我們進入塔門。

　塔的建築方式是舊的，完全是個塔形，而材料却是新的，水泥和鋼鐵的混合體。壁上遍刻着要人和大書家的手蹟，我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細看，志賢領着我，由盤梯走上去。他說，大約在二層的梯端。

　在二層的梯端，志賢找找，沒有看見什麼，又領我走上去。在三層的梯端，右手一個隱僻處，他說找到了，叫我上去看。我上去一看，原來是用鉛筆歪歪斜斜地寫成的這幾個字：

胡高華和寄爸爸來此一遊

三十六年×月×日

　我大笑了起來，眼中彷彿看見我們所寵愛的小女孩，抱在志賢的臂彎裏，在拈了鉛筆向壁上塗抹着，由她的母親口授着所寫的字句。我說我不能不賀賀我們的女兒，以爲叫她囑咐的憑證，並爲她將來再來時多添一些興趣，也寫幾個字。我向志賢借了鉛筆，在她所寫的後面，這樣寫：

好爹爹也來此一遊

三十六年四月×日

　這此字跡的確都在隱僻處，除非全塔大粉刷，否則便不會被人注意或抹去。

　我感到愉快，好像唐朝新進士在雁塔上題名一般，雖然我沒有題上我的姓名，但在我女兒的姓名之後，題上她天天嬌聲所喊的「好爹爹」，只覺得比了我的姓名更有光輝。

　我們沒有再走上去，就在歡笑中走了下來。出了塔門，回到停車處，孩子們不耐久待，都已下車在各處玩，叫集了他們，我們就開車走上回城的原路。

我此行的最大目的，便是塔上題名，現在達到了，沒有再往別的地方去的必要了。不過在路上，尤其靈谷寺到中山陵的一段，我總不住地想，這裏也正是南京最好的風景區，雖玩這憑着天然地勢的美好，却也有賴於人事的精進，否則全區不會有這許多樹，自生的也不會長大成林，沒有了樹，閉目想想看，那將是怎樣一個境界！

　路旁的碧桃花，還在竭力逞着牠們的僅有的嬌豔，送我們的行，好像在說，牠們是贊同我的種樹主義的。

## 食宿與交通

　在無錫，我們住在泰山飯店。這是一爿新開的旅館，裏面的用具，什麼都是新的，因此非常潔淨。夜間也很安靜，絕沒有叫囂胡鬧或嚮導遊娼的纏擾。所費比了其他旅館，也不算貴。我們是有住過的人告訴我們的，所以我們會去，得到了晚上眞正的安眠。現在我也願意告訴別人，希望別人也會有我們同樣的享受。我以爲這樣一個旅館，一直不改變牠的作風，一定會營業發達的，絕對用不着和橋南許多旅館一樣，趨向下流，以求不正常的利益。我們是在星期五去的，所以還有房間，明天星期六的房間，早上預定一空，有些是從上海打電報去定的，營業的發達，還有什麼問題。希望泰山的當局，只在好的路上攷進，更希望有志於旅館業者，想想正當旅客的需要，儘可以以泰山爲法。

　在鎭江是住的金山飯店。據說，這本來是全城第一爿，但自從花園飯店開幕後，牠的地位就大不如從前了。果然，牠的房間都很空，隔壁花園飯店的門口，總是鬧轟轟的樣子。房間的用具都很舊，甚至是破的，連窗上的玻璃破了也沒有補好，爲了晚上春風多厲，只好叫茶房臨時用紙糊好算數。後來居上，本是定律，而不自努力，當然只有落伍。旅館這東西，也正可以看出一般的大勢來。不過這一晚我們却也住得很安靜，因爲鎭江並不何等熱鬧，而這裏雖然是往車站去的孔道，却並沒有什麼大商店，因此也沒有夜市。

　無錫的食物總是太甜，不論什麼小菜，老是一把糖，我雖是江陰人，和無錫很近，也吃不慣。也太油膩，吃了容易反胃。價錢也相當貴，不下於上海。大概我們是隨便瞎撞，所以化了冤錢還不適意，在鎭江，爲了有調梅先生作指導，就大收價廉物美之效了。

　調梅先生請我們吃早點。事先說明揚州館子與本地館子的不同，我們揀了揚州館子。我們吃吃很滿意，但不知比了上海的揚州館子怎樣，因爲我們在上海似乎就沒有上館子吃過早點。中飯爲了我的肚子已經在數日前吃壞，就到了一個素菜館，也很實惠。可見食宿之事，如果自己沒有經驗，總要有人指導才是，否則竟會成爲上海人所說的「洋盤」。

　我在江陰長到二十歲方才到外面來作客；我始終不知道，除了春天的河豚、刀魚、以及立夏的鰣魚以外，經常還有什麼吃的名件。有許多人都說，館子裏的早麵，可以稱雄於京滬一帶。恰恰我是不喜歡吃麵的，所以也不知其究竟。這次族兄通甫一定要請我們去吃早麵，我們領了他的情。我覺得這麵細而韌頗足以供我咬嚼以外，其他的妙處，就說不出什麼。我妻却大爲滿意，怪我結婚以來，在家的時候，從來不請她上館子去吃一頓麵。

　南京我們住在志賢家裏，不和他們客氣，都吃他們的，其他友朋地方，我們謝絕上館子，所以南京風味究竟如何，我很爲茫然。兩次出外吃點心，覺得也和鎭江差不多，乾絲和薑絲爲主體，倒很合我的胃口。

　我可以說我是最不講究吃的人，我的要求，只在充腸而已，適口還在其次，所以我在任何旅行中，對於吃，我最報道不出什麼來。

　旅行中的交通工具，實在佔最重要的地位。京滬的火車，我們沒有受到累，因爲由上海動身時，買的對號票，由南京回來時，由於志賢的幫忙，預定了夜車的小包房間，僅只有兩張鋪，舒服之至！長途汽車以江陰至常州這一段爲最傷腦筋！路基不平，大約開放不久之故，過幾年也許就會好吧，有如江陰到無錫那樣。江陰鄉間通行的小車，連我的活到九十二歲的祖母都會坐，我妻却不會坐，勉強坐上幾十分鐘，竟至嚇出病來，眞正無可奈何。

　我妻連吉普車也坐不慣，我想這是南京的路到底沒有上海平坦，而開車的，據志賢說，又是一個初學未久的生手，所以坐久了會那樣地不舒服。

　在這次旅行中，我妻在行的方面認爲惟一缺憾的，便是她愛水，却沒有坐到船，而且船又總是那樣地平穩。

　在我，最好的交通工具却是兩條腿！如果我沒有家庭的負担，也沒有其他的拖累，我是願意步我們鄉先賢徐霞客的後塵，襆被走遍千山萬水的！

# 一個美國女子透視蘇聯生活印象（上）

## 以兩年半的觀察描寫對蘇聯男女的觀感

墨衡

下文是一個美國典型女郎居住莫斯科兩年半以後回到美國所寫的本人對俄國今日生活所具的印象。當她初到莫斯科時，——盟軍在歐開始進攻之日，——對於俄國的人民，略抱成見。此後幾個月中，她認識許多朋友和鄰人，並了解他們逐日遭遇的各種問題。她是負外交使命前往莫斯科的第一個女子。因為她很關心俄國人，俄國人也很關心她，所以她的報告是新鮮而深入腠理的女性的見解，在其他紀述俄國每日生活的文章中是少見的。她坦白直率地陳述本人對俄國男子——和女子——的觀念，將來尚擬以此資料作她著書的基礎。

女士在勞倫斯大學畢業後，任某雜誌的時裝記者五年，後又替一種婦女刊物寫廣告。一九四二年八月加入海外婦女情報處，後經派往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服務，兼任「阿美利加」雜複的駐莫斯科記者。上年又任美國大使館的文化委員。女士今已回到紐約，希望將來有日再赴俄國一遊。

### 俄國男子不像理想的魁梧

在我前往莫斯科以前，我對於俄國男子的狀貌，有着兩種想像的觀念，——這同樣的觀念，我想，美國有些女郎現在仍舊懷抱着。

我心意中的俄國男子，一種是膂力强大，肌肉豐滿，身高六呎，雄赳赳地伸直一臂，手中握着鐮刀，也許是鐵錘的壯士。一種微隱在背後的是屬於沙皇系的親王，軀體挺高，頭髮烏黑，相貌英俊，足蹬着長統皮靴，身穿着金纓耀目的軍褂。

現在我這兩種想像的幻夢都已消逝。我曾遇見許多俄國男子。我曾和他們談話，曾求結識他們，或一同參加派對，甚至和他們有過「羅曼史」。我為裨益美國的姊妹起見，願意告訴她們，美國女郎對蘇聯超人的羅曼蒂克的幻想，却像出於一個笨伯一般。

我曾遇見許多俄國男子，可是很少有身高六呎的，——甚至近於這個呎度。那些穿着寬大罩褲的男子中，很少氣概堂堂的。我所見的鐮刀，只是握在女子手中的。當我到達莫斯科時，大多數的男子穿着戎裝，但只有那肥胖將軍的軍褂緊緊地合身。即使我走過一個「長軀漂亮的親皇」面前，他也不能同我表示媚態；因為生活在一個事事受管制的國度中的俄國男子，格於禁例，不能和外國女子有羅曼史的勾當。

猶憶一個星期的早晨，我由鄉間的村舍來到莫斯科時，先乘定期票火車到達城郊，然後轉轍開入地底鐵道。米特羅Metro火車的乘客很是擁擠，因此我不能覓得一個坐位，只好拉住上面掛着的一個皮吊圈。

米特羅火車除了清潔以外，還有一個美點，那是在擁擠的美國運輸系統中所找不到的。莫斯科沒有「登徒子」，全城最美麗的一個女郎能够乘坐地底火車旅行。她無論被人怎樣擠撞，滿不在乎，她知道這種擠撞是出於無心的，即使撞傷，也是由於二十四小時擠撞不止的偶發事件。

### 調弄風情難為了紅軍少校

在這個星期一早晨，我在火車中忽然覺得有人注視着我，而比尋常注視外國人來得厲害。這個男子的確在賣弄風情！我再向他一瞥，發見他是一個頗過得去的黑睛漂亮的紅軍少校，於是我比受到媚更為詫異。

我所詫異的，一是因為在蘇聯國內過得去的漂亮男子並不多見。二是因為身為紅軍少校，應該知道他們的政治教條是厭惡外國人的。在今日的俄國中，凡害怕祕密警察半夜前來敲門的男女或孩童，沒有一個敢



•莫斯科街頭景象，一女子向花販購水仙•

和外國人多絆。

我由人叢中擠到那扶手欄杆旁邊，伸手牢牢地把住欄杆，沿着一排上還有着十幾隻手。一轉瞬間，那少校的手「偶爾」覆在我的手背上。他先前頻頻地瞥視我，也許是沒有意思的，可是這一個舉動實在不能說他出於無心。我便把手移動，他也把手移動。我向左右瞥視。他却老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臉上似乎笑嘻嘻的。

我猜他誤認我是一個俄國的輕佻女子。那時正在深秋，我的頸上圍着一條俄國的闊羊毛巾，身上穿着一件舊雨衣，他不能看見我脚上所着的美國職員標準皮鞋。假使他看見了，便將洩漏春光，因為戰時俄國女子所着的鞋子是惡劣不堪的。

無論如何，在一個奇怪國度中的奇怪條例下和一個男子調弄風情，倒是一樁有趣的事，——不露姓名，甚至不露出我的國籍。

當我到了我的站頭下車時，那少校緊緊地跟在後面，走上臺階，擠過人叢，越過廣場，到了我所寄寓的芬蘭使館所在的小街上。那使館的房屋當時租給美國人居住，門前常有國家的警士兩名守衛着。

當我將近我的寓所時，那少校已在我的肘旁，我回頭向他微微地一笑，拿着一枝未燃着的紙烟，操俄語問道，「可以借個火嗎？」他現出得意的神態，回答了一個露齒笑，替我燃着了紙烟，於是挾了我的肘，希圖帶他的勝利品向街頭前進。

但是我已邁步走到街的對面，向那睜眼望着的衛士道了早安，又回頭向那俄國少校揮手示別。當他覺悟幾乎墮入我的愚弄術中時，那一副驚恐尷尬的尊容，眞是難寫難描，——毫無疑問的他已犯了和外國人交好之罪，尤其是來自禁地——美國——的女子。

現在我已回到紐約，常常回憶那無關重要的冒失行為。我常常自想，我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美國的公民，隨時隨地我歡喜尋樂，便可恣意尋樂，並可隨時和我所擇定的人談話。我由蘇聯的生活所得到的教訓，使我對於那些自由比前格外寶貴。

## 冷酷無情猶似機械自動人

我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到達莫斯科，對於我們的盟邦，抱着一顆堅強積極的信心，以為那定是一個上下一體的國家，有着各種不同的強健民族，他們曾奮命反攻，越過已被摧毀的烏克蘭，而得到勝利。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回到祖國，那時我的胸襟和前時大不相同，對於蘇聯的階級制度，和警察的鬼祟行為，以及那人民對外國人的厭惡，很是不滿，並且漸漸地達於沸度。

我住在莫斯科的兩年半中，結識了許多俄國朋友。我所知道關於俄國人的一切，也許報館的訪員都曾忽略而過。我對於莫斯科的婦女，所知更多，甚至曾娶俄國女子的美國人似乎都未知道。我所蒐集的關於莫斯科男子的資料，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和我匹敵。

我並不反對俄國人。我所反對的是訛傳的情報，因為我相信我們的生活要靠和蘇聯政府和好相處。我所說的「我們的生活」包括俄國人在內。我並相信彼此如果更相熟悉，便可使「和好相處」更有進步。

因為我是國務部情報文化處用俄文出版的「阿美利加」雜誌的駐莫斯科記者，我曾竭盡我職務的能力使俄國人知道關於美國的一切。更因為我是奉命前往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的第一個美國女子，所以我有非正式的無上機會，表示美國人是怎樣的，並美國人怎樣度他們的生活。

現在我也是完全非正式地詳紀關於俄國若干有趣的，興奮的，刺激的事實，那都是在報紙上所不能見到的。

我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間由紐約動身前往俄國，所乘的是ATC飛機，白晝坐在吊椅上，夜間睡在隆起的金屬版上。我自信是一個和藹可親而非孤獨寡情的女性，但我在由德黑蘭至莫斯科途中停降的三站上，所遇到的不友愛和孤獨寡情的情況，很少覺得比此更甚的。

我平時和ATC飛機的男孩子一絆就熟的。當我們在巴庫站下機進早餐時，我含笑對那俄國駕機師談話，他只當沒有看見，連眼皮都沒抬一抬。這却把我楞住了。

在阿斯特拉克漢站第二次降落時，一個當交通警察的紅軍强健女童在降落地段對着我們揚旗。我下機後不顧那些不理睬人的男性航空員，便向那女童面前走去，滿望彼此作一番熱情愉快的問候。我站立的地方，雖只距離她一臂之遠，她簡直沒有對我望一望。我猶如對着一個機械自動人說話。這一回我心中的感覺不是被窘，却是像受到重大的打擊。

## 莽男子們懂不得眉目傳情

莫斯科並不和我以前所想的相同，除了它展布在莫斯科河兩岸的平原上以外。它的四郊都是些一簇簇的村莊，和密集而久經風雨的木屋，每一簇和另一簇中間有田地分隔着。莫斯科城便在這村莊巨圈之內，那低矮的磚屋聚成一片廣闊的斑汚，由天空下望全城，現出一種黯紅紅之色。



•馬路上小販把水菓賣給軍人•

飛機到了莫斯科機場，有兩個美國男朋友在場上迎接我。他們知道俄國人見了我所穿的褲子，定要大驚小怪起來，所以慫恿我先到大使館換了一套起縐而不平整的服裝，然後再送我到旅館中去休息。因此，我在莫斯科實在住下以前，已得到怎樣和俄國人相處的兩個教訓。

第一是，外國人甚至來自盟邦的，俄國人都不以朋友看待。第二是婦女——在俄國的階級理想中——是不穿長褲子的。但我仍須探悉俄國的階級條例是怎樣的嚴厲，和跟俄國人交友是怎樣的困難。

但我開始知道，——迅速地知道。我所抱對於俄國男子的幻想，未免太老實了。起初我以爲他們都是軀體魁偉的。當我到達莫斯科時，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幾乎都是全身武裝——紅軍、海軍、空軍的員士。但他們都是矮個子，——以我的身材五呎八吋爲比，覺得太矮了。然而我必須表白的，我覺得他們都很興奮。

我走在街上，很注意地瞥視他們。他們雖也對我瞥覷，却毫無一點表情，那冷酷的臉上更不能發見一絲兒賣弄風情的顏色。每個美國女郎都知道怎樣觀看街上的男子，所以立刻了解她所願傳送的態度，以何種爲恰當，並知道男子所回答的覷看用意何在。美國男子觀看美國女郎，目不轉睛，——目光射在她們的臉上，又深入她們的眼中，——常常含着友好的或調情的微笑。這是在獻媚，又是在尋趣。

但我在莫斯科却遇不到這一切。我在數次企圖失敗後，不再盼望俄國男子注意我，和對我以目傳情。不久我便瞋目回視他們方整整，黑蒼蒼，冷酷的臉兒。

## 俄國婦女共分爲三個階級

我在大使館海外婦女團工作，這使我能接近各方，視察俄國男女的公開行爲。就一般說，莫斯科的婦女共分三類，——蘇聯的分類。這只要一瞥她們的衣服，便能分別清楚。凡高級官員或將軍的夫人以及著名的女藝員，都以銀狐做他們的標識。祕書和學生，那是屬於白領婦女一類，愛穿男式的服裝，和印花綢。工界女子，無論是精工或半精工，每月的收入最底，（約五百盧卜），所穿的都是粗布棉衣，裁剪簡陋，領口反轉，且有十字挑花。

除掉跳舞場的舞女，和若干電影並戲劇明星以外，很少俄國婦女有

我們所謂的苗條身材。普通的俄國婦女都是身軀碩大，老實說，大而不高。骨格粗巨，肩膀闊大，兩腿肥而勻稱。

在戰爭期中，一入冬季，白領女子常常穿着深色織物的大衣，上面綴着狹皮領，並拿着皮製的小暖手筒。大衣之內還有羊毛衣，和兩件厚毛織的緊身，下身是在厚羊毛內衣外罩上棉織法蘭絨的寬大的紮脚褲。

披着肩巾的婦女，那是廠工、清道夫、挑沙夫、剷雪夫。她們的冬衣是厚塞棉花羊毛的短襖，長只達到臀部，而成一個箱形，——不雅觀，且無性別，——像行動的插針墊子。俄國婦女大半穿着灰色厚氈靴子，長達膝頭，比她們的小腿要大一倍。

俄國婦女很少用唇膏的，除掉裝扮的時候。我所見的唇膏，都是橘紅色的，——或從外國得來的戰利品。蘇聯所製的化粧品，只有橘紅色一種。婦女用指甲膏的非常稀少，所用的也是橘紅色，却頗輕淡。她們的香水，除外國入口品外，都是濃香的，氣味幾和理髮店所用的興奮品相同，有着政治性的名稱，如「紅色莫斯科」，和「十月革命」之類。

五月一日婦女開始改衣夏裝。我的第一個五月節日，氣候溫暖，陽光燦爛，我便出去在克里寧宮四周散步。突然地我感覺又看見女性身段原有的輪廓線。大約女童們在脫去外面的厚短襖和大衣之前，已卸除襯衣數星期之久。但使我驚異的，她們的腿上已沒有了厚氈靴，並裸露着臂膀，當四個碩大的女童並肩揮臂，走在人行道上，推擠着，憨笑着，却也是一種美觀呢。

## 房荒嚴重不輕易結婚離婚

雖然大家都聽說俄國是談「自由戀愛，和淫嫖無忌」的。我却從未知悉俄國人輕於結婚或離婚。事實是完全相反的，並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我們住在美國的人，以為房屋是一個嚴重問題。但俄國人也患着同樣的屋荒，因此不敢輕於結婚。莫斯科簡直找不到一間空屋，每一方呎空間，都派定給一個人，雖然也能够違法「買」一個空房間，——須依人數付價。

假如一個女子有兩個房間，——一間會客室，和一間臥室，她的丈夫已調往基輔，供職兩年，她却不能拋棄工作而和她丈夫同去。她因為要買一架鋼琴，決定將臥室售出，而移入會客室。她定價兩萬盧卜，——很高的數字、——因為出賣是以終身為期的。購者將以她的表兄弟或姪女的名義登記，於是便為那房間的合法居住者。售者冒險推料他的丈夫在基輔供職兩年期滿回來時，定能買一所更佳的寓所。倘若他不能的話，夫婦倆只好擠在一間臥室內。

出賣房間的消息由口頭謹慎地傳播出去。那女子便被許多買主包圍，她最愛賣給預備結婚的青年男女。但是他們無力付給她所索的價金，所以她便決定賣價一萬五千盧卜，一萬先付，其餘的分期繳付。商妥之後，那房間便屬於一對青年男女，這眞是幸運極了。

新婚的夫婦幾乎常常揀對方家中有餘地可容，便去住在那兒。新婚的夫婦往往和父母，一個兄弟，或姊妹，甚至和另一對新夫婦同住在一個房間中。當一個少婦懷孕之沒，全家便一致以增添人口為憂。但等到嬰兒降臨時，大家因為一見可愛，又轉憂為喜了。

有人以為這種擁擠的狀況，不但使人不敢結婚，並且足以催人離婚。其實不然，一個女人能够和一個男子離婚，——雖然手續費頗大，並且須拖延多時，——可是不能使他離開家。

例如泰蒂亞那的丈夫被控虐待，終由法官判令開釋。當他由法院中回家時，依然安坐在他平時所坐的椅子上安閒地閱讀「莫斯科晚報」。「喂，我們已經離婚了，」她喊道。



‧蘇俄之男女警士‧

五八—一六四

「是呀，你叫我怎麼辦？你以爲我住在何處是好？難道叫我住在文化休憩公園的樹下嗎？」

當然啦，泰蒂亞那如果又和人結婚，他能帶她的新夫回家，抵抗她的前夫續施侮辱。而她的前夫如果再娶，也能帶他的新娘回家，照樣對付。莫斯科現在男女的婚姻很爲安固，顯然由於這個原故。

可是在戰爭以前，離婚是非常容易的，只要費一張明片便成。女士倘要打胎的話，只須申請，而允付一個月薪給的百分之十，便能辦到。今日離婚費須一千盧卜，打胎——違法的打胎——須罰一萬盧卜。人們自然因爲代價太高，都不敢隨便打胎，因此出生率便逐漸地增高。

出生愈多，自然使房間愈覺擁擠。但在那戰時的冬季中，只有眞正擁擠的房間才覺得溫暖可住。大多數的俄國人在冬季中不管房間裏擠得嚇人，也不避到戶外去。但在夏季中，他們成羣結隊地前往公園或河濱或四周的村莊去納涼。只有男子，或女子偕同丈夫，能够上餐館去。但是每人都能參加野餐，和游泳，並結合同去。而在那「結合」之中也有限制的規定。

## 海濱池畔看不慣裸體游泳

美國人對於蘇聯的裸體沐浴，似乎有些看不慣。這兒是我親目所見的一幕。

在一個夏季中，我和幾個美國人住在克里亞斯瑪河河濱，我們——和其他消夏的若干外國人，附近某醫院中的紅軍養病者數十人，以及近地的母牛約百頭，——每天都在河水中浸些時。除掉十歲或十六歲以下的兒童，以及一羣青年在距離餘人百餘碼處練習游泳者以外，沒有一個作裸體浴。不過很少人是着浴衣的，——或者俄國人說那罩褲，人造絲的內衣和胸兜，已是新式的浴衣。

某天我沿着河濱散步，並不豫備游泳，見一羣青年正在河中游泳，邀我加入。我只卸去頭上的紗巾，穿着褲子，帶着胸兜，浸入水中。除掉有人批評我的褲子比她們的大爲簡單以外，並無他言。我所穿的內衣，在美國人看來，雖已不能再少了，但我回到國中時，却不能照那個樣兒出現在游泳場所。

眞正的裸體游泳，那是曾於戰後在黑海濱的避暑地巴杜米見到的。那海濱分爲三段，——婦女段、婦女和男子段，男子段。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週刊「不列顚盟邦」的記者之一福開森女士，第一天曾和我在只限婦女的一段消遣。我們在一個小帆布帳中換了服裝，走出來加入一大羣躺臥在海灘上現出古銅色的裸體俄國婦女中。我們的服裝玲瓏可愛，很有魅力，因此大衆的目光一齊注射在我倆的身上，足足有一小時之久。我們覺得難受，便溜回小帆布帳中，剝去那引人注目的服裝，又消遙自在地走出，雖然覺得有些傻氣，但因此可以減輕惹人注意。

一條細弱有刺的鐵絲將男女混雜的一段隔開。那兒有許多全家人口穿着各種輕便的衣服，團坐着，共吃醃漬品，和糕餅等物，有時偶在黑海的冷水中浸些時。再隔五十碼或七十五碼以外，便是男子段的起點，那兒有十餘裸體的獨身的男子，毫不在意地在晒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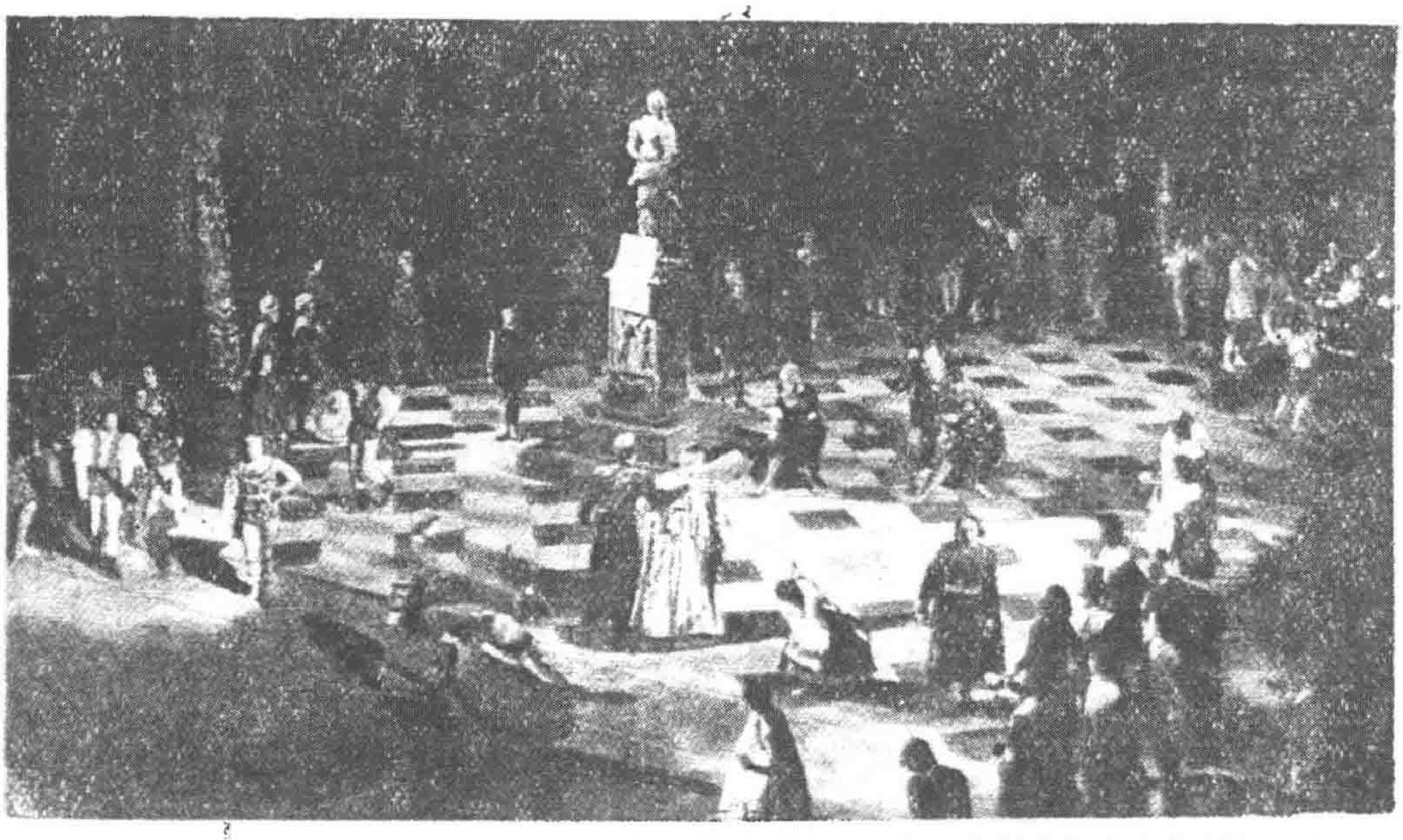
我們住在海濱十天中曾有新到的紅軍數團兩次侵入我們的一段，——我敢决是出於無心的，——那重靴子發出沉重的步聲。一陣石子和一片女性的怒罵聲——「粗漢！沒廉恥的東西！」——把他們趕走。他們都除下軍帽，遮住半邊臉，飛步跑去了。



・專賣長型香烟的小販・

## 夜總會中儘多是酒色情調

假使在海濱難以應付俄國的男子，而在莫斯科夜總會中却完全相反



著名歌舞劇沙翁名著「羅蜜歐與朱麗葉」的偉大場面

。我那天到達莫斯科，數小時後，初次往遊夜總會。盟軍進攻日，久待的第二陣線實在開始日，——顯然曾豫備慶祝。我被邀往一家餐館進晚餐，並有一羣青年，——陸軍委員團中的美國中士，美國大使館服務的男孩子，西比利亞野地來的兩個工程師，另有一個中士，——在那兒跳舞。

我們約在十點鐘左右前往。我們走進正在高爾基街外的「阿斯托利亞」餐館，閃過站在入口處上着刺刀的兩個紅軍兵士。我在各餐館的走廊中常常看見這些憲兵，知道他們駐在那兒是因爲餐客大半爲請假期中的兵士，當歡飲過度的時候，常會互相爭鬥。倘若發生這種情事，憲兵便上前去鎮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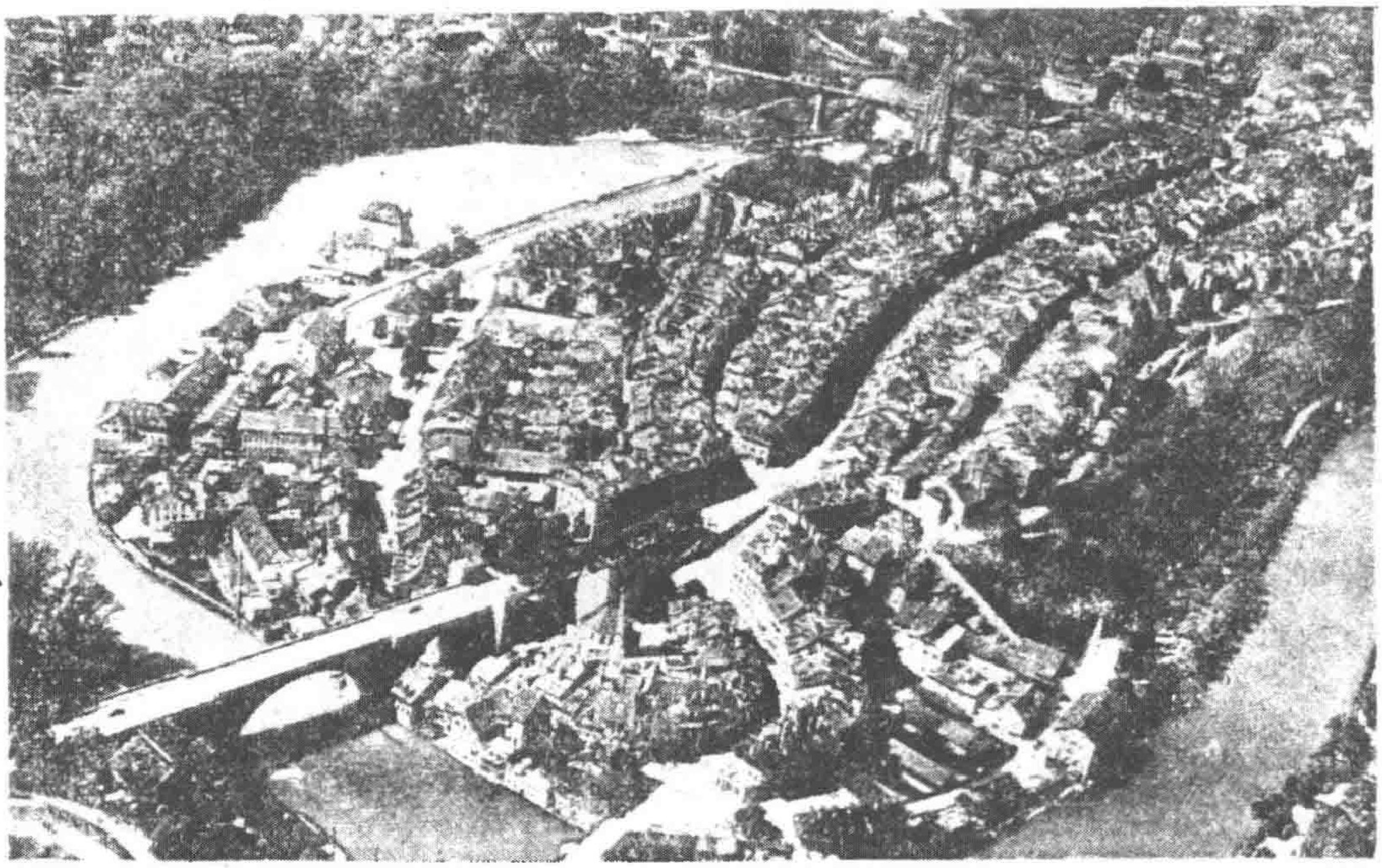
侍者數人和兩個有鬚的老人在衣帽櫃後記明他們軍帽上的號數。我們便升上六級階臺，走進一間燈火燦爛的大廳。那華美的裝飾使我見了突然一楞。全室大而且長，有大柱子支住，柱上滿飾着色情的美女石像。沿着室的右面有一排小寢室，用黯紅色帳幕遮着，而成薇隱之所，——後部有男女合組的音樂隊奏着粗劣的吉士曲。

我們諸人都只能說一些兒俄國話，聽那侍者端上極豐富的餐品和酒品。因爲俄國人食量很大，所以侍者也把我們當俄國人看待。最先端上來的是兩個叠着的盤子，一排銀器，和無數玻璃酒杯，伏特加酒杯，香檳酒杯，紅酒杯，白酒杯，香甜酒杯。我們開始吃俄國「柴庫斯基」菜，計有萵苣筍、羊肉、雛鷄、蕃薯、冷盆、葱頭、胡瓜、數大盤，堆得都像金字塔一般。此外還有醃鯡（作調味用）一大碗，葱末一小碟，白麵包一大堆，上面有小方塊白塔油。

和「柴庫斯基」一同端上的，有玻璃瓶，盛着牛滿的伏特加酒。我們——不像俄國人拿起酒瓶直灌入他們的咽喉中，——只在細嚼冷盆時略嘗一些兒。這種行爲！全室的每一個俄國人注視着我們。我看見四周的派對都停止進食，對我們望着。有些只偶爾走過我們的桌子前。另有些胆壯的竟走上前來，站在我們附近，以便飽看外國人。

我們吃完了「柴庫斯基」菜後，侍者端上熱氣騰騰的捲心菜湯，接着端上大而厚並有汁水的牛排，每塊面上有一個煎蛋，旁邊是煎蕃薯，煎胡蘿蔔，另有濃味的俄國紅酒。甜菜是冰淇淋，上面放着罐頭果品。我們用俄國香檳酒高玻璃杯飲着俄國香檳酒，吃着冰淇淋。我們自開始到吃完，足足費了三小時，最後飲了一小杯濃黑的咖啡代替品，戰爭期中甚至像「阿斯托利亞」這樣大的餐館，也難得到眞正的咖啡。

五八—一六六



自高空俯瞰熊城——環繞一旁者即阿爾河

# 戰後重來瑞士

銅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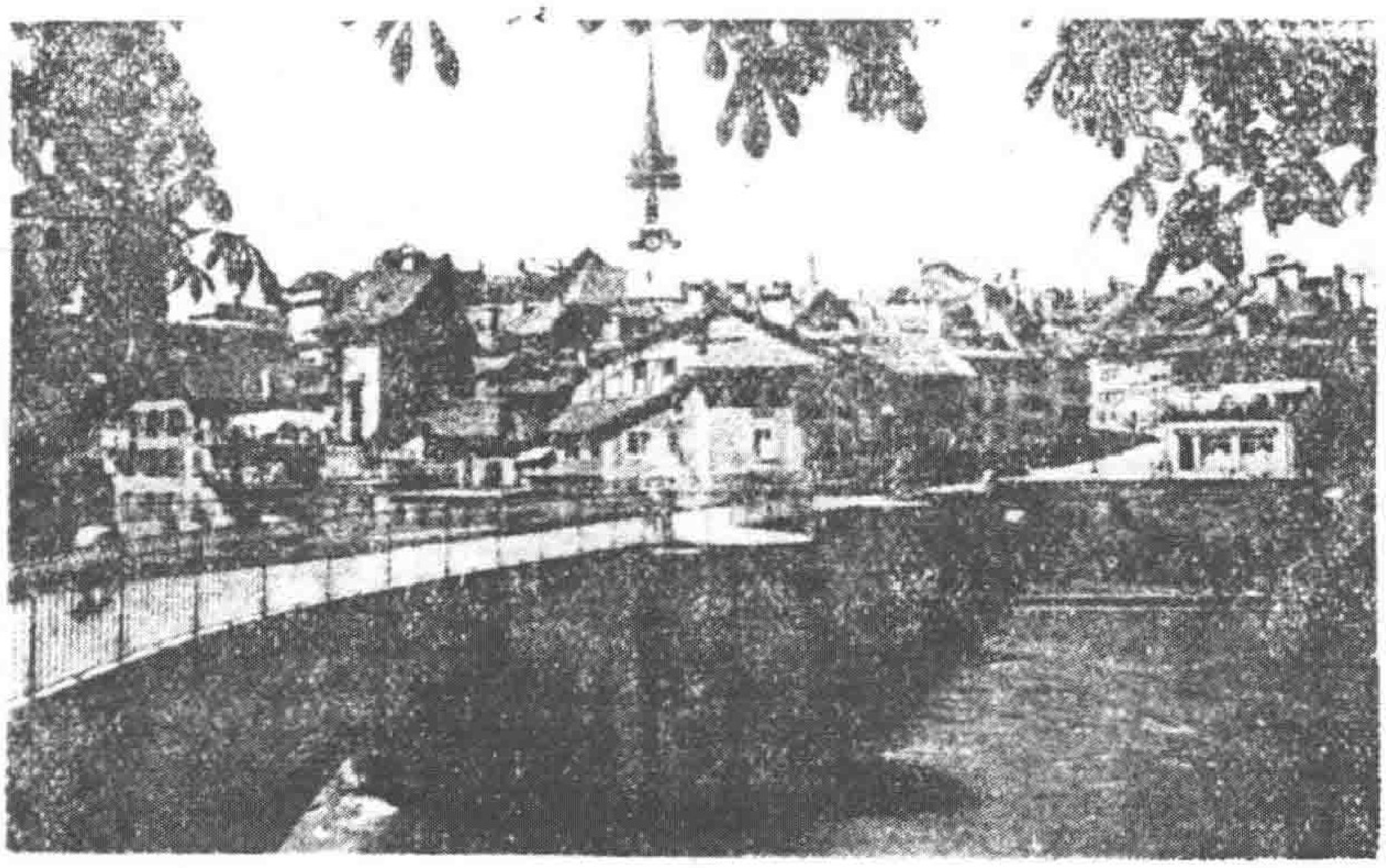
Mary Parker著·譯自「旅行」五月號

數年前，「我的瑰麗世界」(My GreatWild Beautiful World)的作者瓊妮泰(Juanita Harrison)在某次環球旅行中到達琉森(Lucerue)，她決定在該城公園的椅子上度過一宵，自己這樣說過：「為什麼我要化了錢住在旅館裏而不去領略這美麗的風景？」五十萬美國小兵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到瑞士來作七日小游的，全都同意作者這句話，不過他們不能學瓊妮泰的樣，在公園木椅中度過一宵而已。有一個美國小兵，因為犯了偷竊手錶之罪，鋃鐺入獄，後來私人去拜訪一個專門策劃游程的瑞士人，據小兵說，他在美國坐過不少次數牢監，但是新近被釋放出來的瑞士監獄為他生平所僅見的好監獄。

因此瑞士人對於世界人士竭盡地主之誼的本事，堪稱專家。對於一個偶然來游的旅客，無論其消磨時間於一張公園靠椅上，監獄中，或是大飯店裏，顯然並無什麼差別。每處地方都像鐘表一樣完善。在此狹仄的民主國度裏唯一要感到美中不足的人是瑞士人自己和外國的政治家們：他們不相信一個四面為極權主義包圍，而能在自國中勵行民主政治的國度，是一件可能的事。

## 戰時的世外桃源

我還是戰前數年到過瑞士，去年秋天，是戰後第一次的故土重臨，對於上面的說法，才深信而不疑。我曾在以前是德國管轄的瑞士區域中逗留過一個時期，考察他們在感情上是否傾向德國。並不完全如此。雖然有百分之七十二左右的人口用德語講話，因為他們完全適應這種語言，如其講的是古典德語，就要瞠目不知所解。同樣，政治理論之與他們背道而馳的必遭排斥，保留的僅是適合於他們自己生活方式的德國思想。我又在日內瓦(Geneva)住過一個時候，日內瓦為瑞士國中通行法語的最大城市，約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人民講法語。此次旅程中就只沒有到過意大利區域，但到處可以遇到意籍瑞士人，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六。假如我想試探某人是德國人，法國人，或意大利人，他會很有禮貌地用該國的語言答覆。但是聽他們自己人中間講話，都是瑞士腔調，並不像他們講德國話這樣難懂。百倫(Berne)城(一譯伯爾尼，又譯熊城)雜用兩國語言，即複合德法兩國的語音，則使人難以聽懂了。但你可以把各國語言



•建於十三世紀的古尼岱格橋•

丟在一旁，一切用英語會話，英語人人會講，便是與旅行事業隔絕的遙遠地方也通行英語。

這就是瑞士的旅行事業，戰前瑞士的經濟收入以吸收游客列第二位，這是使我們發生興趣的主要原因。環顧歐洲其他諸國，有的完全拒絕爲旅行而旅行的游客，有的因糧食缺乏旅館不敷，交通不便而限制旅客入境，有的因爲該國財政情形不明，使游客無從預定一次旅行的費用，究竟是要化掉一份家當，還是只要消費相當於一包香烟的數目。瑞士之能從戰爭中崛起而完全不受損害，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也。當然瑞士沒有受到損害，瑞士人自已知道得比任何一個美國人來得仔細。瑞士國中物價是高的，糧食與衣服是配給的，（雖然在旅客眼中，衣著與糧食都極豐富），戰時到瑞士來作世外桃源的難民約有二十八萬三千人，到現在還有六千人沒有離去。

## 不歡迎外幣太多

瑞士國立旅行局招待給假來游的美國兵，十八個月中賺了他們二千七百五十萬美金。仔細分晰，則每人在食，住，行三方面每一星期可化三十八元，這個標準是預先擬定的。此外，美國兵袋裏只准帶現鈔五十二元九角半，瑞士無意因美元之泛濫而擾亂她的經濟，也不顧用美國煙的方式來容許賄賂公行。（你可以在煙紙店裏買到你所需要的任何牌子）。事實上，瑞士反對自國擁有太多的外幣，因此你可以合法地把旅行支票從美元或英鎊轉換成爲瑞士法郎，再把餘剩的錢轉爲美鈔或鎊票，美鈔的匯率要比鎊票好。

一九三七年是戰前自由自在的生活最末脚一年，到瑞士來的游客約有二百萬人，共計消費四千六百萬元。這些游客的美鈔和英鎊，過去便是瑞士平衡財政最重要的法門之一，因爲在貿易方面，他們有的是赤字財政。就是靠了她戰爭中崛起的「海軍」，十八艘軍艦專門在戰時運輸主要食品，瑞士的公家食糧早在戰爭結束之前用完了。（然而據非官方報導，瑞士有足够十年之用的糧食，藏在阿爾卑士山岩石轟成的地窖中）。

## 旅館飯店受威脅

去年九月底，瑞士入超一億五千萬元。同一時期瑞士吸收旅客的游資一千三百萬元只是使相差懸殊的賬目微微變動。如其說這是在政府總帳上是赤字財政，也就是說旅館總帳，飯店總帳，零售店總帳都是赤字財政。這許多企業都感到戰爭的威脅，只是不公開表示而已。勞工在旅行事業沒有恢復戰前興盛時代，已經轉到別的企業界去了。

不幸的是去年旅行事業所受到的打擊同樣要在今年夏天受到，只是程度上比較差一些而已。這種條件在瑞士本身倒是不受管制——歐洲諸國限制携欵出國極嚴，瑞士幣制自戰爭以來沒有貶值過，但旅客要想掉換瑞士法郎，却感資力不充了。歐洲運輸工具的缺乏，對於旅行也受影響，但在美國旅客眼中，這還不是主要因素。英國，荷蘭，比利時，以及斯坎的那維亞諸國去年是組織瑞士游客的主體，今年也許仍舊如此。

瑞士幣制的非法貿易到達一個頂點，後來管理方案出來，斥此等貿易爲不合法定。去年十一月一日起，限制每人只能以五百美元掉換瑞士法郎，或者每一家庭一千元。瑞士核算五百元一月，每人即能住在最好的旅館裏，到他歡喜去的地方旅行，而且還有足够的錢去買他所需要的東西，例如鑽表之類，當然他並不需要每一個月買一隻鑽表。他們這樣規定並不錯。瑞士對瑞士人很肯糜費，在美國人眼中呢，比諸其他國家，也算糜費的了。

## 到處是景象瑰麗

我住在瑞士華麗的旅館裏，房租便宜，在最好的餐館裏吃東西，如其我喜歡的話，可以

坐輛出差汽車，（是最消費的項目之一），不坐汽車，則改乘公用車輛。到過沮列克(Zurich)，琉森，因得萊根(Inte-laken)，百倫，日內瓦，每天所費，不到十元。這種消費，我只要稍為撙節打算一下，就可減少一半，例如在小城市裏，則住在較小的旅館中。

在瑞士，極少可以選擇一處可以稱作最動人或最有趣的地點。風景到處偉大，去年十月中，看到一片綠油油的平疇，像綠泥的彈子檯，美麗令人難信，木葉染着明亮的秋日色彩，為美國人所認為特殊的。每天，在最高的山峯上看到積雪溶化下了幾呎，對於瑞士農人固然顯得是一個淒涼寂寞的冬季，但在我們旅客眼中，則為瑞士增加瑰麗的景象也。

## 豪富難民的聖地

我以前在春天到過瑞士，記得在蒙屈琉克(Moutreux)邊的田野上舖滿了水仙，櫻草，紫丁香。銀杏與玉蘭巳經開花。現在是秋天，金鳳花與雛菊在山谷中盛開着，花園中散佈着玫瑰花香味，花床上落英繽紛。我懷疑後來正是及時離開，因為我離開琉森的一天，他們為了冬季來臨而把園藝移開了，雖然空氣仍舊是這樣的芳香，像春天一般。

瑞士的城市和幾個分區有顯著的不同，就是在小區域中也如此。盧聖(Lusaune)據說是豪富難民們的聖地，尤其是希臘和西班牙這方面來的避難者，這次我沒有去參觀。國際城市日內瓦仍舊保住着法國新教徒的性格。也許是由於我在星期日去教堂做禮拜感到的一陣震顫；也許因為是國際勞工局的建築這樣醜陋；也許是因為國際聯盟的空屋子，留着一個守門的，我以為他是很詼諧的，說聯盟是「偉大的失敗」(Great Wasbout)；也許因為我在法國領事館裏住得太久，允許我再入法國；也許因為這是兩天——總之日內瓦的印象對我極淺。

因得萊根與琉森是兩處集會中心。前者以爬山著名，如少婦峯(Jungfrau)等。後者則以探訪威廉泰爾(William Tell)故鄉著名。我在


·沮列克古代建築·

美國麻哈坦住在峭壁附近，我承認最歡喜的地方是沮列克，瑞士之商業中心，通常被人們所遺忘的一個城市。瑞士的政治中心百倫，未受戰火俳殘，為瑞士人所珍愛。這幾個城市與紐約波士頓都不同。

## 沮列克令人喜悅

沮列克有居民三十五萬人，為瑞士最大的


·由琉森湖望畢勒泰斯山·

城市，並無特殊的建築物，也無特殊標記，足使一個偶然來游的旅客知道可以代表沮列克。但這城市很雄壯地矗立在沮列克湖畔，你坐了藍白相映的公共汽車中，短短的時間就可駛離熱鬧的商業區，駛到湖邊，正如在紐約四十二號街駛車到中央公園的一般容易。或者你坐了高挂鐵道，十分鐘間就可昇入雲霄。到夏季，沮列克湖中可以划船，冬季則在市內可以溜冰。

瑞士城市中都有美國電影放映。沮列克有世界上最佳的音樂師，並有一個華麗的歌劇院，大學裏號稱有最好的教授，至少有一個人是寰球聞名，卽琴博士是也。(Dr.Gung)瑞士的國立博物院藏有瑞士歷史性的藝術作品，其中的木刻和染色玻璃都是特出的。商店都極時代化，存藏豐富，飯店是第一流的，爲人們所樂道。

沮列克是空運入瑞士的主要港口，海關人員在此執行工作，神速而有禮貌，從機場接送旅客到城市裏去的大汽車，髹漆一新，城市中心區有完善的問訊處及各種交通工具。卽如穿越馬路之微，也無需勞動尊腿。雖然沮列克是被認爲商業中心，每一個人自司機，車站守門者以至瑞士國立旅行局的首領都以笑意來招待你們。

## 百倫城到處是熊

在另一方面，百倫城在你未到達巳前使你感到很長的。瑞士的農舍別莊，建築特殊，有聊蔽風雨的木瓦，闊簷，臨空的陽臺。在灰綠色的石屋下面，有穹形的走廊，我們以爲這是屋子的後面，而在瑞士人則認爲是屋子的前面。在老百倫城的街道上閑步時，你看到城市裏的每一個建築物都是灰綠色的砂石，街上都是四層樓房，上面三層樓屋伸出到穹型的走廊上面。你可以在街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除了穿過狹仄的街道以外，都走在穹形走廊覆蓋的人行道上是否這城市的祖先，在十七世紀末葉，十八世紀初期計劃建造這一部份的百倫城時，正是下着大雨嗎？在這舊城市中的新建築物却並不依據這種建築方式，雖然用的是同樣的砂石。議會房屋就有顯著的差異，建築方面的成就極少。

百倫城的興起，要回溯到一一九一年。命名由來，有的說是得名於拉丁文 Taberua，「旅館」的意義。有的說柴林琴公爵(Duke of Zahringeu)在投資建造此城時，看見一頭熊。至少，熊是百倫城的象徵，在城中到處可以看見。老舊的尼岱格橋 (Nydegg Bridge)，始建於十三世紀，仍舊横貫在阿爾河(Aare River)上。柴林琴公爵在河畔建有別墅，其時荒僻無人煙，後來房屋密集，好像都擠在別墅下面。別墅燬於一二七〇年，民房的建築，至少要從十五世紀算起了。

老百倫城位於狹仄的半島上，被阿爾河劃成一個U形的地區。雖然老式房屋都在河之下游邊綠，但商業區，住宅區，敎堂都在上游，相差約有數百步路，要經過酒窖，牛酪窖，以及其他種種有趣的百倫城景象。有時你可以乘坐毫無痛苦的直昇電車，抵達所謂「敎堂平臺」，這是林木蔭翳的公園，遠望羣山起伏，以及在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因槍决罪犯而在石壁上遺留下來的彈痕。

百倫城的多色噴泉曾使游客感到興趣。更其打動我的景象，百倫城與沮列克一樣，是人們去辦公或下班時間街上活動情形。他們騎的是脚踏車。公共汽車在早午晚三個時間內也是擠滿了人。車輛通過的時候，就是最頑固的，步履遲鈍的行人不得不按照交通信號而行動。

熱鬧時間過去以後，街上便沈寂了。據最近報告，完全失業者只有八百九十七人，向政府登記要求職業，但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他們中間一個。事實上瑞士勞工比之世界別處，極端缺乏。

## 有人爲療養而來

瑞士並不特別注意旅行事業。機械工業與紡織企業在純益價值上勝過了旅行事業，僱用的職員亦以前者居多。而且居留於瑞士的外國人也不盡是旅客。有數百人是來留學的，開戰後的一九四四年，瑞士大學生共有一一、七八五人！其中百分之十四是外國留學生，高級中學及小學中的外籍學生尚沒有估計在內。有數百人爲療養而來，因爲通國是廣大的休養地，境內諸山在治療病症方面，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主要的三處醫療中心各有其專長——沮列克療治骨症，日內瓦醫療婦科；百倫治療甲狀腺症，血症，肺病。

瑞士有招待外賓的藝術，使旅客如同不出家門一樣。無論你是來休養的，來游玩的，讀書的，瑞士都表歡迎而且確實做到這一點。去年秋天我在瑞士的時候，歐洲至少有二個國家都派遣專員到沮列克來，專門考察他們的招待藝術。我想可以用二字來概括之——誠懇，雖然他們是訓練有素，但確是出於眞誠。

你要經驗瑞士人招待的週到，只要在你獲得回國的交通工具之後，就可以領到護照一事證明之。瑞士的護照簽證在你等着領取的時候，立刻可以簽給，而且不收任何費用。夏季到十月十五日結束，隨着而來的秋季，我可以給你保證，這是最美麗的季節。

巧得很，一九四七年的瑞士總統斐禮浦伊德(Philippe Etter)是德籍瑞士人，副總統恩列柯賽洛(Eurico Celio)是意籍瑞士人。我是看他們竄起來的——!

五八——七〇

# 華僑在紐約

## 紐約儘多歌台舞榭，僑胞有終身不問津者

戴文超

在紐約第二路的南段，有着二條街道，一條是比爾街，另一條是馬蒂街，在這二街的區域內，居留着我們的僑胞，爲數約在五千人左右，形成了僑胞集居最多的地區，所以這地段被稱爲「紐約的中國城」。

僑胞們能以堅毅勇敢的精神，心力血汗，來創建海外的新天地，決非偶然倖致，而是自有其成功的因素，根據記者和美國友人交往的時間裏，談話所得，僑胞們正被廣大地欽佩着，一般人的意見，都認爲每一個華僑，像天賦般長成了全副的銅筋冰心和傲骨。又根據記者在紐約的中國城巡禮，耳聞目睹，更證實了僑胞在海外的奮鬥，確實有被美國人士稱道的地方。

### 經營商賈源遠流長

全紐約的僑胞據統計共約一萬二千人左右，這數字放在世界首都之中，似乎太渺小了，但僑胞在紐約的人數雖少，幹的事業却並不後人。

先說洗衣業吧：過去的成績，全紐約男女老少，莫不有口皆碑，嘖嘖稱賞的，自洗衣機發明後，手洗營業，雖難免式微，但以僑胞的工精價廉，忠誠服務，却仍擁有一大批賞識的老主顧。

飯館業：可說獨樹一幟，沒有外國人堪與競爭的，由於各國人士由衷的讚美中國飯菜，餐館便成了華僑的專業。中國餐館不僅在中國城裏接二連三的開設着，就在紐約城的其他各街各路上，也是到處可見的，綜計有四五百家之多，其中有幾家設備得清潔衛生，佈置得富麗堂皇，不亞於美國人自行開設的自動餐館之類。

此外，當此次世界大戰時以及勝利迄今，僑胞們更致力於糧食業的經營，資本較小的稱糧食號，資本較大的稱糧食市場，這種大店舖，大率附設藥品部，並兼售玩具、汽水、香烟、雜誌、新聞紙、文具以及其他無數的雜貨，應有盡有，到了晚上，店舖裏裝滿了霓紅燈，紅的綠的，交映成瑰麗的畫面，顧客們紛至沓來，營業非常鼎盛。

除了以上三種店舖之外，中國城內還有許多的古玩舖，藥材舖，國醫館等等，差不多每一行當，都有中國人所經辦的。引以爲遺憾的：祗是有極少數人還經營着一兩種並不公開的特殊交易，給予局外人以好不順眼的印象。

###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刻苦耐勞，是中華民族獨有的特性，雖遠適異國，仍始終被完整地保留着。

例如美國商店，每天一到下午五時，多數就闔上了門，僑胞的在五時以後，却正是交易興狂，而萬分忙碌的時候，每逢星期日或例假日，美國商店門前高懸着休息的招牌，僑胞的却大門大開，來者不拒，一日所入，往往超過過去六日的總和，僑胞的生活，就這樣建立在

# 巴西船上的活劇

## ——海龍王大逞神威

徐同鄴

海上旅行本來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每天所看到的是水天一色的宇宙，每天做着同樣的事，吃飯睡覺踱甲板看海鷗，海行旅客一定找各種機會去調劑生活。做禮拜，開跳舞會，名人演講，音樂表演，慶祝節令，比賽游泳，把枯燥的生活，點綴成有聲有色，在許多節令中，以航過赤道最爲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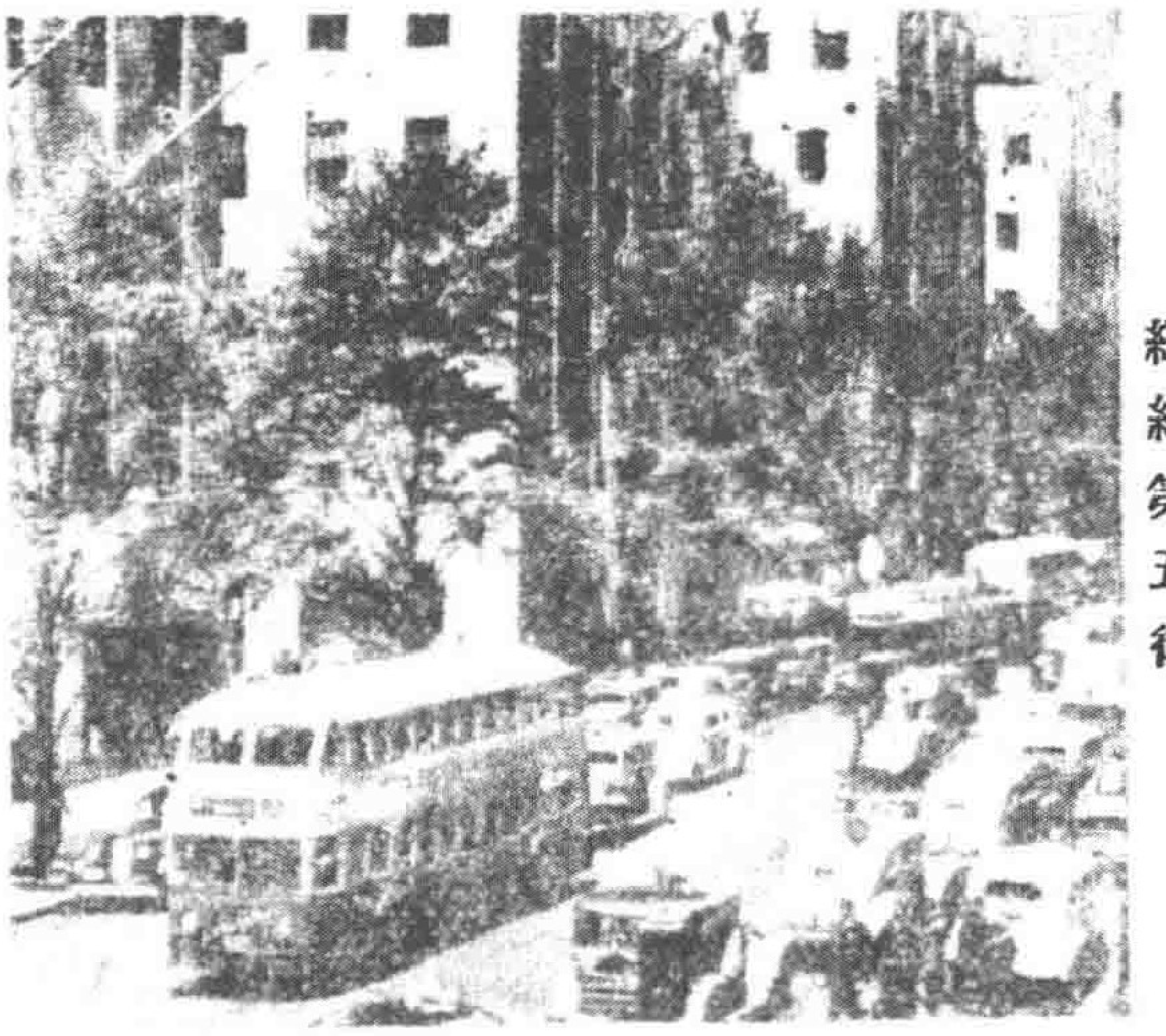
赤道是海龍王的禁衛區，你經過海龍王的禁衛區，彷彿是孤臣犯闕，爲了息海龍王雷霆之怒，例須舉行盛大慶祝，藉表臣民沐恩叩謝之微意。

我們的巴西號郵船於六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半經過赤道，事前全船旅客籌備慶祝大典，由一個美國白相人伊文思主持其事。伊文思在海外稱霸有年，孔武有力，水手都得買他的賬，他在船上花樣最多，斂錢的方法最妙。他開辦一個跳舞訓練班，又集了一個會，着實進賬了一筆錢，他專門和中國人厮混，因爲我們請他吃啤酒，把錢給他化，他也會向幾個中國人移借鉅欵，允許在抵達紐約前歸還，那不過是一句話而已。

六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半，正式舉行海龍王出巡大典 Neptune Party，地點在B甲板游泳池旁。海龍王率同嬪妃侍從以及蝦兵蟹將巡行全船一週，前導以海軍樂隊，也就是船上本有的樂隊。伊文思扮海龍王，頭戴紙製王冠，身穿八卦衣，海龍王之王袍何以與諸葛亮之道袍

人們所不願吃苦的夾縫裏，上帝知道，祗有中華民族纔能善用這天賦的鋼筋鐵骨。

勤和儉往往是聯在一起的，僑胞們平日既這樣勤，但儉的程度也常常使外人驚異，紐約儘多是歌台舞榭，但僑胞多有終身不問津者，他們並非不知道娛樂，實在是因爲過於勤勞而難得忙裏偷閒，卽使有了空閒的話，他們仍保持着祖國的遺風，以爲品茗聊天最爲樂事，或逛逛馬路，既不費錢，又飽眼福，同樣可以心曠神怡，藉慰海外的寥寂，何樂而不爲，因之僑胞們對這種以音樂女人爲中心的銷金窟，很少他們的踪跡。記者曾聽到異國友伴驚異的質詢：「你們僑胞心裏的井泉，怎麼老是枯涸的？」我的回答是：「我們心靈的花葩，不是萎了，而是懷着一片冰心像玉壺般純潔的情操。」其實，淸心的人，才能節省人之所不能節省的，同時也能得到心靈的慰安。



紐約第五街

## 一身傲骨爲國增光

最可告慰於國人的：那要算是僑胞們都生就了一身傲骨，這傲骨並不是妄自尊大的解釋，而是不肯爲祖國丟臉，恐遭異邦人士的譏誚。且瞧紐約中國城裏，絕無一個僑胞沿門託缽的，連活動廣告人，也都由來自歐洲窮苦無依的年老人担任。至於僑胞犯罪案件，更是絕無僅有，固然守法精神是我國人民的美德，但不肯爲國丟臉的心理，未始不是主因。

中國的遺風：做父母的第一個責任是應該把兒子好好敎養，僑胞們何能例外，他們更牢記着對祖國，對異邦，對自己，對兒女的責任，故對於管敎兒女十分重視，孩子們在這樣的家庭敎育下，自然也不會隨便給自己的祖國和父母蒙受了玷辱，所以全紐約的兒童犯罪案件，華僑的子女可以說絕對沒有份兒。

僑胞們既對自己的一代，建樹了自力更生的好榜樣，同時對下一代培養了光明燦爛的基層，這一切都是傲骨的秉承，龍生龍，鳳生鳳，是一種有力的佐證。

## 重視文化教育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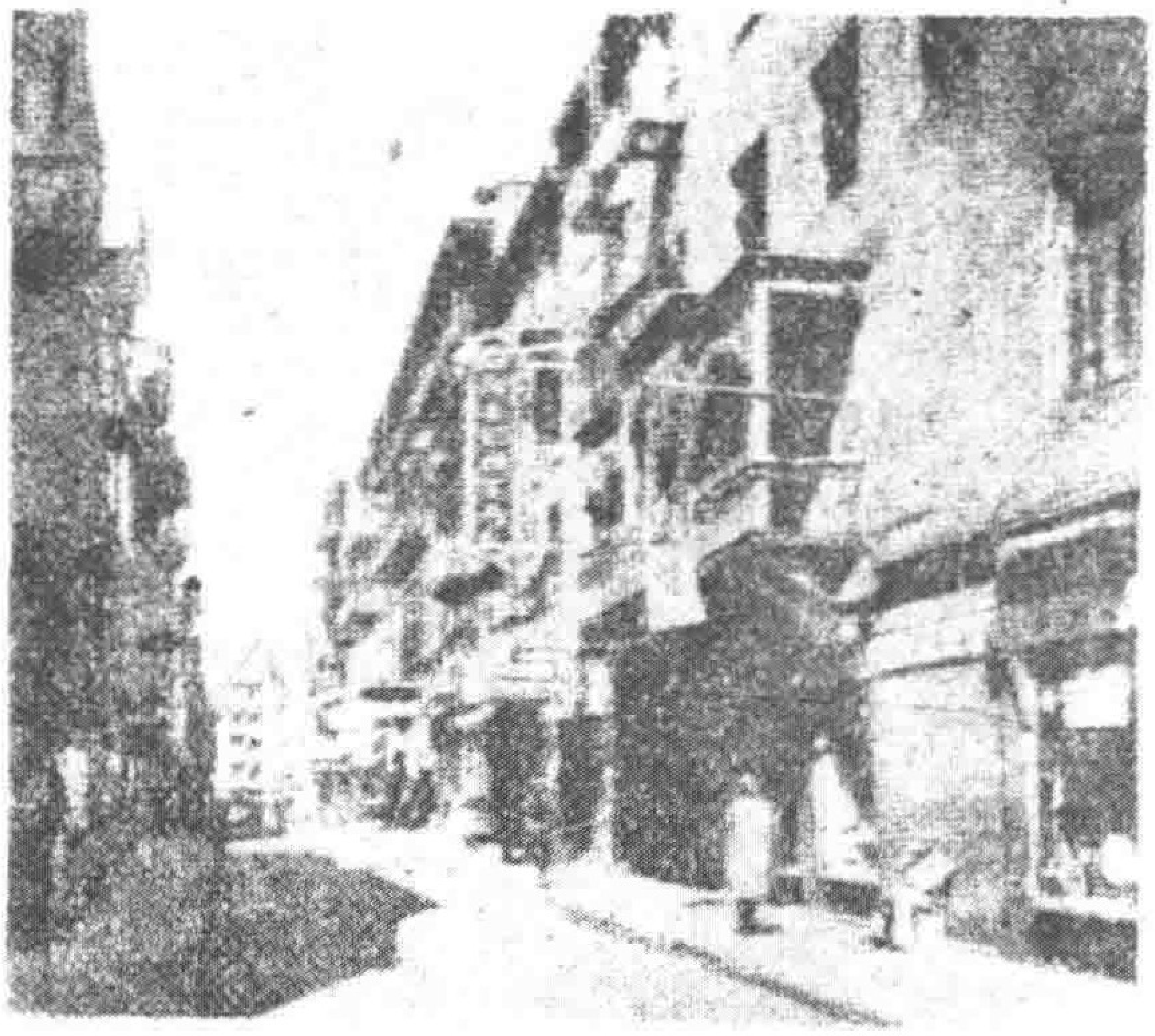
僑胞們可說都是掙扎過來的，百分之九十九，具備了披荊斬棘克制困難的能耐，當然他們也具備不滿現實，尋求啓發，冀望進步的手眼，所以除了爲生活經營商賈外，同時還創辦了許多目的並不在祗求獲利，而在警覺自己、策勵同胞、愛護祖國的事業，單就文化部門來說：華文的報紙，已經有了四家，一家叫紐約公報，歷史最久，一家叫先鋒報，言論比較激烈，一家叫民氣日報，據說是政府的機關報，一家叫紐約商報，立論穩健，這四家報紙，雖

---

相同，有待於考古家的考證。挂白鬚，那是用新拖巴做的。向海龍王的背面看，書有「抗戰勝利」四個中國字，作漢體，不知出自那一位中國仁兄的手筆。

海龍王之後有嬪妃多人，係被徵同船女客所飾。女客無一願作海龍王之嬪妃者，被伊文思強力徵去，亦有行使美鈔免役者。嬪妃之後爲法官及侍衛數十人，有持馬叉者，有持大刀者，有持鋼錘者，有持鋼鏢者，刀光劍影，足以泣鬼神號。有劊子手一手執巨刀，一手牽犯人，犯人有手銬而無腳鐐，劊子手以中國人爲多。據稱第一次經過赤道之旅客必須當犯人一次，下次經過赤道時卽可當劊子手。如欲免當犯人，可出資二十元購一證書，該證書證明此旅客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已安然經過赤道，足資證明其生平並未作惡，否則必受海龍王懲治，或打屁股，或受刀斧。侍衛均繪花臉，如中國舊劇舞台所見。行列至B甲板時，正大雨傾盆，蓋海龍王呼風喚雨，大逞神威，以懾服臣民也。

海龍王坐正中寶座，嬪妃侍坐左右。侍衛四週警衛，觀衆鵠立繩欄之外。海龍王下令審判罪犯，侍衛帶上男女罪犯數十人，均衣履不整，經雨淋後，尤爲狼狽。蓋旅客被拘後，自知難免於吃苦頭，事前將華麗衣服換去後而改著游泳衣或舊衣服。犯人中有中國學生數名，所有犯人均向海龍王下跪受審，其患病須由御醫診治，先聽脈搏，然後灌以辣醬油，或以臭不堪聞之物掩其鼻孔。其無病而犯罪者，上刑台。首有執行吏以雞蛋擊其首，而懲治女子尤苛，以麵條牛奶紅墨水塞進其奶罩，并以冰塊投入其袴中。受刑女客無不怪叫求饒，而執行吏則更樂不可支。復驅所有男女犯徒入一長約二十餘尺徑不足二尺之皮管中，其肥胖者格格不得入，則執行吏以水鎗射其臀部，并以



紐約中國城

各有各的立場，但對祖國大事，他們意志集中，主張一致的。此次祖國抗戰，他們一致宣傳祖國抗戰的光榮，籲請友邦人士捐欵輸物，救濟祖國的難民和傷兵，精忠報國，卓著勳勞，近以國內和平絕望，砲火重臨，他們多有專文撰述，一面惋惜，一面籲請各自讓步，重開和談，完成民主的建設，其關懷國內的殷切，實無異於國內同胞。

僑胞們對於子弟的教育，尤爲重視，每一家庭的長者，每晨督促他們上美國的學校，每日午後四時散學後還得叫他們轉到華僑自己辦的學校內，繼續攻讀中國文字，並研究祖國的歷史地理，直至下午七時，才得使他們回家休息，華僑學校裏以國語列爲主要科目，所以華僑的子弟現在差不多都能講着國語的會話，顯然地，這樣的教育華僑子弟，一面養成他們刻苦耐勞的習慣，一面啓發他們愛國的心理，華僑教育的成功，是可以預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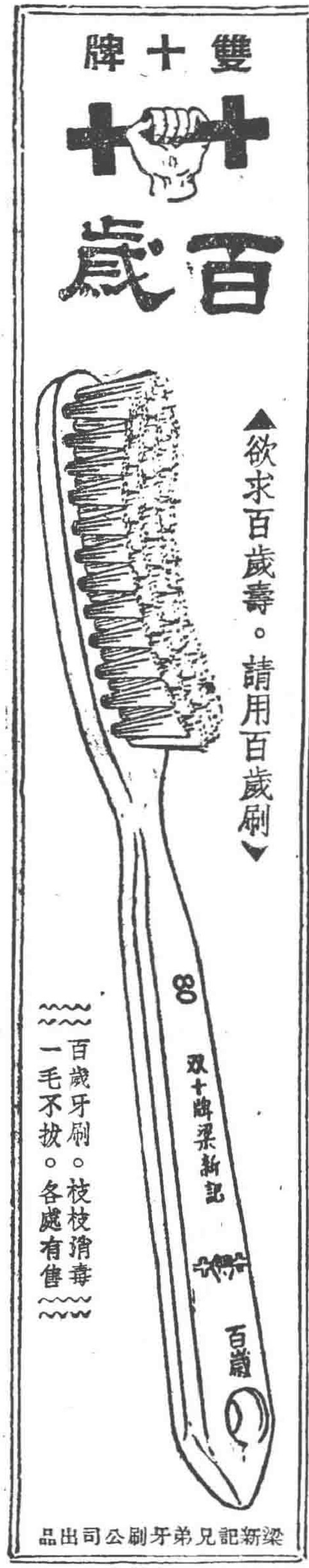
## 好感、仰慕和憐惜

紐約爲國際人士會集之區，美國人士對於任何國家的僑民，可以說概能一視同仁的了，我國僑胞平日處處和靄可親，加以本身修養，頗能博得他們的好感，抗戰勝利後，更由好感而至於仰慕，不幸的是現在國內戰亂的消息，頻頻傳播到紐約，於是他們逐漸地已由仰慕而轉變到欷歔的憐惜了，目下再也聽不到美國友人安慰式的論調「不要緊，我們會替你們撮合的」了。當若干美國友人和僑胞們一談到中國的時事時，忽地會各自緘默，接着，立刻改變了話題，這種會心的苦痛，不僅國內戰區的同胞在忍受着吧！全紐約以至於散居全世界的僑胞們，也正垂首閉目，暗暗嘆息呢！

布鞭痛擊之。後入者被阻於管口，挨打無數，而觀衆之樂乃無藝也。爬出布管者，被擲入游泳池中，男女均不可免，游泳池之四週滿佈警衛，犯人欲圖遁者，均被拿獲，再擲入池中。女子類皆身軀纖小，則由二人分持其四股，懸空投入，碎然作聲，浪花四溢，其殘酷有如此者。雖曰開玩笑，未免過度了些。

最後有更精采之一幕，在犯人中挑選個子極高大之男客一人，與身材極纖小之女客一人，勒令當衆將褻衣脫去。男客僅留短袴一條，女客僅留三角褲一條，以男客之襯衫汗衫長褲勒令女客穿着，而以乳罩女馬夾及裙子勒令男客穿着。男客體大，格格不入，觀衆狂呼催促，執法吏以皮鞭擊其屁股，以爲不服從命令者戒。經半小時之努力，始將乳罩女馬夾及裙子穿就，緊束乃如素火腿焉。事後各罪犯經海龍王伊文思簽頒文憑一紙，并准予升任知事Sheriff（美國市區以內由市長負責，市區以外，由知事負責，故四鄉發生暗殺案，例由知事下鄉勘查，而市長不與焉。），凡取得知事資格者，下次航過赤道時，可任意拘捕罪犯，加以體罰以資報復。

後往廚房調查計耗去冰四百磅，雞蛋五百枚，麵條七十磅，紅墨水二十四瓶，甲板滿地狼藉，一若撤退後之戰場焉。



# 檀·島·初·旅

于同隱



檀島風光

美麗的檀香山，永遠在我的記憶中。在檀島雖然祇有短短半天的盤桓，但這是永不會忘記的半日，置身在這像圖畫一樣的綠島，留連忘返，要不是輪船上的汽笛，一再長鳴催促，眞不願意走回碼頭。據一個曾環遊過全球的人說：世界上號稱風景之區，能够名副其實的，祇有檀香山和杭州兩處。

在茫茫的太平洋中心，有一羣島嶼，這就是夏威夷羣島(Hawaii)，其中有一個島叫阿胡島(Oahu)，這島就是火奴魯魯，(Honolulu)，我們中國人則叫它爲檀香山。

船從上海出發，先到日本的神戶和橫濱，再從橫濱東駛，茫茫大海，這時已進入太平洋了。太平洋雖號稱太平，但多少總有一點風浪，船身前後左右的顚簸，不少人都吐了，就是不吐的人也感覺到不舒服，其後稍習慣，船行也比較平穩。在甲板上散步，極目所至，除了成羣的海島在船後追逐外，四週海天相接，這樣枯寂地過了八天。當一羣綠島在望時，該是如何地喜悅。

船漸漸駛近，望見屋瓦鱗次，掩映於翠碧叢山之間，夕陽斜照，倍增嫵媚，吸引我們急欲登岸一遊。當船在緩緩靠碼頭時，樂聲大作，原來這是夏威夷接船的習慣。樂聲纔止，歌詠隊繼之引吭高歌，這使過了八天海上生活的旅客們，給與無上的安慰。歌聲纔止，樂聲又起，直至吊橋架好，一陣花香冲散了樂聲，原來這又是夏威夷的風俗；來迎接親友的人，都帶着花環，爲親友掛在胸前。夏威夷位於熱帶，但不斷地有季候風吹着，四季溫和，雨量適中，無怪要長成這許多香味馥郁而美麗的花朵來了。

## 街上沒有看見警察

我們幾個中國學生，急急忙忙地上了岸。走出碼頭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整潔而安靜，不像上海又髒又鬧。信步前行，穿過幾條街，沒有看見警察，我們正奇怪汽車會在十字路口停駛，讓我們從容過去，後來纔發現有定時的紅綠燈管着。我們的一羣像鄉下人進城，樣樣都覺得新鮮。

前行是京街(King Street)，檀香山的主要街道之一。從商業的觀點來講，檀香山自然遠不如上海，這裏的店舖都像是百貨商店，尤其奇怪的是滿街是藥房，裏面什麼東西都有，就是獨缺藥品。我們進去選了一些畫片。這些店的作風像上海的書店一樣，貨品都陳列在桌上，任人選擇。

## 威基基海景幽麗

在街上遊了一會之後，我們因慕威基基海灣(Waikiki)之名，跳上一輛寫着Waikiki的電車。全車僅有一個司機兼售票，每個人上車後在一個小機器裏丟下一毛錢，既不要買票，更無須査票，這倒也省事。不久就到了威基基。這裏是一個很好的海濱浴場，可惜天色晚了，不能下水。在燈光的映照下，但見一陣一陣的浪花，捲上沙灘；遠望海中，浮標的燈號閃爍，景色是非常的幽麗。

我們去威基基的目的，原想去看夏威夷著名的胡拉舞(Hula)，這原是土人的一種舞蹈，類似現在的草裙舞。可惜時間晚了，沒有找到，據說現在胡拉舞很少公開表現，不過是舞場中偶一的穿插而已。

胡拉舞既沒有看到，信步走進一家舖子，從老闆的面孔上，看出他是一個廣東人，一談之下，果然如此。他姓楊，名福榮，來檀香山已幾十年，現在開着兩家大舖子，是華僑中知名之士。他低低地告訴我們：檀香山的物價比美國貴，勸我們不要買——雖然他是這店的老

闖——他又告訴我們，他在戰前曾週遊中國，是多麼地希望中國强盛起來。最後，他用他的自備汽車，送我們回碼頭。

## 水族館欣賞熱帶魚

第二天，我們一行三十餘人，包了一輛大汽車，預備在檀島作半日之遊，因爲船下半天就要走了。司機是一個和氣的美國人，他爲我們籌劃一切。第一先去威基基海灣，這兒已是舊遊之地，但昨晚看到的是靜寂的海岸，而今天却在陽光和微風的愛撫下。不少人在追波逐浪，有的駕着小艇，有的泳向浪花，有的泳罷在作日光浴，景色是誘人的。可惜要去的地方太多了，否則在這兒玩上半日，一定是非常快樂的享受。

汽車將我們帶去水族館。不巧得很，今天是星期天，上午照例是不開放的。我們在失望之餘，居然從後門登堂入室。如果來檀香山而不去參觀水族館，無疑地是一大遺憾。這裏的熱帶魚是多麼的奇怪，從前認爲是卡通畫家筆下的產物，現在都活活地呈現在眼前：有身上帶着虎紋條子的魚；有帶着彩色圖案的魚；有長長像蛇一樣的魚；有團團像河豚一樣的魚；有的魚眼睛長在背上，好像沒有身體似的；有的魚頭上長一個角，我們爲它起一個名字叫獨角龍；有的魚兩鰭特大，張開來像一架飛機；有的魚長着美麗的長毛，頗有孔雀的姿態。看過這些魚，眞是嘆觀止矣。從水族館出來，大家都感到滿足。

接着去動物園，或許是動物園看得多了，猴子之類，不大引起興趣。裏面有一個烏龜場，碩大如斗的烏龜，昂然地在散着步，頗令人想起一些古板的假道學先生的姿態。走過去在一片草地上，坐着幾個小孩，一羣白鴿圍着在覓食，這又是多麼可愛的一幅圖畫。在鳥園中，兩位同行的美麗的小姐，激起了孔雀的開屏，鮮艷的有圖案的羽毛，給日光照着，煞是好看。

## 嚐嚐大風的滋味

檀島的天氣，晴雨無常，突然地飄來一陣雨。我們又爬進汽車，向另一目的地出發。汽車慢慢地上坡，駛向巴里山(Pali)。約莫走了十五分鐘，汽車停下來，剛一下車，好大風，簡直不能向前行走，原來這是特爲來嚐嚐這大風的滋味而來的。忽然一陣笑聲，一位弱不禁風的小姐已經吹倒在地上了。風並不冷，但大得可以，我們開足馬力衝過去，纔穿過馬路，到石欄旁邊。憑欄遠眺，海濱和城市的一角在望，蔚藍的海，油綠的草和樹，嵌上紅色的房屋，風景是够美麗的。這裏地勢高，海風爲兩峯所束，所以風力特大。

風吹够了，車子緩緩下山，開向舊王宮。夏威夷原是一個王國，一八九三年改爲共和政體，至一八九八年加入美國，現在是美國加州領土之一部份。這王宮相當莊麗，裏面懸着歷來國王的畫像。

走出王宮，時間已經不早，計劃中的參觀菠蘿罐頭工廠和夏威夷大學，都已不及，祇得轉回碼頭。在歸途中順便又去看了一些小玩意，在一些機器裏，丟下五分或一毛錢，可以轉出郵票，可口可樂之類的東西，或者可以看一次小小的活動電影，或者獨自一個可以打桌上高爾夫，自有機器來爲你計分和給獎。這些美國的騙錢的小玩意，玩一兩次倒也怪有意思。

× × ×

輪船的汽笛再度長鳴，在留戀不捨中走回碼頭。碼頭上有些土人在討錢，將五分錢或一毛錢丟入海中，他們會潛水下去檢出來。

暢遊歸來，我對檀香山有如下的認識：它是一個熱帶的島，但有溫帶的氣候，再加上適量的雨水和美國的經營，造成這樣一個可愛而令人懷念的地方。然而不要忘記，更重要的，這兒是美國太平洋海軍的心臟，珍珠港事變就在這裏發動。



威基基海濱

# 海屋劍客羣（十八）

葉勁風

五八—一七六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强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卽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倆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鑒於倭寇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卽聯合我警務，剿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暫與倭寇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筥浩既破除日寇謠言製造所，曾守一復盡兩日夜之力，擒獲宮崎貞夫，揭露倭特工藉口與我啓釁之「失縱」陰謀。八月八日之夕，唐傑獲小線報告，跟踪名爲日僑「同文書院」，實爲間諜養成所中浪徒一羣，救護猝遭包圍之女同志希賢、馮逸二人；夜探「同文書院」，獲悉「黑色恐怖」組織消息，向百忍莊同志報告……

## 第七章　黑色恐怖

### 二　烙痕

百忍莊的大衆小弟弟唐傑，唐冠一，把夜探「同文書院」的經過，和同文書院這卽將卒業的四十多名間諜，進行組織「黑色恐怖」的內容，對在座的人一一說明，大家聽了，認爲這是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對象，應當分撥幾名同志，幫助唐傑進行繼續偵察工作。這時座上除了守一未曾回莊，希賢陪着馮逸提早休息之外，百忍莊全體連同管莊賓主，全都出席。

「哪幾位願意幫助冠一？……最好懂得一點日語才合適……」曉莊以主席身份，提出了這個問題。

「別把我忘了哪，各位！……」建中忽然發出這句話，腔調幽默；似乎怕人爭先恐後，參加這件工作，把他擠在後頭了似的。

「您也會日語嗎，老大哥？」紹華很高興地問着。

本來百忍莊同志，懂得英法兩國語文的最多，懂得日語的，只有守一、唐傑兩人，這是大家知道的。

「非也；」建中搖着頭，「您別葫蘆纏到瓠子頭上去了，大小姐。」他瞧着紹華一笑，又對大家說：「我沒把話說明白。您都知道我到上海，原是搬兵求救。前幾天爲了大家忙着那位日本小姐萍子的事，把我的事擱下了；認爲上海問題，有全國性，甚至於全東亞性，解決那個什麽「一八的祕密」，就解決了東亞侵略問題。可是這幾天，照情形看，這侵略問題，並沒解決，反而似乎加深了。昨天我又收到匡時的告急信，知道南京的日本間諜聯合咱們這邊的親日派，正準備大張旗鼓，正式登台了！所以，趁各位大部分都在這裏，我得重新聲明一回，別把我忘了：這個「我」，並非鄙人我自己，乃是「南京工作」哪！……嘿嘿……」

建中素日對付各種問題，都以游戲滑稽姿態表現；這時發表這段話，辭句神色，却相當莊正，暗示他所提出問題，十分嚴重。

「時老弟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忽略；」曉莊忙着解釋；「也曾向老人家（覺厂老人）提起過幾次，可也奇怪，每次我一提到南京工作問題，老人家總不願意接腔；似乎表示冷淡。這幾天事忙，一時我也揣摩不出一個道理，也不敢多問。今天上午老人忽然問我演劇籌欵的問題，到了什麽程度？可是決定明天的日子？老人家這們一問，我才想到他老人家近來十分注意這個救濟工作……

「同時我還悟到一個理由；南京日本間諜和漢奸的聯合陣線，勢力不比上海這邊小，也許還要大得多，複雜得多。我們莊裏，一共不過這二十來位同志，就算分一半過去，也不見

得能做出多少事來。這人力一分散，上海的力量就薄了，已經派定的步驟，也要亂了；所以不如集中全部人力在上海。況且政府方面，因南京是個首都，反間諜網，佈置得相當嚴密，比較上海這邊嚴密得多，我們再要去參加，似乎有些多餘……

「還有一點；我記得上次鶴見和萍子去參見老人家的時候，老人家問過他們，萬一倭軍在上海發動攻勢，日本特務是否有佔領兩「租界」的企圖。這一點可以證實老人家心裏，另有打算。並非對於南京問題特別冷淡的意思。這個打算，也許還未十分成熟，所以老人家還不曾發表出來……且等我把今晚這個「黑色恐怖」的消息報告上去之後，我們一準可以從老人家的意見裏，聽出他老人家的意向來。」

曉莊這一說明，建中方覺憬然明瞭，於是連連點頭說：「知道了，您哪。……」他又恢復了素日的滑稽；「這們一說，連匡時都不必待在那裏了……」

「那又不然，」曉莊截斷了建中的話，「我們雖說暫時不上南京去，卻又希望知道南京的間諜動態。只要匡時待在那裏沒有危險，還是待些時再看」。

「也好」，建中顯出了一副尷尬面孔，一面搔着頭髮說，「你瞧，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弄好那們整齊一個窩兒，老媽子，上灶的帶電話全有，卻讓牠冷在那裏，豈不可惜。好罷，明天演完戲，後天趕早車上南京，省得匡時一個人忙不過來……萬一那邊我們兩人撐不住，也只好一路回上海了。」

建中的問題解決之後，曉莊復又提到應付「黑色恐怖」人選的問題。

「我想笪浩、馬尊吾、杜民揚三位都行；」唐傑看見大家為了日語問題，感覺人選困難，便這麼提議。

「三位都懂日語嗎？」曉莊似乎有些驚異。

「那我可不知道，」唐傑答應着，「可是我另有一種想法：我想我們這裏，只有守哥最適合這件工作，可是他又担任着比這更複雜更重要的責任；當然分身不開。這件事卻又不能因為沒有適當人選，就此放棄。所以我想到一個勉强的辦法。我把這件工作分為兩部分進行：關於同文書院組織方面的哨探由我一人担任，或者遇有必要的話，再請守一哥幫着點。這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黑色」活動的一部分，就讓笪浩馬尊吾杜民揚三位去哨探。那個黑田太郎說過，他們準備聯絡上海勞工界裏圈子裏的朋友。不見得他們所要聯絡的人，都會日語，大半是用國語或上海土語；笪兄他們三位，本來就担任着這一個階級裏的工作，各人自己廠裏就有不少工人，可以放出去做線哨；所以担任監視「黑色」活動的工作，就不懂日語，大概也可以辦。」

唐傑把自己的工作計劃，如此一說明，曉莊頭一個點頭贊成。其他如羽白、華胄這兩位智囊的領袖，都應聲稱贊他這辦法。紹裘這時，也私下對我說，「看他不出，小小年紀，倒是智勇兼備咧。」

我剛要去告訴紹裘，我們二人，担任着新聞和其他文字界哨探工作，職責清閑，正不妨也抽出一部分時間，助這位小弟弟一臂之力，話還未曾出口，忽然聽得一片喊喊喳喳的聲音，四座響應，原來座上的幾位女同志，為了曉莊玩這件工作需要能懂幾句日語，方為合適，所以大家悶聲不響，因為這些位女性同志，也沒有一位懂得半句日語。這時聽見唐傑的進行計劃，可以勿需這個條件，而曉莊也不堅持成議，於是幾位女同志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精神煥發起來，互相探問「你去嗎？」「我不是也可參加嗎？」「咱們一聯手，行不行？」「我也要參加，要是不必說那唧唧啾啾的「鬼語」的話。」子珊早大聲嚷了起來。

曉莊一看這情形，忙在桌上輕輕敲了兩下，引起大家注意，然後從從容容瞧了大家一眼，尤其是幾位女同志：

「各位，我們各人都有各人的職務，不必都參加一件工作，各方面都需要人佈防。……當然，我們自己份內的工作能够應付裕如，我不反對互相幫忙；規則上原也有這一條。可是，」曉莊說到這「可是」二字，立刻一肅面容：「我們辦一件事就希望一件成功；至少也要達到一定的目標——眼面前，明天兩場音樂戲劇節目，希望大家，凡在職的，各盡所長；不在職的，可以抽空幫忙，即請幫忙。我再說一句，老人家很注意這件工作哩。」

「票子，日夜兩場門劵，我們都撒出去了，一部分票欵已經到手，其餘一部分，大概沒有問題，可以如數收齊……」

這位發言人，是慧君、冠一二人的胞姐，單名一個燁字，是百忍莊的交際領袖。她的丈夫，就是智囊領袖之一陳華胄，夫妻都是法國留學生。華胄念的醫科，可並不應診，因他專門研究學理，著作方面，有過不少貢獻。夫人唐燁，學的音樂美術，姿態雍容華貴，一口流俐的英法語言；雖是浙西原籍，日常用的都是字正腔圓的京片子。此外滬語和廣州口音，也和土生土長的人差不了多少。所以在交際場上，頗能應付。這夫妻倆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外交。這一次公演籌欵，夫妻當然忙着向素日交好推派門劵，佈置招待事項。

「招待員除了咱們莊上的幾位妹妹之外，我們還另外請了幾個上海的小姐們，連咱們自已人，一共是二十位，樓座八位，正廳十二位。……爲了應付特殊意外，所以請慧君担任樓下警備，紹華妹照管樓上。……」唐燁說到這裏，眼風已經飄到心田顧青兩人身上：「……這我就心後台方面……我認爲也得佈置一下。這並非神經過敏，上海這幾天，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們弄着這一套，難保沒有附敵的傢伙們，要來生事搗亂……」

「也有一點準備！」心田，這位柳浪劇團的團長，立即答話了：「上場的人員裏面，我已經委託子玉、子珊、顧青三位特別留心，也就是担任保護馮逸、希賢二位。其餘的人由我照護。另外，後台各門戶地點，我請了紹裘、心佛、建中三兄分頭佈防……前台和場外各要道門戶，有笪浩、馬尊吾、杜民揚三兄的哨崗；還有守一兄照應佈景方面和火警，小弟冠一担任交通及臨時警報。至於兩位主事人章明、伍光照二位的安全，我已經請求了羽白兄和華胄兄担任。……」

「萬一發生事故，我們的步驟是怎麼個一二三？」慧君帶着滑稽的口吻發問。

「萬一有什麼驚動，發覺的人第一個動作就是報警，用我們的警笛或手式傳訊，第二個動作，得由總指揮發命令，該是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的老大哥曉莊總指揮，就在前台右手邊佈景後面，設有司令台。萬一事故的性質和範圍太大，他可以顧到樓上樓下全部來賓，前後台兩方面。……」

「他們預備怎麼來，怎麼下手？」子珊聽了心田以上這段報告，睜着兩隻大圓眼珠，搖晃着兩隻小辮條，很緊張地問着。

「誰怎麼來，怎麼下手？」子玉接口反問子珊，知道她沒把話聽清楚，忍不住要笑。

「我沒有問你……」子珊瞪了她姐姐一眼；「我聽心田哥這們說，那必是知道有人要來搗蛋……我的意思，如其讓那些東西上戲院子來搗蛋，驚動大家，我們何不先去找他們，把賬算清楚了再說的好？……」她的打算，似乎也有道理。

慧君和紹華顧青都知道子珊纏錯了心田的報告；慧君和紹華，聽見子珊的意見，奇突莽闖，都忍不住笑了起來；顧青就坐在子珊身邊，便伸手拍了她的手臂一下：「傻小姐，那是一種假定，並不是說準定有人來搗亂，不過一種預防的佈置，……你這傻丫頭，專一好打架，巴不得有事發生才好……」

「哦！」子珊這才恍然明白。子珊如此聽明玲瓏，似乎不應把心田的話纏到隔壁去，無奈她還是一個小孩心性，思想雖極活潑，注意力却不及其他各人。心田說話，她的心思，也許早已飛越天外，不知在那裏幻想些什麼。偶然有一半句話，打在她耳鼓裏，只是一個片段，頭尾是什麼，題目是什麼，她沒有注意到。俗話說，「聽三不聽四」，就是這個情形；所以聽到心田口裏的警報、指揮、搗亂、命令等等，她以爲眞的有人要來鬧場子、拆台；所以才有那奇突的一問。

「昨天我似乎聽見臨時也許要改換劇目，有這話嗎？」唐燁瞧着心田，「我認爲這辦法不太好……節目說明書都印好了，臨時如有更動，怕觀衆的印象不好吧……」

「是有這句話。」心田縐起了眉尖答着。

「爲什麼？」華胄也注意了，「爲了佈景，還是爲了角色不齊？……還是劇本？……」

「對哪！」心田臉上掛起了滿腹心事似的，「本來不打算演這本『烙痕』，馮逸因爲這齣戲涵義極其正義感，又很合於現在環境，很可振刷上海一般人的萎靡、消沉。」

「那就很好，爲什麼有更改的話呢？」唐燁插口問着。

「無奈這劇戲中的主角戲太重，馮逸素日身體本來不大健康；屢次上場，都有些勉强；加之在南京又受了那次驚險，到現在並沒有恢復，偏生又堅執着要演這齣累工戲，團裏幾個人都替她就着心事，這才提議預備兩個戲：要是臨時覺得她身體不行，打算改演『燔祭』，要她照樣担任主角，可是場子輕得多了，並且當中還有一場休息。──照今晚的情形看，剛才在虹橋路，受了那起矮鬼一頓驚駭，聽希賢說，又有一度多的熱度。要不是逼着她吃了一片安眠藥，怕又得失眠一宿。那，連場都不能上，更談不到演『烙痕』了。」

「大概還預備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嗎？」華胄有些替心田就着心事。

「兩全恐怕辦不到──萬一她的身體竟不行，日場仍舊演『烙痕』，由顧青担任主角，臨時再看晚場或演『燔祭』，或演『烙痕』，這話也得到過馮逸同意……」

大家談到這裏，因爲時間太晚，第二天還得整天忙碌，於是分批退席，紹華領着子玉子珊顧青回到自己莊上，唐家姊妹等也各回室，賸下只有我們八個男子，還在廳上，也只再候三兩分鐘，如若曉莊沒有別的專門性質問題討論，我和紹裘建中三人，也要告辭回到紹裘那邊去了。

誰知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聽得廳上電話，嗤嗤響了起來。百忍莊內，因爲沒有戶頭，與外界完全斷絕，所以不曾裝有電話。只有東邊入口的唐家祠堂，用棉紗批發所名義裝了一座聽機由守一和唐傑二人，利用這架電話，另置

鍵接了一條祕密暗線，通到莊內，莊內又裝了一架總機，分出七八條分線，每線一個分機，隱在牆壁內，加上一重掩蔽，十分精巧。祠堂電話，另有專人輪流司理；遇有電話打進，就將秘密話線接通；莊內打出，另有電鈴搖出，以便司理人將外線接上，甚是方便。

大廳電話，隱在一張字畫後面，這時一聽嗤嗤聲音，唐傑便走過去，將字畫扯動，開了隱壁，取出話筒。

「軍師先生，您猜這是誰打進來的電話？……嘿嘿，倒要考考您那八卦準不準。」建中悄聲對紹裘這們打趣着。

要猜出這打電話的人是誰，似乎並無巧妙；因這電話，除了百忍莊同志之外，只有一個林正岩知道。但仔細一想，這個八卦又並不十分簡單；因百忍莊同志，現有守一正同林正岩聯絡，哨探日倭方面軍事和特務動態；所以這電話可能是正岩打來，報告些什麼緊急消息。但也可能是守一探到特殊祕密，暫時不能回莊，所以用電話報告到莊。

同時，也可能是匡時的長途電話，從南京打來，探問建中行動，或報告南京方面急訊。此外還有笪浩和馬杜二位，也許在勞工及下級圈子中，探到什麼重要祕密，向莊裏告急。也可能是這次提倡籌欵辦理救濟工作的章明女士，或伍光照老先生，對於演劇的事，發生了臨時變化，必須通知莊裏。這幾方面，都有打電話來的可能。

紹裘這人，耐性極好，遇事都要研究一個徹底。對於索引、推詳、鈎距、探隱、猜謎之類，正是他的最大嗜好，感覺興趣無窮。這時電話一響，縱令建中不叫他猜測，恐怕他腦筋早巳活動，腦中電波早經四向閃掣工作起來了。所以經建中這一考問，好像觸着他的癢筋，先是微微一笑，趁着唐傑還未接話，早用手指，在桌上劃出「守一」兩個字。

「什麼理由，根據，我的軍師爺？」建中笑着。

紹裘立又在桌面劃出「緊急」二字。一面劃，那雙劍眉，早巳蹙在一齊，表示消息不佳；至少是一種極度惱人的情報。這時紹裘的手指還在桌面上閃動，似乎還要寫出什麼，字句還未擬定似的；那邊唐傑巳經接談了：

「哦，表哥？……是……沒有睡……差不離都在這兒……只姐姐、紹姐幾個人休息了……嗯……兩桌麻將……不在……知道了……」

「軍師爺，您眞行！」建中一聽「表哥」二字，就知道是守一；唐傑同守一本來是姑表親，並且百忍莊電話，從不提名道姓，而且多半都用隱語。

建中話未說畢，只見紹裘巳在桌上寫出「日寇恐巳發動矣！奈何！」

我們正在這裏猜着啞謎，隔桌坐的曉莊羽白華胄三人，也正切切低語，想係也在猜測守一電話內容，華胄一面同曉莊羽白談話，一眼早巳瞧到這邊紹裘桌上所劃字跡，想必兩邊猜測結果，不約而同，所以對着紹裘點頭微笑，表示先得我心，所見略同的快感。

「守一哥的電話。」唐傑把話機復原，關上隱壁，端正了字畫，回身邊走邊說：「他在正岩那裏，想必得到特殊緊急消息，怕莊裏人巳經休息了，所以先打電話來問……聽說我們八人未睡，他說二十分鐘以內，準可回來，請大家率性再等一會。」

「紹裘老弟，何不把您推演的先天神數，發表一下？」原來曉莊也看到了紹裘桌上的答案，帶着詼諧口氣：「咱們三個人，也有一個推測，趁守一未到，咱們不妨討論討論。」

這時在座的人，一聽曉莊提議，早把困倦忘了，覺到精神一振，便以曉莊爲中心點，大家向長桌的一頭移坐過去，曉莊坐在主席位上，我們分坐兩邊，一邊三人，對面是羽白、華胄、唐傑；我們這邊是我同紹裘建中。另外，心田因連日忙着佈置演劇、排戲等事，過分勞碌，這時雖未退席，早在一旁籐椅上睡熟。

百忍莊的智囊團，原有五員健將；爲首的當然是曉莊，其次就是羽白、華胄、紹裘。另外一人，就是伍光照；因他是法學博士，在上海掛牌巳有二十多年，交游甚廣，見識閱歷極其豐富。年紀巳經過了五十；四十以後，才從事練工，拳技雖不高明，靜坐却巳入門；只有一個缺點，火氣太大，有些湖廣的爆炸脾氣。七七之後，照他主張，百忍莊應當擴大團體，正式加入軍事或警務機關爲國效忠。後經覺厂老人點撥，知道自由工作，也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民間團體工作；至於成績，因不受各種牽掣，比較還要厚實得多。

這天伍光照，因演劇籌欵，與慈善機關接洽甚忙，所以不會到莊裏來。智囊團體，這時雖說少了一個法學家，並無十分影響；因目下守一未到，大家不過消磨時光，談談說說，交換知識而巳。

大家談了幾句，紹裘謙遜着把預料的幾點，略略說明，大家聽了，都很欽佩，曉莊誇讚說紹裘心細如髮，推敲入微；並且說明剛才他們三人的意見，也是往這上面揣測：一，既是守一的消息，當然不出倭寇範圍。二，守一素來特重鎮定，現在巳是晨間兩點了，還趕着打電話回來，必是事情風緊火急，突出意表。三，日寇這時巳是劍拔弩張，如有動作，除了突然發動戰事外，必無其他勾當。退一步想，這事也必與發動上海戰事有關；也許是個竊兒

極惡的前奏曲。

曉莊說明了幾點，大家東補一個理由，西找一點證明，愈覺推想的十九中的。正談說間，忽然聽得大廳隔牆長甬道，足音跫然，急而有勁，知道守一已經來了，建中和唐傑，一躍離座，却是背道而馳；建中向廳口迎了出去，唐傑却是往廳後去了。我同紹裘也已離座，緩步出迎。

到底守一從外帶了什麼消息來呢？他這消息與我們這幾位智囊所推測的，是否相同？我這裏的答案是「大致相同」四個字。守一剛剛坐定，唐傑也從後廳走來，身後跟着兩個值夜的男工，一個捧着面盆盂巾等項，一個托着一個大盤，盤裏有些冷飲之類，正合大家需要，尤其是在外整天忙碌，匆匆趕回的守一，風塵滿面，口乾舌燥，需要更切。

「鬼子軍專首腦，錯過八月一日的吉日良時，後來決定八月八日正式引動滬戰。但是前晚及昨日一天，東京並無批准消息送來。據正岩猜想，也許又有什麼特殊障礙，臨時變計了。但是北方南口大戰，已經剋期發動，這裏軍部，已經收到情報。因此，倭方駐滬的幾方面首腦，大起騷動；一個急電跟一個急電向東京請不。却是見鬼，鬧了一天，並無隻字回電。……

「所以這些傢伙，從日間開會，直開到晚十二點，才大家決定，不管東京有無發動命令，反正遵照大計劃行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準定明日拂曉開戰，首先搶佔虹橋飛機場。這些渾蛋中，只有岡本一人，比較腦筋清楚些，他竭力反對，勸大家守候東京最後消息。那些渾蛋軍人，誰肯聽他？岡本看見大家一致贊成明日拂曉發動，當卽聲明；雖說並不違反侵略戰的課程，但這次發動的後果，無論有功有過，他都不管；同時聲明由他個人具名，再送一次長電到東京，說明這次會議情形，及他本人堅持的意見，表示他一人反對，無能為力，只求東京知道他的處境和立場，以便洗脫自己，立身事外……」

大家聽了守一這個報告，俱都沉默下來。我從旁邊窺察各人神色，各有不同的表現：曉莊十分靜穆，羽白華冑略帶憂鬱，守一却有些憤慨，唐傑好像在推算一個數學難題，只是深思苦想；我們這邊，紹裘雖說神情平常，仔細一看，却隱隱表現着緊張，好像一人遭遇了打擊或强烈刺戟之後的模樣，雖然極力抑壓感情，也難免不露出些須强制神態。惟有建中，却是現出些冷笑，掛在嘴角。

「我說，諸位老兄，」建中打破了沉默：「明日……也可說是今日『拂曉』，那只是幾小時的事哪；鬼子發動戰事，那當然早在咱們意料之中，咱們本莊同志的工作，對於這個變局，是率由舊章呢，還是有什麼特別打算？?：：譬如說，明日這個戲，還是唱，還是不唱？」

「戰事發動，確在意料之中，不過遲早問題，」羽白瞧着建中，「莊裏早也規定了工作計劃，恐怕我們還得保持鎮靜；預定的事，在可能範圍內，怕仍舊要照辦……至於上演募欵……」羽白瞧了瞧曉莊，又轉過來瞧了瞧華冑：「假如社會上慌亂得太厲害，恐怕得停止進行……至少也得延期幾天了。」

「這確是有些困難……」華冑拿出了一字一板的老習慣，手指在桌面輪動着輕輕敲打：「假如仍舊上演，縱然是派票，怕沒有人有這好興緻，一邊砲聲振耳，一邊還去看戲。假如為了打仗停演的話，對於買了入場券的人，登報通告，當然來不及了，只好……」

「我看這不成問題，」曉莊接過了華冑的話：「只在戲院門上貼兩張大字通告就行了——炮聲隆隆，十成之九，大概沒有這好興緻看戲，其餘去看的人，那只好勞動他們空跑一趟了。——關於已經收到的欵子，當然只說暫時保留，辦理退還手續……也只希望這次又打不起來，或看打起來以後的情形再說：因為戰事一起，救濟的事，更有必要了。」

「對哪！」守一這時已經恢復了常態了；「臨走正岩猜想這拂曉開戰的事，也許還有變化，四點鐘以內怕有電話來……」

「各位請隨便」，曉莊聽了守一這話，立卽站了起來；「我將過去驚動老人家一下了；不管這倭寇拂曉開戰的事，究竟有無變化……」說着便匆匆離座，向廳後去了。

曉莊去後，守一也告辭去洗浴換衣，唐傑也跟着出廳，想是到電訊室去了；羽白華冑勸我們隨意在大椅上略略休息，他們去去卽來。此外，除了心田仍在呼呼酣睡之外，我們三人，倒是感覺意外興奮，便相約到園子裏去散步一回。

建中建議叫紹裘把這消息，先打電話通知紹華一聲，省得炮聲一動，叫幾位小姐着慌。這個建議給紹裘奉璧了。他說：「着慌恐不見得，……怕的電話一過去，她們一窩蜂衝到這裏來，兩莊的人上上下下，不免都要搔動起來，反而更亂。」

這時已經兩點多鐘，夏季夜短，天亮甚早，離開「拂曉」也不過兩個多小時，如今既有這開戰消息，我們也不打算上床了，準備聽倭寇開放東亞大戰第一砲再說。在園子裏，我們沿着大路小徑，踱着慢步，穿去走來，討論此後的國勢情形，及莊裏同志所計劃的工作，約莫半個多小時，正想回到大廳，忽然聽見大廳方面，輕輕傳來一聲暗號哨子，傳聲尋人的意

思。我剛想掐出哨子來答應，建中早已噘唇「吁吁」兩下，代表哨子傳聲答覆。

我們剛走了幾步，只見前面人影一晃，守一已經迎面跑來。

「怎麼樣？」建中早壓着嗓子邊迎上去邊問着。

「嗐，鬼子大概又鬧不起來了。」守一放慢了步子就着我們一起，一面說着：「曉莊已經上老人家那裏去過，老人家說，如若消息成為事實，叫我們無庸慌亂，仍照擬定的工作去幹，如有變動，也不必會集，只用傳遞方式，把變動的計劃散佈給各同志。我剛才也得到正岩電話，說東京已有回電，叫這邊駐軍，等候大隊艦隊到岸，候令行事。不過正岩又從別一方面聽到，明天恐怕仍有事故，因倭軍裏面有一部分更渾的渾蛋，仍想陰謀設法挑釁……」

「回府睡覺罷！」建中聽了守一的話，一面呵欠，一面哼着：「矮鬼拂曉不動手，咱們拂曉還得起床辦事咧。」

第二天一個上午，果然平靜如常。報上最令人注意的一條消息，卽倭寇已開始進攻南口。本埠倭軍動作，並無報告。我想假如「拂曉開戰」如若成功事實，上海一隅恐已早沸沸騰騰鬧得鷄犬不寧了哩。

午飯後我們全體分批向蘭馨戲院出發。我同紹裘建中三人，職務不算吃重，直至兩點鐘才到。車子剛停，只見笪浩已經迎着我們過來，打了一個警告手式，返身向戲院旁邊沿人行道走去。我們知道已有事故發生，便也隨着他腳踪走去。

「事情有些變動了！」笪浩走了一段，使我們趕上，放慢了步子，邊走邊說着：「守一剛才得到電話，說有一小隊倭軍，準備去窺探虹橋機場，守一已經帶着唐傑、馬尊吾、杜民揚一部車子去了。他們剛走一步，誰想這裏也出了花樣。一共四個矮鬼，其中兩個有同文書院制服，其他兩個便裝，上這兒來，强要買票入場。告訴他們票已銷完，他們說情願出錢站着聽戲。……

「正攔住爭辯的當口，慧君得了曉莊的言語，叫我們把四個傢伙放到記者座上去，羽白華冑一邊一位，把四個傢伙幫在當中，後來又找了一位懂得日語的朋友坐在他們身後一排，注意他們的談話。現在請你們三位當中，隨便哪兩位去挨近那位朋友坐着，担任警備；留意那個傢伙的舉動，一有發見，先對曉莊發出警號，再協助羽白和華冑制止他們，可不能傷他們。」

當時我們決定建中和紹裘去担任警備，我則仍舊上後台去，單獨司理原派職務。

馮逸這時正在化裝，語言神情，十分興奮；好像一個正常健康的人一樣。我細心窺察她的行動，似乎過分興奮，好像有些做作；故意掩飾病態。

「珊妹，今日千萬不能發老毛病，把要緊的台詞給扔下一段，更不能信口胡謅……回頭當心我打你手心！……老徐，給我把油粉調得薄些，天熱，您知道？……梅，謝謝您，給我把鞋拿出來，在布包裏。……」這裏她忽然又換了台詞聲調：「琴，嗐，「國家的事，管她娘！」……這是你的話，這種喪心病狂的話，虧你說得出口！……你只曉得愛，愛，愛，……一百個愛，一千個愛，一萬個愛！……你只知道愛女人，愛你的心上人，——不曉得還有一個更可愛的祖國，一個破碎的祖國，一個叫人欺負不像樣兒的祖國，一個被敵人侵略到了心臟裏的祖國，可憐，一片大好山河都快亡了一多半了！……（「烙痕」台詞）

背到最後這一句，她提高了十成嗓子，氣力不够，一個不留神，忽然嗆了，嗆得咳嗽起來了。她極力把咳嗽壓下去，生怕大家笑她，趕緊喝了一口水，向左右一看，格格地假笑着；「嗐，怎麼哪，沒防着瀺涎鑽到氣管裏去了——這才嗆起來了。唉！……我說玉妹……」

馮逸在這裏自言自語，我默窺其餘來往忙碌着的人，都掛着敷衍她的笑容，其實眼神經裏却藏着隱憂，替她耽着老大的心事。

馮逸當初加入百忍莊的時候，大家都勸他練練工，不說制敵防身，至少也可增加健康。但她對於武工，始終不感興趣。子珊顧青有時把她拖到場子裏去，教她一兩個基本式子，她並非做不來，倒是比劃得十分有樣子；可每一動手，她就要笑；永遠忍不住笑。

要是逼得太厲害了，她就拿出覺厂老人的話來抵制：「劍，不過是一股正氣的代名詞——天地的正氣，也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氣——並不一定專指有形有質的劍，也不是專指由武工鍛練出的劍……所以說，人人有劍，各人有各人的劍。只不過有修養的人，能保持自已的劍光芒鋒利，到了用得着的時候，可以拿來誅魔斬妖，克服仇敵……」他表示不練武工，一樣可以成爲劍士俠客，一樣可誅魔斬妖。

本來柳浪劇團，雖說是個流浪的小組織，還在七七之前，就發起到各村莊小城鎮去，深入民間，拿話劇音樂，喚醒鄉愚的正義感，糾正他們的思想。就這小小的組織，除了幾位基本團員之外，還有短期邀約的演員，劇務上，人事上，紛繁瑣碎複雜，雖說心田是個領袖，又有希賢、顧青、子玉、子珊等人幫忙，可是馮逸責任心太重，老是拿出「小母親」的姿態，愛護着這個全團的各份子，就像一位慈母愛護兒女一般。在這種任勞任怨的情形之下，本來就够她日夜忙碌，寢食難安了，又哪裏有

還副閑情去練武工？

覺厂老人倒沒有勸過她練工，只有一次敎過她靜坐，可是她在舉動上那樣文靜，心思却如棼絲，如奔馬，無論如何靜不下來；只得放棄了坐功。可是覺厂老人說過：「遲早總有一天，她會自然回頭！」

三點鐘一到，前台已經揭幕了，催場的人喊了一遍，我留心看着馮逸避着人吞了一粒不知什麼小丸片，大概是提神之類藥劑。瞧她做得那樣祕密，所以，我也故意做出毫未察覺的樣子。

輪到她出場，我瞧見她在幕後先偷着打量了樓上樓下座客一眼。這一打量之後，雖然化了裝，看不出她的面色，可是眼光裏顯出了十分失望的神精，似乎有些要暈厥的模樣。這只是一剎那過。等她出場之後，我也學她，從佈景縫裏，張望了樓上樓下一眼，這才明瞭她爲什麼失望。一言以蔽之，觀客倒是滿座；可是十成座裏，至少有九成不是看這「烙痕」的人：不是老媽子領着小少爺小小姐，就是小學徒小夥計之類。老爺、太太、小姐、大少爺、大老闆、大經理之流，對於這沒有大腿，而不肉感的話劇，「不發生興趣」。票是挨派出去的，但那些人既出了錢，又捨不得扔了，所以打發些孩子來「撈本」。

馮逸感覺挑錯了劇本，所以失望。

可是登場的角色，仍舊認眞演出，一絲一毫都不鬆懈。但是一場一場下來，無一人不感覺吃力困累；因爲孩子們大哭小叫，演劇的角色，要鎭住場面，不期然把嗓子提到「本調」以上。不說馮逸身體嬌弱吃虧，就是子玉子珊顧青那等結壯，也覺有些累乏。

這戲一共四場，前三場如此累過，總算交帶過去。到第四場，幸虧換景，又插入十五分鐘音樂，是希賢領導的節目，大家藉此可以稍獲休息，喘一口氣。無奈第四場是全劇頂點，台詞緊凑，情調激昂，音節凄厲，須是充分發揮內心感情，方能演得有聲有色。

一會兒音樂插入的節目完畢，台幕已起，馮逸又該上場了。這時我見她雖然面上掛着笑容，眼光早已失神，體力精神，已成强弩之末。催場職司對她一打手式，只見她略一抬身站起，復又坐下，雙手趕緊扶住胸口。稍一喘氣，立又勉强支持着站了起來。旁人各自碌亂，也許沒有留意，或是怕她太敏感，故意不去注意她，我却看得眞切，但一時又無法可施，只好瞧着她婷婷嫋嫋走上場去。

這時心田、子玉、子珊、顧青，都在場上，其餘職司都是不能着力的人；我預料馮逸這一場決難支持到底，必要設法準備補救，正在沉吟，偶從佈景角裏，一眼看到慧君在客座側邊，依牆站着，距離戲台很近，便跑到台角；借台幕的遮掩，對準慧君輕輕一噓，又打了一個手式，叫她到後台來。

「有什麼事嗎，佘大哥？」慧君以爲出了亂子。

我把馮逸的情形說給她聽，問她有無補救的辦法——萬一馮逸支持不下去的話——慧君似乎也有些爲難；回身斜走幾步，在佈景空襠，仔細注視了前台正在演戲的馮逸一下，復又回到我身邊來說「有辦法」。

也不知慧君用了什麼手法，只在佈景空處，站了一下，便見顧青退到後台來了。慧君對顧青唧噥了兩聲，便見顧青忙着跑到化裝室裏去了。

「顧青這一角不算重要，可以抽下來，她已經知照各人把關係她的台詞，搯了去，現在她去化裝了。萬一逸姐鬧不下去，她立刻可以塡上去，……沒有關係。」慧君微笑着告訴我。

不到兩三分鐘，顧青已改了插戴，換了裝束走來。她同馮逸身段高矮一模一樣，不過一個瘦弱，一個比較精壯些，却都是一般文靜；演技也不相上下。

「我希望小媽媽能够支持下去！……」顧青對我們這們說着。（「小媽媽」或「小母親」都是馮逸的外號。）誰知顧青剛把這話說完，陡然聽得台下人聲轟轟，哭喊狂叫起來，當中還雜着呼叱喝吼，喧鬧得好像戲院裏忽然起了火似的。

我剛鑽到佈景空裏，想往外張，只見台幔已下；子玉、心田、子珊三人已把馮逸抬了進來。我剛想問，只見曉莊飛步走來，閃眼一瞧，見顧青已經改裝，預備塡補馮逸的角色，便點着頭說；「很好」。又對慧君和我說；「你們就在這裏照護，外面的事，不用去管；醫生已經上台來了，我上前台去說幾句話，……還得繼續演戲！」說着就上前台去了。

馮逸果然暈倒了，這也在我意料之中。但我覺得台下觀衆起鬨在前，馮逸暈倒在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我同慧君指揮後台兩個劇團職員，在就近的化裝室裏，用幾張椅子，拚成一張臨時病床，把馮逸安頓在上面。剛一回身，就看見華冑領着一位西服老人，走了進來；手裏提着一隻藥箱。只見慧君早迎了上去喊着；「顧伯父您好！」又笑着說：「您倒不錯，看病看到後台來了；這一號生意，大概您早就捉準了，不是嗎？……」老醫生也笑着：「這孩子……」

趁着醫生診查施手術，又有希賢慧君等人在旁照拂的當口，我悄悄問着華冑，「到底怎麼一回事？」

「反正就是那幾個矮東西幹的……」華冑

緜着眉尖：「怕前面還需要人，您上經理室去瞧瞧，他們也許都在那裏……」

我聽了華胄的話，抄捷徑從前台角下去；看客走了些，曉莊還在台上朗朗發言，安定觀衆。剛走到場門外面，看見一羣人從樓上走了下來，幾個矮鬼一條線走着，旁邊羽白領頭，建中笪浩跟着，紹裘押陣，好像解遞囚犯似的，把那四個傢伙，送了出門。我跟在後面，正瞧着那幾個傢伙一鞠躬上了出差的汽車。

究竟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這本「烙痕」，表面是懺情，實際是給每個國民，指出一條大道，應付這個將臨的「大時代」。前三幕不大露骨，那幾個鬼子，雖說一半夾生，皮帶骨的吞着，倒還安靜。直到第四幕開場，本題發揮了出來，主角（馮逸）辭色激昂，指點那個落伍的對象，把愛女人的念頭，轉到愛國愛同胞上去，把小我化成大我主義。那幾個傢伙，當然不是來聽戲的；一聽到這裏，便發動了預定的計劃。其中一個穿便衣似乎是小頭目的發命令了：

「明白了，截斷他們罷！」

那位懂日文的朋友，剛在把話告訴身邊的紹裘建中，其實羽白華胄，雖說不懂日語，早已看出勢頭，警告也早對曉莊發出了。這時候，只見兩個同文書院的浪人，各人都掐出了傢伙，突地喝了一聲，站了起來，舉起手槍，預備朝院頂開放。說也眞快，只見他們剛把手舉起，身後早有兩隻手，只風快的一撈，同樣用的錯骨分筋手法，把手槍撈了過去。兩個傢伙沒防到這一着，「伊呀」呼痛的聲音還未叫出，同時被人一按肩膀：「坐下，放安靜些！」

觀客之中，當然有些敏覺的，一見這種情形，用不着說，當然一聲驚呼，站起就逃。這種傳染，比過電還快，於是全院都鬼哭神號的亂了起來。可是曉莊既得警號之後，早在前台角出現，對自己的招待員，發出了號令，叫他們準備下維持秩序的動作。有這一個佈置，果然把人安定了一些，雖然仍有一部大人小孩，喊着，哭着，擠着往外跑。

那出事的地點，這時早辦起交涉來了；鬼子一方面，由兩個便衣出頭，拿出大日本的「虎頭牌」想唬嚇人，什麼「抗日」，什麼「親善」，什麼什麼，連嚇帶詐的那一老套。這一方面建中出面，雖是說着中國話，偏生打的日本腔調，連譏帶嘲地：「你們是文明人，這裏不是戰場，爲什麼要放槍？……在公共場上，不能像下等人，流氓一樣，擾亂公共秩序……我也是觀客之一，你看我不是很守規矩的嗎？……要看戲，看下去！……要打，要講理，安安靜靜到院子外邊去！……我不會蹓腿，……可是這裏不許胡鬧，……」

羽白、華胄、紹裘這時也說話了：勸那幾個矮鬼，可以不妨找主事人說理，這些觀衆，十成有九成是婦女孩子，這們一鬧，給大衆的印象太壞；「親善」的話，絕對辦不到！這一邊幾個人的話，鬼子本都聽得懂；加上那位會日語的朋友，很敏捷簡明的把話翻譯了出來。

兩個鬼子被建中和紹裘把肩骱錯了，痛得直哼；另外兩個便衣，又被人把理字封住了口，只好說願意上外面說話，只要有負責人，「你們幾個人都不能跑了！」這才由建中羽白領頭，把四個像擄到場外。這時台上的馮逸，說了那大段台詞之後，本已力竭氣盡，經台下一鬧，早支持不住，忽然氣厥了。心田、子玉、子珊手快，沒等她倒下，早趕過去扶住。華胄一見台上情形，立刻把預備有的那位老醫生，領了上後台去。

鬼子們當眞要講話許理？您要還們想，您簡直還沒知道「矮鬼肚裏疙瘩多」哩！他們一出場門，就問「經理在哪裏大家到經理室說話」。那是自然讓他們去，否則也無法打發他們了。一到經理室，臨時經理笪浩早在那裏恭候了。誰知這幾個小鬼一到室內，驟然把門一關，兩個脫骱的傢伙，忍痛抵住了門，其餘兩個便衣，掐出了手槍，一個用槍罩住大家，一個跑過去就要去拿電話。

也沒有看淸羽白和笪浩怎樣動手，兩隻手槍早已奪在手裏了。羽白當下換了一副嚴肅的面孔，吩咐大家坐下，又叫建中紹裘替兩個同文書院的浪人，把骱骨接上了。

在劍俠小說裏，大概要把這經理室內的一幕，渲染一下：必是羽白把口一張，一道紅光，電閃霹掣，虎虎有聲，在衆人頭上繞着，照眼生頡。只輕輕幾繞，幾個矮鬼，鬚眉皆脫：

可是二十世紀，科學時代，哪裏去找這樣劍仙和這樣的仙劍？雖然，羽白的一股正氣，和幾句辭嚴義肅的言語，也不讓劍光的一般鋒芒爍爍，一樣把幾個小鬼，鎮攝得無話可說。同時也叫這幾個小鬼知道，這事與戲院主人毫無關係，只是一個民衆團體的義勇行爲。

晚場的戲，本來可以照演。可是戲院經這一鬧，料着風聲一傳開，大概那些買了票的資產階級，非但不敢到場，也不致派人來撈本了。況且就在戲場結束之後，有幾種新聞號外，撒滿了整個上海：「日軍窺探虹橋機場，開槍射擊，我守軍被迫還擊，死日軍二名……」所以晚場宣佈停演。

百忍莊同志回莊之後，晚膳剛畢，就得到守一電話；探明倭軍日裏窺探機場，預備擴大啓釁藉口；因爲死了二名鬼卒，不肯甘心，現正準備夜襲。他本人現在正岩地方，守候消息，唐傑和馬杜二人，上虹橋路去，偵查「黑色恐怖」行動。……

（第二節完）

# 交通消息

## 中國中央航空票調整票價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自七月二十一日起，同時調整客貨運價，茲將二公司至各地之票價分錄於后：

| | |
|---|---|
| 上海至南京 | 十五萬元 |
| 漢口 | 七十五萬元 |
| 西安 | 一百五十五萬元 |
| 蘭州 | 二百十萬元 |
| 肅州 | 二百八十五萬元 |
| 哈密 | 三百五十五萬元 |
| 迪化 | 四百二十萬元 |
| 青島 | 七十五萬元 |
| 濟南 | 一百〇五萬元 |
| 北平 | 一百四十萬元 |
| 廈門 | 六十五萬元 |
| 汕頭 | 八十萬元 |
| 廣州 | 一百〇五萬元 |
| 香港 | 一百十五萬元 |
| 福州 | 五十萬元 |
| 柳州 | 一百五十萬元 |
| 昆明 | 二百萬元 |
| 重慶 | 一百四十五萬元 |
| 桂林 | 一百三十萬元 |
| 馬尼剌 | 四百萬元 |
| 加爾各答 | 六百萬元 |
| 曼谷 | 美金二百五十元 |

## 京滬滬杭兩路局調整票價

京滬區鐵路局京滬滬杭兩綫，於七月一日起與全國鐵路同時調整客票在案，茲該兩路自八月一日起各項客票價目重予調整，用將自上海至各站對號車客票價列后：

| | 頭等 | 貳等 |
|---|---|---|
| 蘇州 | 七六,〇〇〇元 | 四六,〇〇〇元 |
| 無錫 | 七六,〇〇〇元 | 四六,〇〇〇元 |
| 常州 | 七六,〇〇〇元 | 四六,〇〇〇元 |
| 丹陽 | 九六,〇〇〇元 | 五六,〇〇〇元 |
| 鎮江 | 一〇六,〇〇〇元 | 六二,〇〇〇元 |
| 南京 | 一〇六,〇〇〇元 | 六二,〇〇〇元 |
| 杭州 | 七六,〇〇〇元 | 四六,〇〇〇元 |

西湖號

| | |
|---|---|
| 嘉興 | 七八,〇〇〇元 |
| 杭州 | 八六,〇〇〇元 |

## 太古公司由津至港調整票價

太古公司由天津至香港之各級船票價目重行調整如次：

| | |
|---|---|
| 大餐間 | 一〇八磅 |
| 吊舖 | 二十七磅 |
| 統艙 | 十九磅 |

## 全國公路調整票價

全國公路客貨價自七月一日起先後予以調整，茲將各綫新訂客貨運價，擇要分述如後，第四運輸處所轄之昆筑綫，自七月一日起客運每公里增爲三六〇元，由昆至筑全程爲六六七公里，其票價爲二十四萬另一百二十元，免費行李每人十五公斤，逾重額每五公斤每公里十六元八角六分，第十運輸處所轄之各線票價，自七月三日起增爲每公里三百元，渝筑線全程四八八里，其票價爲十四萬六千四百元，由貴陽至長沙全程九七〇公里，其票價爲二十九萬一千元，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一百五十元，又貴州公路局亦於七月一日起，亦經將客票票價調整每公里爲三百元。

## 鎮江至蘇北定期航行

鎮江至蘇北各地輪渡向無一定航行時間，旅客深感不便，茲由招商，中華，揚子，等各輪船公司合組輪渡聯營辦事處，於七月中旬起定時開行，其開行時間，及票價列后：

鎮江——六圩　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每小時對開一次泊鎮江第五號碼頭票價三千五百元

六圩——鎮江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每小時對開一次泊鎮揚汽車碼頭票價三千五百元

鎮江——泗源溝　下午三時半每日開行一次泊普濟碼頭票價九千元

泗源溝——鎮江　上午七時每日開行一次泊普濟碼頭票價九千元

附註：揚州長途汽車票價每人六千五百元六圩至揚州小轎車單送八萬元

## 鷄公山賓館開幕

平漢路線之鷄公山，風景幽美，氣候宜人，亦爲避暑勝地，平漢鐵路局爲招致旅客起見，特在山頂設立賓館一所以供遊客憩息之用，並舉辦遊覽專車，每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半由漢口大智門車站出發，下午七時到達鷄公山脚，換乘山轎上山，一小時半可達山頂，費用由路局方面包辦，包括來回頭等車票，上下山轎資床舖二晚當天晚飯，及二天膳食費行李搬力等，每人共收國幣四十萬元，前往遊覽者須預向漢口平漢鐵路管理局營業總部辦理登記手續。

## 平漢鉄路近況

平漢鐵路的交通，自勝利後到現在，因受戰事影響，徒有虛名。不惟由漢口不能直達北平，即從漢口直達新鄉，亦難辦到。從新鄉到漢口的人，勢必於鄭州停宿一夜。從漢口到新鄉亦然。頃悉平漢路局方面，對此客運缺陷，將作重大補救與改善，如增列車五輛，（包括行李郵件）此項計劃實行時，一次南下車改稱『武漢號』，二次北上車改稱『北平號』。直達特別快車，亦將編組三列。每列編二等客車一輛，三等客車八輛，廚車一輛，包件車五輛，（包括行李郵件）區間快車，編組五列，以一列行駛鄭新間，以四列行駛於漢鄭間。每列編三等客車十輛，廚車一輛，郵守車一輛，包件車五輛，並且改造加車爲客車，其辦法由平漢路局機務處負責督飭各機務段改造三等客車，及修飾其他客車，限八月前完成。以目前情況預卜，八月一日起，新鄉至鄭州間，每日可能增加快車一趟，新鄉至漢口直達車，可能於八月中實現通達。

# 京滬滬杭兩路新訂價目表 八月一日起實行

## 京　滬　路

### 特別快車　　以上海為起點站

N. S. L. Express:-

| | I | II | III |
|---|---|---|---|
| Ksn 崑山 | 24,000.00 | 12,000.00 | 6,000.00 |
| Scw 蘇州 | 32,000.00 | 16,000.00 | 8,000.00 |
| Wsh 無錫 | 48,000.00 | 24,000.00 | 12,000.00 |
| Ccw 常州 | 80,000.00 | 32,000.00 | 16,000.00 |
| Tyg 丹陽 | 80,000.00 | 40,000.00 | 20,000.00 |
| Ckg 鎮江 | 88,000.00 | 44,000.00 | 22,000.00 |
| Nkg 南京 | 88,000.00 | 44,000.00 | 22,000.00 |
| Upper Berth 臥舖上舖 | 50,000.00 | | |
| Lower Berth 臥舖下舖 | 60,000.00 | | |

S. L. Ordinary:- 普通車

| | II | III |
|---|---|---|
| Ksn 崑山 | 8,000.00 | 4,000.00 |
| Scw 蘇州 | 12,000.00 | 6,000.00 |
| Hsk 許墅關 | 20,000.00 | 10,000.00 |
| Ckh 周涇巷 | 20,000.00 | 10,000.00 |
| Wsh 無錫 | 20,000.00 | 10,000.00 |
| Hln 橫林 | 24,000.00 | 12,000.00 |
| Ccw 常州 | 24,000.00 | 12,000.00 |
| Tyg 丹陽 | 32,000.00 | 16,000.00 |
| Ckg 鎮江 | 36,000.00 | 18,000.00 |
| Nkg 南京 | 36,000.00 | 18,000.00 |

"Triumph" & "Kin-lin":- 凱旋號及金陵號

| | I | II |
|---|---|---|
| Scw 蘇州 | 78,000.00 | 46,000.00 |
| Wsh 無錫 | 78,000.00 | 46,000.00 |
| Ccw 常州 | 78,000.00 | 46,000.00 |
| Tyg 丹陽 | 96,000.00 | 56,000.00 |
| Ckg 鎮江 | 106,000.00 | 62,000.00 |
| Nkg 南京 | 106,000.00 | 62,000.00 |

N. S. L. "Tai-Wu":- 太湖號

| | |
|---|---|
| Scw 蘇州 | 78,000.00 |
| Wsh 無錫 | 86,000.00 |

## 滬　杭　路

### 特別快車

S.H.L. Express:-

| | I | II | III |
|---|---|---|---|
| Skg 松江 | 24,000.00 | 12,000.00 | 6,000.00 |
| Kai 嘉善 | 40,000.00 | 20,000.00 | 10,000.00 |
| Ksg 嘉興 | 40,000.00 | 20,000.00 | 10,000.00 |
| Yzh 硤石 | 48,000.00 | 24,000.00 | 12,000.00 |
| Can 常安 | 64,000.00 | 32,000.00 | 16,000.00 |
| Lpg 臨平 | 64,000.00 | 32,000.00 | 16,000.00 |
| Hcw 杭州 | 64,000.00 | 32,000.00 | 16,000.00 |

S. H. L. Ordinary:-

| | II | III |
|---|---|---|
| Skg 松江 | 8,000.00 | 4,000.00 |
| Fcg 楓涇 | 16,000.00 | 8,000.00 |
| Kai 嘉善 | 16,000.00 | 8,000.00 |
| Ksg 嘉興 | 16,000.00 | 8,000.00 |
| Wtn 王店 | 20,000.00 | 10,000.00 |
| Yzh 硤石 | 20,000.00 | 10,000.00 |
| Can 常安 | 24,000.00 | 12,000.00 |
| Lpg 臨平 | 24,000.00 | 12,000.00 |
| Hcw 杭州 | 24,000.00 | 12,000.00 |

"Chien Tang":- 錢塘號

| | I | II |
|---|---|---|
| Skg 松江 | 78,000.00 | 46,000.00 |
| Kai 嘉善 | 78,000.00 | 46,000.00 |
| Ksg 嘉興 | 78,000.00 | 46,000.00 |
| Yzh 硤石 | 78,000.00 | 46,000.00 |
| Can 常安 | 78,000.00 | 46,000.00 |
| Hcw 杭州 | 78,000.00 | 46,000.00 |

"Western Lake":- 西湖號

| | |
|---|---|
| Ksg 嘉興 | 78,000.00 |
| Hcw 杭州 | 86,000.00 |

N. S. L. / T. P. L. Through:- 京滬津浦聯運車

| | I | II |
|---|---|---|
| Ppu 蚌埠 | 182,000.00 | 92,000.00 |
| Hcf 徐州 | 218,000.00 | 110,000.00 |
| Upper/B. 臥舖上舖 | 45,000.00 | |
| Lower/B. 臥舖下舖 | 54,000.00 | |